

序

1980年,国内语言学刚从十多年的休眠中醒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也刚对汉语研究产生兴趣。那时正在读有关普通话音位的讨论文章,被种种不同的观点所困惑,忽然见到新来的《中国语文》上一篇讨论普通话音位系统的论文,觉得立论高远、见解新鲜、分析中肯,一扫心中的疑云。这篇论文的观点被我在以后的讨论、讲课和论文中一再引述推荐,三位作者的大名则当时就被我以敬仰的心情记住。排在当中的一位,就是钱乃荣。

带着这样的心情,钱先生的著述就不大会被我求知的眼睛漏掉。我读到了他一篇篇有关从上海话到吴语到整个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的论文,读到了他参与的《上海话、苏州话学习与研究》和大部头重要著作《上海市区方言志》,更读到了他一个人完成的像小砖头一般大的《上海方言俚语》、《杭州方言志》和比大砖头还大的巨著《当代吴语研究》,后者达170多万字。当然我更觉荣幸的是还参与了由钱先生主编的两部全国性合作高校教材《现代汉语》和《汉语语言学》的编写,有缘在钱先生的直接指点下作点工作。吕叔湘等著名学者在不同的刊物发表书评赞扬“钱本”《现代汉语》的成功,而《汉语语言学》则是前者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改编版。

钱先生已经为汉语语言学、方言学尤其是吴语研究作出了这么多的贡献,但我还是觉得摆在我案头的这部《上海话语法》清样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版必将为汉语语言学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何为特殊重要,容我略陈拙见。

汉语的成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人多举 1898 年出版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为第一部。实际上，这只能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若不论作者国籍，则真正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也许就是 1853 年出版的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著《上海话语法》（原书名直译是“体现在上海话口语中的汉语语法”），更是第一本汉语口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是一本纯粹文言的语法，而第一本由中国人作的白话语法著作是我的师祖黎锦熙所著《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于 1922 年。近几十年来，情形大不一样，国内普通话语法著作已经是硕果累累，方言研究也成果丰盛，但惟独方言语法的系统专著尤其是上海话语法专著的情形尚难如人意。环顾几大方言，粤语语法能见到或查到的是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2）和马诗帆（Stephan Mathews）、叶彩燕的英文版《粤语语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5）。作者和出版社都非内地。闽语语法专著至今见到的只有 1950 年日本出版的李献璋著日文本《福建语法序说》，客家话语法专著以前只见到台湾 1975 年出版的罗肇锦著《客语语法》，近见厦大出版社 1993 年出的何耿镛《客家方言语法研究》，篇幅远小于罗著。其他非官话系大方言还没有见到语法专著。至于吴语及上海话，艾约瑟书之后，本世纪 30—40 年代有过几种专著写到上海话语法，作者都是在沪传教的西方人，由外国人写上海话语法的“传统”长达近一个半世纪未被打破。所以，钱先生的这本《上海话语法》，宣告了这一“传统”的结束，它是第一本由中国人写的上海话语法，也是极少几本由内地学者撰写在内地出版的汉语方言语法专著之一，并且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本。所以，说这本书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应该毫不为过。

上面是从学术史这一外部视角看钱著《上海话语法》的意义，而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还是体现在它的内容和质量。在我看来，其中最可称道者有以下数端：

一曰内容丰富、系统性强。作者心中没有“汉语方言语法跟普通话差别不大”这种并不准确的先入之见，凭着很强的语法系统性观念和对上海话语法事实全面细致的观察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上海话语法相当全面的概貌，其内容之丰富和描写之深入，远非以往的上海话语法著作能比。从整个词类系统到各种常见的汉语语法范畴、从所有的短语结构到完整的句式系统和句类系统乃至复句系统，我们都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到上海话的系统表现，尤其是大量的有特色之处，使我们能对汉语方言间可能有的语法差异作出更加充分的估价。例如，上海话的VV或VVO动词重叠在形式上看不出什么特点，描写者多半会作简略处理，但作者却发掘出多种有特色的地方，如上海话经常用“VV(O), VV(O)”(吃吃饭，吃吃饭)来起普通话“V着V着”(吃着吃着)的作用，这是跟普通话明显不同的。再比如，方言的连词及复句系统，常被人们看作是“油水”不多、可用略笔之处，但本书作者却向我们展示：上海话中有许多跟普通话很不同的连接词句的手段和方法，只是由于共同语的强大影响而逐步让位于来自普通话的新表达法。我相信，读一下这本书，大概就再也不会轻易发表或相信“汉语方言语法跟普通话差别不大”的印象之谈了。

二曰视角多样、重点突出。这本书没有把系统变成桎梏，也没有让全面演绎成呆板。作者采用多视角观察、分析和编排语法现象的办法，充分挖掘方言语法中有特色的部分，有效地突出了重点，使读者开卷有益，在在得利。这里，有吕著《文法要略》式的形式视角和功能视角的互补，有语义范畴和语音形式的分析对语法分析的帮助，也有作者语感、口语调查和书面材料引述的结合，还有当代上海话的共时描写和一百多年来历史演变的交叉，更有跟官话的适当对照和吴语区内部的跨方言语法比较作为上海话语法的参照，而方言语法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种视角转换的过程中得到了展示。当然，有人会说书中某些内容已经超出了

严格的语法学范围或没有严守共时语法系统描写的常规，但牺牲一点表面的一板三眼来换取全书的方言特色，对一本方言语法专著来说无疑还是非常值得的。这实际上是由方言语法学本身的特点所要求的。假如一本方言语法书完全按一本共同语/标准语语法书的样子来组织编排，那离味同嚼蜡也不会太远了。

三曰敢于创新，追求深度。方言语法论著的常见情形是按照学术界早有的、通常是在共同语基础上所形成的语法体系及观念来分析解释方言语法现象，用现成的标签给方言事实一一贴上。这样做当然比较稳当，作起方言比较来也比较方便。问题是语法学体系及观念的意义不仅在于标签，它反映了一定时期人们对语法事实的认识广度和深度。当现成的语法观念已无法适应新的语法事实时，陈套子就会成为有色眼镜甚至毛花玻璃，使研究者看不清乃至看不到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语法事实。钱先生看来跟守成型的方言研究“传统”不同，不相信语法观念的创新和语法理论的深化是共同语研究者的专有“采邑”。所以，这本书敢于借鉴新理论、乐于探索新方法、善于吸收新成果，在向来循规蹈矩的方言语法著作中，这本书就显得特别富有新意和深度。这种新而深的地方在书中是处处可见。如根据上海话事实提出跟拟声词平行的“拟态词”观念，并建立了包括这两者而概括更全面的新词类（新“标签”）“拟词”；如把向来认为只表短时的动词重叠分为表短时和长时两种情况，并发现了长时短时的对立跟宾语的定指不定指的对立有关；如引进后置介词的观念来分析上海话中许多有特点的现象；等等。这些大胆的探索，虽然未必都能立即成为学界公认的定论，但它们无疑大大加深了对方言语法事实的认识，并且显示了方言语法学在语法理论和方法建设中的特有价值。

大上海值得有一本大语法，新上海应当有一本新语法，好听的上海话更需要一本好语法。谢谢钱乃荣先生给上海人、中国人和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上海迷”一本大语法、新语法、好语法。
是为序。

刘丹青

1997年2月28日

于上海师大语言研究所

前 言

上海地区唐代为华亭县的东郊,宋咸淳年间置上海镇治,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设上海县治,直至20世纪初,长期辖属松江府。1927年建立上海特别市,3年后改为上海市。

1843年上海开辟为商埠以后,原来方圆九里的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现代大都市。在这150年内,上海城区不断扩展,人口急剧增长,占80%左右的移民进入上海,在互相交际传播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了语言,使原属松江方言的一个分支的上海话发生了很大变化。移民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冲淡了以松江方言为基础的上海话的许多特征,使属于吴语临海僻远地区的、原来发展最为缓慢的、较常州话苏州话嘉兴话保留更多古老特征的旧上海话在百年内一跃领先成为吴语诸次方言中发展最迅速的新上海话。随着上海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中心地位的日益巩固,上海方言已经成为吴方言中的代表方言,国内外使用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开埠不久,英国传教士 Joseph Edkins 1853年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本上海话语法专著《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为我们保存了非常珍贵的上海方言语音、语法资料。本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 Albert Bourgeois 1941年在上海出版了第二本语法专著《Grammaire du Dialecte de Changhai》,为我们记录了上海租界全盛时期的上海方言语法。以后就一直没有上海话语法专著的出版。当前,上海又面临着新的开放发展高潮,大量外地人、外国人来到上海通商交流,需要通过上海语言来了解和熟悉上海的人文景况,海派文化及其语言也面

面临着复兴和新的的发展契机。本书从直接记叙当代上海话口语出发,力图用简练明白的语言,较全面深入地阐述上海话的各项语法规则,以帮助读者了解和掌握当代上海话。

为了便于读出较准确的上海话语音,本书采用世界上通行的国际音标和五度制声调符号对上海话注音,在第一章内简要介绍了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叙述时先列国际音标,接着用汉字举例说明该音标在上海话中的读音,以便读者掌握上海话所使用的音标。如要进一步了解上海话音系的详细情况,请参阅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或《方言》季刊 1981 年第 2 期中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的《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要了解上海方言语音 150 年来变迁的较详细情况,可参见拙作《The Chang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一文。本书对书中用到的一些方言词都在附录中作了注释,对语法例句则在原句后的括号里用普通话解释。需要了解上海话词汇的详细资料,请参阅《上海市区方言志》中我执笔的“第六章分类词汇”和拙作《上海方言俚语》。至于语法,可参阅《上海市区方言志》中游汝杰执笔的“第七章语法”。

钱乃荣

目 录

序	刘丹青
前言.....	1
第一章 音系	1
一、声母.....	1
二、韵母.....	2
三、单音节声调.....	3
四、二、三、四、五音节连读调	3
第二章 历时的语音变迁	7
一、1853年 J. Edkins 记录的音系及其说明	7
二、1941年 A. Bourgeois 记录的音系及其说明	9
三、1985年本人记录的老派音系和新派音系	11
第三章 语流中语音词的界限	14
一、语音词的自由音变	14
二、如何分割语音词	15
1. 双音节、三音节组合中的情况	15
2. 四音节、五音节组合中的情况	23
3. 与封闭类词(虚词)结合的情况.....	25
第四章 名词	31
一、构词法	31
1. 黏附式.....	31
2. 复合式.....	35
二、名词分类和语法特点	38

1. 概况·····	38
2. 分类·····	39
3. 语法特点·····	41
第五章 动词 ·····	42
一、构词法·····	42
二、分类和语法特点·····	43
1. 分类·····	43
2. 语法特点·····	46
3. 泛义动词·····	47
三、构形法·····	49
1. 动词重叠和重叠带宾语·····	49
2. 动词重叠带补语·····	57
3. 单音状语加重叠动词·····	58
4. 重叠动词紧连·····	59
5. 动词黏附封闭类词重叠·····	59
第六章 形容词 ·····	65
一、构词法·····	65
1. 单纯词·····	65
2. 复合词·····	66
3. 附缀词·····	67
二、构形法·····	72
1. 重叠·····	72
2. 加程度副词·····	73
三、分类和语法特点·····	77
1.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	77
2. 非谓形容词·····	79
第七章 数词和量词 ·····	80
一、数词·····	80

1. 基数	80
2. “二”	81
3. “一”	81
4. 分数、小数和倍数	82
5. 半	82
6. 序数	82
7. 概数	83
8. 数词的活用	86
二、量词	87
1. 名量词	87
2. 动量词	96
3. 量词的其他用法	97
第八章 代词	100
一、人称代词	100
1. 单数和复数	100
2. 自家,人家,别人,别人家,亲自,大家	104
二、指示代词	106
1. 指示人或物	106
2. 指示处所	111
3. 指示时间	115
4. 指示方式程度	116
5. 指示数量	117
6. 表示关联	118
三、疑问代词	118
1. 问人	118
2. 问事物	119
3. 问什么	119
4. 问哪个	119

5. 问处所	120
6. 问时间	120
7. 问日子	120
8. 问数量	120
9. 问方式程度	121
10. 问原因	121
四、其他代词	121
五、代词的虚指和任指	122
第九章 能愿词	124
一、表示可能的能愿词	124
二、表示意愿的能愿词	128
第十章 趋向词和唯补词	133
一、趋向词	133
二、唯补词	137
1. 趋向唯补词	138
2. 结果唯补词	141
3. 可能唯补词	143
第十一章 副词	150
一、范围副词	150
二、情态副词	151
三、程度副词	155
四、时间副词	159
五、语气副词	163
六、判断副词	165
第十二章 介词	169
一、前置介词和后置介词	169
二、方位词	170
三、其他后置介词	176

四、前置介词	177
1. 空间介词	177
2. 时间介词	179
3. 因果介词	180
4. 对象介词	181
5. 凭借介词	183
第十三章 连词	184
一、上海话里原有的连词	184
二、老的一套纯口语的上海话复句的逻辑关系表示法	187
1. 联合复句	188
2. 偏正复句	190
三、较新的一套关联词语和现今上海话的复句关联	194
第十四章 助词	198
一、结构助词	198
二、体助词	205
1. 将行体	205
2. 即行体	206
3. 尝试体	206
4. 起始体	207
5. 进行体	207
6. 继续体	208
7. 存续体	208
8. 实现体	210
9. 完成体	211
10. 近经历体	212
11. 经历体	212
12. 长经历体	213
三、语气助词	214

第十五章 叹词和拟词	237
一、叹词.....	237
二、拟词.....	243
第十六章 短语	251
一、基础短语.....	251
1. 实词与实词的组合	251
2. 实词与虚词的组合	252
二、扩展的短语.....	252
1. 多心结构	252
2. 多层次短语	253
三、熟语的语法特征和功能.....	254
四、熟语在句中的使用.....	256
第十七章 句子语序	257
一、名词核心句的语序.....	257
二、谓词核心句的语序.....	260
1. 谓词的管辖成分语序	260
2. 谓词的延伸成分语序	266
3. 谓词的修饰成分语序	273
三、谓词核心句成分分布的四大位域.....	278
第十八章 常用句式	280
一、关系、存在的表现	280
二、比较的表现.....	282
三、被动的表现.....	286
四、处置的表现.....	287
五、提顿的表现.....	288
六、话题的表现.....	290
七、疑问的表现.....	294
八、祈使的表现.....	297

九、应对的表现·····	298
第十九章 上海话语法 150 年来的变化 ·····	301
一、存续体“V 拉”的变迁·····	302
二、实现体“V 仔”的变迁·····	306
三、是非问句的变化·····	310
四、句子语序的变化·····	313
五、虚词使用的淡化·····	315
六、复句关联的书面语化·····	319
七、常用词的更迭·····	319
第二十章 语料 ·····	322
一、标音举例·····	322
二、语法对照举例·····	333
三、语音语法对照举例·····	345
本书参考文献 ·····	353
附录：词语注释 ·····	355

第一章 音 系

一、声 母

上海话有 28 个声母：

p 巴兵必	p' 票胖泼	b 部旁拔	m 美门目	f 非方福
v 附文佛				
t 多冬得	t' 体听铁	d 头唐夺	n 拿农捺	l 拎浪辣
ts 再章责	ts' 超仓出	s 手松色	z 茶层石	
tɕ 酒军接	tɕ' 区枪曲	dʒ 桥穷局	ɲ 研迎肉	ɕ 细训削
ʒ 谢象席				
k 甘工各	k' 看抗扩	g 葵共轧	ŋ 我昂额	h 好轰瞎
ɦ 号运活	ʔ 奥音弯			

1. b d g dʒ ʒ z v 在单音节和连读音节的前音节、升调后音节(“后音节”指连读音节中除第一个音节外的其他音节)中实际音值是 [pɦ tɦ kɦ tɕɦ ɕɦ sɦ fɦ], 只有在连读音节的降调、平调后音节中才是真浊音 [b d g dʒ ʒ z v]。

2. 在前字为“勿”的三、四音节连读时, 声母 v 读作 [ʋ], 改配阴声调。

3. 用 ʔ 表示带较轻的喉塞音的零声母, 用 ɦ 代表阳调类零声母音节与元音同部位的浊擦成分如 [j w ɥ], ɦ 的发音在合口韵比在开口韵磨擦要轻。在连读音节后字中, 声母 ʔ ɦ 不分。

4. 鼻音、边音声母 m n l ɲ ŋ 的读音分为两套: [ʔm ʔn ʔl ʔɲ

ʔŋ]配阴声调，并在连读音节的后音节为平调或降调时用；
[mʰ nʰ lʰ ɲʰ ŋʰ]配阳声调，并在连读音节的后音节为升调时用。

二、韵 母

上海话有 42 个韵母：

m	姆 <u>亩</u> 呒	ŋ	五 <u>鱼</u> □~奶	əɾ	而 <u>尔</u> 儿	l	试吹除
o	霸 <u>社</u> 花	i	未 <u>去</u> 钱	u	乌多初	y	雨 <u>虑</u> 贵
A	拉 <u>价</u> 泰	iA	写 <u>亚</u> 野	uA	怪坏娃		
ɔ	宝 <u>绍</u> 扫	iɔ	要 <u>蕉</u> 绕				
ɤ	口 <u>走</u> 柔	iɤ	就 <u>秋</u> 流				
E	梅 <u>才</u> 山	iE	甘 <u>械</u> 也	uE	会 <u>块</u> 关		
ø	岁最乱			uø	碗 <u>观</u> 欢	yø	玄 <u>软</u> 靴
ā	冷 <u>长</u> 硬	iā	两 <u>样</u> 象	uā	横 <u>光</u> ~火		
ǎ	浪 <u>床</u> 昂	iǎ	<u>旺</u>	uǎ	汪 <u>广</u> 荒		
ən	本 <u>论</u> 春	in	金 <u>定</u> 营	uən	温 <u>混</u> 困	yn	均 <u>群</u> 运
oŋ	中 <u>空</u> 龙	ioŋ	胸 <u>用</u> 绒				
Aʔ	客 <u>杀</u> 辣	iAʔ	药 <u>脚</u> 略	uAʔ	挖 <u>划</u> 刮		
oʔ	角 <u>北</u> 绿	ioʔ	肉 <u>玉</u> 浴				
əʔ	刻 <u>色</u> 勒	uəʔ	活 <u>骨</u> 扩				
		iiʔ	笔 <u>亦</u> 吃			yiʔ	屈 <u>越</u> 血

1. ŋ韵和韵尾 n 是舌面中部位，或舌面前后自由。
2. /ɔ/是[ɔɾ]，/oʔ/是[oɾʔ]。
3. /iiʔ/是[iiɾʔ]，有两个变体：与 p t 两组声母相拼时是[iʔ]，与 tɕ 组声母和 ʔ h 声母相拼时是[i i ʔ]。
4. 在音节连读时，入声音节除处于最后一个音节位置韵尾不

变外,处于其他位置韵尾 ? 都失去,但促声不变。

5. yn 韵和 yi? 韵有些人分别读作 ioŋ 韵和 io? 韵,或两读自由。

6. 例字下加一横线,表示该字用白读音;下加两横线,为文读音。

三、单音节声调

上海话有 5 个单音节声调:

调类	代号	音值	例 字
阴平	1	52	刀丁姑风江天
阴去	5	334	岛到顶订古故
阳去	6	113	桃导道墙象匠
阴入	7	<u>55</u>	雀削滴踢足笔
阳入	8	<u>12</u>	嚼笛局读食合

1. 阴平的实际调值是 52 或 53, 阴去的实际调值是 334 或 434, 阳去的实际调值是 113 或 223, 阳入的实际调值是 12 或 23。

2. 古阴上声调并入阴去, 古阳平、阳上声调并入阳去。

四、二、三、四、五音节连读调

在语流中,每两个小停顿之间连读的语音片段称作一个语音词。语音词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每个语音词都有一个独立的声调,我们把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声调称为连读调,连读调的类型也是有限的。

下面是上海话二、三、四、五音节语音词的连读调表:

式	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五音节
1X	55 + 31	55 + 33 + 31	55 + 33 + 33 + 31	55 + 33 + 33 + 33 + 31
5X	33 + 44	33 + 55 + 31	33 + 55 + 33 + 31	33 + 55 + 33 + 33 + 31
6X	22 + 44	22 + 55 + 31	22 + 55 + 33 + 31	22 + 55 + 33 + 33 + 31
7X	<u>33</u> + 44	<u>33</u> + 55 + 31	<u>33</u> + 55 + 33 + 31	<u>33</u> + 55 + 33 + 33 + 31
8X	<u>11</u> + 23	<u>11</u> + 22 + 23	<u>11</u> + 22 + 22 + 23 <u>22</u> + 55 + 33 + 31	<u>22</u> + 55 + 33 + 33 + 31

1. 在一般情况下,前音节为阴平的语音词连读调式称 1X 式,前音节为阴去的语音词连读调式称 5X 式,前音节为阳去的语音词连读调式称 6X 式,前音节为阴入的语音词连读调式称 7X 式,前音节为阳入的语音词连读调式称 8X 式。

2. 四音节词的 8X 式有两个调式,是任用的。极少数前音节为阴去或阳去(阳去限于鼻音、边音和 η 声母)的语音词读 1X 式,其中多数是常式和 1X 式两用的。

3. 在二音节词中,阴去 + 阴平有时可读 33 + 52,阳去 + 阴平有时可读 22 + 52,阴入 + 阴平有时可读 33 + 52。

以下举例:

1X 式:

汤包 t'ɔ₅₅pɔ₃₁ 心口 ɕin₅₅k'v₃₁ 支派 ts₁₅₅p'A₃₁
 中人 tsoŋ₅₅ŋin₃₁ 虾米 hɔ₅₅mi₃₁ 单被 tE₅₅bi₃₁
 泡饭 p'ɔ₅₅vE₃₁ 有意 ?i_{v55}i₃₁ 亏得 tɕ'y₅₅tə₃₁
 安逸 ?ə₅₅il?₃₁
 乖心肝 kuA₅₅ɕin₃₃kə₃₁ 香肥皂 ɕiã₅₅bi₃₃zə₃₁
 三脚猫 sE₅₅tɕiA?₃₃mə₃₁
 空心汤团 k'ɔŋ₅₅ɕin₃₃t'ɔ₃₃də₃₁ 开眼乌龟 k'E₅₅ŋE₃₃u₃₃təy₃₁
 么二三角落 ?iɔ₅₅ŋi₃₃sE₃₃ko?₃₃lo?₃₁
 乌搞百页结 ?u₅₅gɔ₃₃pA?₃₃il?₃₃tɕil?₃₁

5X 式:

酒盅 tɕiɿ₃₃ tsoŋ₄₄ 要好 ʔiɔ₃₃ hɔ₄₄ 印糕 ʔin₃₃ kɔ₄₄
 考究 k'ɔ₃₃ tɕiɿ₄₄ 寄娘 tɕi₃₃ ŋiã₄₄ 放荡 fɔ̃₃₃ dɔ̃₄₄
 本事 pən₃₃ zɿ₄₄ 线脚 ɕi₃₃ tɕiA₄₄ 吵客 ts'ɔ₃₃ k'A₄₄
 小贼 ɕiɔ₃₃ zə₄₄

快手脚 k'uA₃₃ sɿ₅₅ tɕiA₃₁ 好算算 hɔ₃₃ sɔ₅₅ sɔ₃₁
 吵相骂 ts'ɔ₃₃ ɕiã₅₅ mɔ₃₁
 纸头纸脑 tsɿ₃₃ dɿ₅₅ tsɿ₃₃ nɔ₃₁ 半半日日 pɔ₃₃ pɔ₅₅ ŋiɿ₃₃ ŋiɿ₃₁
 半山勿尴尬 pɔ₃₃ sɛ₅₅ və₃₃ kɛ₃₃ kA₃₁
 省个一百省 sã₃₃ gə₅₅ iɿ₃₃ pA₃₃ sã₃₁

6X 式:

来三 lɛ₂₂ sɛ₄₄ 老交 lɔ₂₂ tɕiɔ₄₄ 夏布 ɬɔ₂₂ pu₄₄
 共总 gɔŋ₂₂ tsoŋ₄₄ 肚皮 du₂₂ bi₄₄ 第五 di₂₂ n₄₄
 袋袋 dɛ₂₂ dɛ₄₄ 慢用 mɛ₂₂ iɔŋ₄₄ 料作 liɔ₂₂ tso₄₄
 暖热 nɔ₂₂ ŋiɿ₄₄
 皮夹子 bi₂₂ kA₅₅ tsɿ₃₁ 后天井 ɬɿ₂₂ t'i₅₅ tɕin₃₁
 垫刀头 di₂₂ tɔ₅₅ dɿ₃₁
 神昏颠倒 zən₂₂ huən₅₅ ti₃₃ tɔ₃₁ 乱话三千 lɔ₂₂ ɔ₅₅ sɛ₃₃ tɕi₃₁
 回汤豆腐干 ɬuɛ₂₂ t'ɔ̃₅₅ dɿ₃₃ u₃₃ kɔ₃₁
 像煞有介事 zɿã₂₂ sA₅₅ iɿ₃₃ kA₃₃ zɿ₃₁

7X 式:

贴边 t'iɿ₃₃ pi₄₄ 擦板 ts'A₃₃ pɛ₄₄ 吃进 tɕiɿ₃₃ tɕin₄₄
 塞头 sə₃₃ dɿ₄₄ 一道 ʔiɿ₃₃ dɔ₄₄ 阿惹 ʔA₃₃ gɔ̃₄₄
 杀搏 sA₃₃ pɔ₄₄ 扑落 p'o₃₃ lo₄₄
 阿屈死 ʔA₃₃ tɕ'y₅₅ ɕi₃₁ 勿识头 ʔuə₃₃ sə₅₅ dɿ₃₁
 赤骨落 ts'A₃₃ kuə₅₅ lo₃₁
 七支八搭 tɕiɿ₃₃ tsɿ₅₅ pA₃₃ tA₃₁ 一天世界 ʔiɿ₃₃ t'i₅₅ sɿ₃₃ kA₃₁
 一本三正经 ʔiɿ₃₃ pən₅₅ sɛ₃₃ tsən₃₃ tɕin₃₁

· 七手八只脚 tɕiɪʔ₃₃sv₅₅paʔ₃₃tʂaʔ₃₃tɕiAʔ₃₁

8X 式:

热昏 nɿiʔ₁₁huən₂₃ 着港 zAʔ₁₁kō₂₃ 白相 bəʔ₁₁ɕiã₂₃
轧头 gAʔ₁₁dv₂₃ 蜡像 laʔ₁₁ziã₂₃ 络乱 loʔ₁₁lō₂₃
没脱 məʔ₁₁təʔ₂₃ 热络 nɿiʔ₁₁loʔ₂₃
囫囵吞 fuəʔ₁₁lən₂₂tʰən₂₃ 独眼龙 doʔ₁₁ŋE₂₂loŋ₂₃
轧一脚 gAʔ₁₁iʔ₂₂tɕiAʔ₂₃
热汤热水 nɿiʔ₂₂tʰō₅₅nɿiʔ₃₃sɿ₃₁ 辣手辣脚 laʔ₁₁sv₂₂laʔ₂₂tɕiAʔ₂₃
活孙出把戏 fuəʔ₂₂sən₅₅tʂəʔ₃₃pa₃₃ɕi₃₁
热依大头昏 nɿiʔ₂₂noŋ₅₅du₃₃dv₃₃huən₃₁

第二章 历时的语音变迁

一、1853年 J. Edkins 记录的音系及其说明

上海是一个近 150 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 1843 年开埠时还是一个方圆 9 里的小城, 旧上海话属松江方言系统, 跟现在松江县方言相近。英国传教士 J·Edkins 在 1853 年出版的《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一书中记录了开埠初 10 年时的上海话音系。现按通用的国际音标整理如下:

声母:

p 巴 p' 批 b 婆 m 门 f 夫 v 附 t 得 t' 土 d 同
n 乃 l 拉 ts 做 ts' 秋 dz 茶 s 苏 z 坐 k 古 k' 空
g 共 ŋ 我 h 海 ŋ 皇 z 序 j 右 w 王

该书用 k k' g n h 代替 tɕ tɕ' dz ɲ ɕ, 阴调类 i u 前的零声母不标, 阳调类为 j 和 w, 撮口呼零声母只有阳调类 y 韵, 用上角逗号加在 y 韵前表示。又说明 z 声母也读 z, 可见邪母尖音字当时正开始变团音。这时的上海话还有 dz 声母。

韵母:

	m	唔	ɨ	五	r	而	ɿ	思
	i	理	u	所	y	归	ʉ	主
a	拜	ia	邪	wa	乖			
o	怕			wo	瓜			
o	好	io	教					

e	海	ie	且	we	规	ye	虽
ɤ	沟	iɤ	求				
		iu	靴				
ē	半	iē	选	wē	官		
ō	端	iō	杈				
āe	但	iāe	念	wāe	关		
ū	算						
ā	张	iā	强	wā	横		
ō	双	iō	旺	wō	光		
ʌn	根	iʌn	勤	wʌn	滚		
		iŋ	心				
oŋ	松	ioŋ	兄				
		iyn	训				
æ?	法	iæ?	甲	wæ?	括		
ak	百	iak	略	wak	划		
ʌk	直	iʌk	逆				
ɔk	薄			wɔk	椽		
ok	独	iok	曲				
ø?	夺	io?	月				
e?	实			wɛ?	活		
i?	立	ji?	热				

该书中, ʌn iʌn wʌn 三韵又可标作 ʌŋ iʌŋ wʌŋ, 多数中古深、臻摄字经常标为 n 尾, 咸、山摄字都带有轻微鼻音, 这些现象在现在上海浦东有的地方老年人口中还有保留。另外, 入声韵有两种韵尾, 现在的上海县、松江县、奉贤县都还是如此; 该书用 ok iok 两韵的字有时又标作 o? io?, 说明正处于音变的词汇扩散阶段。

该书还区分长音和短音, 如标 i 韵和 iē 韵的介音是长音, 其他 i 介音是短音, i? 中的 i 也是短音; a、e 是长音, āe、æ? 和 ē、e? 中的

æ、e 是短音。

声调：

该书用 7 个区别特征分析声调，归纳上海话的声调有如下 8 个(右边用五度制译出)：

1. 高快降	52	2. 低平	22
3. 高平	44	4. 低慢升	113
5. 高快升	35	6. 低快升	13
7. 高短	5	8. 低短	2

从这个表里，我们可以看到上海话当时保持着 8 个声调，现在的上海话 5 个声调是当时 8 个声调合并的结果，阳平、阳去并向阳上，阴上并向阴去，但受阴上影响，采取“高慢升”的形式。

二、1941 年 A. Bourgeois 记录的音系及其说明

法国传教士 A·Bourgeois 的第一本上海话课本出版于 1934 年，B 氏 1922 年作序，所用的音系与 1941 年出版的他这本语法书《Grammaire du Dialecte de Changhai》中记录的音系相同，反映的大致是 20-30 年代上海租界鼎盛时期上海话(老派)的语音面貌。

声母：

p 包 p' 拼 b 办 m 买 f 虎 v 饭 t 等 t' 天 d 地
n 奶 l 路 ts 酒 ts' 草 s 手 z 茶 k 国橘 k' 口气
g 贯 ŋ 眼 h 烘晓 ɦ 后 dz 球 ɳ 女 j 夜雨 w 房
配阴声调的零声母不标。这个声母表中已没有 dz 母，k k' h
和 ts ts' 合，g ŋ 和 dz ɳ 分开。

韵母：

ɥ 处树 i 地礼 u 苦路 y 矩区
l 水姊
a 买拉 ia 爹姐 ua 快乖

e	男船	ie	天线	ue	款馆	
æ	饭眼			uæ	关贯	
ɔ	化话			uo	茶花	
o	马骂					
ɛ	代来					
ɛ	妹队			uɛ	规亏	
ɒ	包老	iɒ	小跳			
ɣ	手头	iɣ	酒球			
ø	寒短	iø	捐			
ã	帐浜	iã	乡良	uã	光	
õ	裳堂					
ən	根神	iən	金近	uən	困	
		in	信进			yn 军
əŋ	政更	iəŋ	敬轻			
		iŋ	冰清			
oŋ	风工	ioŋ	兄凶			
ɑʔ	石白	iaʔ	脚			
əʔ	德色	iəʔ	吃敌			
eʔ	鸽出			ueʔ	阔	
æʔ	萨法					
		iʔ	雪力			
ɔʔ	捉角	iɔʔ		uoʔ		
oʔ	国哭	ioʔ	局菊			
øʔ	割月	iøʔ	橘血			
ɿ	午鱼	ɿ	无			

该书对上海话的韵母记得也很仔细,如区分 o ɔ ɒ 三韵,保留前、后鼻音韵的对立,说明那时候的上海话确如现今浦东一些地区那样中古深、臻摄字跟梗、江、宕、曾、通摄字在入声韵中有对立,在

阳声韵中也有对立。不过,该书记入声韵没有分 ? k 两种韵尾。古咸、山摄字的鼻音都已消失,但韵母还大致保持独立。书中前言中所列的 iɔ? 韵和 uɔ? 韵在书中找不到例字,但参考现在的上海县(现归属闵行区)语音可分别补出“搨面粉”的“搨”和“镬子”的“镬”。

此书没有分析声调。

三、1985 年本人记录的老派音系和新派音系

老派音系指的是此时南市区(即旧城区)少数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用的音系,新派音系指的是此时市内多数 25 岁以下的青年人用的音系。而我在第一章中所记的音系是大多数中年和老年人使用的音系。

老派音系:

声母大致与中派相同,因分尖团音,故无 z 母,“冰”、“担”字的声母是缩气浊音 ?b ?d。另外, f v 两母常发 φ β 音,故 f v 和 h ɦ 常混。

韵母:

ɥ	主处	i	基飞	ɔu	波做	y	居宇
ɿ	姊私						
ɑ	太鞋	ia	夜借	ua	怪娃		
o	花蛇						
e	雷扇			ue	规官		
ɛ	代三	iɛ	念	uɛ	关会		
ø	乱看	iø	原权				
ɔ	报高	iɔ	条蕉				
ɤ	斗构	iɤ	流修				
ã	冷硬	iã	良乡	uã	横		

ɔ̃	党方	iɔ̃	旺	uɔ̃	光矿
æŋ	根等	iæŋ	经人	uæŋ	困温
		iŋ	心冰		
oŋ	风虫	ioŋ	穷荣		
ʌ?	石袜	iʌ?	脚削	uʌ?	刮挖
ə?	没刻	iə?	吃极	uə?	骨阔
		ii?	笔洁		
ø?	夺掇	iø?	血月	uø?	说卒
ɔ?	作壳				
o?	福哭	io?	肉育	uo?	镬获
əl	而尔	ɲ	□-奶	ɱ	吒姆
ɨ̃	鱼五				

从这个韵母表中可以看到,中古咸、山摄字的鼻音失去以后已与原阴声韵中的相近的韵母合并,如“兰来”同音,前后鼻音韵的差异也已消失。复杂的入声韵中相近的韵也开始合并,如 $ɑ?$ $æ?$ 并为 $ʌ?$, $e?$ $ɛ?$ 并为 $ə?$ 。这些归并与现今杭州、绍兴等地的音变方向是一致的。

声调:

单音节调 6 个: 阴平 52 阴上 44 阴去 334 阳去 113 阴入 55 阳入 12

阴上声调已不稳定,许多字又读阴去调,已在向 5 个声调发展。

双音节以上的连读调十分复杂。

新派音系:

声母 z 母又趋于消失, z 母字(如:齐绝)多数并入 dz 母, hu fu 字(如:呼胡)读 fu vu 。

韵母:

1 知住 i 基钱 u 波做 y 居软

A	太鞋	iA	夜亚	uA	怪娃	
o	花蛇					
E	雷甘			UE	回弯	
ø	干碗					
o	报高	io	条蕉			
y	斗构	iy	流修			
ā	打党	iā	阳良	uā	光王	
ən	粉论	in	经兵	uən	困温	yn 军训
oŋ	风工	ioŋ	穷荣			
ø?	石夺			uø?	划挖	
		ir?	脚笔			yl? 雪浴
o?	角录					
ər	而尔	ɿ	鱼五	ɿ	无姆	

新派韵母高度合并, 其中最大的两批字的合并是: \tilde{a} 韵和 \tilde{b} 韵合并为 \tilde{a} ; $A?$ 韵和 $\text{ə}?$ 韵合并为 $\text{ø}?$ 。其次是字少的一些齐合撮韵(如: $i\text{E}$ $u\text{ø}$ $y\text{ø}$)都并入大韵。现今在杭州、苏州等地发生的音变都走这个归并方向。近来还有 o 韵向 u 韵合并的倾向和 e 韵(雷、回)再从 E 韵中分出的倾向。

从 1853 年时上海话有 62 个韵母发展到 1985 年新派只有 32 个韵母, 上海话的韵母在近 150 年里几乎减少了一半。

新派单音节声调与中派相同, 都是 5 个。连读调也和中派相同, 不过有少数语音词出现一种新的更简化的读法: 末音节读如单音节阳去的声调: 113; 前面不论几个音节, 都读高平调 44。如: 交关 $t\text{ɕio}_{44}k\text{uE}_{113}$; 一点点 $\text{ʔi}_{113}\text{ti}_{44}\text{ti}_{113}$ 。

第三章 语流中语音词的界限

一、语音词的自由音变

上海话的语流,是通过一个一个语音词连续组合起来的。在一个语音词与另一个语音词中间有着细小的停顿。如果语流是中速的或比较快的,由于前后两个语音词的自然连接,前面一个语音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如果是单音节语音词,则是该词本身)的声调会发生中性化,即变得模糊,采用中平调或近于中平调的形式,一般又可分松音变和紧音变两种。这种变化可以发生,尤其是在单音词与后面相接的情况下经常发生;有时语流较慢也可以不发生。因此它是一种音位的自由变体。声调发生中性化时的情况如下表所列:

单音节调代码	1	5	6	7	8	
语流开头的单音节词 或停顿稍长后的单音节词	44		33	<u>44</u>	<u>22</u>	松音变
上个单音节词后的 单音节词						
双、多音节词的末音节	33			<u>33</u>		紧音变
上个双、多音节词后 面的较紧密的单音节词						

举例:

1, tɕiA₃₃S₁₄₄ noŋ₃₃ tɛ₄₄ k'ə₄₄ ku₃₃tɕil?₄₄ kə₄₄ ɕin₃₃tɕy₄₄, ŋu₁₁₃
 假使 依 对 看 古迹 感 兴趣, 我

k'u₃₃i₄₄ bE₂₂noŋ₄₄ tɔ₄₄ loŋ₂₂ho₅₅zɿ₃₃tɕi₃₃ tsy₃₃tsy₄₄.
可以 陪依 到 龙华寺去 走走。

2. ŋu₁₁₃ zɿ₂₂liā₅₅ŋi₃₁ ɕiA₃₃₄ ɕin₃₃₄ pəʔ₃₃noŋ₅₅ku₃₁,
我 前两日 写 信 拨依过,

ɕi₃₃uŋ₅₅noŋ₃₁ zɿ₂₂tɕin₃₃ fiuE₃₃ zən₁₁₃ tsu₄₄ fiəʔ₁₁vən₂₃.
希望依 聚精 会 神 做 学问。

在第1个句子里,“依”、“对”、“看”、“感”、“到”是松音变,“去”是紧音变;常可发生音变而并没有音变的有“我”。在第2个句子里,“做”是松音变,“精”、“会”是紧音变;常可发生音变而没有音变的有“我”、“写”。

二、如何分割语音词

在语流中,说话者是自然划分语音词的。语音词的如何划分与组成该词的语义、语法信息有关,即与组成该词语素的语义联系密切与否有关,又与语法结构的紧密与否有关。它还与结构音节的多少有关,与语速的快慢有关。语音词界限的划分大致可以有两种情形:1,必定的情形;2,两可的情形。在第2种情形下又有常用与非常用之别。

为说明方便,下面分几种情况来讨论。

1. 双音节、三音节组合中的情况

(1) 双音节“定+名”形式的偏正结构,不论是一个语法词还是两个语法词,都是一个语音词。如:

黑板	həʔ ₃₃ pE ₄₄	黑人	həʔ ₃₃ ŋin ₄₄	黑布	həʔ ₃₃ pu ₄₄
黑组	həʔ ₃₃ tsu ₄₄	薪水	ɕin ₅₅ sɿ ₃₁	冷水	lā ₂₂ sɿ ₄₄
海水	hE ₃₃ sɿ ₄₄	汞水	koŋ ₃₃ sɿ ₄₄		

(2) 三音节“定+名”形式的偏正结构,通常都是一个语音词。有的“2+1”形式的偏正结构偶尔读成“2+1”形式的两个语音词。

这时在说话者方面往往是把着重点放在末字上,或带有“XX的X”的意思。如:

阳声调(1+2) $fi\bar{a}_{22}s\bar{o}n_{55}di\bar{o}_{31}$

新马路(1+2) $ein_{55}mo_{33}lu_{31}$

录音机(2+1) $lo?_{11}in_{22}t\bar{e}i_{23}$

前后字(2+1) $\bar{z}i_{22}v_{55}z_{131}$

排骨汤(2+1) $ba_{22}ku\bar{a}p_{55}t'\bar{u}_{31}/ ba_{22}ku\bar{a}p_{33}t'\bar{u}_{52}$

石板路(2+1) $za?_{11}pe_{22}lu_{23}/ za?_{11}pe_{33}lu_{113}$

(3) 双音节的数量结构是一个语音词;三音节(2+1)的数量结构通常是一个语音词,有时也可以把数词和量词分为两个语音词。如:

两只 $li\bar{a}_{22}tsa?_{44}$ 五班 $fn_{22}pe_{44}$ 七尺 $t\bar{e}'i_{33}ts'a?_{44}$

三趟 $se_{55}t'\bar{u}_{31}$ 一千元 $pi?_{33}t\bar{e}'i_{55}k'u_{31}$

廿二条 $niE_{22}ni_{55}di\bar{o}_{31}/ niE_{22}ni_{33}di\bar{o}_{113}$

四十斤 $s_{133}s\bar{a}p_{55}t\bar{e}in_{31}/ s_{133}s\bar{a}p_{33}t\bar{e}in_{52}$

(4) 双音节数词连读是一个语音词,三音节数词连读用 2+1 形式的两个语音词,如:

十三 $za?_{11}se_{23}$ 廿六 $niE_{22}lo?_{44}$ 三十 $se_{55}s\bar{a}p_{31}$

一百 $pi?_{33}pa?_{44}$ 三十二 $se_{55}za?_{33}ni_{113}$

五十五 $fn_{22}za?_{33}fn_{113}$ 四百廿 $s_{133}pa?_{33}niE_{113}$

只有在与量词连说时,可以合为一个语音词或分为两个语音词。如:

三十二只 $se_{55}za?_{33}ni_{33}tsa?_{31}/ se_{55}za?_{33}ni_{33}tsa?_{55}/$
 $se_{55}za?_{33}ni_{22}tsa?_{44}$

五十八斤 $fn_{22}za?_{55}pa?_{33}t\bar{e}in_{31}/ fn_{22}za?_{55}pa?_{33}t\bar{e}in_{52}/$
 $fn_{22}za?_{33}pa?_{33}t\bar{e}in_{44}$

(5) 带序数的数词,双音节可以连读也可以分读,三音节一定分为 1+2 读。如:

初一 ts'u₅₅i₁?₃₁/ ts'u₄₄?₁i₅₅ 第三 di₂₂sE₄₄/ di₃₃sE₅₂
 第十五 di₃₃zə₁?₁₁n₂₃ 第三十 di₃₃sE₅₅sə₁?₃₁
 第廿 di₃₃n̄iE₁₁₃(例外)

(6) 称呼姓名时,单姓单名用一个语音词,双姓单名用 2+1 形式的两个语音词,单姓双名用 2+1 形式的两个语音词,即使双名是一个有意义的词也是如此。只有在称呼名人时姓名 3 字常读一个语音词。如:

王兴 fu₅ō₂₂ein₄₄ 欧阳天 ?₅₅iā₃₃t'i₅₂
 李建章 li₂₂təi₃₃tsō₅₂ 张胜利 tsā₅₅sən₃₃li₁₁₃
 白居易 ba₁?₁₁təy₂₂fi₂₃ 孙中山 sən₅₅tsən₃₃sE₃₁
 宋庆龄 sən₃₃təin₅₅lin₃₁/ sən₃₃təin₄₄lin₁₁₃

(7) 双音节联合结构,在结构紧密(往往成词)时用一个语音词,结构松弛(往往成短语)时可用两个语音词,多数也可用一个语音词读(这时可以看作是一个语法词,只有那些实在不能看作一个语法词的临时结构才只用两个语音词)。如:

语言 n̄y₂₂i₄₄ 买卖 ma₂₂ma₄₄ 勤俭 dzin₂₂dzi₄₄
 自从 z₁₂₂zən₄₄ 风雨 fo₄₄fiy₁₁₃/ fo₅₅y₃₁
 敲打 k'ə₄₄tā₃₃₄/ k'ə₅₅tā₃₁ 深淡 sən₄₄dE₁₁₃/ sən₅₅dE₃₁
 走跑 zy₃₃₄bə₁₁₃ 树草 z₁₁₁₃ts'ə₃₃₄

三音节联合结构联系紧密时,读作一个语音词或 2+1 形式的两个语音词;联系松弛时,读作三个语音词或两个语音词。如:

德智体 tə₁?₃₃ts₁₅₅t'i₃₁/ tə₁?₃₃ts₁₃₃t'i₃₃₄/ tə₁?₄₄ts₁₄₄t'i₃₃₄
 左中右 tsu₄₄tsən₄₄fiy₁₁₃/ tsu₃₃tsən₄₄fiy₁₁₃
 红黄蓝 fiən₃₃fu₅ō₃₃lE₁₁₃/ fiən₂₂u₅ō₄₄lE₁₁₃
 天地人 t'i₄₄di₃₃n̄in₁₁₃/ t'i₅₅di₃₃n̄in₁₁₃

(8) 双音节主谓结构,结构紧密(往往成词)时用一个语音词,结构松弛(往往成短语)时两个语音词。如:

冬至 to₅₅ts₁₃₁ 海啸 hE₃₃eiə₄₄ 年轻 n̄i₂₂təin₄₄

风凉	foŋ ₅₅ liā ₃₁	头痛	dɿ ₂₂ t'oŋ ₄₄ / dɿ ₃₃ t'oŋ ₃₃₄
天好	t'i ₅₅ hə ₃₁ / t'i ₄₄ hə ₃₃₄	心善	cin ₄₄ zə ₁₁₃
风大	foŋ ₄₄ du ₁₁₃	头胀	dɿ ₃₃ tsā ₃₃₄

三音节主谓结构在联系紧密或成词时,读一个语音词;在联系松弛或成短语时,读两个语音词。一部分介于之间的,可以两读。

如:

天晓得	t'i ₅₅ ciə ₃₃ tə ₃₁	眼泪出	ŋɛ ₂₂ li ₅₅ tsə ₃₁
背背驮	pɛ ₃₃ pɛ ₅₅ du ₃₁	鬼画策	tɕy ₃₃ o ₅₅ ts'ə ₃₁
两起生	liā ₂₂ tɕ'i ₅₅ sā ₃₁		
脚抽筋	tɕiA ₃₃ tsɿ ₅₅ tɕin ₃₁ / tɕiA ₄₄ tsɿ ₅₅ tɕin ₃₁		
肚皮痛	du ₂₂ bi ₅₅ t'oŋ ₃₁ / du ₂₂ bi ₃₃ t'oŋ ₃₃₄		
路路通	lu ₂₂ lu ₅₅ t'oŋ ₃₁ / lu ₂₂ lu ₃₃ t'oŋ ₅₂		
人来疯	n'in ₂₂ lɛ ₅₅ foŋ ₃₁ / n'in ₂₂ lɛ ₃₃ foŋ ₅₂		
块头大	k'uɛ ₃₃ dɿ ₃₃ du ₁₁₃	身体好	sən ₅₅ t'i ₃₃ hə ₃₃₄
苗头足	miə ₂₂ dɿ ₃₃ tsə ₅₅		

(9) 双音节“状+谓”形式的偏正结构和“谓+补”形式的谓补结构,在结构紧密(往往成词)时用一个语音词,在结构松弛(往往成短语)时用两个语音词。如:

回顾	fiu ₂₂ ku ₄₄	零买	lin ₂₂ ma ₄₄	硬撑	ŋā ₂₂ tsā ₄₄
热昏	n'i ₁₁ huən ₂₃	传真	zə ₂₂ tsən ₄₄	镇定	tsən ₃₃ din ₄₄
饿煞	ŋu ₂₂ sa ₄₄	除开	zɿ ₂₂ k'ɛ ₄₄		
蜡黄	la ₁₁ u ₂₃ / la ₂₂ fiu ₁₁₃	好做	hə ₃₃ tsu ₄₄ / hə ₄₄ tsu ₃₃₄		
翻光	fɛ ₅₅ ku ₃₁ / fɛ ₄₄ ku ₅₂				
揪紧	tɕin ₃₃ tɕin ₄₄ / tɕin ₄₄ tɕin ₃₃₄	耐看	nɛ ₄₄ kə ₃₃₄		
煞清	sa ₄₄ tɕin ₅₂				
涂红	du ₃₃ fiə ₁₁₃	戳深	tsə ₄₄ sən ₅₂		

三音节的“状+谓”形式的偏正结构和“谓+补”形式的谓补结构,在结构紧密时读一个语音词,在结构松弛时读两个语音词。

如:

远转弯	hyø ₂₂ tsø ₅₅ ue ₃₁	囫囵吞	huə ₁₁ lən ₂₂ t'an ₂₃
弯弯绕	ʔue ₅₅ ue ₃₃ ŋiə ₃₁	讲清爽	kō ₃₃ tə'in ₅₅ sō ₃₁
浪费光	lō ₂₂ fi ₅₅ kuō ₃₁	忘记完	mō ₂₂ təi ₅₅ uō ₃₁
顶开心	tin ₃₃ k'e ₅₅ əin ₃₁ / tin ₃₃₄ k'e ₅₅ əin ₃₁		
落落涕	ta ₁₁ ʔ ₃₃ ta ₁₁ ʔ ₅₅ ti ₃₁ / ta ₁₁ ʔ ₃₃ ta ₁₁ ʔ ₃₃ ti ₃₃₄		
出清爽	ts'ə ₁₁ ʔ ₃₃ tə'in ₅₅ sō ₃₁ / ts'ə ₁₁ ʔ ₄₄ tə'in ₅₅ sō ₃₁		
难过煞	nə ₂₂ ku ₅₅ sa ₁₁ ʔ ₃₁ / nə ₂₂ ku ₃₃ sa ₁₁ ʔ ₅₅		
笔笃直	pi ₁₁ ʔ ₃₃ to ₁₁ ʔ ₃₃ zə ₁₁ ʔ ₁₂	血血红	ɕy ₁₁ ʔ ₃₃ y ₁₁ ʔ ₃₃ fiə ₁₁₃
高一尺	kə ₄₄ ʔi ₁₁ ʔ ₃₃ ts'a ₁₁ ʔ ₄₄	讲详细	kō ₄₄ ziä ₂₂ əi ₄₄

(10) 双音节的动宾结构, 在结构紧密(往往成词)时用两个语音词, 在结构松弛(往往是短语)时用两个语音词。

隔壁	ka ₁₁ ʔ ₃₃ pi ₁₁ ʔ ₄₄	出版	ts'ə ₁₁ ʔ ₃₃ bə ₄₄	露骨	lu ₂₂ kuə ₁₁ ʔ ₄₄
尽量	zin ₂₂ liä ₄₄	唱歌	ts'ō ₃₃ ku ₄₄ / ts'ō ₄₄ ku ₅₂		
碰壁	bä ₂₂ bi ₁₁ ʔ ₄₄ / bā ₃₃ bi ₁₁ ʔ ₅₅	看戏	k'ə ₄₄ əi ₃₃₄		
种树	tsə ₁₁ ŋ ₄₄ z ₁₁₃	吃饼	tə'i ₁₁ ʔ ₄₄ pin ₃₃₄		

三音节动宾结构, 在结构联系紧密(往往是常用的或意义有所引申的惯用语)时读一个语音词, 在结构松弛时读两个语音词。
如:

出说话	ts'ə ₁₁ ʔ ₃₃ sə ₁₁ ʔ ₅₅ o ₃₁	讨惹厌	t'ō ₃₃ zə ₅₅ i ₃₁
寻开心	zin ₂₂ k'e ₅₅ əin ₃₁	轧闹猛	ga ₁₁ ʔ ₁₁ nō ₂₂ mā ₂₃ / ga ₁₁ ʔ ₂₂ nō ₂₂ mā ₄₄
拆烂污	ts'a ₁₁ ʔ ₃₃ lɛ ₅₅ u ₃₁ / ts'a ₁₁ ʔ ₄₄ lɛ ₂₂ u ₄₄	发横财	fa ₁₁ ʔ ₄₄ fiuä ₂₂ zə ₄₄
翻老账	fɛ ₄₄ lō ₂₂ tsā ₄₄	看白戏	k'ə ₄₄ bə ₁₁ ʔ ₁₁ əi ₂₃

动宾结构在使用中的惯用性或两可情形特别复杂, 也可看作是一种正在发生词汇扩散中的现象。有相当数量的动宾结构是两可的, 听凭说话人自由说出, 即使是惯用语也如此。有的以连读为主, 有的以分读为主。如: “淘气”、“吃官司”以连读([dō₂₂tə'i₄₄]、[tə'i₁₁ʔ₃₃kuə₅₅ts₁₁])为主, 偶尔也分读([dō₃₃tə'i₃₃₄]、[tə'i₁₁ʔ₄₄kuə₅₅])

s₁₃₁]);“淘米”、“吃赔账”以分读([dɔ₃₃ mi₁₁₃],[tɕ'it₄₄ bE₂₂ tsā₄₄]为主,偶尔也连读([dɔ₂₂ mi₄₄],[tɕ'it₃₃ bE₅₅ tsā₃₁]);“淘汤”、“吃生活”则不分主次并用([dɔ₂₂ t'ɔ̄₄₄/dɔ₃₃ t'ɔ̄₅₂],[tɕ'it₃₃ sã₅₅ uə₃₁/tɕ'it₄₄ sã₅₅ uə₃₁])).同一个结构,有时在某一义项下以连读为主,在另一义项下以分读为主,如“跳浜”在解释为“跳过一段做”时,以连读([t'io₃₃ pã₄₄])为主,在解释为“跳过小河”时,以分读([t'io₄₄ pã₅₂])为主。跟老派上海话比,有许多结构在中、新派上海话中倾向于分读,如“唱歌”、“吃饭”、“写字”、“敲竹杠”、“牵头皮”、“出外快”、“出太阳”。只有极少数情形下,用分合来区别意义。如:“过两日”解释为“过几天”时连读为“[ku₃₃ liã₅₅ n̄it₃₁]”,解释为“过二天”时分读为“[ku₄₄ liã₂₂ n̄it₄₄]”;“做人家”解释为“节俭”时连读为“[tsu₃₃ n̄in₅₅ kA₃₁]”,解释为“组织家庭”时分读为“[tsu₄₄ n̄in₂₂ kA₄₄]”。

(11) 双音节叠音、附缀、连动、兼语、正偏、名补结构都是一个语音词。如:

袋袋	dE ₂₂ dE ₄₄	看看	k'ə ₃₃ k'ə ₄₄	往往	ʔu ₃₃ u ₄₄
阿弟	ʔA ₃₃ di ₄₄	老王	lɔ ₂₂ u ₄₄	台子	dE ₂₂ tsi ₄₄
苦头	k'u ₃₃ dɿ ₄₄	查办	zɔ ₂₂ bE ₄₄	承包	zən ₂₂ pɔ ₄₄
报考	pɔ ₃₃ k'ɔ ₄₄	请教	tɕ'in ₃₃ tɕio ₄₄	逼供	pi ₃₃ ko ₄₄
召见	tsɔ ₅₅ tɕi ₃₁	人客	n̄in ₂₂ k'A ₄₄	肉松	n̄io ₁₁ so ₂₃
菜干	ts'ɛ ₃₃ kə ₄₄	书本	s ₁₅₅ bən ₃₁	船只	zə ₂₂ tsA ₄₄
车辆	ts'o ₅₅ liã ₃₁				

“一+动”结构、“动+量”结构可用一个语音词连读,也可用两个语音词分读。如:

一窜	ʔit ₃₃ tsə ₄₄ /ʔit ₄₄ ts'ə ₅₂	一吓	ʔit ₃₃ hA ₄₄ /ʔit ₄₄ hA ₅₅
有只	fi _v ₂₂ tsA ₄₄ /fi _v ₃₃ tsA ₅₅	有面	fi _v ₂₂ mi ₄₄ /fi _v ₃₃ mi ₁₁₃
是个	z ₁₂₂ gə ₄₄ /z ₁₃₃ gə ₁₂	是块	z ₁₂₂ k'uE ₄₄ /z ₁₃₃ k'uE ₃₃₄

三音节的其他结构使用情况如下:

附缀结构连读, 如:

老底子 lə₂₂ti₅₅ts₁₃₁

老实头 lə₂₂zə₅₅dʌ₃₁

卖票机 mə₂₂p'iə₅₅təi₃₁

小脑子 ɣiə₃₃nə₅₅ts₁₃₁

老糊涂 lə₂₂u₅₅du₃₁

小皮匠 ɣiə₃₃bi₅₅ʒiä₃₁

后叠结构连读, 前叠结构用 2 + 1 分读。如:

白塌塌 bə₁₁t'ə₂₂t'ə₂₃

混淘淘 huən₂₂də₅₅də₃₁

花拆拆 ho₅₅ts'ə₃₃ts'ə₃₁

笔笔挺 pi₁₁pi₁₁t'in₃₃₄

雪雪白 ɣei₃₃ɣei₃₃bə₁₂

达达滚 də₁₁də₂₂kuən₃₃₄

中缀结构结构紧密的连读, 结构较松的、末字独立性较强的可连读, 也可 2 + 1 分读。如:

吃得消 tɕi₁₁tə₅₅ɣiə₃₁

看勿出 kə₃₃və₅₅ts'ə₃₁

吃得开 tɕi₁₁tə₅₅k'ɛ₃₁

想勿通 ɣiä₃₃və₅₅t'ə₃₁ / ɣiä₃₃və₃₃t'ə₅₂

吃得准 tɕi₁₁tə₅₅tsən₃₁ / tɕi₁₁tə₃₃tsən₃₃₄

主动宾结构可连读, 也可分读, 通常是用 2 + 1 方式分读, 强调主语时可用 1 + 1 + 1 方式分读。如:

脚碰脚 tɕiə₃₃bä₅₅ɣiə₃₁ / tɕiə₃₃bä₃₃tɕiə₅₅ /
tɕiə₄₄bä₃₃tɕiə₅₅

面对面 mi₂₂tɛ₅₅mi₃₁ / mi₂₂tɛ₃₃mi₁₁₃ / mi₃₃tɛ₄₄mi₁₁₃

实打实 zə₁₁tä₂₂zə₂₃ / zə₁₁tä₃₃zə₁₂ / zə₂₂tä₄₄zə₁₂

黑吃黑 hə₃₃tɕi₁₁hə₃₁ / hə₃₃tɕi₁₁hə₅₅ /
hə₄₄tɕi₁₁hə₅₅

横势横 huä₂₂s₁₅₅uä₃₁ / huä₂₂s₁₃₃huä₁₁₃

三缺一 sɛ₅₅tɕy₁₁i₃₃i₃₁ / sɛ₅₅tɕy₁₁i₃₃i₅₅ / sɛ₄₄tɕy₁₁i₄₄i₅₅

百有份 pə₃₃i₅₅vən₃₁ / pə₃₃i₅₅vən₁₁₃

穷开心 dzio₂₂k'ɛ₅₅ɣin₃₁ / dzio₂₂k'ɛ₃₃ɣin₅₂

状动宾结构常用 2 + 1 方式分读, 有的不是惯用性的也可读成 1 + 1 + 1, 结构紧密的也可连读。状动补结构常用 2 + 1 或 1 + 2 分

读,有的也可连读。如:

白嚼蛆 $baʔ_{11} ziaʔ_{22} tɕi_{23} / baʔ_{11} ziaʔ_{33} tɕi_{52}$

硬出头 $ŋã_{22} ts'əʔ_{33} dɿ_{113} / ŋã_{22} ts'əʔ_{55} dɿ_{31}$

活作孽 $ɦuəʔ_{11} tsoʔ_{33} n̄iʔ_{12} / ɦuəʔ_{11} tsoʔ_{22} n̄iʔ_{23}$

瞎和调 $ɦaʔ_{33} u_{55} diə_{31} / ɦaʔ_{33} u_{33} diə_{113}$

新入学 $ɕin_{55} zəʔ_{33} ɦoʔ_{12} / ɕin_{55} zəʔ_{33} oʔ_{31} / ɕin_{44} zəʔ_{22} ɦoʔ_{12}$

重开门 $zoŋ_{22} k'E_{33} mən_{113} / zoŋ_{22} k'E_{55} mən_{31} / zoŋ_{33} k'E_{44} mən_{113}$

伙吃光 $zE_{22} tɕiʔ_{55} kū_{31} / zE_{22} tɕiʔ_{33} kū_{52} / zE_{33} tɕiʔ_{33} kū_{44}$

快看完 $k'uA_{44} k'ə_{44} ɦuə_{113} / k'uA_{44} k'ə_{33} uə_{44}$

连动、兼语结构常用 2 + 1 方式分读,强调中字时,可用 1 + 1 + 1 读。如:

来吃饭 $lE_{22} tɕiʔ_{33} vE_{113} / lE_{33} tɕiʔ_{44} vE_{113}$

借书看 $tɕiA_{33} s_{133} k'ə_{334} / tɕiA_{44} s_{144} k'ə_{334}$

派依去 $p'A_{33} noŋ_{33} tɕi_{334} / p'A_{44} noŋ_{33} tɕi_{334}$

请伊来 $tɕin_{33} i_{33} lE_{113} / tɕin_{44} ɦi_{33} lE_{113}$

“勿”开头的结构、动词重叠的结构用一个语音词读。如:

勿作兴 $ʔuəʔ_{33} tsoʔ_{55} ɕin_{31}$ 勿入调 $ʔuəʔ_{33} zəʔ_{55} diə_{31}$

勿出汤 $ʔuəʔ_{33} ts'əʔ_{55} t'ɔ_{31}$

好吃吃 $ɦə_{33} tɕiʔ_{55} tɕiʔ_{31}$ 瞎来来 $ɦaʔ_{33} lE_{55} lE_{31}$

(12) 年、月、日、星期、点钟的使用情况:

三音节、四音节的年份连读或 2 + 1、3 + 1 分读,五音节的年份用 2 + 3 或 2 + 2 + 1 读。如:

三七年 $sE_{55} tɕiʔ_{33} n̄i_{31} / sE_{55} tɕiʔ_{33} n̄i_{113}$

八三四年 $paʔ_{33} sE_{55} s_{133} n̄i_{31} / paʔ_{33} sE_{55} s_{133} n̄i_{113}$

一九八九年 $ʔiʔ_{33} tɕiʔ_{44} paʔ_{33} tɕiʔ_{55} n̄i_{31} /$

$ʔiʔ_{33} tɕiʔ_{33} paʔ_{33} tɕiʔ_{33} n̄i_{113}$

二〇〇〇年 $liã_{22} lin_{44} lin_{22} lin_{55} n̄i_{31} / liã_{22} lin_{33} lin_{22} lin_{33} n̄i_{113}$

月份和日期都连读。如:

二月 liā₂₂YI₄₄

十二月 zə₁₁ŋi₂₂YI₂₃

五号 fi₂₂ɔ₄₄

廿二号 ŋiE₂₂ŋi₅₅ɔ₃₁

三十一号 sE₅₅zə₃₃i₃₃ɔ₃₁

星期用 2 + 1 方式读。如：

礼拜二 li₂₂pA₃₃ŋi₁₁₃

星期四 ɕin₃₃dzi₃₃s₁₃₃₄

点钟连读，点分秒分别连读。如：

二点钟 liā₂₂ti₅₅tsɔ₃₁

十一点钟 zə₁₁i₁₂ti₂₂tsɔ₃₁

三点一刻 sE₅₅ti₃₃ʔi₃₃k'ə₄₄

四点半 s₁₃₃ti₃₃pə₃₃₄

十一点廿五分 zə₁₁i₁₂ti₃₃ŋiE₂₂ŋi₅₅fən₃₁

十二点四十六分三十秒 zə₁₁ŋi₂₂ti₃₃s₁₃₃zə₅₅lo₃₃fən₃₃sE₅₅ -
sə₃₃mi₃₁

2. 四音节、五音节组合中的情况

结构紧密的四音节熟语(成语、惯用语等)用一个语音词。如：

痴头怪脑 ts'1₅₅dɤ₃₃kuA₃₃ŋɔ₃₁ 寒毛凛凛 fi₂₂mə₅₅lin₃₃lin₃₁

放伊一码 fi₃₃i₅₅i₁₂mo₃₁ 重手重脚 zo₃₃sɤ₅₅zo₃₃tɕiA₃₁

要紧勿煞 ʔi₃₃tɕin₅₅və₃₃sA₃₁ 瞎七搭八 hA₃₃tɕi₁₂tA₃₃pA₃₁

结构松弛的四音节熟语或临时组合的短语用两个或三个、四

个语音词。如：

前世一劫 zɛ₂₂s₁₃₃ʔi₁₂tɕi₁₂

蓬头散发 bo₃₃dɤ₃₃sE₃₃fA₄₄/ bo₃₃dɤ₅₅sE₃₃fA₅₅

教学相长 tɕi₃₃iA₃₃ɕiā₃₃tsā₃₃₄

的粒滚圆 ti₁₂li₁₂kuən₃₃fi₁₁₃

闷声勿响 ʔmən₅₅sən₃₃və₃₃ɕiā₃₃₄

活脱势像 fi_{uə}₁₁t'ə₂₂s₁₃₃ziā₁₁₃

作天作地 tsɔ₃₃t'i₃₃tsɔ₃₃di₁₁₃/ tsɔ₄₄t'i₄₄tsɔ₄₄di₁₁₃

风花雪月 fo₅₅ho₃₃ɕi₁₂fi₁₂/ fo₄₄ho₄₄ɕi₄₄fi₁₂

热大头昏 ŋi₁₂du₂₂dɤ₅₅huən₃₁ 卖野人头 mA₃₃fiA₂₂ŋin₅₅dɤ₃₁

许多结构可连可分。如：

起早落夜 tɕi₃₃tsə₅₅lo₃₃ia₃₁/tɕi₃₃tsə₄₄ lo₁₁fiā₂₃/
tɕi₃₃tsə₅₅ lo₃₃ fiā₁₁₃

一式一样 ʔi₁ʔ₃₃sə₇ʔ₅₅i₁ʔ₃₃fiā₃₁/ ʔi₁ʔ₃₃sə₇ʔ₅₅i₁ʔ₃₃ fiā₁₁₃

没不通风 mə₂₂pə₇ʔ₅₅t'ə₃₃fə₃₁/ mə₁₁pə₇ʔ₃₃ t'ə₄₄ fə₅₂/
mə₂₂ pə₄₄ t'ə₄₄ fə₅₂

“定 + 名”形式的四字结构、双音节动词重叠、许多拟声词都用一个语音词读。如：

烧饭家生 sə₅₅və₃₃kə₃₃sā₃₁ 削铅笔刀 ɕiā₂₃k'ə₅₅pi₁ʔ₃₃tə₃₁

研究研究 ʔn_i₅₅təi_v₃₃ʔn_i₃₃təi_v₃₁ 讨论讨论 t'ə₃₃lən₅₅t'ə₃₃lən₃₁

兵令兵冷 p'in₅₅lin₃₃pā₃₃lā₃₁ 切历促落 tɕi₁ʔ₃₃li₁ʔ₅₅ts'ə₇ʔ₃₃lo₇ʔ₃₁

只有少数五音节熟语用一个语音词连读。如：

一本三正经 ʔi₁ʔ₃₃pən₅₅sə₃₃tsən₃₃təin₃₁

两头勿着港 liā₂₂dʋ₅₅və₇ʔ₃₃zə₇ʔ₃₃kə₃₁

像煞有介事 ʔiā₂₂sə₇ʔ₅₅i_v₃₃kə₃₃z₁₃₁

回汤豆腐干 hū₂₂t'ə₅₅dʋ₃₃vū₃₃kə₃₁

大多数五音节熟语或临时组合的五音节短语都分读成两个或几个语音词。如：

推扳一眼眼 t'ə₅₅pə₃₃ʔi₁ʔ₃₃ʔə₅₅ʔə₃₁

半半六十日 pə₃₃pə₃₃ lo₁₁sə₇ʔ₂₂n_iʔ₂₃

碰鼻头转弯 bā₂₂bi₁ʔ₅₅dʋ₃₃tsə₃₃uə₄₄/ bā₂₂bi₁ʔ₅₅dʋ₃₃tsə₃₃ʔuə₅₂

五斤吼六斤 ʔn₂₂təin₅₅hʋ₃₃ lo₁₁təin₂₃/

ʔn₂₂təin₃₃ hʋ₃₃ lo₁₁təin₂₃

开年礼拜九 k'ə₅₅n_i₃₃ li₂₂pə₃₃ təi_v₃₃₄

火车开过头 hu₃₃ts'ə₃₃ k'ə₅₅ku₃₃ dʋ₁₁₃

红黄蓝白黑 ʔə₃₃ʔ₂₂hū₃₃ lə₃₃bə₇ʔ₃₃ hə₇ʔ₅₅/

ʔə₃₃ hū₃₃ lə₃₃ bə₇ʔ₂₂ hə₇ʔ₅₅

开无轨电车 k'ə₄₄ hū₂₂kuə₅₅di₃₃ts'ə₃₁

新英汉辞典 ɕin₅₅in₃₃hə₃₃ z₁₂₂ti₄₄/ ɕin₄₄ʔin₅₅hə₃₃ z₁₂₂ti₄₄

3. 与封闭类词(虚词)结合的情况

(1) 有些副词、能愿词与后面的谓词可分读,也可连读,随语流快慢自由而定。大部分尤其是双音节的副词、能愿词与后面的谓词一般不连读。如:

侪去	zE33 tɕi334 / zE22 tɕi44	也做	fiA33 tsu334 / fiA22 tsu44
顶欢喜	tin44 huə55 ɕi31 / tin33 huə55 ɕi31		
本生是	pən33 sã33 zɿ113 / pən33 sã55 zɿ31		
会讲	ʔuE44 kɔ̄334 / ʔuE33 kɔ̄44	真好	tsən44 hɔ334
老凶	lɔ33 ɕioŋ52	介快活	kA44 k'A33 uəʔ44
最最坏	tsə33 tsə33 fiuA113	邪气好	ʔiA22 tɕi33 hɔ334
全部去	ʔi22 bu33 tɕi334	齐巧来	ʔi22 tɕiɔ33 le113
交关厉害	tɕiɔ55 kuE33 li22E44	会得吃	ʔuE33 təʔ33 tɕi11ʔ55
愿意写	ɲyɔ22 i33 ɕiA334	应该清爽	ʔin55 kE33 tɕin55 sɔ̄31
也会去	fiA33 fiuE33 tɕi334 / fiA22 uE33 tɕi334		

单音节的副词、能愿词可与前面的主语连读,也可分读。双音节的副词、能愿词与主语分读。如:

天也	t'i55A31 / t'i44 fiA113	人都	ɲin22 tu44 / ɲin33 tu52
山会	sE55 uE31 / sE44 fiuE113		
人刚刚	ɲin33 kɔ̄55 kɔ̄31	天应该	t'i44 ʔin55 kE31

在谓词后作补语的副词一般与谓词连读,有的实义较重的词分读,音节多的分读。如:

坏来死	fiuA22 le55 ɕi31	气煞快	tɕi33 sAʔ55 k'uA31
要旤没快了	ʔiɔ44 fiɲ22 məʔ55 k'uA33 ləʔ31		
嗲得来	tiA33 təʔ33 le113 / tiA33 təʔ55 le31		
吃畅	tɕi11ʔ44 tsã334	白相畅	bəʔ11 ɕiã33 tsã334
凶得来要死	ɕioŋ55 təʔ33 le33 ʔiɔ44 ɕi334		

(2) 动代结构和代动结构可连读,也可分读,分读时语意重心在代词。“代+形”分读。

拨我 pəʔ₃₃ŋu₄₄/ pəʔ₄₄ ŋu₁₁₃ 看侬 k'ə₃₃noŋ₄₄/ k'ə₄₄ noŋ₁₁₃

惹伊 zə₂₂i₄₄/ zə₃₃ fi₁₁₃

吃伊拉 tɕi₁₁ʔ₃₃i₅₅lɑ₃₁/ tɕi₁₁ʔ₄₄ fi₂₂lɑ₄₄

拨阿拉 pəʔ₃₃ʔ₅₅lɑ₃₁/ pəʔ₄₄ ʔ_ʔ₃₃lɑ₄₄

交给我 kə₅₅pəʔ₃₃ŋu₃₁/ kə₅₅pəʔ₃₃ ŋu₁₁₃

贯脱伊 guə₂₂t'əʔ₅₅i₃₁/ guə₂₂t'əʔ₃₃ fi₁₁₃

谢谢侬 zɿə₂₂zɿə₅₅noŋ₃₁/ zɿə₂₂zɿə₃₃ noŋ₁₁₃

吃吃我 tɕi₁₁ʔ₃₃tɕi₁₁ʔ₅₅ŋu₃₁/ tɕi₁₁ʔ₃₃tɕi₁₁ʔ₃₃ ŋu₁₁₃

分配伊拉 fən₅₅p'ɛ₃₃i₃₃lɑ₃₁/ fən₅₅p'ɛ₃₃ fi₂₂lɑ₄₄

启发阿拉 tɕi₃₃ʔ₅₅ʔ₃₃lɑ₃₁/ tɕi₃₃ʔ_ʔ₃₃ ʔ_ʔ₃₃lɑ₄₄

我有 ŋu₃₃ fi_v₁₁₃/ ŋu₂₂i_v₄₄ 侬是 noŋ₃₃ zɿ₁₁₃/ noŋ₂₂ zɿ₁₄₄

伊来 fi₃₃ lɛ₁₁₃/ fi₂₂ lɛ₄₄ 伊会 fi₃₃ huə₁₁₃/ fi₂₂ uə₄₄

阿拉唱 ʔ_ʔ₃₃lɑ₃₃ tsɔ̃₃₃₄/ ʔ_ʔ₃₃lɑ₅₅tsɔ̃₃₁

伊拉欢喜 fi₂₂lɑ₃₃ huə₅₅ɕi₃₁/ fi₂₂lɑ₅₅huə₃₃ɕi₃₁

侬好 noŋ₃₃ hə₃₃₄ 伊重 fi₃₃ zoŋ₁₁₃

指示代词与后面的量词连读,与“两+量”数量结构表示“几”时连读,表示“二”时分读;与其他数量结构结合时,必须用“几个”(可连读)或“几个”的缩略形式(分读)。“伊”总是和“个”或“面”结合,与数量结构可连读也可分读。如:

几个 gəʔ₁₁ə₂₃/ gəʔ₁₁gəʔ₂₃

其间 gəʔ₁₁kɛ₂₃

几只 gəʔ₁₁tɕi₂₂tʂəʔ₂₃

一块 gə₁₁₃ ʔi₁₁ʔ₃₃k'uə₄₄

几只 gə₁₁₃ tɕi₃₃tʂəʔ₄₄

伊个两件 ʔi₅₅gəʔ₃₃liā₃₃dʒi₃₁

伊面 ʔi₅₅mi₃₁

两只 gəʔ₁₁liā₂₂tʂəʔ₂₃

个一块 gəʔ₂₂ə₅₅i₁₁ʔ₃₃k'uə₃₁

两只 gə₁₁₃ liā₂₂tʂəʔ₄₄

三只 gə₁₁₃ sɛ₅₅tʂəʔ₃₁

伊面两块 ʔi₅₅mi₃₃ liā₂₂k'uə₄₄

(3) 在方位介词结构中,单音节方位词紧跟前面的语法词连读,三音节方位词与前词分读,双音节方位词一般与前词连读,在分读时带有“××的××”的意思。“以上、以下、以东”等方位词,

“以”字与前词分读,后字也分读。如:

碗里 ?uə₃₃li₄₄ 路边浪 lu₂₂pi₅₅lō₃₁

写字台抽屉里 ɣiA₃₃zɿ₅₅dE₃₃ ts'ɿ₅₅t'i₃₃li₃₁

门背后 mən₃₃pE₅₅ɿ₃₁/ mən₃₃ pE₃₃ɿ₄₄

床高头 zō₂₂kə₅₅dɿ₃₁/ zō₃₃ kə₅₅dɿ₃₁

房间里向 vō₂₂kE₅₅li₃₃ɣiā₃₁/ vō₂₂kE₃₃ li₂₂ɣiā₄₄

路梯下头 lu₂₂t'i₅₅o₃₃dɿ₃₁/ lu₂₂t'i₃₃ fiō₂₂dɿ₄₄

黄海以南 fiuō₂₂hE₃₃ ?i₃₃ nə₁₁₃

十八岁以上 zə?₁₁pa?₂₂sə₃₃ ?i₃₃ zō₁₁₃

(4) 在前置介词结构中,介词独立在前成为一个语音词。如:

按计划做 ?ə₄₄ tɣi₃₃ua?₄₄ tsu₃₃₄

到上海去 tə₄₄ zō₃₃hE₄₄ tɣi₃₃₄

辣辣房间里写 la?₁₁la?₃₃ vō₂₂kE₅₅li₃₁ ɣiA₃₃₄

当介词用在动词或动宾结构的后面时,介词与前面一个单音语法词合成一个语音词连读,与前面一个多音语法词可连读也可分读。如:

走到学堂里去 tsɿ₃₃tə₃₃ fiō?₁₁dō₂₂li₂₂tɣi₂₃

写辣辣黑板浪 ɣiA₃₃la?₅₅la?₃₃ hə?₃₃pE₅₅lō₃₁

摆衣裳辣辣橱里 pa₄₄ ?i₅₅zō₃₃la?₃₃la?₃₃ zɿ₂₂li₄₄/

pa₄₄ ?i₅₅zō₃₃ la?₁₁la?₃₃ zɿ₂₂li₄₄

落实辣行动浪向 lo?₁₁zə?₂₂la?₃₃ fiin₂₂doŋ₅₅lō₃₃ɣiā₃₁/

lo?₁₁zə?₃₃ la?₃₃ fiin₂₂doŋ₅₅lō₃₃ɣiō₃₁

(5) 结构助词“个”、“得”、“了”、“叫”、“介”等与前面的语法词连读。如:

小人个名字 ɣiə₃₃nin₅₅gə?₃₃ min₂₂zɿ₄₄

邪气漂亮个衣裳 ziA₂₂tɣi₃₃ piə₃₃liā₅₅gə?₃₃ ?i₅₅zō₃₁

仔仔细细个看 tsɿ₃₃tsɿ₅₅ɣi₃₃ɣi₃₃gə?₃₃ kə₃₃₄

轻轻叫进去 tɣin₅₅tɣin₃₃tɣiə₃₃ tɣin₃₃tɣi₄₄

慢慢介走 mE₂₂mE₅₅kA₃₃ tsY₃₃₄

打扫得清爽 tā₃₃sə₅₅tə₃₃ tɕin₅₅sō₃₁

写了快 ɕiA₃₃lə₃₃ kUA₃₃₄

有时,由于用了结构助词,可把原来倾向不连读的整个长定语、状语连读。如:

自家屋里个 z₁₂₂kA₅₅o₃₃li₃₃gə₃₁

甌件邪气漂亮个衣裳 gə₁₁dzi₃₃ zɿA₂₂tɕi₅₅pʰiə₃₃liä₃₃gə₃₃ ʔi₅₅ -
z₃₁

一歇歇也勿停个做 ʔi₁₁ʔ₃₃ɕi₁₁ʔ₅₅ɕi₁₁ʔ₃₃A₃₃və₃₃din₃₃gə₃₃ tsu₃₃₄

可能补语连读,情态补语分读。如:

跑得快哦? ——跑勿快。 bə₂₂tə₅₅k'UA₃₃VA₃₁

——bə₂₂və₅₅k'UA₃₁

跑得快哦? ——跑得勿快。 bə₂₂tə₃₃k'UA₃₃VA₄₄

——bə₂₂tə₃₃və₁₁k'UA₂₃

(6) 体助词“仔、辣、了、看”等与前面的动词或宾语连读。如:

吃仔物事 tɕi₁₁ʔ₃₃ts₁₃₃mə₁₁z₁₂₃

讨论好仔半日 t'ɔ₃₃lən₅₅hə₃₃ts₁₃₃pə₃₃n₁₁ʔ₄₄

坐辣吃 zu₂₂lA₃₃tɕi₁₁ʔ₅₅/ zu₂₂lA₃₃tɕi₁₁ʔ₃₁

想了一歇 ɕiä₃₃lə₃₃ʔi₁₁ʔ₃₃ɕi₁₁ʔ₄₄/ ɕiä₃₃lə₅₅il₃₃ɕi₁₁ʔ₃₁

开辣海 k'E₅₅lA₃₃hE₃₁ 写字辣海 ɕiA₄₄z₁₂₂lA₃₃hE₃₁

做做看 tsu₃₃tsu₅₅k'ə₃₁ 唱唱歌看 ts'ɔ₃₃ts'ɔ₃₃ku₅₅k'ə₃₁

(7) 趋向词与前面的谓词或宾语连读。如:

买来 mA₂₂lE₄₄ 想起 ɕiä₃₃tɕi₄₄ 走进 tsY₃₃tein₄₄

红开来 fiə₂₂k'E₅₅lE₃₁ 看上去 k'ə₃₃zɔ₅₅tɕi₃₁

读起书来 do₁₁tɕi₃₃s₁₅₅lE₃₁ 浪费下去 lɔ₂₂fi₅₅o₃₃tɕi₃₁

读书去 do₁₁s₁₂₂tɕi₂₃ 白相去 bə₁₁ɕiä₂₂tɕi₂₃

拆尿出 ts'A₃₃s₁₅₅ts'ə₃₁

(8) 唯补词与前面的谓词可连读,也可分读,分读时强调唯补

词。如：

盯牢 tin₅₅lɔ₃₁/ tin₄₄lɔ₃₃₄

吃脱 tɕi₁₁lɔ₃₃tʰə₄₄/ tɕi₁₁lɔ₄₄tʰə₅₅

做好 tsu₃₃hə₄₄/ tsu₄₄hə₃₃₄

困着 k'uən₃₃zə₄₄/ k'uən₄₄zə₁₂

拿走 ?nɛ₅₅tsɿ₃₁/ ?nɛ₄₄tsɿ₃₃₄

买得起 mɛ₂₂tə₅₅tɕi₃₁/ mɛ₂₂tə₃₃tɕi₃₃₄

做得来 tsu₃₃tə₅₅le₃₁/ tsu₃₃tə₃₃le₁₁₃

(9) 连词一般与前后的语法词分读。少数场合与前语法词或后语法词可连读。双音节连词和连接分句的连词，一般都独立成为一个语音词，有时与后接的人称代词连读。如：

我脱依 ŋu₃₃tʰə₄₄noŋ₁₁₃/ ŋu₂₂tʰə₃₃noŋ₁₁₃/ ŋu₃₃tʰə₃₃noŋ₄₄

天脱地 tʰi₄₄tʰə₄₄di₁₁₃/ tʰi₅₅tʰə₃₃di₁₁₃ —

少而精 sɔ₄₄hər₃₃tɕin₅₂/ sɔ₃₃ər₃₃tɕin₅₂

台子啫凳子 dɛ₂₂tsɿ₅₅lɔ₃₃tən₃₃tsɿ₄₄

去啫勿去 tɕi₃₃lɔ₃₃və₁₁tɕi₂₃/ tɕi₄₄lɔ₃₃və₁₁tɕi₂₃

老张、老王啫老李 lɔ₂₂tsā₄₄lɔ₂₂uō₃₃lɔ₃₃lɔ₂₂li₄₄/ lɔ₂₂tsā₄₄lɔ₂₂ —
uō₅₅lɔ₃₃lɔ₂₂li₄₄

衣裳脱仔裤子 ?i₅₅zə₃₃tʰə₃₃tsɿ₃₃ku₅₅tsɿ₃₁

为仔伊开心，葛啫来了。ɦuɛ₂₂tsɿ₃₃ɦi₁₁₃(/ɦuɛ₂₂tsɿ₅₅i₃₃)kʰɛ₅₅ —
ɕin₃₁, kə₃₃lɔ₄₄le₂₂lə₄₄

假使依来，我就勿去。tɕi₃₃tsɿ₃₃noŋ₃₃le₁₁₃, ŋu₃₃zɿ₃₃və₁₁ —
tɕi₂₃

(10) 语气助词连在前一个语法词后一起合读成一个语音词。遇到动宾结构时，一般是宾语与助词连读。有时，用了语气助词，使前面一些较长的、通常可以不连读的结构合成一个语音词一起连读。如：

变出来个 pi₃₃tsʰə₅₅le₃₃gə₃₁

吃过饭了哦 tɕiɪŋ₃₃ku₃₃ vE₂₂ləŋ₅₅vA₃₁

还旡没吃咪 hE₃₃ hɪ₂₂məŋ₄₄ tɕiɪŋ₃₃lE₄₄

去吃饭呢啥 tɕi₄₄ tɕiɪŋ₄₄ vE₂₂ŋi₅₅sA₃₁

吃饭啫啥 tɕiɪŋ₃₃vE₅₅lɔ₃₃sA₃₁

打翻辣海 tã₃₃fE₅₅lA₃₃hE₃₁

我做得动辣咪 ŋu₃₃ tsu₃₃təŋ₅₅don₃₃lA₃₃lE₃₁

养辣水缸里个末 hɪã₂₂lA₃₃sɪ₃₃kɔ̄₅₅li₃₃gəŋ₃₃məŋ₃₁

到我屋里来个啊 tɔ₄₄ ŋu₃₃ ʔo₃₃li₅₅lE₃₃gəŋ₃₃A₃₁

当然吃勿下去辣海 tɔ̄₅₅zə₃₁ tɕiɪŋ₃₃vəŋ₅₅o₃₃tɕi₃₃lA₃₃hE₃₁

个别语气助词“好了”、“好咪”，可以自成一个语音词分读，但是轻声。如：

依讲好咪 noŋ₃₃ kɔ̄₃₃₄ hɔ₃₃lE₃(你讲吧)

对比：依讲好咪 noŋ₁₁₃ kɔ̄₃₃hɔ₅₅lE₃₁(你讲完了)

第四章 名 词

一、构 词 法

上海话中用黏附式构成的名词是少量的,用复合式构成的名词是大量的。

1. 黏附式

黏附式词即词缀和词根合成的词。

用前缀“阿”、“老”、“小”等构成的名词,多半是人际称呼词。如:

阿 (1)用于排行:阿大 阿二 阿末头 (2)用于亲属:阿哥 阿公 阿舅 阿嫂 (3)用于友称:阿王 阿明 阿宝 阿富根 (4)表示亲密:阿囡 阿狗 阿胡子 (5)表示调侃或轻蔑:阿戆 阿乡 阿木林 阿屈死

老 (1)增加音节:老鹰 老虎 老酒 (2)称呼年长或表示尊重:老张 老兄 老弟 (3)表示历久:老枪 老古董 老户头 (4)用于贬称历久者:老油条 老滑头 老十三

小 (1)称呼年幼或年轻者:小王 小阿弟 小白脸 (2)用于贬称:小贼 小乖人 小瘪三 (3)用于倒反昵称:小出老 小鬼头 小塌皮 小戆大 (4)称呼不起眼者:小工 小八辣子 (5)用于轻视:小弟弟 小男人

大 (1)用于亲属:大细 大爹 大姑娘 (2)表示大样:大阿福 大好佬 大块头

上海话中用后缀“头”构成的名词比较丰富。此外,还有后缀

“子”、“儿”、“个”等。

头 与名素结合的：名头 肉头 馒头 龙头 魂灵头 饭箩头 男
团头 东风头 饭碗头

与动素结合的：吃头 赚头 浇头 衬头 推头 望头 插头 扳
头 饼头 轧头

与形素结合的：花头 苦头 高头 零头 嫩头 滑头 寿头 老
实头 尴尬头

与时间词结合的：夜头 早晨头 黄昏头 夜快头 今朝头
中浪头 日里头

与处所、方位词结合的：下头 后底头 里向头 外底头 地
下头 门口头

与量词结合的：班头 斤头 分头 元头 条头 听头 块头 阵
头 趟头 坎头

与数量结构结合的：一捆头 廿支头 三坎头 独家头 五角
头 两斤头

与短语结构结合的：冷饭头 床横头 灶前头 头起头 上风
头 早发头 辣末生头

与叠词结合的：多多头 滴滴头 脚脚头 棒棒头 粒粒头
须须头 毛毛头 沿沿头

“头”在这些结构中，有的只是增加音节，如“名头、饭箩头、里
向头”；有的表示物和人，如“扳头、饼头、老实头”；有的表示受动的
东西，如“吃头、赚头、衬头”；有的表示一个单位量，如“班头、分头、
两斤头”；有的表示时空位置（“那时”或“那儿”），如“黄昏头、前日
头、朝后头”，“胸口头、胡梯头、水桥头”；有的表示剩下少量的，
如：“零头、饭碗头、脚脚头”；有的表示微小，如“结结头、末
末头、蕾蕾头”。

有些词，普通话中不用“头”尾，上海话用“头”；普通话用“子”
尾或“儿”尾的，上海话也用“头”。如：

普：洋葱 隔壁 大蒜 鼻子 被子 调子 摊儿 盖儿 手绢儿
瓶塞儿

上：洋葱头 隔壁头 大蒜头 鼻头 被头 调头 摊头 盖头 绢头
瓶塞头

但有的词因近年来接受普通话的影响变成“子”、“头”两用，或倾向于多用“子”。如：

竹子 - 竹头 凿子 - 凿头 柱子 - 柱头 篮子 - 篮头/篮
盖子 - 盖头

子 台子 凳子 石子 裤子 模子 扇子 镢子 簿子 盒子 带子 镜
子 纽子 席子 褥子 方子 额子 翎子 关子 法子 桃子 兔子 驼子 哑
子 痴子 拐子 浪荡子 新娘子 学生子 老头子 叫化子 出老码子 小
八辣子 昨日子 上趟子

“子”尾大都用于事物，少数用于动物、果子和人的称谓等，一般只起增加一个音节形成双音词的作用。用于形素后，则表示该状态的人。用于时间词的，加“子”和不加“子”一样，加“子”的用法偏旧。如：

明朝 - 明朝子 今朝 - 今朝子 后日 - 后日子 旧年 - 旧年子
下趟 - 下趟子

有些词，原来上海话不用“子”，现在用“子”，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如：

鸭 - 鸭子 麦 - 麦子 稻 - 稻子 刀 - 刀子 袜 - 袜子 筷 - 筷子
磨 - 磨子 绳 - 绳子

个别词用“头”尾和用“子”尾意思不同。如：“石头”是大块的，“石子”是小颗的；“盒头”除了有一义项和“盒子”相同之外，还有“以盒为单位”的意思。

儿 上海话中用后缀“儿”（读音[ɿ]）的名词只残存几个了。如：“女儿”读“因儿[nɿ₂₂ ɿ₄₄]”（对比“外甥因[n₄₂₂ sã₅₅ nɿ₃₁]”没有“儿”尾），有的后缀“儿[ɿ]”与前音节的韵母黏合成鼻化音，如：“冰

凌儿”读“凌铎儿[lin₂₂dō₄₄]”(对比江阴话“凌铎[lin₂₁dō₄₄]”不儿化),作“麻雀牌”解的“麻雀”上海话读“麻雀儿[mō₂₂tei₄₄],写作“麻将”(对比上海市郊奉贤话作鸟解的“麻雀[mō₄₂teio₂₂]”不儿化),上海市宝山区“猫”读“猫儿[ʔmā₅₂]”(对比其他区“猫[mō₁₁₃]”不儿化)。有的后缀“儿”与前音节韵母黏合改变韵母读音后,鼻化音又失落,如上海话读“虾儿[hə₅₂],与“虾[ho₅₂]”两种读法并存(上海市郊奉贤东乡话“豆腐花”读作“豆腐花儿[dʒ₂₂vu₅₅hə₃₁]”可作参照)。

个 箍桶个 剃头个 烧饭个 卖票个 摆渡个 卖鱼个 看门个 送报个 卖拳头个

“个”黏附于动宾结构后形成一个名词,表示“××的人”,类似普通话的“的字结构”,但比较紧密。旧时多用。

法 吃法 写法 读法 看法 做法 唱法 跳法 打法 走法 开法 白相法 休息法 商量法

“法”只能后附于动素或动词,不能后附于动宾结构,表示“×的方法”。例如:“乒乓球打法”、“汽车开法”、“西洋镜看法”、“讨论今朝哪能休息法”。后缀“法”有一定的派生能力。

相 坐相 吃相 困相 立相 哭相 卖相 寒酸相 难看相 惹气相 肉麻相 触气相 清爽相 邈邈相

“相”后附于动词、形容词,表示“×的样子”。

三 阿三 瘪三 牛三 赖三 小鬼三 老鬼三 猪头三

“三”尾疑来自洋泾浜英语,构词不多,颇有特色,都用于贬词。除了构成名词外,还有形容词“来三”、“肮三”,动词“刮三”、“翘老三”、“弹老三”等。“三”的早先来源可能各有不同,如:“阿三”为“sir”加前缀“阿”,“瘪三”为“empty cents”,“肮三”为“on sale”。

前缀和后缀有时可以同时用于一词,如“阿二头”、“老老头”、“阿胡子”、“小毛头”。

上海话名词中,还有一批类后缀,都带有点儿实义,派生性较

强,构成大量新名词(文化词),大都和普通话同形,不少三音节词都由它们构成。这里举出一些主要的类后缀,如:

人 私人 生病人 生意人 陌生人 老好人
家 作家 买家 东家 女人家 后生家
鬼 赌鬼 牌鬼 捣蛋鬼 讨债鬼 枪毙鬼
精 人精 狐狸精 马屁精 赖学精 人参精
员 会员 职员 卖票员 特派员 通讯员
师 厨师 律师 讲师 拳师 魔术师 工程师
户 大户 棚户 订户 专业户 钉子户
会 行会 酒会 堂会 同乡会 游园会
机 耳机 唱机 计算机 收录机 影碟机
器 电器 银器 漆器 变压器 助听器
处 难处 错处 苦处 寄放处 收款处
场 道场 赌场 剧场 早场 溜冰场 停车场
堂 课堂 客堂 学堂 礼拜堂 育婴堂
房 洋房 工房 书房 门房 帐房 商品房
间 灶间 房间 亭子间 写字间 马桶间
馆 饭馆 报馆 茶馆 宾馆 图书馆 文史馆
台 电台 阳台 晒台 戏台 看台 天文台
品 成品 出品 次品 精品 豆制品 危险品
口 进口 归口 窗口 通商口 喇叭口
气 热气 冷气 臭气 晦气 焦毛气 隔宿气
性 人性 磁性 积极性 重要性 国际性
迷 球迷 棋迷 戏迷 影视迷 集邮迷
族 贵族 打工族 上班族 白领族
热 排球热 出国热 读书热 卡拉OK热

2. 复合式

复合式词即词根和词根合成的词。

联合式：河浜 爷娘 钟表 包裹 记认 荤腥 薄脆 片段 尺寸 德智体 老中青

偏义的：窗门 质量 国家 狐狸

反义并列的：手脚 开关 动静 来回 长短 阔狭

主谓式：海啸 夏至 手套 板刷 门刹 脉搏 奶臭 黑板揩 血压高 雪里蕻 蟹壳黄

动宾式：引线 贴边 围身 挖耳 枕头 隔壁 缺荡 点心 隄身 夹心 叫哥哥 炒米花

谓补式：跳高 合同 治安 传真

偏正式：脚劲 眼圈 洋盘 罩裤 跷脚 跑鞋 长衫 矮凳 雄鸡 阵头雨 柏油筒 娘娘腔 头生 外快 百搭 热炒 先生

正偏式：人客 饼干 肉松 棒冰 熊猫 虾干 鱼鲜 汤团 月大 豆腐干 汤三鲜 雨麻花

主谓宾式：蛋炒饭 电吹风 手拎包 外插花 胆结石 肺结核 雌孵雄

上海话的名词主要由“定语 + 名素”的偏正式复合构成，其次是联合式，其他几种形式构成的名词很少。“偏正式”中有一种由“名 + 形/动”构成，如：“鱼白、蟹黄、虾红、肉冻、饅焦”。“正偏式”词是古形式的残存，与壮侗族语语序相同，可能是古代南方百越民族语法习惯留在吴语中的底层。有的词现已有偏正式词与之并用，如“客人 - 人客”、“干菜 - 菜干”、“芋艿汤 - 汤芋艿”。

上海话还有少数名词的构成颇有特色。如：

名补式(1)：肉丝 鸡丁 苔条 鱼块 刀片 练条 柴片 肉段 肋条
田片 炭结

名补式(2)：书本 车辆 纸张 船只

名补式是“名 + 量”的结构。名补式(1)与从普通话来的、表示抽象概括概念的名补式(2)不同，前面的名素是具体的物，后面的量词是该物的形态，它也可看作是一种正偏式，“肉丝”是“成丝的

肉”的意思，“鸡丁”是“成丁的鸡”的意思。

上海话的名词中还有少数重叠式词，除了称呼词“伯伯、嫂嫂、爸爸、嬢嬢”外，其他的词也和儿尾词一样是小称形式。如：

重叠式：袋袋 奶奶 珠珠 边边 角角 洞洞 眼眼 豁豁 槽槽 潭潭 荡荡 坳坳 坵坵 缝缝 泡泡 沫沫 渣渣 脚脚 屑屑 沿沿

“袋袋”是“口袋”的意思，“奶奶”是“乳房”或“奶水”的意思，“珠珠”是“珠子”的意思。“边边”是“边儿”的意思，都因指小而重叠。“水泡”能说“水泡泡”，“水潭”能说“水潭潭”，“洞眼”能说“洞洞眼”，“角浪”能说“角角浪”，相比起来指小较明显。

有时对小孩说孩儿话，可以把一些常用的单音名词重叠着说，带有可爱的意味。如：

粥粥 饼饼 鸡鸡 鸭鸭 花花 虫虫 鱼鱼 肉肉 书书 手手 尿尿

有的名词还有 AABB 重叠式，带有“许多”、“到处都是”的意思。如：

AB - AABB：角落 - 角角落落 粒屑 - 粒粒屑屑 坳塘 - 坳坳塘塘 眇眇 - 眇眇眇眇 半日 - 半半日日 方面 - 方方面面

有的词只有 AABB 式，没有 AB 式，如：节节 骹骹 瓶瓶 罐罐

另有几个名词性熟语采用“A 头 A 脑”式：布头布脑、纸头纸脑、线头线脑、骨头骨脑。还有的采用“ABAC”式：鬼眉鬼眼、前生前世、热天热色、面长面短。

上海话有几个可证明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词，如“角[koʔ₅₅]”又说“角落[koʔ₃₃loʔ₄₄]”，可说明上古有复辅音“kl”，原是一个音节，后分成两个同韵的音节。又如“鸡壳[tɕi₅₅k'oʔ₃₁]”也说“鸡壳落[tɕi₅₅k'oʔ₃₃loʔ₃₁]”。“角落”的“落”又写作“角”，吴县市有“角直”镇。

二、名词分类和语法特点

1. 概况

上海话的名词多半是双音节的,如“面孔、头巾、阴沟、田鸡、毛豆”;单音节词很少,如“天、汤、血、匾”。三音节的名词比较多,大多是带有修饰语的松结构,如:“天老爷、鸡毛菜、灯心绒、揩台布、八仙桌、瘪嘴团、石库门、短统袜、肋棚骨、亲家公、小祖宗”。

上海话中有大量生活用语、与生活关系较密切的动植物名称、人称用语,跟普通话不同形,如:

中饭(午饭) 饭糍(锅巴) 河浜(小河) 烂污泥(泥土) 阵头雨(阵雨) 额角头(前额) 臂把(手臂) 脚膀(腿) 卵(阴茎) 活猕(猴子) 蝻蟾(蚯蚓) 百脚(蜈蚣) 雄鸡(公鸡) 落苏(茄子) 地栗(荸荠) 洋山芋(土豆) 馒头(包子、馒头) 乳腐(豆腐乳) 圆子(小团子) 马夹(背心) 短衫(短上衣) 酒盅(酒杯) 矮凳(小凳子) 榔头(锤子) 髻(瓮) 晚娘(后妈) 侄囡(侄女) 心想(心思) 忘记性(忘记的习惯) 吃相(模样) 排头(靠山) 名堂(花样)

大量的社会、文化用语,新名词都与普通话同形。如

书包 铅笔 复印件 文明 运动 特点 思想 研讨会 产品 商标 程度 书市 飞碟 智商

有些采用比喻、借代或联想手法构成的名词带有海派的奇思遐想,比较生动很有特色。如:

荷包蛋 珍珠米 橡皮泥 板刷头 田螺眼 毛脚女婿 黄鱼脑子 长脚鹭鸶 矮老卜头 脱底棺材(吃光用光的人) 面包车 兰花节头 空心汤团 缩头乌龟(遇事退缩的人) 烂泥菩萨

上海话的外来名词多于普通话,主要来自开埠以后,大部分借自英语和日语。

借自英语的有:咖啡 沙发 凡士林 土司 司的克 倍司 开司米

白兰地 水门汀 白脱 蜡克 回丝 扑落 派司 苏打 维他命 色拉 香波
迷你 啤酒 曲奇饼 卡宾枪 冰淇淋

两种译法并存的有:牛轧-鸟结 巧克力-朱古力

现已不用的有:康白度(买办) 康密兴(佣金) 德律风(电话)
式老夫(跑街)等

借自日语的大都进入普通话:经济 文化 社会 集团 手续 特权
场合 乐观 味之素

上海话名词中保留不少古语词,如:箬[bu₁₁₃](大竹筐) 篾
[da₁₁₃](竹编的圆形浅口器具) 篲[dø₁₁₃](圆形竹器) 篸[da₁₂]
(窗扇) 篸[p_{E334}](提手) 櫛[ɦu₁₂](果核) 蘸[n_{iä}₁₁₃](馅儿) 褶
[ke₃₃₄](衣裙上打的褶) 筲箕[s₅₅ t_{ei}₃₁](淘米的竹器) 楚虬[z_{E22}
t_{ei}₄₄](蟋蟀) 翊翔[t_{ei}₃₃ k_A₄₄](翅膀) 礅砖[l_o₁₁ t_s₂₃](砖头) 饭
糝[v_{E22} s_ø₄₄](饭粒) 剝𪗇[l_ø₂₂ z_ø₄₄](无用杂物)

2. 分类

表示人和事物:

(1)可数名词 先生 鼻头 台板 小菜卡 风疹块 适用个体量词
如“只”、“块”、“个”等

(2)不可数名词 烂泥 面粉 老酒 肉酱 毛毛雨 只能用度量词
“斤”等、借用量词“瓶”等、不定量词“点”等

(3)集合名词 家生 纸张 人类 货色 瓷器 只能用表示群体的
集合量词“套”或不定量词“批”等

(4)抽象名词 风气 心想 声气 派头 人缘 水平 积极性 只能
用“种”、“类”、“点”量词

(5)专有名词 徐光启 联合国 黄浦江 宝钢 一般不用量词

表示时间、处所和方位:

(1)时间名词 明朝 旧年 早浪头 春天 新近 老早

时间的顺序:老老早→从前→老早→哀个辰光→近来→新
近、眼门前→最近→掰枪→现在→当今→晏歇→后头→将来

年、月、星期、日使用法：

大前年→前年→旧年→今年→开年→后年→大后年

大前日→前日→昨日→今朝→明朝→后日→大后日

现在，“旧年”又说“去年”，“开年”又说“明年”，“大前日、昨日”等的“日”又说“天”。“月”和“星期”不用时间名词表示：

前个月→上个月→上个月→下个月→再下个月

前个礼拜→上个礼拜→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

一天分段时间表

二分：日里/日里向—→夜里/夜里向

四分：上半日—→下半日—→上半夜—→下半夜

详分：清早/清早晨→早晨/早晨头→早浪向/早浪头/早浪
→上半日/上半天→中浪向/中浪/日中心里→下半日/下半天→
夜快头/夜快点/夜快/夜快同/黄昏头→夜里向/夜里/夜里头/夜
到→半夜里/半夜把→下半夜→天亮快

(2)处所名词 旁边头 当中 当中横里 斜对面 横里向 直里向
贴隔壁 角落头 处处

上海地区的地名有三个历史层次：第一层是远古时代留下的地名，如青浦县的文化遗址“崧泽”、“嚙县”，嘉定区的“嚙城乡”。那时太湖（古称震泽）以东为沼泽地，古时人用火耕水耨方法种田，通称为“嚙”，现留下了一些称“泽”和“嚙”的地名。第二层包括今上海市区在内成陆较迟的地区，许多地名是唐以后定名的，带有南方文化色彩，如以“浦”、“浜”称名：“周浦”、“月浦”、“彭浦”、“杨树浦”、“肇家浜”、“陆家浜”、“洋泾浜”、“蕴藻浜”。第三层是北方书面语南渐代表正统文化留在表层的地名，如“朱家角”、“赵屯”、“新场”、“罗店”、“大团”、“莘庄”、“顾村”、“十六铺”等都是。

上海路名和店名的特点：路名反映村舍文化的有“提篮桥”、“张家宅路”等，表现县城手工业文化的有“豆市街”、“花衣街”、“篾竹街”等，表现租界文化的有旧路名“霞飞路”、“辣非德路”等。上

海的店名有丰富的类后缀,如:“书局、酱园、酒家、药房、木行、钱庄、包饭作、发厅、槽坊、饭馆、西菜社、素食处”,还有以“阁、斋、楼、轩、台、池”等取名的。

(3)方位名词 与方位词兼类,见第十二章

3. 语法特点

(1)受数量短语修饰 如:“一块营房”(一排营房)、“五斤枇杷”。

(2)可以受不加“个(的)”的名词修饰,又可加“个(的)”修饰名词 如:“木头凳子”、“塑料台面”。

(3)不能加“勿”,可加“既没” 如不能说“勿运道”,可说“既没运道”(没有运气)。

(4)在句中主要作主语和宾语 如:“老虫跳进白米囤。”

时间、处所和方位名词还可以修饰谓词作状语。如:“西瓜旧年好。”“大家南码头碰头。”“伊拉上头去过哦?”(他们上面去过吗?)

第五章 动 词

一、构 词 法

上海方言中的复合动词有以下几种合成方式：

联合式：帮衬 戳铲 收捉 搨髻 按摩 控告 搪塞 调排 牵记 顾惜 买汰烧

主谓式：雷响 冰胶 客满 贼偷 天好 火着 面熟 眼热 情愿 眼泪出 天晓得

动宾式：断档 揩油 叫饶 豁边 搭界 开坵 穿绷 跟脚 走风 交运 板面孔 轧苗头

谓补式：把稳 吃准 讨巧 拉倒 搭错 厥倒 绷紧 吃瘪 拖晏 弹开 联通

偏正式：巴望 相打 倒贴 瞎话 再会 阴损 中立 过虑 硬撑 两起生 一脚去 囫囵吞

连动式：包管 搭卖 落葬 回翻 离休 贩卖 吊销 承包 租用 报考 破译

兼语式：烦费 讨厌 放生 召集 请教 讨惹厌

在这些构词方式中，动宾式构成的动词最多，谓补式和状谓偏正式动词就少得多，还有几种构成的动词是很少的。上海话动宾词中离合词即动宾之中可以插入成分或动宾分开的词所占比例很高。如：“揩油→揩了勿少油”，“答腔→答伊个腔”，“轧苗头→苗头轧了几趟”。

有的普通话里用动宾式结构的词在上海话用主谓式表示，如：

打雷 - 雷响, 结冰 - 冰胶, 变天 - 天变, 但现在两种说法并存。有的后种说法在市区已不用, 如: 雨落 - 落雨, 潮来 - 来潮。

有个别动词可扩展成 ABB 式, 如: 白相 → 白相相, 还有少数 BBA 式动词, 如: 排排坐, 背背驮, 团团转, 跌跌踵。

ABAC 式能构成一些动词性的成语。

BC 同义的: 有心有想 作精作怪 候分候数 吃辛吃苦 搞七搞八

BC 反义的: 作天作地 爬进爬出 碍手碍脚 寻死寻活 拍手拍脚

还有 CACB 式和 ACBC 式的成语, 如: 硬吃硬做, 乱说乱话, 自说自话; 有种出种 有样旣样 讨价还价

有少数黏附式的动词

前缀 + 词根:

相 相帮 相打 相骂 相争 相好 相爱 附加“互相”的语义

见 见怪 见恨 见教 见谅 见罪 见笑 隐含宾语为说话者

词根 + 后缀:

得 乐得 晓得 认得 记得 懂得 会得 有得 值得 省得

化 绿化 丑化 淡化 毒化 恶化 硬化 美化 僵化 简化 使形素动词化, 有变成义。

二、分类和语法特点

1. 分类

表示动作、行为和变化 走 寻 关照 松动 和调 脱空 搭手 轧 闹猛 走样 缩小 疲软

表示使令 使 叫 派 让 请 要求

表示心理活动 想 恨 怕 懂 牵记 相信 疑心 懊牢 欢喜 希望 赞成 担心

表示关系、属性 是有 姓 叫 像 当 辣辣 属于 成为 等于

表示心理活动和关系属性的动词是静态动词。数量最多的动词是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它们是动态动词,有的表示瞬间或持续的动作,如:拍,调,拾,踢,跑,看,写,汰;有的表示瞬间或持续动作的结果,如:死,沉,醒,增加,更新,脱空。另有一些介于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动词,表示姿势或位置,如:坐,立,陞,挂,搁,插。大量基本动作动词都是单音节的。与普通话相同的如:

看 听 咬 含 摸 扛 搬 拔 推 开 关 拖 拉 盖 罩 包 脱 戴 带 套
跳 逃

也有一部分动词,A-B两式意义相同,在上海话里都能用,A式土一点,多用于口语,B式往往是从官话来的。如:

喊—叫 领—带 摆—放 拣—挑 调—换 陞—靠 捱—
拖 讨—要 撑—挡 喇—吸 蓬—爬 寻—找 疑心—怀疑
懊牢—后悔 收捉—收拾 预备—准备

有的上海话只用A式。如:

立—站 踏—踩 扯—撕 拈—撬 囤—藏 搯—绊 关照
—吩咐 当心—小心 晓得—知道

有的词比普通话的义项要多。如:

跑 (1)奔;逃。(与普通话含义同)(2)走。如:“伊跑到邻舍隔壁去了。”(他去邻居家了。)

吃 除普通话的义项外,还有:(1)一些用嘴的动作:吃香烟;吃开水,吃茶。(2)得到,收:吃进两张牌。(3)受:吃一拳。(4)遇上:吃红灯,吃火车;吃硬档。(5)钻,嵌:螺丝吃进去蛮深。(6)按上:吃错一只排挡。(7)敬佩;受吸引:吃伊一套。(8)惹,欺负:吃吃我。

上海话里有大量单音节动词是与普通话不同的,但在吴语其他地区里通用,其中一部分在《广韵》、《集韵》、《玉篇》等韵书中能找到本字。下面列举一些词,并加注音和释义。

攪 pE334 絆 攷 p'ɿ52 用刀平切剖肉 鑿 bi113 在缸沿、皮子或布
 上磨刀 寤 ʔmi52 打个盹 滲 ti334 液体滴下 攪 tɿ52 用筷夹取
 槩 tɿ52 削皮 捷 dzi113 手举起 拈 ʔmi52 搓,抵住来回擦 攪 ʔlu52
 收拢一起 攪 la113 手触有硬毛之物的感受 捱 ɲA113 拖延 掬 ʔo52
 用手抓物;伸手取够 掬 ʔo52 强予 挤 dziɔ113 攪 盪 bɿ113 水洄溢
 出 抻 dɿ 揉 敲 t'ɿ334 展开,抖搂 趋 gɿ113 肢体不能伸直 楚
 bE113 爬 陞 gE113 靠 眼 lɿ113 晾 因 k'ɿ334 藏 滯 tin334 沉淀 鑿
 ɲAʔ12 缺,弄缺 脈 p'Aʔ55 用力破物;叉开 搨 t'Aʔ55 沫,涂 趨 zAʔ12
 乱跑乱窜 敲 tɿiAʔ55 皮肤、指甲或木头翘起一丝 喇 soʔ55 吮吸
 敲 k'oʔ55 东西干后与附着处脱开,中间凸起 敲 hoʔ55 吸吐 搨
 ɲioʔ12 两手用力揉搓 拘 tiʔ55 掐 捩 liʔ12 折;绞,扭转

另有一部分常用词无稽可查。下面以方框“□”代字列举一些词,后面注音和释义。

□piɿ52 液体从小洞射出 □pā52 雨雪因风飘洒进来 □ʔmAs2
 身体往下缩 □tE52 手脚放入水 □təʔ55 粘住 □toʔ55 上下耸动
 使齐 □t'en52 薰,闻 □t'in334 剩 □t'oʔ55 水沸 □dən113 以反语
 冷嘲挖苦 □laʔ12 拦,划界 □kE334 用筷分去碗中食物 □kā334
 用生石灰吸水使物干燥 □koʔ55 所持液体被摇溢,摇动水以洗
 □kuAʔ55 燥裂 □kā52 贴着磨擦或挤 □k'E334 碰击 □gA113 挤进,
 插入;渐渐松弛或化无。 □gā113 挤碰,擦 □hE52 舀 □huE334
 甩,摆脱 □hoʔ55 吸住,贴近 □ts152 顶,钻,挤 □tsən52 挤出
 □tsoŋ52 手握条形物直击底面 □tsoʔ55 聚集;弄整齐 □ts'A334 分
 开;分摊 □ts'E52 用手推倒或豁去 □zA113 排泄 □zE113 溅
 □ɿio52 揭起,翻;频繁磨擦或辗转反侧 □ʔiA52 躲藏 □ʔu52 陷

了解这些词对了解上海方言很重要。

双音节词中书面词较多,大多与普通话相同。如:

注意 转变 照料 争取 着手 尊敬 召集 算计 把握 主张 祝贺

准许 尊敬 想念

少数是不同的。如：

打顿 开坼 动气 吃瘪 白相 搭僵 出送 看相 穿绷 脱空 眼痒
相骂 跳浜 插档

2. 语法特点

(1)可以用“勿”和“既没”来否定,可用“V 勿 V”提问,但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蛮”的修饰。如:“勿走”,“既没增加”,“去勿去”,“* 蛮寻”。

(2)多数动词能带“了”、“过”、“辣海”。如:“吃了”、“商量过”、“辣海研究”、“关辣海”。

(3)多数动词有“AA”或“ABAB”形式的重叠。如:“看看”、“争取争取”。

(4)主要作谓语。如:“我去了。”“伊拉辣辣讨论问题。”(他们在讨论问题。)

不能带宾语的动词和只能带施事、系事、处所宾语的动词称为不及物动词,如:“休息”、“吃瘪”;“走了老张”,“开了一壶水”,“去上海”。能带施事、系事、处所宾语之外的各种宾语的动词称为及物动词,如:“钓鱼”(受事),“教育小囡”(对象),“写初稿”(结果),“抽鞭子”(工具),“存活期”(方式),“起五更”(时间),“接洽业务”(目的),“救火”(原因),“热菜”(致使),“是先生”(关系),“打官司”(关涉),“闯红灯”(关涉)等。

能同时带人和物双宾语的动词有:

“给予”类,如:交付 发送 寄还 卖赔 输拨(给)

“取”类,如:领受 赚吃 抢偷 骗问 请教 没收

“租”类,如:拿租 买欠 借

“呼唤”类,如:叫骂 选升 认称 看扶

只能带谓词作宾语的动词称为谓宾动词,如:觉着 感到 打算
希望 禁止 主张

名宾兼谓宾动词,如:同意 赞成 反对 欢喜 担心“同意我个意见”/“同意出发去北京”

心理动词的特点:一般可以受程度副词(如:蛮)修饰,同时可带宾语。如:“蛮担心侬”。

关系动词的特点:一定带宾语,一般不受“蛮”的修饰,不能带“了、过”等。

使令动词的特点:带兼语。如:“请我参加”,“派伊出洋”。

3. 泛义动词

(1) 代动词

上海话中有四个代动词“弄”、“来”、“做”、“搞”,它们经常使用可以代替一些动词表示不必说清的动作。“弄”、“来”是上海话中原有的,“做”的用法与普通话大致相同,“搞”是受普通话影响新起的。

弄 弄点西瓜来吃吃。/ 今朝大扫除侬是我一个人包下来掸啊揩啊弄,忙煞侬!(今天大扫除都是我一个人包下来掸啊擦啊,搞得忙死了。)/ 侬看侬拿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一只钟拨侬七弄八弄弄坏脱了。(一个钟给你乱搞搞坏了。)/ 电脑小青年学学末还来事,我老头子是弄勿来个。(小青年学学电脑还行,我老头是不会搞的。)/ 掰棵月季花要死快了,倒拨伊浇浇水,加加肥料,弄活侬。(这颗月季花快要死了,给他浇浇水,加加肥料,倒搞活了。)/ 侬勿要弄火!(你不要玩火!)/ 掰眼生活弄过去拉倒。(这点活儿做过去算数。)/ 勿要忘记弄眼电影票来。(不要忘记搞点电影票来。)

来 侬介赖极皮,阿拉勿来了。(你们这么会赖,我不跟你们玩了。)/ 来一客冰淇淋!(要一客冰淇淋!)/ 今朝下半日脱我一道来两盘象棋。(今天下午跟我下两盘象棋。)/ 昨日输侬勿算,今朝重新来过。/ 来! 来! 来! 让开一点! / 掰场比赛侬来勿来?(这场比赛你比不比?)

做 一家门买佬汰佬烧佬, 侬是我做, 葛佬伊拉叫我“马大嫂”
咪。(全家买啊洗啊做菜啊都是我干的, 所以他们都叫我“马大
嫂”。)/ 拆啊修啊装, 只有我会做。/ 所有个差使, 上到办公室秘
书, 下到扫地工, 我侬会做。/ 做诗做文章做买卖做公关伊一人担
当。

搞 侬去搞两张电影票来。/ 掰部坏脚踏车搞了半日搞勿好
咪。(这辆自行车修了半天修不好了。)/ 本来蛮清爽个概念侬拨
侬搞糊涂了。/ 搞七搞八搞勿出名堂来。(七搞八搞搞不出什么
名堂来。)/ 等侬拿事体搞定以后再回来好哦?(等你把事情办成
以后再回来好吗?)

(2) 其他

下面几个动词意义比较宽泛, 并能组成许多意义各异的复合
词和惯用语。

搭 搭档 搭道 搭脚 搭手 搭桥 搭班 搭话 搭界 搭腔 搭嘴 搭
讪 搭伙 搭错 搭浆 搭卖 搭酒 搭脉 搭台 搭牢 搭脱 搭线 搭勿够
搭得着 搭架子 搭凉棚 搭把手 搭手搭脚 搭脚搭手 搭头搭脑

打 打朋 打横 打顿 打盹 打气 打相打 打出手 打滑挞 打中
觉 打呵险 打交道 打恶心 打白客 打回票 打圆场 打包票 打开司
打底脚

出 出头 出道 出送 出精 出手 出水 出世 出场 出风头 出外
快 出毛病 出花头 出洋相 出冷门 出说话 出精出怪

吃 吃劲 吃没 吃进 吃香 吃准 吃瘪 吃药 吃酒水 吃屁股 吃
勿落 吃轧头 吃生活 吃汤团 吃大菜 吃豆腐 吃家生 吃野食 吃白
食 吃得开 吃官司 吃赔帐 吃轧帐 吃辣火酱 吃生米饭 吃外国火腿

开 开掌 开牙 开步 开价 开尺 开销 开坼 开牌 开大兴 开红
灯 开头刀 开胃口 开天窗 开码头 开房间 开小灶 开脱排 开荷兰
水

有 有数 有种 有路 有介事 有心想 有缠头 有来头 有苗头

有长心 有搭头 有清头 有数有脉 有要旣紧

三、构形法

1. 动词重叠和重叠带宾语

动词重叠“VV(O)”表示句子动作行为的完成进行体,或称反复体。

(1) 当动词的对象是不定指或无指的事物时,动词重叠表示动作行为的长时持续进行或经常性反复进行,可能在某时即终止完成,可能一直反复进行下去。下面是一直进行的例子:

今朝一上半日,我辣门口头拣拣小菜。(今天一个上午,我在门口一直拣着菜。)

伊末,就辣编辑部里改改稿子呀!(他长期以来就在编辑部里干改稿子的差使。)

看看书,连辰光也忘记脱了。(辰光:时间。)

读书需要正襟危坐,看报只不过是随便翻翻。

掰两年,老张靠教教书过日脚。(掰:这。日脚:日子。)

做做临时工,赚勿着几钿。(赚勿着几钿:赚不到多少钱。)

小李跟仔先生一道调查调查方言。(小李跟着老师一起在调查方言。)

前四例宾语是不定指的,后三例宾语是无指的。由于动作持续时间较长,必然是做做停停再做做,因此句子的语义常带有轻松自在感。

在动作对象是不定指的情况下,“VV(O)”可以重复使用一次。如:

看看书,看看书,连辰光也忘记了。(书看着看着,连时间也忘了。)

敲敲,敲敲,敲下去了。(敲啊,敲啊,敲下去了。)

对象是无指的情况下,不能重复。

* 做做临时工,做做临时工,赚勿着几钿。

所谓“定指”成分,指的是发话人使用的某个名词性成分(它可以在句中省略),使用时预料听话人能够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某个特定的事物等同起来,能够把它与同一语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同类实体区分开来。如果预料听话人无法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其他同类成分区别开来,则是不定指成分。如果名词性成分的表现对象是话语中的某个实体,则称这个名词性成分为有指成分,反之称为无指成分。(参见陈平,1987)

不及物动词重叠,只要不带定指的处所词语,一般也表示长时持续。如:

平常辰光末来来。(平时多来。)

我末每日早晨头公园里坐坐。

(2) “VVO”后面连贯接着动词的句子,表示持续到后面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开始,动作已经完成,如:

我看看报,想起一桩事体呒没做好。(我看着报,想起一件事没做好。)

伊白相白相游戏机困着了。(白相:玩。困:睡。)

伊拉两个人借借书认得了。(他们俩一起经常借书就相识了。)

天落落雨,出太阳了。(落雨:下雨。)

伊藤椅浪躺躺勿想立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VV(O)”可以重复一次,大致相当于普通话“V着V着”的意思。如:

看看,看看,倒头困着了。(看着,看着,倒头睡着了。)

吃吃吃吃,肚皮痛起来了。(肚皮:肚子。)

天落落雨,落落雨,出太阳了。

伊走走路,走走路,攒下去了。(攒:倒)

(3) 当两个或几个“VVO”作并列结构出现而动词的对象都是不定指或无指的时,如果两个或几个动作不能同时发生,动词重叠表示动作交替持续进行。类似普通话“有段时间 V……有段时间 V……”的意思。如:

练练歌,跳跳舞,辰光过得倒也蛮快。(蛮:很,相当。)

伊脚伸伸,手拉拉,辣辣锻炼身体。(辣辣:正在。)

黄梅天,雨落落,太阳出出,变化多端。

天气晴晴阴阴,也吃勿准会勿会落雨。

年纪大了,重生活勿做了,只能汰汰衣裳,铡铡草,喂喂牲口。

(生活:活儿。)

退休以后,打打牌,练练气功。

我看侬现在最好还是走走伊,坐坐伊,困困觉,散散心。

如果两、三个动作可同时发生,动词重叠则表示动作的伴随进行。类似普通话“一边 V 着……一边 V 着……”的意思。如:

翘起仔脚,吃吃香烟,看看电视。(仔:有“了”和“着”的意思。吃:抽。)

一头钻进小屋,螺蛳啍啍,蹄膀笃笃。(笃:用文火较长时间煮。)

我音乐听听,功课做做,混了一日天。(我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做着作业,混了一天。)

大家坐坐,看看,吃吃,听听。

如果两个动词重叠后者在前者的前提下连贯发生,则表示两个动作多次或经常性地连续进行。如:

伊无所事事,开开车,闯闯祸。

节日两天,商店去去,物事买买。(物事:东西。)

在本节的场合,由于动作的反复交替,重叠动词表示动作的轻松悠闲感觉比较明显。

(4) 当动词的对象是定指的事物时,表示动作在短暂时间中

进行,或在短暂时间内完成。前者是一个短时过程,可以看作是“V—V”的省略,相当于普通话的“V一下”;后者短暂动作已完成,可以看作是“V了V”的省略,相当于普通话的“V了一下”。如:

看看书只封面就晓得书好勿好了。(看一看这张封面就知道这书好不好了。)

书碗汤让我吃吃。(吃吃:喝一下。)

阿拉商量商量,再决定去不去。(阿拉:我们。商量商量:商量一下。)

介许多衣裳,侬只要拣拣好了。(这么多衣服,你只要选一下自己要的衣服就行了。注意:当例句中定指对象省略时,在注释句中补出。下文同。)

伊摇摇头讲:“既没办法,只好拿开水冲冲了。”(他摇了摇头说:“没有办法,只好用开水冲一冲这块冰了。”)

老师摸摸我个头对我讲。

客人敲敲门就走了。(客人敲了一下他家的门就走了。)

伊走过来书张画看看,又走开了。(看看:看了一下。)

在上海话中,凡表示动作短时进行的单音动词重叠,在语音上连读调可以读成双音节连读调形式,也都可以读成第二音节为零形式的三音节连读调形式,不过,这时第一音节读成三音节连读调的第一、第二音节的合音。如:“想想”可读成“[ɕiã₃₃ɕiã₄₄]”,也可读成“[ɕiã₃₅ɕiã₃₁]”(“想一想”、“想了想”的连读调应为“33+55+31”)。但是,表示动作长时进行的单音动词重叠没有读成第二音节为零形式的三音节连读调形式。这是语音上区分短时进行体和长时进行体的一个有效方法。

由于对象定指时重叠动词只能表示短时进行(“看一下”或“看了一下”),所以下面第二个例句要表示持续进行的动作(“看啊看的”)后才产生的结果或变化就不能成立,而第三个例句因为动作

对象是不定指的,可以表示动作持续进行到新情况的发生,所以也能成立。

伊睇本书看看就觉着既没劲了。(他看一下这本书就感到没劲了。)

* 伊睇本书看看困着了。(困着:睡着。)

伊看看书困着了。

如果句子是表示未然动作的祈使句,动词重叠有委婉表达愿望和缓和语气的作用,那是因为说话人暗含祈使的动作只需短时完成不难做到的缘故。如:

睇眼钞票侬点点。(这点钱请你点一点。)

封信侬脱我去寄寄好哦?(这封信替我寄一下好吗?)

(5) 当动词的对象是定指的事物时,动词重叠又能表示动作在短时间内反复进行,有时相近于普通话“V了又V”的意思。如:

伊用力气揪揪衣裳角,翘起来真难看。(揪揪:摺了又摺)

我辣跳板浪踏踏,看看会勿会塌下去。(我在跳板上踩了再踩,看看会不会塌下去。)

伊摸摸自己袋袋,摸出一只钥匙,摸出一角洋钿。(袋袋:口袋;洋钿:钱。)

想想昨日个事体,气得勿得了。(事体:事情。)

这里的“VV”,上海话还能说成“V个V”,如:“揪个揪衣裳角”、“跳板浪踏个踏”,不过“V个V”的用法现多见于郊县,上海市内年轻人已很少用。

(6) 当动词的对象是定指事物时,动词重叠如果也要表达较长时间的一次动作行为的持续,它只能采取外加补充的语言形式弥补,方法是:或者在句内特用文字说明所需持续时间;或者要把动词再反复重叠一次,以表示动作断断续续地完成。如:

睇篇心得我写写,写了一上半日。(一上半日:一个上午。)

我教教睇段书,要十二个教时。

我辣此地等等侬勿来，等脱两个钟头。（辣：在；侬：你；脱：了，去。）

掰眼门，关关交关辰光。（这些门，一扇一扇关要很多时间。）

我喂喂掰只鸟，喂了一上半日。

“我喂喂掰只鸟，喂了一上半日。”这句话，如果改成“我喂掰只鸟，喂了一上半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喂”的动作延续一上午，对一只鸟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改成“我喂喂鸟，喂了一上半日。”是成立的，因为鸟在这儿不是定指的，动作可以持续。“我喂喂掰只鸟，喂了一上半日。”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方面“喂喂”这个动作必然是时断时续的一项动作，另一方面已用了时段文字强调所需时间之长，往往带夸张意味。

当用较长的时间自始至终地完成定指的事情一次或一个过程时，一般来说，其动作必然是做做停停、断断续续的，上海话的动词重叠在这里就表示这种反复进行状态。如：“我写这篇文章，用了一个星期。”这是一般的叙述句，重在说明写文章所需的时间。而“我写写这篇文章，用了一个星期。”这句话还表达了“写”这个动作的“写一下，又写一下”这种进行状态。

这里用的动词大多是表示持续动作的动词，这种用法往往可以造成强调一次过程所需时间很长的语感，就是因为它表面上借了长时持续的方法用于定指事物的缘故。之所以能与表示短时进行相区别，是因为后面说明了所需的持续时间。

把“VVO”重复一次，也是一种弥补表达方法。如：

我喂喂掰只鸟，喂喂掰只鸟，喂出经验来了。

我辣此地等等侬勿来，等等侬勿来。

伊掰本书看看看看，困着了。（这本书，他看着看着睡着了。）

上海话里，短时进行和长时进行的语义就是以对象的定指与否为区别依据的。如：

书末去看看，勿要掰样子浪费辰光。（对象“书”不定指，“看

看”为长时进行，语音上不能用三字省中字的连调形式。)

睇本书去看看，考得着个。(对象“书”定指，“看看”为短时进行，是“看一下”的意思，语音上可以用三字省中字的连调形式。)

(7) 上海方言中常用一种“VV 伊”形式。

当“伊(他)”定指某人时，与前面的重叠动词往往分读(即分为两个语音词读)，有时也可连读(即合为一个语音词读)，表示短时进行。如：

侬脱我谢谢伊，勿要忘记脱仔噢！(你代我谢他一下，别忘了啊！)

大家侬去望望伊，让伊精神浪开心一眼。(侬：都；望望伊：看他一下；浪：上；一眼：一点。)

当动词前有复指对象时，“伊”的本义已经虚化，“伊”与前面的重叠动词一定连读成一个语音词。这种用法很常见。这时，整个“VV 伊”结构可以表示短暂时间进行(常用作祈使句)，如：

只台子搬搬伊！(把这个桌子搬一下！)

湿衣裳要吹吹伊。(吹吹伊：吹一下。)

揩揩伊呀！揩揩伊呀！(把我身上的脏东西擦一下呀！)

“VV 伊”又可以表示动作在短小时内反复进行，如：

被头拍拍伊，拍脱点灰尘。(被头：被子。)

药水辣橱里，摇摇伊再吃。(辣：在；吃：喝。)

睇种橘子水只要啍啍伊，老便当个。(啍：吸；老便当个：很方便的。)

这里的“啍啍伊”可以改说“啍个啍”，表示短时反复进行的动作，普通话没有相对应的说法。

“VV 伊”也可以表示动作断续进行一次，所需时间较长。持续时间都须说明。如：

睇套书看看伊要交关辰光。(看完这套书要许多时间。)

睇瓶橘子水啍啍伊一歇歇，快点吃！(一歇歇：一点儿时间。)

搿双鞋子只要穿穿伊,脚就勿痛了。(这双鞋只要多穿,穿一段时间脚就不疼了。)

这里的“喇喇伊”表示自始至终喇一遍直到完的过程中,“穿穿伊”表示这双鞋从紧穿到宽这一过程中,断续进行的动作。“一歇歇”、“只要”只是语境为了要强调过程快。

(8) 当动词的对象是定指的事物时,很多“VV”和“VV 伊”后面附上助词“看”,表示短时尝试体,附加“试一下”的意义。使用时,助词“看”常常省去。如:

今朝我要走走近路(看)了。

颜色退勿退,只要让我汰汰(看)好了。(汰:洗;好了:吧。)

机器一定要试试伊(看)灵勿灵。

让我吃吃搿块(看),看看(看)侬好吃哦。(哦:吗。)

搿本书辣学堂里个新华书店是有个,勿相信侬去买买伊看。(个:的。)

这些例句的“VV”在没有“看”时,可以表示上面第(4)节的意义。有没有尝试的意义,要看上下文而定,但加上了助词“看”的句子,动词一定表示尝试的意义。上海话的尝试体比普通话用得广泛得多,而且“看”可以放在宾语后面。

动词“看看”加助词“看”可以说“看看看”,现在多说成“看看叫”。

(9) 当动作的对象是虚指时,动作重叠可以表示短时进行,也可以表示长时进行。如:

阿拉现在随便啥吃吃。(阿拉:咱们。“吃吃”是“吃一下”、“吃一会儿”的意思。)(表示短时)

阿拉几年来一直随便啥吃吃个。(表示长时期反复进行)

侬有得吃吃蛮好来!(有得:能得到;蛮好来:已经很好的了。)(表示可长可短)

(10) 当对举虚指时,动词重叠可以表示时间或长或短的交替

进行。如：

伊辣马路浪走，东张张，西望望。

伊东家走走，西家走走。

小王耷搭立立，伊面坐坐。（耷搭：这儿；伊面：那儿。）

侬看看我，我看看侬。

闻闻耷个，碰碰伊个。

“伊东家走走，西家走走。”可以是“东家走一下，西家走一下。”，也可以是指长时间“走东家，串西家”，应由语境而定。

2. 动词重叠带补语

(1) 上海方言有动词重叠紧接结果补语的形式“VVC”，如：“压压扁”、“吹吹干”、“想想明白”、“擦擦干净”、“做做光”、“撒撒牢”、“卖卖脱”。使用这种形式，对象总是定指的。这时，重叠的动词与后面的补语通常要分成两个语音词来读（有时也能连读）。表示的都是将来未然的行为，动作经过短时的进行或反复而完成。这里的“VVC”老派都可说成“V个VC”。如：

牛肉烧烧熟再好吃。（烧：煮；再好吃：才可以吃。）

换换脱衣裳再出去。（脱：掉，去。）

干脆到玉佛寺门口摆只摊头卖卖光。（摊头：摊子；光：完。省略定指对象。）

裤子要汰脱了，袋袋里摸摸清爽。（清爽：清楚。）

耷种辰光，阿拉要摆摆平。（摆平：公平解决。）

头发脱侬吹吹干，烫烫卷。（脱：给。）

如果动作的对象是不定指的事物，句子就不成立。如；不能说“揩揩干净黑板。”“侬烧烧好饭。”可以说：“黑板揩揩干净。”“侬个饭烧烧好。”

(2) 动词重叠加上唯补词（这些唯补词不能作谓语）“牢”、“好”、“着”、“脱”、“光”等，用在希望迅速做完某动作的场合。对象是定指的，动作短时进行。唯补词和前面的重叠动词要合成一个

语音词连读。如：

电视机侬脱我关关脱。(你替我关一下电视机。)

侬掰点饭吃吃好再走。(你吃了这点饭再走。)

房门锁锁牢出去。(牢：住。)

让我掰眼字写写光好哦？(光：完。)

要做生活，大家讲讲好条件。

物事卖卖光关门。(物事：东西。)

让伊白相白相好大世界啾来。(白相：玩。)

墙纸贴贴脱休息。

掰点书阿拉一道理理好。

这里的单音节重叠动词都能用零形式的三音节连读调形式读。

3. 单音状语加重叠动词

上海话有单音节的状语紧接重叠的动词的形式“AdVV”，如：“乱吃吃”、“快做做”、“细算算”、“瞎来来”等。在语音上合成一个语音词连读。在动作对象是定指的时，表示短时进行，如：

礼物介许多，毛算算要 500 元。(礼物这么多，粗略估计一下要 500 元。)

介许多生活，快做做也要三日天来。(这么多的活儿，很快地做一下也要三天时间呢。)

掰种生活勿要啥手艺个，笨做做就做得出个。

我是弄勿来小菜个，大家乱烧烧，瞎吃吃。(在“大家”前，省略了定指成分“掰点小菜”)

在动作对象是不定指的时，表示长时进行。如：

今朝夜里，大家牛皮乱吹吹。(这里说的“吹牛”可能吹一个晚上。)

我辣马路浪瞎兜兜，用脱交关钞票。

喂，侬辣辣做啥？——勿做啥，瞎想想。

4. 重叠动词紧连

上海方言中两个重叠后的动词可以连用成“V₁V₁V₂V₂”，用一个语音词合读或用两个语音词分读都可。有以下几种情况，分别表示以下几种意义：

同义相加，如“哭哭啼啼”、“兜兜畔畔”，不论对象定指不定指，都表示动作持续的情貌，有“又 V₁ 又 V₂ 的样子”的意思。

伊掰点工作，做做弄弄半日完成了。（定指时句内必有时段表示持续时间）

依勿要兜兜畔畔个，直话直讲么。（兜兜畔畔：躲躲藏藏）

反义相连，如“开开关关”、“做做停停”，对象定指时表示一次行为的长期断续进行，有“V₁ 了又 V₂”“V₂ 了又 V₁”的意思，句中用时段词；动词对象不定指时，表示相反动作长时交替进行。如：

掰幅画，画画停停，画了勿晓得多少辰光。

伊一个夜里哭哭笑笑勿停。

电灯开开关关要坏脱个。（电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要坏的。）

依去去来来，忙得来。（你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真忙啊！）

别义相连，如“讲讲笑笑”、“吹吹打打”，对象不定指，表示动作伴随或交替进行，对象定指时，需用时段词，有“一边 V₁，一边 V₂”或“V₁ 了又 V₂，V₂ 了又 V₁”的意思。

做做吃吃，到老勿会穷。

伊拉讲讲笑笑，牛皮吹了一夜天。（一夜天：一个晚上。）

5. 动词黏附封闭类词重叠

(1) V 啵 V, V 记 V 记

这种用法，动词都是不及物的，表示动作一下一下连续进行，像普通话“V 啊 V 的”的意思。“啵”表示重复的连接。“记”即普通话的“下”，“记”可看作“一记”的省略。“V 啵 V”是连读的，“V 记”和“V 记”可分读也可连读。如：

小毛兔就跳咗跳,跳进洞里去了。

勿倒翁摇咗摇,勿会倒个。

兜咗兜,兜辣大世界里兜勿出了。

依勿要动记动记,影响别人。

依看,袋鼠跳记跳记,真好白相。(好白相:好玩。)

(2) 一 V 一 V

表示动作缓慢地、间隔较长地一下一下连续。“一 V”和“一 V”可连读,也可分读,分读时表现动作更缓慢些。如:

伊朝房间里一张一张,勿晓得看见点啥物事。(张:张望。)

红旗一飘一飘,真好看。

电子表秒针一跳一跳个,冇没机械表好看。

“一 V 一 V”可以表示主观上主动的 V 了又想 V 的语义,如下面的第一句;也可以表示被动地 V 了不想 V 的语义,如下面的第二句。

伊一摸一摸,摸到一个头奖。

伊一摸一摸,摸出一块洋钲。(洋钲:钱。)

(3) V 啊 V

表示动作长久持续。“V 啊”和“V”通常是分读的。如:

伊拉两个人做啊做,做了半个月再做完。(伊拉:他们;再,才。)

我摸啊摸,摸勿着半只蟹。

大家走啊走,一直走勿到头。

(4) V 发 V 发

当动词不及物时,“V 发 V 发”表示动作长时缓慢持续,有慢悠悠的意味。“V 发”和“V 发”可连读也可分读,分读时表现的动作更缓慢些。如:

伊辣马路浪荡发荡发。(他在马路上慢慢地逛呀,逛呀。)

依勿要余发余发,像走勿动样子。(余发余发:慢慢地挪动。)

鱼辣河里游发游发。

伊坐辣摇椅里摇发摇发。

当动词不及物或所带对象是定指的,而且“V发V发”+“V”时,用“V发V发”相当于用“VVVV”,表示较长持续动作。如:

伊轧发轧发轧进去了。(他挤着挤着挤进去了。)

侬兜发兜发,兜到啥地方去了?(你转啊转的,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皮肤搓发搓发搓红了。

齧只钉,拨我敲发敲发敲进去了。

在一定的语境中,有时表示主观上不想这样做而使动作时间长,如下面一、二句;有时表示客观上难做或做不成做不到而使动作时间长,如下面三、四句。

伊袋袋里摸发摸发,摸出一块洋钿。

我写发写发,写到另外桩事体高头去了。(高头:上面。)

伊画发画发,画出一张地图。

物事忒多,每样侬要寻发寻发寻。

(5) V个V

动作的对象是定指的,表示动作短小时内反复进行。“V个V”是连读的。此种形式现已趋退化。如:

床高头寻个寻,抽屉里翻个翻,侬旣没。

侬快点去拿鱼鳞刮个刮。(拿:把)

(6) V—V

动作的对象总是定指的,表示动作的短时进行。“V—V”是连读的,可以缩作“VV”。如:

侬先拿青菜切一切。

我小一小便再来。

有的“V—V”后面可以加“看”表示尝试体。“V—V看”是连读的。如:

搵枝笔让我写一写看。

(7) V 了 V, V 仔 V

动作的对象是定指的,表示动作在短时中完成。“V 了 V”和“V 仔 V”都是连读的。如:

小张搵搭坐仔坐就走。(搵搭:这儿。)

我到搵咁名馆子吃了吃。(搵咁:这家)

桨摇了摇,船就开了。

“仔”的用法偏老,现在多用“了”

(8) V 来 V 去

可以表示动作的来去不停,即“V 过来 V 过去”。这时“V 来”和“V 去”可分读,也可连读。如:

辣商场里轧来轧去买物事。

钞票大家用来用去,越用细菌越多。

也可以表示在一个单位过程中动作的次数多,即“七 V 八 V”,“V 啊 V 的,就是”的意思。这时,动作的对象是定指的。“V 来”和“V 去”一定是连读的。如:

我寻来寻去寻勿着佢。(我找啊找的,就是找不到你们。)

钞票用来用去,侬用辣我头浪。(钱七用八用的,都用在在我头上。)

(9) V 两 V

表示动作仅几下。“V 两 V”是连读的。如:

伊拿枝笔来划两划,就画好了。(他拿枝笔划两下,就画好了。)

我撤两撤撤下去了。(我按几下就按下去了。)

勿吃力个,侬只要动两动就可以了。(不累的,侬只要动两下就行了。)

(10) V 做 V

从本节起的动词重叠已不是表示体貌的语法意义,而是起句

子的关联、强调等作用。

“V 做 V”表示再三地做某动作，作让步复句的偏句，表示“即使再……也……”的意思。“V 做”和“V”通常连读，有时也可分读。如：

想做想，想勿出好主意。（即使再想，也想不出好主意。）

呆做呆，也勿会上伊当个。（即使再呆，也不会上他的当。）

骂做骂，打做打，拿伊呒没办法。

(11) V 也 V

这种用法强调动作进行到极端的程度。“V 也 V”是与后面一个标点符号前的词语连成一个语音词合读的。如：

搵枝圆珠笔写也写勿出了。（这枝圆珠笔怎么也写不出了。）

伊一面哭一面讲，讲也讲勿下去了。

照搵能做下去，做也做煞了。（搵能：这样；煞：死。）

依勿要再提起搵桩事体了，我拨伊骂也骂煞了。（拨：被。）

伊看见依，欢喜也欢喜煞了。

(12) V 是 V, V、V

“V 是 V”中的“是”表示句中的提示停顿，可以提示这个动作，接下去陈述说明它。“V 是”与“V……”是分读的。如：

听见伊个话，气是气煞了。

搵点生活做是做煞了。

“V 是 V”是一般的肯定、确认的叙述，没有“V 也 V”强调的程度重。

又可以表示假设推论。如：

生活做是做勿完个。（这些活儿如果要做是做不完的。）

搵点课依上是上得好个。

还可以引导转折复句的偏句。如：

两种黑板差是差勿多个，不过玻璃黑板看起来光生。（光生：平滑生光。）

生活重是重个,但是吃是吃得消个。(在这儿,“重是重”表示转折,“吃是吃”表示假推。)

本节中“V 是 V”中的“是”都可以省略,说成“V、V……”,分成两个语音词读,即中间有个小停顿。如:“物事便宜便宜个,就是卖勿脱。”

(13) V 末 V

“V 末 V”中的“末”表示句中的提示停顿,可以提示这个动作,接下去陈述说明它。“V 末”和“V……”是分读的。如:

齧点生活做末做煞。

齧种能个地方去末去勿得个。(齧种能:这样;去勿得:不能去。)

“末”可以对举使用,表示并列或转折关系。如:

伊唱末唱煞,跳末跳煞。(并列。他又是唱得厉害,又是跳得厉害。)

小芳漂亮末漂亮,聪明末聪明,人人欢喜。(并列。)

齧个人吃末吃得落,做末做勿动。(转折。)

伊末,讲末讲得好来死,做末做勿来。(好来死:非常好;做勿来:不会做。)

也可以单用表示顺推或转折。如:

电脑侬用末用,勿过用起来当心点。

侬走末就走好了。(那你就走吧。)

伊穷末穷,还可以活下去。

以上的用法,“V 末 V”中的“末”都可省去,用“V、V”说。

还有一种“V 末勿 V”的形式,表示“该 V 却不 V”,带有稍许责备的语气。如:

侬吃末勿吃,介客气啊!(让你吃你不吃,这么客气呀!)

录音机叫侬放末勿放,啥道理?

侬用人家物事,谢末勿谢人家,好意思哦?

侬照末勿照我做,还来寻我做啥!

第六章 形 容 词

一、构 词 法

1. 单纯词

反义配合与普通话相同的,如:

长短 大小 粗细 厚薄 硬软 重轻 紧松 快慢
方圆 曲直 浓淡 远近 亮暗 正邪 真假 新旧
老小 沉浮 老嫩

反义配合与普通话不同的,如:

阔狭 奘瘦 早晏 清浑 稀稠 贵贱 脆韧

有的词既有与普通话相同的用法,也有不同的用法,如:

“好”的反义词有“坏”,也可说“恹”;“正”的反义词有“斜”,也可说“筴”;“热”的反义词有“冷”,也可说“溲”。

有的词的使用范围跟普通话不同,如:

“长”与“短”相对可以用于指人的高矮;“奘”与“瘦”相对既指动物也指人;“深”与“浅”相对用于河水井水,但字迹和颜色的深浅用“深”与“淡”相对,也可用“浓”与“淡”,不用“浅”。

有不少方言词,本字可考的如:

颞 p'ioʔ₅₅ 肥而松,~肉 鬢 boŋ₁₁₃ 头发散松 棚 mā₁₁₃ 密,拥挤
脞 tən₃₃₄ 饱状,胀~~ 溲 t'aʔ₅₅ 潮湿,湿~~ 溲 dō₁₁₃ 蛋黄未凝固
嘍 doʔ₁₂ 呆痴 醜 liə₁₁₃ 脸色苍白,白~~ 黧 s₁₅₂ 皮肤黑,黑~~
~ 嬾 tse₃₃₄ 美好 梭 sɔ₃₃₄ 疾快,豪~ 膈 zɔ₁₁₃ 胃酸多不舒服 臍
təin₅₂ 瘦肉 恹 tɕi₅₂ 坏 筴 tɕi_{A334} 斜 械 tɕy₃₃₄ 漂亮 姘 ei₅₂ 轻浮

不持重, ~ 格格 翻 n̄in₁₁₃ 粘性大 凛 dzin₁₁₃ 寒颤的样子 糝
 huA₂ 味辣, 辣 ~ ~ 溲 pin₃₃₄ 冷, 凉 膻 ?oŋ₃₃₄ 腐臭气, ~ 臭
 ?oŋ₃₃₄ 鼻塞

本字不可考的, 如:

□ zE₁₁₃ 饱满 □ gu₁₁₃ 鼓出, 充盈 □ hv₅₂ 背曲 □ tɔ?₅₅ 粘
 □ gA₁₁₃ 松, 散, 怠 □ mi₁₁₃ 还需很长时间 □ kã₅₂ 耿直, 倔强
 □ hɔ₅₂ 哈辣 □ h ɔ₅₂ 气喘 □ gən₁₁₃ 倔犟 □ k' uE₅₂ 傲慢
 □ □ ?oŋ₃₃ tsoŋ₄₄ 懊丧, 不愉快 □ □ lA₂₂ zA₄₄ 肮脏, 不修边幅
 □ □ tE₅₅ lɔ₃₁ 差, 胆小懦弱 □ □ hv₂₂ dzii?₄₄ 急迫失态的样子

还有一些双音节的单纯词, 或双声, 或叠韵, 如“尴尬”、“齷齪”、“疙瘩”、“涕拖[t'i₅₅t'A₃₁]”、“邈邈”、“乌苏”等, 语义也比较生动。有的已吸收进入普通话, 但与普通话中使用的语义不完全一样, 如:“尴尬”除了和“处境困难, 不好处理”的意义进入普通话外, 还有“神色态度不自然”、“事情做到一半不能收场”、“困苦”等义。有的与普通话意义不同, 如“疙瘩”表示“难弄、挑剔”的意义。

新近上海话里出现了许多单音节的、语义概括力较大的形容词, 表现了现在的年轻人有时不愿用语义较细致的双音节词来区分和形容自己感受的心理特点。如:

爽(痛快, 舒服; 过瘾; 太好了。) 草(差劲, 无用。) 酷[k'u₅₂](高傲, 冷峻。源自英语“cool”) 巴(土气, 不入时。) 牛(兴旺。) 妖(奇特, 有意思。) 跳(鲜艳触目; 讽刺某人与众不同; 莽撞嚣张, 有寻衅意图。) 戆(傻; 笨拙, 差劲, 不伦不类。)

2. 复合词

偏正式: 贼腔 懒料 辣手 老鬼 独幅 难行 好过 精光 头挑 弹硬 墨黑 碧绿 冰冷

动宾式: 搭浆 上路 扎劲 吃酸 蹩脚 走油 贴肉 着实 捂心 发噱 来事 开心 适意

联合式：暖热 软熟 奸刁 闹热 坦和 准足 阴刁 推扳 做作 凹
桥 烦难 省轻 宽舒

主谓式：面熟 头大 眼热 心酸 气闷 肉痛 天蓝 风凉

谓补式：热昏 枉空 碰巧 老结 顶真 漂亮 嫩坼 服贴

上海话形容词中有大量动宾式复合词，这是一个特色，其中有少数还能作 AABB 方式的重叠构形，如“开开心心”、“适适意意”。状谓偏正式中有一小部分是状态形容词，可作 ABAB 方式的重叠，如“墨黑墨黑”、“冰冷冰冷”。主谓式、谓补式复合词很少，有些词也有 AABB 的重叠构形，如“气气闷闷”、“风风凉凉”、“嫩嫩坼坼”、“热热昏昏”。

3. 附缀词

(1) AA 叫

好好叫 慢慢叫 轻轻叫 细细叫 静静叫 明明叫 毛毛叫 扣扣叫
险险叫 笃笃叫 偷偷叫 暗暗叫 省省叫 鳗鳗叫

能加后缀“叫”的词有限。其中除了“好好叫”、“慢慢叫”、“险险叫”有引申义外，其他的词都是组成语素本义重叠，后缀“叫”有类似“点儿”的意思。“AA 叫”能作状语和作谓语用，作状语用时，后面能加“个(地)”，有的词只能作谓语用。多用于祈使和劝戒。如：

睚眼生活侬定定叫(个)做好了。(这些活儿你定心点儿做吧。) \ 做生活要定定叫，勿要急。(干活儿要定下心来，别心急。)

小王轧朋友个事体伊是偷偷叫个告诉我个。(他是偷偷儿地把小王谈恋爱的事告诉我的。) \ 做睚事体为啥要偷偷叫，就是勿拨伊晓得。(做这件事为什么要偷偷的，就是不让他知道。)

睚两日我鼻头一直齾齾叫，真难过。(这几天我鼻子一直齾齾的，真难受。)

依要听话，好好叫！(你要听话，好好儿的！) \ 我要好好叫画几张图送拨伊。(我要好好儿地画几张画儿送给她。)

依好好叫阮没伊好了！（你远远没他好！）\ 依好好叫要苦了！（你以后要苦得厉害了！）

走起路来要慢慢叫。（走起路来要慢慢的。）\ 小菜慢慢叫上来，大家慢慢叫吃。（菜慢慢地上，大家慢慢地吃。）

慢慢叫，依慢慢叫再走，让我寻一寻。（等一下，你等一会儿再走，让我找一下。）

凡有引申义的法在“AA 叫”后不能加“个(地)”。

(2) AA 点、AA 介、AA 仔、AA 里、AA 乎

这些后缀都是旧上海话的，现在成词并在使用的不多，后缀意思类似“点儿”，作状语用时后面也能再加“个(地)”，有的前面不一定是叠词。多用于静态描写，有的虚化为副词。如：

慢慢点 轻轻点 当心点 豪俊点 慢慢介 静静介 静心介 明明仔 静静仔 非常仔

白白里 特特里 急急乎 约约乎 险介乎

勿要响，我轻轻点(介)掘进去。（别发声，待我轻轻儿地躲进去。）\ 写了又勿要，白白里写个。（写了又不要了，白写了。）

“AA 点”和“AA 介”可互作通用，也能说成“AA 点介”。

(3) AA 能

笃笃能 慢慢能 长长能 轻轻能 急急能 乌乌能 腊声能

后缀“能”的意思是“那样地”或“像…那样的”，“能”即“恁”字，和“介”一样都是“这么”、“这样”的意思。在旧上海话里和今上海郊县话里常用。今上海话中还有用“能介”作语缀的，如“笃笃能介”、“慢慢能介”：

依一家头坐辣海，好好能介做好了。（你一个人坐着，好好儿地做吧。）\ 依静下心来，慢慢能介写。（你静下心来，慢慢地写。）

代词“甬能介”或“甬能”，就是“甬”再加在“能介”或“能”前构成的，“甬”即“个”，“个”的来源就是“介”，“甬能介”三个语素都是“这”的意思。“介”和“能”一个接一个虚化后，前再加“甬”。

(4) 好 A

前缀“好”加于动素前,构成形容词。有两种附加意思。

附加“容易”义,如:好做好写好白话好吃饭

附加“有快意、喜欢”义,如:好看好吃好白相

(5) A 气

后缀“气”加于名素、动素或形素后,构成形容词。如:

神气 洋气 人气 触气 惹气 厌气 腥气 爽气 老气

(6) ABB

上海话和其他吴语一样,有丰富的 ABB 式的状态形容词。大多是由一个中心形素带两个重叠的摹状形式构成,叠字本身有的有一点儿实义,有的完全虚化。也有少量的其中心语素是名素或动素。如:“重墩墩、瘪塌塌、黑洞洞、酸几几、毛乎乎、实别别”,“风落落、汗津津、神烺烺、色迷迷、鬼触触”,“翘松松、去匆匆、昏冬冬”。

这类形容词的语义大致可分以下几种,如:

外表:长悠悠 矮墩墩 胖笃笃 瘦刮刮 扁塌塌 胀鼓鼓 油滋滋
粘搭搭 圆鼓鼓 光溜溜

色香味:绿莹莹 蓝亨亨 青奇奇 灰扑扑 香喷喷 臭烘烘 辣蓬蓬
甜津津 淡塔塔

感觉:滑笃笃 毛惹惹 冷飕飕 寒丝丝 阴森森 痒萋萋 潮搭搭
老渣渣 木乎乎 嫩几几

状态:糊达达 烂糟糟 瘪塌塌 结绷绷 碎粉粉 翘冬冬 硬绷绷
软绵绵 薄器器 空荡荡

性情:野豁豁 憋血血 木兴兴 呆瞪瞪 屈搭搭 嗲溜溜 娇滴滴
急吼吼 浮惹惹 慢吞吞

有些中心语素因为摹状形式不同,描写的范围和意义也有所不同。如:“硬绷绷”形容实物较硬或说话态度生硬,而“硬拚拚”则形容实物硬而翘出或说话态度生硬僵直。“硬敲敲”形容硬而薄、

脆或中间突出。又如：“湿塔塔”形容成片的湿润或潮湿，“湿搭搭”形容有点儿湿，或因湿而粘在一起，“湿漉漉”形容全体潮湿的样子，“湿淋淋”形容物体湿得往下滴水，“湿扎扎”形容湿得有水滴儿，“湿几几”形容含水的样子，常作贬义用。

ABB形式的作用是：1. 使形容词状态化，生动化。2. 减弱形容的程度。

(7) BBA

这种形式是普通话中没有的。BB使形容程度加重。这类形容词比ABB式要少得多，语义大致也有以下几种：

状态：生生光 习习薄 笔笔直 野野大 拍拍满 簇簇新 锃锃亮
煞煞齐 笔笔挺 独独转

颜色：蜡蜡黄 煞煞白 生生青 碧碧绿 墨墨黑 血血红 雪雪白
通通红

感觉：呼呼烫 冰冰浸 索索抖 习习嫩 绷绷硬 石石老 搏搏跳
乒乒响

BBA式中的“A”多数是形素，也有少数是动素，如：“达达滚、塔塔溜、嗒嗒涕、格格鬻”。BBA式中的大多数词都可读作BA，如“习习薄”→“习薄”，BA形容程度稍低于BBA。

形容词顺“ABB→A→BA→BBA”程度不断加重，如：“冷冰冰→冷→冰冷→冰冰冷”，比“冷”程度轻一点的是“冷冰冰”，而“冰冰冷”是非常冷的意思。“硬绷绷”表示硬的程度较低，“绷绷硬”则表示硬的程度最高。不过，“ABB”式的词大多没有相对应的“BBA”式。

(8) BCDA

上海话中有少量用三个语素附加在最后一个中心形素的形容词生动形式，表示的形容程度很高，使用这些词语更着眼其生动性。如：

雪白滚装 刮辣松脆 碧绿生青 石骨挺硬 的粒滚圆 金光锃亮

笔笃生清 赤刮辣新

(9) BCA

笔笃翘 的粒滑 绷介硬 笔立直 赤辣黄 煞辣齐 墨出黑 精打光
这是用两个语素附加在后一语素上构成的状态形容词。

(10) BC 势 A

夹瞭势白 煞辣势清 活脱势像 煞辣势平 煞辣势齐 笔笃势直
的角势方

(11) A 里 AB

特里特别 疙里疙瘩 极里极吼 邈里邈遑 啰里啰苏 挖里挖掐
肮里肮三 尴里尴尬

“A 里 AB”是由“AB”扩展而来的，如：“促掐→促里促掐”，形容程度加重，但与(8)→(10)主要表示褒义相反，“A 里 AB”都是贬义的。

(12) A 里 A 气

香里香气 洋里洋气 粗里粗气 怪里怪气 戇里戇气 惹里惹气
妖里妖气 臭里臭气

“A 里 A 气”是从“A 气”扩展而来的，如：“粗气→粗里粗气”，形容程度加重，用于贬义。

(13) A 搭煞/的搭

外行搭煞 戇大搭煞 寿头搭煞 洋盘搭煞 厚皮搭煞

“搭煞”和“的搭”通用，“的搭”用法较新，附加“模样，有点儿…样子”意思，贬义。

(14) A 八腊

作孽八腊 罪过八腊 危险八腊 腻心八腊 龌龊八腊

后缀“八腊”附加“怪…的样子”的意思。

(15) A 式气

寿头式气 外行式气 小团式气 戇大式气 老茄式气

后缀“式气”附加“的样子”的意思，贬义。(13)→(15)的后缀

构词量很少。

有些描写性的成语构成形式比较特别,如:

(1) ABAC

恶形恶状 木知木觉 辣手辣脚 行情行市 硬吃硬做 挖仔挖掐
投五投六 重手重脚 有数有脉 有心有想 老门老槛 百伶百俐 吃辛
吃苦 熬死熬活 快手快脚 独门独户 鬼眉鬼眼 假痴假呆 作天作地
正行正经 老三老四 少有少见 一式一样 热天热色

(2) A头A脑

大头大脑 野头野脑 滑头滑脑 花头花脑 木头木脑 慧头慧脑
笨头笨脑 贼头贼脑

(2)式都用于贬义。另有“A头B脑”,如:“痴头怪脑 油头滑脑 犟头倔脑”。

上海话形容词中还有一些文化词,与普通话相同。它们里面也有些派生词,如:

- | | | | |
|-------|-----------|-------|-----------|
| (1)可A | 可怜 可恨 可恶 | (2)无A | 无知 无畏 无双 |
| (3)勿A | 勿法 勿力 勿规则 | (4)非A | 非法 非凡 非正式 |
| (5)反A | 反常 反动 反刍 | (6)超A | 超额 超等 超音速 |
| (7)出A | 出色 出众 出客 | (8)A切 | 密切 恳切 贴切 |
| (9)A然 | 俨然 猛然 飘飘然 | | |

总之,上海话的形容词的词缀也和名词词缀一样,其能产性即能派生的词相当有限。

二、构形法

1. 重叠

(1) AA

在上海话口语中单音形容词重叠后加结构助词“个”作状语修饰谓语的用法或作定语修饰中心语的用法,原来是不用的,如不说

“绿绿个水”，只说“碧绿个水”；不说“高高个举手”，而说“手举了老高个(手举得高高的)”。后来，受普通话影响，“AA个”在比较抒情或书面语色彩较重的场合下使用起来。如：

我苦苦个等，伊痴痴个望。(我苦苦地等，他痴痴地望。)

抬头看去，清清个河水一望无际。

(2) AABB

双音节性质形容词多数能用 AABB 形式重叠，表示程度加深。如：

乐惠→乐乐惠惠 清爽→清清爽爽 胆大→胆胆大大 苦恼→苦
苦恼 交关→交交关关 蓬松→蓬蓬松松 舒徐→舒舒徐徐 便当
→便便当当 风凉→风风凉凉

重叠形式一般可作谓语和补语，也能作定语和状语。如：

做事体伊马马虎虎。(做事情他马马虎虎。)

今朝我白相得开开心心。(今天我玩得高高兴兴。)

阳台浪是一块清清静静个地方。(浪：上)

伊拉侬堂堂皇皇个走进大会堂。(他们都堂堂皇皇地走进大会堂。)

(3) ABAB

双音节状谓偏正式的状态形容词多数能用 ABAB 形式重叠，表示程度加深。如：

墨黑→墨黑墨黑 蜡黄→蜡黄蜡黄 锁亮→锁亮锁亮 绝细→绝
细绝细 煞齐→煞齐煞齐 笔挺→笔挺笔挺 冰冷→冰冷冰冷 的滑
→的滑的滑

2. 加程度副词

(1) A 煞

重煞 气煞 热煞 痛煞 酸煞 恨煞 厌气煞 苦恼煞 有趣煞 神气
煞 适意煞

“煞”是“到极点”的意思。“生活重煞”是“活儿重极了”的意

思。

(2) A 煞快

冷煞快 急煞快 咸煞快 苦煞快 开心煞快 吃力煞快 用功煞快
讨厌煞快

“冷煞快”是“快冷死”的意思，即“冷得很”的意思。所以“煞快”即“得很”。

(3) A 来, A 得来

红来 辣来 快来 慢来 大来 小来 粗来 阔来 烦来 起劲来 有劲来 讨厌来

“来”都可换作“得来”，意思是“多”，“快来！”是“多快！”的意思。“A 来”要分两个语音词读，“A 得来”要分“A 得”和“来”两个语音词读。

“A 来/A 得来”应是“A 来……”或“A 得来……”的缩省的惯用形式，“来”和“得来”原来应是带程度补语的结构助词（参见第十四章助词一、二节），“……”可以是“勿得了”、“一塌糊涂”、“勿谈”等表示程度很高的补语，旧有“野”、“邪气”、“海威”等，今只在郊县用。

(4) A 兮兮

红兮兮 白兮兮 黧兮兮 淡兮兮 狠兮兮 臭兮兮 乱兮兮 神经兮兮
贼邈兮兮 黧大兮兮 邈邈兮兮 惹气兮兮 小气兮兮 下作兮兮

“兮兮”附加“有点儿”的意思，多用于表示贬义。

(5) A 头势

大头势 臭头势 热头势 远头势 难过头势 触气头势 笃定头势
结棍头势

“A 头势”读作一个语音词，是“A 的程度”的意思，实是“A 头势勿谈”即“A 的程度不去说它”的略说，和“A 得来”意近。“头势”前还可以用动词，如：“搞头势、吓头势、想头势”。

(6) A 勿过

粗勿过 细勿过 恨勿过 热勿过 痒勿过 气闷勿过 高兴勿过 适
意勿过

“A 勿过”相当于“A 得很”、“A 得厉害”的意思,今常用于因果关系的复句的偏句末,如:“今朝我实在开心勿过,葛佬吃仔两瓶啤酒。(今天我实在高兴得很,所以喝了两瓶啤酒。)”“勿过”也能用于心理动词或“心理动+代”后面,如“欢喜勿过”、“欢喜伊勿过”。

(7) A 透 A 透, A 去 A 来

好透好透 香透香透 苦透苦透 猛门透猛门透 快去快来 旺去
旺来 醒醒去醒醒来

这两种形式都表示“到极点”的程度,说起来常带感情色彩的语调。“A 透 A 透”多用于上海北部宝山区、嘉定区一带,市中心偶用;“A 去 A 来”用于上海南郊原松江府地域,市区内不用。

(8) A 得勿得了

好得勿得了 红得勿得了 旧得勿得了 坦和得勿得了 横对得
勿得了

“A 得勿得了”跟普通话的“A 得不得了”的意思相同,表示到“非常”的程度。

从(8)至(17),形容词和副词的结合较松,搭配更无选择性,一般看成修饰补充的短语结构而不看作构形法更为好。这里为下面进行比较的方便而放在一起叙述。

(9) A 得一塌糊涂

乱得一塌糊涂 好得一塌糊涂 醒醒得一塌糊涂 清爽得一塌糊
涂 开心得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本义是“糟得很”,现已虚化为“很”、“极了”的意思,褒义贬义都用。

(10) 有眼/有点 A

有眼绿 有眼旧 有眼奘 有眼皱 有眼两样 有眼肉麻 有眼漂亮
有眼勿高兴 有眼勿称心

“有点”用法较新，与“有眼”同义，且通用，跟普通话“有点儿”意思相同。注意它在与双音节表示心理状态的形容词组合时可以插入否定词“勿”。

(11) 蛮 A

蛮长 蛮粗 蛮圆 蛮硬 蛮直 蛮捂心 蛮强健 蛮好看 蛮诚心 蛮吃力 蛮勿容易

“蛮”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颇”，表示程度较抽象，范围较宽，从“相当”到“很”，在表示一般性的称赞时常用。与“勿”只能称赞“不容易”、“不简单”等时用。“蛮”也有写作“满”，读时与后面的词分成两个语音词读。

(12) 交关 A

交关好 交关深 交关新 交关适意 交关写意 交关实惠 交关恩爱 交关会白相……

“交关”有形容词“许多”和副词“很”的两项意思，这里用作副词，用法与“蛮”同。

(13) 老 A

老红 老大 老香 老嫩 老称心 老服帖 老滑稽 老欢喜 老看勿懂 老做得动

“老”与普通话的“很”、“非常”相当，现今在上海话同类词中使用频率最高。文雅一点，就说“非常之”。

(14) 邪气 A

邪气小 邪气短 邪气尖 邪气怪 邪气厉害 邪气辛苦 邪气勿舒服 邪气勿领笨

“邪气”与“老”同义，使用不如“老”常见。此词历史最久，而“老”是 40 年代以后流行开的。

(15) 赫 A

赫大 赫嗲 赫紧 赫软 赫野 赫慧 赫用心 赫懂经 赫大兴 赫潇洒

“赫”，又写作“瞎”，起用于 70 年代青年，感情色彩较强烈，相当于“极了”的意思。

(16) 顶 A, 最 A

顶好 顶细 顶凶 顶扎劲 顶有趣 顶乱七八糟 顶顶欢喜 顶搞勿清爽

“顶”与“最”通用，老派多用“顶”，新派多用“最”，比较而言程度最高，都可以为了强调而重叠使用。

(17) 更加 A, 加二 A

更加粗 更加老 更加装 更加厉害 更加会打 更加希奇 更加要命

“加二”与“更加”同义，“加二”用于老派，都表示程度上深了一层。

上海话形容词形容程度由低到高表示法：

有眼/有点 A/A 兮兮→A→蛮 A→交关 A/A 得来→老 A/邪气 A/非常之 A→赫 A→顶 A

有眼香/香兮兮→香→蛮香→交关香/香得来→老香老香/邪气香/非常之香→赫香→顶顶香

此外，构词法中也能表现程度的高低，见上一节。

三、分类和语法特点

1.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

A类 性质形容词：薄 灵 显 刁 触气 刮皮 面熟 做作 小气 硬伤 横绷 乌苏

B类 状态形容词：冰冷 煞白 拔直 灰蓬蓬 甜味 噱头 噱脑 浮里浮惹 着着实实

(1) A类词能用程度副词“老”、“邪气”修饰而不能带宾语和受“旤没”修饰。如：“老长”，“邪气笃定”；“*旤没长”。

(2) A类词和动词一样能受“勿”修饰。如：“勿板结”，“勿长远”。

(3) 部分A类词能按AA或AABB方式重叠。如：“小小”，“吃吃力力”。

(4) B类词往往由A类词加上表示程度的语素形成。如：直→笔直，硬→硬绷绷，开心→开开心心，小气→小里小气，木觉→木仔木觉，蠢→蠢头蠢脑。

(5) B类词不受“老”、“邪气”修饰。如：“*老碧绿”，“*邪起高高兴兴”。

(6) 两类词都能在句子中作谓语、定语、补语、状语，有时也能作主语、宾语。如：

下饺子便当。(煮饺子容易。)/上课辰光胡里胡涂。(上课时候胡里胡涂。)

大家欢喜诚实个人。/路旁边是行情行事个蓬尘垃圾。(路边是许许多多的灰尘垃圾。)

事体做得爽快!(事情做得爽快!)/背上个包袱打得沉甸甸个。

货色一批趸当提出。(一批货一齐提出。)/几尾小鱼慢腾腾个游来游去。

挺括是第一要素。/ 蠢头蠢脑倒占仔便宜。(傻呆呆的倒占了便宜。)

一日到夜做也勿晓得辛苦。/写说明文文字要求明明白白。

作补语时B类词是动态描写性的，如“字写了清清爽爽(字写得清清楚楚。)”；A类词静态断言性的，如“字写得清爽”。

B类词一般都与程度有关，在用作定语、谓语时，表示轻微的程度，带有亲热、爱抚意味，如：“清悠悠个河水”，“条路长长叫个”；在用作状语、补语时，表示程度的加重，如：“重重个打了一记(重重地打了一下。)”，“排得整整齐齐”。

2. 非谓形容词

不能作谓语的形容词称非谓形容词。上海话的非谓形容词大都是文化词,大致与普通话相同,可分以下三类:

(1) 唯定形容词

雄 雌 正 副 单 双 大型 上等 酸性 彩色 袖珍 迷你 男式 多年生

只能作定语,如:“袖珍词典”、“酸性染料”。不能受“勿”、“老”修饰,有的可受“非”修饰,可用在“是……个”结构中,如“辩只鸡是雌个”。

(2) 唯状形容词

大力 公然 大肆 稳步 自行 奋勇 强行 信手

只能作状语,如:“公然反对”,“大力推行”。不能受“勿”、“老”修饰。

(3) 定状形容词

正式 硬性 同步 高速 人为 永久 天生 局部 共同 单方面 全方位

这些词既能在定语,又能作状语,如:“高速分离器”,“高速运转”。

第七章 数词和量词

一、数 词

1. 基数

系数：一[$\text{ʔi}1_{55}$] 二[$\text{li}1_{113}/\text{n}1_{113}$] 三[$\text{se}52$] 四[$\text{s}1_{334}$] 五[$\text{f}1_{113}$]
六[$\text{lo}1_{12}$] 七[$\text{t}1_{55}$] 八[$\text{pa}1_{55}$] 九[$\text{t}1_{334}$] 十[$\text{z}1_{12}$]
位数：十[$\text{z}1_{12}/\text{s}1_{55}$] 百[$\text{pa}1_{55}$] 千[$\text{t}1_{52}$] 万[$\text{ve}113$] 亿[$\text{ʔi}1_{334}$]
兆[$\text{z}1_{113}$]

“十五”老派有时读[$\text{so}55 \text{n}31$]。“十一、十二、三十一、四十一……”的“十”读[$\text{z}1_{12}$]，如“十三[$\text{z}1_{11} \text{se}23$]/三十四[$\text{se}55 \text{z}1_{33} \text{s}1_{334}$]”；“三十、四十、五十……”的“十”读[$\text{s}1_{55}$]，如“五十[$\text{f}1_{22} \text{s}1_{44}$]”。“二十[$\text{f}1_{22} \text{s}1_{44}$]”是文读，白读为“廿[$\text{n}1_{113}/\text{n}1_{113}$]”，从“21”至“29”都读双音节，如“廿一[$\text{n}1_{22} \text{i}1_{44}$]→廿九[$\text{n}1_{22} \text{t}1_{44}$]”。“三十一”以上的三音节数字，语音词按“2+1”分读。“100”读“一百”，“101”读“一百零一”，“110”读“一百十”。“25678”读“两万五千六百七十八[$\text{li}1_{22} \text{ve}44 \text{f}1_{22} \text{t}1_{44} \text{lo}1_{11} \text{pa}1_{23} \text{t}1_{33} \text{z}1_{33} \text{pa}1_{55}$]”，“4002”读“四千零两[$\text{s}1_{33} \text{t}1_{44} \text{lin}33 \text{li}1_{113}$]”。

在连续数数目的场合，位数“十”往往不读，“三十一”读“三一”，“五十六”读“五六”。如：四一、四二、四三、四四……。

系、位数两个语素之间是相乘的十进位关系，五十=5×10，五万=5×10000。

数目以四位(万)为一个单位合计，如“100000”说“十万”，不说“一百千”；“330000”说“三十三万”，不说“三百三十千”。“万”以上

四位为“亿”。

2. “二”

“二”，原来白读为[$\text{n}\dot{\text{e}}\text{i}_{113}$]，文读为[$\text{f}\dot{\text{e}}\text{ər}_{113}$]；在有的情况下读[$\text{li}\dot{\text{a}}_{113}$]，写为“两”。

在现今的上海话里，文读音通常不用，白读音也已趋退化，大多使用场合通用“两”音。

(1) 系数连读“1、2、3、4、5”时，老派多读[$\text{n}\dot{\text{e}}\text{i}_{113}$]，多数人多读[$\text{li}\dot{\text{a}}_{113}$]。

(2) “12”、“22”的个位数读[$\text{n}\dot{\text{e}}\text{i}_{113}$]，“102”的个位数读[$\text{li}\dot{\text{a}}_{113}$]，从“32”至“92”中的“2”经常读[$\text{n}\dot{\text{e}}\text{i}_{113}$]，也有读[$\text{li}\dot{\text{a}}_{113}$]。

(3) “2”开头的百位以上、千位以上数，其开头的“2”只读[$\text{li}\dot{\text{a}}_{113}$]。

(4) “礼拜二”的“二”读[$\text{n}\dot{\text{e}}\text{i}_{113}$]或[$\text{li}\dot{\text{a}}_{113}$]。“2点钟”、“2号”、“2月”的“2”读[$\text{li}\dot{\text{a}}_{113}$]，“12点钟”、“12号”、“12月”的“2”读[$\text{n}\dot{\text{e}}\text{i}_{113}$]。年份顺数字读，逢“2”都读[$\text{li}\dot{\text{a}}_{113}$]，如“1922年”读“[$\text{ʔi}\text{f}\text{ʔ}_{33}$ tɕiɿ₄₄ li₂₂ li₄₄ n $\dot{\text{e}}\text{i}_{113}$]”。“2000年”的“2”有时可读文读音[$\text{f}\dot{\text{e}}\text{ər}$]。

(5) 在度量衡里，老派逢“2”有时读[$\text{n}\dot{\text{e}}\text{i}_{113}$]，如“ $\text{n}\dot{\text{e}}\text{i}$ 斤青菜”，“ $\text{n}\dot{\text{e}}\text{i}$ 尺 $\text{n}\dot{\text{e}}\text{i}$ 寸布”。新派一律用[$\text{li}\dot{\text{a}}_{113}$]，唯“2两(即100克)”例外读“ $\text{n}\dot{\text{e}}\text{i}$ 两”。

(6) “两个人”、“两三个人”、“两三百个人”都读“两”；但“二三十人”读“ $\text{n}\dot{\text{e}}\text{i}$ ”，也能文读为“ $\text{f}\dot{\text{e}}\text{ər}$ ”。在序数中“头二个”可 $\text{n}\dot{\text{e}}\text{i}$ 可 $\text{li}\dot{\text{a}}$ ，“第二”、“阿二”、“二阿哥”只能读“ $\text{n}\dot{\text{e}}\text{i}$ ”，“初二”、“二等舱”则可 $\text{n}\dot{\text{e}}\text{i}$ 可 $\text{li}\dot{\text{a}}$ 。“三心二意”中的“二”读 $\text{li}\dot{\text{a}}$ 。

(7) “二分之三”、“三分之二”、“一点二”、“二点二二”中的“二”都读“两”，“12.12”读[$\text{z}\text{ə}\text{f}\text{ʔ}_{11}$ $\text{n}\dot{\text{e}}\text{i}_{23}$ ti_{33} $\text{ʔi}\text{f}\text{ʔ}_{44}$ $\text{li}\dot{\text{a}}_{113}$]。

总之，“两”的使用范围扩大了。

3. “一”

“一”有时称“么[$\text{f}\dot{\text{e}}\text{ɔ}_{52}$]”。连读或顺次读数目有时也可说

“么”，如：“1234”读“么、二、三、四”，“1318”读“么三么八”。也能构词，如：“么三”、“么二角落”。但是“第一号”不能说“第么号”。

4. 分数、小数和倍数

分数 $2/3$ 、 $3\ 1/5$ 读作“三份之两”、“三又五份之一”。“ $2/3$ ”，老派俗说“三股里两股”，新派俗说“三份里两份”。

“打折头”：三折 = 30%，打脱三折 = 70%。95% 称“九五折”。“七成半” = 75%， “两成” = 20%。“百份之两百”(200%) = 加个倍 = 加一倍/加倍 = 翻一番(原来是“20”，现在就是“40”)。

表示数量增加，说“增加(了)/提高(了)”，不包括底数，指净增数。如：从 10 到 90 说“增加了八倍”。“增加到”包括底数，指增加后的总数，如上数说“增加到九倍”。

表示数量减少，说“减少(了)/下降(了)”，指差额，用分数或小数说。如：从 10 到 1 说“减少了十份之九/零点九”。“减少到”指减少后的余数，如上数说“减少到十份之一/零点一”。

表示利息时，“分”是百分之一，“厘”是千分之一。

5. 半

只有在“0.5”时用在量词前，如“半只”；别的场合均用在量词后，如“五尺半”，“十二点半”，“半”后不用单位量词，表示增加“0.5”。

6. 序数

(1) 初 只用于“初一”→“初十”，“十一”以后不用“初”。此序数主要用于阴历。

(2) 第 如用于排名次，“第十”以后省去“第”，说“十一名、十二名…”。用于文章的章节、场所的排次等场合时，“第”没有限制，如第廿三章。

(3) 头 只能前置于一，相当于“第”。如“头一”即“第一”，但“第二”不能说“头二”。如：“侬是头一个到个，伊是第二个来个。(你是第一个到的，他是第二个来的。)”在列举时“头”可代“第一”，

但习惯上表序数的“第”在列举时可以省略不说,如:“头等舱”=“第一等舱”,与“二等舱、三等舱”并列。又如:“头等奖、二等奖”,“头奖、二奖”,“头胎、二胎”,“头股、二股”,“头潜药、二潜药”。使用场合有限制,带有惯用性。

(4) 头浪,前面,开头 这三个词在这儿同义,后面可以跟“一”到相对“后面”的任何数字。“头浪三只”=前三只,也可简称“头三只”,不过“五”以上通常不简作“头”,只用“头浪”,如“头浪十二位”,“前面一对”,“开头三十名”。“头浪”可以和“后面”相对,如“头浪四个发奖,后面几个勿发了。”;也可以和“辣末”相对。

(5) 辣末,压末,着末 末脚 这四个词都是“最后”的意思,用于末尾序列。如:“辣末两只苹果留拨弟弟吃。(最后两个苹果留给弟弟吃。)”

(6) 倒数 是倒着原来顺序数数的意思。“倒数三只”是排列最后三只的意思,“倒数第三名”是倒着数过来第三名。

(7) 末 最后一个。如“末班,末档”。

(8) 正,老,阿 “正月、二月、三月”用于阴历,“老大、老二、老三”,“阿大、阿二、阿三”用于同辈人的排行,排行开头不用“一”而用“大”。

(9) 叫名 用于虚年龄,“叫名一岁”即“虚岁一岁”,指出生后不满一年的年龄。

7. 概数

(1) 几 表示十以下的不定数,如:“今朝买了几斤生梨。”“去几日就回来。”还表示个位为0的整数后的零数。如“十几只。”“到场个有廿几个人。”

(2) 几化,多少 表示不定数量。有时可不用量词。如:“伊几化趟来,我侬既没去接伊。(他好几次来,我都没有去接他。)”“钞票有多少依侬拿去。(有多少钱你都拿去。)”“几化”多数人读[tɕi₃₃ho₄₄],老派读[tɕi₄₄ho₄₄]。

(3) 好几,多[tA₅₂] 表示十以内的概数,但语义强调其多。如:“我好几年勿看见侬了!”“侬一送我,省脱我多钿。(你一送我,就省了不少钱。)”“tA”用于老派,保留古音。

(4) 好多,交关 表示许多。如:“来了好多陌生人。”“我买了交关钟。”

(5) 两 表示大致五以下的概数。如:“我掰两日忒忙,过两日一定来望侬。(我这几天太忙,过几天来看望你。)”“既然大闸蟹现在介好,我就买两只转去吃吃。(既然大闸蟹现在这么好,我就买几只回去吃。)”

注意:“两+量词”与前面的词连读为一个语音词时,“两”解释“几”;在与前面的词分读为两个语音词时,“两”解释为“二”。如:

台子旁边 摆两只椅子。(桌子旁放几把椅子。)

台子旁边 摆 两只椅子。(桌子旁放两把椅子。“两”即“二”)

(6) 多 用在基数后表示零头。如:“十多天”、“三十多天”,这时“多”可换“几”表示。又如:“两尺多高”、“三年多”,这时“多”不能换作“几”。

(7) 把 加在数词或量词后表示数量近于这个单位数。如:“百把元钞票(近一百元钱)”,“个把月”,“五里把路”,“半夜把(将近半夜)”“伊大概五岁把哦(他大概将近五岁。)”。

(8) 上落,上下,左右 表示近于单位数量。如:“看起来伊年纪 50 上落。(看起来他 50 岁上下。)”“上下推扳两寸。(相差两寸上下。)”“五斤左右就够了。”

(9) 以上,朝上,朝外;以下,朝下,朝里 前三词表示超过,后三词表示不到,意义相对。如:“十八岁以上个人可以报名。”“十楼朝下,光线勿好;十楼朝上,光线就亮了。”“掰个大概是十年朝外个事体了。(这大概是十年以外的事了。)”

“以上”和“以下”是否包括基数是不明白的,即“十八岁以上”

和“十八岁以下”中是否含“十八岁”，语义不明。但在不少使用场合里不论上下都包含基数。

(10) 成, 上, 论 表示达到一个单位。如:“成千上万人”,“一条小沟里鱼有上千条, 虾有论百只”。

(11) 邻近数 表示就在这两个邻近数目之内。“头两”与表示概数有歧义, 如说“头两只”可指“前两只”也可指“一两只(一只或两只, 一只到两只)”。如:“头两日伊倒蛮好, 后首来就勿来三了。(开头两天他倒很好的, 后来就不行了。)”“介便当个生活, 只要头两日就可以做完。(这么容易的活儿, 只要一两天就可以做完。)”后例可以改说“一两日”。“三四张”=“3-4 张”(“三”读[se/sa]), “七八条”=“7-8 条”(“七”读[te'itʔ/te'ia], [te'ia]用于老派), “三五斤”=“3-5 斤”(“三”读[se/sa]), 如:“竹笋依称三五斤好了。(竹笋你称三到五斤可以了。)”“四五十”=“40-50”, “八九万”, “二三十个人”=“三二十个人”(只有“二三”能倒作“三二”), “头二十万”=“10-20 万”。

(12) 靠, 毛 不到基数, 此基数是至少以“5”为一单位量计算的。如:“来了靠廿个人。”“坐仔靠五分钟。(坐在这儿近五分钟。)”“买了毛五十斤。”

(13) 勿止, 勿罢 用在基数前或后, 表示超过此基数。如:“来了勿止 50 个人。”“李萄结了 40 串勿罢。(葡萄结了不少 40 嘟噜。)”“吃脱勿罢一千元。(吃掉不止一千元。)”

(14) 勿到, 勿及 用于基数前或后, 表示低于此基数。如:“去仔 10 个人勿到。(去了不到 10 个人)”“用脱勿及 30 元。(用去不到 30 元。)”“勿及”现在已很少用。

(15) 过头 用在基数后, 表示超过此基数。如:“伊已经 40 过头。”

(16) 多一眼眼, 多一点点, 多一滴滴; 出头一眼眼; 少一点点 表示高于或低于基数一点儿。如:“小王 50 出头一眼眼。”“盐水

挂了 100CC 少一点点”。

(17) 为止, 为满 用在基数加量词后, 表示数量到顶。如: “甬只教室坐 52 个人为满。”

(18) 碰顶, 到顶 顶多 用在基数加量词前或后, 表示数量到顶。如: “甬趟参加分配碰顶廿五个人了。(这次参加分配最多二十五个人了。)”“报名 50 个到顶。(报名 50 名为止。)”“一点点路, 两只角子顶多。(一点儿路, 最多两毛钱了。)”“碰”读[pä]。

(19) 满, 上 表示向上达到。“满”可用在基数前或后, “上”只用在后, 且使用范围窄。如: “满 3 个了。”“已经 20 斤满了。”“我已经上 60 年纪了。”

(20) 大(一)半, 小(一)半 表示过半数, 不到半数。如: “一个班个学生, 大一半是外地个。”“到个人数只有小一半”。

(21) 大约, 大约模, 大约模作, 模样 除“模样”用于基数后, 其他几个都在基数前, 表示约数。如: “一眼看过去, 大约模 50 个人。”“看上去 40 斤模样。”

(22) 起码 表示不得低于此数。如: “写甬眼字, 起码三日天。(写这点儿字, 至少三天。)”“打两页稿子, 一个钟头起码。”

8. 数词的活用

上海话中, 有大量由数词参与构成的惯用语和成语。数词在其中经常表示以下概念。

(1) 一

表单纯、专一、总括、利落。如:

一只鼎 一帖药 一脚去 一包气 一天世界 一塌糊涂 一声勿响
一句闲话 一塌刮子 一生一世 一日到夜 一似一式 一滔馋唾 一脚
落手 一刮两响 一搭一档 死蟹一只 一票里货色 一只袜统管 一对
搭落苏

表短暂、迅速。如: 一记头 一掼头 一窜头 一脚头

(2) 数字联用

表杂乱。如：

三拳两脚 三番四复 瞎三话四 投五投六 五虚六肿 七荤八素
七曲八弯 七支八搭 七手八脚 七丁八倒 七歪八牵 夹七夹八 搞七
廿三

表繁多、长远。如：

半半日日 三朝四日 四处八路 远七长八 千嫌百比 十步九回
头 半半六十日 三勿败，四勿休

(3) 带诙谐的比喻用法

五分头 十一路电车 十一点八刻 六点〇五分 五六七保密厂

(4) 表示全

百搭 百有份 万金油 百衲衣 十样景 万宝全书

二、量 词

1. 名量词

名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同名词配合，表示人或事物数量的单位。它附着在数词后构成量词短语（有时前面还可加上指示代词，如“掰个三只”）做定语修饰名词，如：“两条鱼”、“掰个四块板”。有时也能作主语、宾语，如：“一共有三件衣裳，一件是红个，我要掰件。”名量词中的度量词、不定量词能修饰形容词，如：“二两重”、“一点点大”。以下叙述的量词凡有上海话特色的，都在量词前打一个星号。

(1) 个体量词 用于个体事物的计量

第一类 常用事物类

☆只 上海话个体量词中使用范围最广泛的量词，其含义较空泛，普通话里用“个”的场合上海话往往用“只”。

a, 用于某些成对的东西中的一个，如：“一只手，一只手套，一只鞋子”。

b, 用于飞禽、走兽、昆虫类动物, 如: “一只鸟, 一只鸡, 一只凤凰, 一只牛, 一只羊, 一只狼, 一只狗, 一只马, 一只兔子, 一只田鸡, 一只蝴蝶, 一只螳螂, 一只虫”。(不用“一头牛, 一条狗”等)

c, 用于飞机船只, 如: “一只飞机, 一只帆船, 一只万吨轮”。

d, 用于器具东西食物住房等, 如: “一只箱子, 一只篮头, 一只淘箩, 一只钩子, 一只馒头, 一只教室”。

相当于普通话的“张”, 如: “一只床, 一只台子, 一只躺椅”; 相当于“架、台”, 如: “一只无线电, 一只半导体, 一只音响, 一只电视机, 一只电脑”; 相当于“把”, 如: “一只茶壶, 一只钥匙, 一只算盘”; 相当于“口”, 如: “一只井, 一只棺材, 一只缸”, 相当于“枚”, 如: “一只别针, 一只徽章”; 相当于“支”, 如: “一只笛子, 一只唢呐”; 相当于“所、间”, 如: “一只学堂, 一只托儿所, 一只饭店, 一只饭厅, 一只大礼堂, 一只灶头间, 一只房间”; 相当于“家”, 如: “一只电影院, 一只剧场, 一只公司”; 相当于“盏”, 如: “一只日光灯, 一只台灯”; 相当于“部”, 如: “一只戏, 一只话剧, 一只电影, 一只电视剧”; 相当于“份”, 如: “一只青菜, 一只汤, 一只工作, 一只职业”; 相当于“个”, 如: “一只水库、广场、车间、企业、班级、节目、喇叭、棋子、钟、锅子、碗、杯子、茶壶、热水瓶、铅桶、砚台、图章、球、钢琴、手表、马达、蛋糕、大饼、香蕉、面孔、嘴巴”等等。

“只”的使用范围在新派中还在继续扩大, 常用于一些抽象名词, 如: “一只指标、任务、报告、文件、礼拜、国家、风景区、谜语、新闻、画、题目”。“只”还能代“种”(集合量词), 表示“一类”, 这种用法多用于指示代词“𠄎”后面, 如“一只菜一𠄎只菜, 一只布一𠄎只布, 一只花一𠄎只花, 一只股票一𠄎只股票”; 如: “𠄎只花颜色好。”还用于贬称人, 如: “一只老太婆, 𠄎只蠢大”。

☆个 a, 用于人, 如: “一个男人, 一个小团, 一个老伯伯”。b, 用于时令, 表示整段的季、月、周、时间, 如: “一个季节, 一个秋天, 一个冷天, 一个月, 一个礼拜, 一个半日, 一个夜里, 一个黄昏, 一个

钟头”。c, 用于处所, 可代“家、间、只”, 如: “一个书店、卫生间、厕所、屋里、地方”。d, 用于一些抽象名词, 如: “一个理想、目标、心愿、矛盾、国家、物事(东西)”。

在指示代词后面, “个”用得很广, 如: “搵个货色, 搵个手枪, 搵个事体, 搵个房子, 搵个电影, 搵个布料, 搵个粥”等。这时, “搵个”的“个”成了一个泛指量词, 与“搵”结合紧密, 一起表示名词的定指, 如: “搵个粥我勿要吃。”(这个粥我不要吃。)
“搵个床要搬脱伊。”(这个床要搬走。)有时“搵个”的“搵”可以不说, 也表示定指。如: “个毛巾收脱伊!”(这个毛巾收掉!)
“个沙发坐上去勿适意。”(这个沙发坐上去不舒服。)。关于个体量词的定指用法可参见“三、量词的其他用法”。

位 用于对人的尊称, 如“一位老师、先生、外宾、代表”。

张 用于薄形平面的东西, 如: “一张纸头、馄饨皮、棋盘、票子、照片、卡片、扑克牌”。

条, 根 用于长形的东西。“条、根”都能用的名词有: “线、绳、皮带、黄瓜、水落管子、线路、尾巴”。只能用“根”的, 一种是细长形的硬物, 如“筷、棒头、竹头、柱子、蜡烛、黄金、油条、香烟”; 一种是细丝状物, 如“丝、毛、头发、胡苏、铅丝”。只能用“条”的, 一种是较宽大的长条形物, 如“马路、弄堂、河浜、鱼”; 一种是长条形虫类等动物, 如“蛇、蟪蛄、毛毛虫”; 一种是裂缝, 如“缝缝, 坼(裂缝儿)”; 一种是以固定数量合成的长条形东西, 如“香烟(20包)、肥皂(两块)、云片糕”。“条”还可以用于较抽象的事物, 如“一条命、心、新闻、措施”, 用于某些衣物和布制品, 如“一条裤子、裙子、手巾、围巾、被头”。

☆件 用于上衣, 不用于事情, 如: “一件大衣、马甲(背心)、外套、衬衫”。

支, 枝 用于杆棒状不能弯曲的东西, 如: “一支钢笔、蜡烛、香烟、枪”, 此处“支”都能写作“枝”。但“枝”还能用于带树枝的花朵,

如“一枝蜡梅、玫瑰”，此处不能改用“支”；“支”用于表示电灯用电的光度，如“60支光”，此处不能用“枝”。

段 用于表示条形物中一部分，如：“一段木头、绳子、铁路、尾巴、腩肉(瘦肉)”；表示长距离中的一部分，如：“一段路、晨光(时间)”；表示精神产品中的一部分，如：“文章、戏、音乐、开篇”。

块 用于成团、成片、块状的固体，如：“一块肥皂、豆腐、饼干、糕、西瓜、地皮、场地、稻田、玻璃”，“手表”用“只”、“糖”用“粒”不用“块”。又用于货币单位，同“元”，如“一块洋钿”。

☆囊 用于瓜果的一片，如“一囊橘子，一囊西瓜”。

片 用于平而薄的东西，如：“一片药片、面包、饼干”；用于地面、水面，如：“一片草地、汪洋、湖水”；用于景色、气象、心意等，如：“一片欢腾、真心、新气象、脚步声”。

☆粒 用于圆珠形、小碎块形和颗粒状的东西，如：“一粒米、子弹、糖、黄豆、珠子、汗”。

☆把 用于有把手的器具，如“一把刀、扇子、椅子、伞、茶壶”；用于某些抽象事物，如：“一把年纪、力气”。还能用于一手抓起的有一定数量的东西，如：“一把米、韭菜、菠菜、烂污泥、胡苏(胡须)、汗水、污、尿”，又可作动量词，表示用手的动作一次，如“拉一把，帮一把，携一把”。

☆管 老派用于某些杆棒状物，如“一管手枪、尺、笔”。

☆桩 用于事件和买卖，如：“一桩事体(一件事儿)、心事、买卖、生意”。

第二类 房舍器具类

方 用于方块形的土地或物体，如“一方地皮、场地、图章、砚台”。

☆宅 称整座房子，相当于“幢”，如：“一宅洋房、房子”。

☆幢 用于称整座房子，如：“一幢小洋房、牌楼、图书馆”；用于成层成堆的东西，是集体量词，如：“一幢书、碗、盒子、被头”。

座 用于高大固定的物体,如:“一座楼房、山、牌楼”。

家 用于家庭或企业,如:“一家人家、厂家、商店、饭店”。

户 用于人家,如:“一户人家”。

间 用于房屋中的最小单位,如:“一间房间、书房、马桶间、办公室”。

☆片 用于商店、工厂,如:“一片店家、工厂、饭馆”;用于成片的東西,如:“一片天、田、墙头、门面、鱼鳞、橘子皮”。

堵 用于墙,如:“一堵墙头、壁脚”。

☆级 [dʒiŋ¹²/级儿 dʒin]: 用于台阶、楼梯,如:“一级扶梯、阶沿石”。

顶 用于某些有顶的东西,如:“一顶桥、帽子、帐子”。

扇 用于门窗,如:“一扇窗、门”。

幅 用于布帛、字画,如:“一幅布、窗帘、门风、国画、对联”。

轴 用于已装裱带轴子的字画,如:“一轴山水、篆字”。

面 用于扁平的东西,如:“一面旗帜、镜子、锣”;用于见面的次数,是动量词,如:“见了一面”。

☆部 用于机器、车辆等,相当于“台、架、辆”等。如:“一部机器、起重机、拖拉机、扶梯、脚踏车、火车、汽车、电影”。

盏 用于灯类,如:“一盏火油灯、电灯、日光灯”。

第三类 文化类

本 用于书本,如:“一本书、小说、杂志、笔记簿、练习簿”。

☆版,页 用于书页,如:“一版书、报纸”。

封 用于装封套的东西,如:“一封信、蜡烛、自来火”。

篇 用于文章,如:“一篇散文、诗歌、论文”。

☆门 用于题目,如:“一门练习题”,新派现也用“道”;用于功课、技术,如:“一门功课、技术”;用于亲事,炮,如:“一门亲事(又说一头)、大炮”。

句 用于言语,如:“一句句子、闲话、诗”。

出 用于戏中一大段或独立的一剧,如“一出戏”;用于货物之一宗,如:“一出货”。

☆**路** 用于派别,如:“一路戏、拳术”;用于某道来的货物,如:“一路货”。

笔 用于买卖、帐目,如:“一笔货色、生意、帐、款项”;用于书画艺术,如:“一笔好字、枯笔”。

尊 用于神像,大炮,如:“一尊佛、菩萨、观音、大炮”。

第四类 植物类

棵 用于植物全株,如:“一棵树、花”。

朵 用于花朵,如:“一朵玫瑰花”。

☆**瓣** 用于植物成片状的一部分,如:“一瓣叶子、花瓣、大蒜”。

节 用于分段的植物秆茎,如:“一节竹头、甘蔗、芦荟、树干”;用于分段的事物和文章,如:“一节火车、电线、文章、课”。

第五类 液体气体类

点 用于点状的液体,如:“一点眼泪、眼药水、墨水”;用于事项,如:“一点意见、想法、错处”。

滴 用于滴下的液体,如:“一滴水、雨”。

☆**沍**[to?] 用于液状、糊状或胶状的小滴,如:“一沍眼泪水、浆糊、胶水、烂污泥”。

☆**摊** 用于占小块地上的一片液体、糊状物或碎杂物,如:“一摊水、血、烂泥、垃圾、蒲桃壳”。

☆**泡** 用于尿、屎的一场或一片,如:“一泡尿、污”。

股 用于气体、气味,如:“一股臭气、味道、霉蒸气”;用于气力,如:“一股劲、力道”;用于成条的东西,如:“一股热流、泉水、线、辫子”。

☆**蓬** 用于旺盛或成团的一簇,如:“一蓬火、野草、灰、人”。

团 用于成团的东西,如:“一团火、纸头、绒线、线粉、和气”。

不少个体量词跟相应的名词有意义联系,可以用以区分类别,如“扇”用于门窗,“根”用于长条形固体。个体量词还有凑足音节代替名词,区别名词词义的作用,如:“三菜一汤”、“三只菜汤”,用“只”可以凑成两个双音节的对称单位,“三菜汤”不能成立。“屋里有三棵花,一朵也勿开。”用“棵”和“朵”可区分两个“花”的不同含义。“一条香烟剩下来三包。”“三包”即指代“三包香烟”。

(2) 集体量词 用于由两个以上的个体组成的事物。

对 用于配对成双,如:“一对夫妻、鸳鸯、金鱼、沙发”。

双 用于两个对称的东西,如:“一双手、鞋子、袜子、筷”。

副 用于成套的东西,如:“一副手套、对联、筷、耳朵环、牌、象棋、吃饭家生、面孔”。

套 用于成组的东西,如:“家生、文具、沙发、西装、书”。

打 用于以 12 个为一个单位组合的东西,如:“一打铅笔、袜子”。

刀 用于计算纸张的单位,一般是 100 张,如:“一刀纸头、草纸”。

☆**绞** 用于扭在一起的细条状物,多股和成一绞,如:“一绞绒线、丝线、铜丝”。

☆**孪**[bəʔ/bilʔ] 用于粘或合在一起的东西,如:“一孪烂泥、水泥、头发、石头”。

批 用于数量较多的成批的人或物,如:“一批人、货、电视机、稿子”。

☆**泼** 用于数量较多的人或货物,如:“一泼人、橘子、货色”。

☆**粟,粟里** 用于一批货物,常带贬义,如:“一票货色、生意”。

层 用于重叠累积的东西,如:“一层扶梯、楼房、塔”;用于表面一层的東西,如:“一层灰、蜡、皮、纸头、薄膜”。

叠 用于一层加一层,如:“一叠稿子、书、宝塔、信、磁带”。

☆**堆** 用于成堆的物和成群的人,如:“一堆垃圾、制成品、男

女、旅客”。

☆筑堆 用于聚集成堆的人或物，如：“一筑堆人、小朋友、蚂蚁、蜜蜂、草、物事”。

☆坎[dǎ]，行 用于成行列的人或物，如：“一坎人、队伍、字、诗歌、眼泪、房子、路”。

排：用于成排的人或物，如：“一排房子、家生、队伍、枪、蚂蚁”。

☆望[bì] 用于排列整齐的成层成叠或成排的东西，如：“一坐砖头、房子、钞票、青菜、石头”。

串 用于连贯穿起的東西，如：“一串芋荷、珠子、炮仗”。

☆毬[dziy] 用于成球状的一束，如：“一毬花”。

束 用于捆在一起的东西，如：“一束鲜花、筷子、绒线针”。

卷 用于成卷的东西，如：“一卷软片、诗笺、报纸”。

捆 用于已捆起来的東西，如：“一捆书、棒头、树枝、衣裳、行李”。

群 用于成群的人或物，如：“一群小人、鸭、工房”。

种 表示人或事物的种类，如：“一种游客、听众、戏迷、青豆、纤维、情况、杂志”。

☆样 表示事物的种类，如：“一样物事、事体、生意、料作、图案”。

帮，帮子 用于群、伙的意思，多用于贬义，如：“一帮人、皮小团、强盗、年轻人”。

☆班 用于人群，如：“一班学生、年轻人、人马”，常用于讥讽，如：“一班少爷、小爷叔”；用于定时开的交通工具，如：“一班飞机、汽车、轮船”。

队 用于编成行列的人，如：“一队士兵、人马”。

☆排，排里 贬称某种类的人或事物，只用于指示代词“姘、哀”后，贬义，如：“姘排瘪三、捣蛋鬼、货色、蹩脚物事”。

☆统 用于一批好坏大小不一的货,如:“一统货”。

☆档 用于一批、一个层级,如:“一档表格、工作、工资”;用于场次,如:“一档评弹、节目”。

(3) 度量词 用于度量衡计量单位。

a, 长度: 除“分、寸、尺、丈、里、公分/厘米/mǐ?lǐ?、公尺/米、公里”等外,还有:

☆庹[tǒ?]: 表示双手横着伸直的长度,如:“一庹布”。

☆虎口: 表示拇指和食指分开时的长度,如:“一虎口长”。

b, 容量: 除“合、升、斗、石、CC”等外,还有:

☆加仑: 表示大约相当于“gallon”的重量,如:“一加仑冰砖”。

c, 重量: 钱、两、斤、克、公斤/千克、吨。

d, 钱币: 分、角、圆/元/块。

e, 时间: 分钟、刻、钟头、日、礼拜、月、年。

还有表示面积、体积等的量词,都跟普通话相同。

(4) 不定量词 表示不定的少量。

点(点)/滴(滴)/眼(眼)/沓(沓): 相当于普通话的“一点儿”,如:“一眼眼辰光,一滴滴粥,一点点重”。

(5) 借用量词 借用名词或个别动词作的量词。

饮食器皿,如:

壶(一壶热水、酒),瓶(醋、药片),杯/杯子(茶、咖啡),碗(饭、汤),盆/盆子(小菜、西瓜子),盘(月饼、糖果)

装物容器,如:

盒/盒子(蛋糕、扑克牌),包(钞票、衣裳、垃圾),窠(鸡、蛋),袋/袋袋(米、零件),车/车子(书、家生),台/台子(碗、书、灰尘),筒(蜡纸、土豆片)

其他,如:

册(书、课本),页(书、练习纸),章(教材、书),卷(纸头、杂志),口(饭、馒头、牙齿)、身(水、痒子)。

借用动词的,如:

☆□[kəʔ]: 合手抱起,(一~书、柴片)。

☆蒸 (一~蛋糕、小笼馒头)

2. 动量词

动量词同动词配合,表示动作的次数单位,一般用在动词后面,作补语,如:“我去了两趟。”有时也可以作状语,如:“一记踢过去。”偶尔用在名词前,如:“一场球打完了。”

☆记 用于表示动作的次数,如:“打一记,划三记,扯一记”;用于表示动作的短时进行,相当于“V—V”,如:“做一记,去一记,听一记”。

☆趟 用于表示走动来回的次数,如:“走一趟,去一趟,爬一趟”;用于表示动作的次数,如:“汰一趟,举办一趟,约伊一趟”。

☆坎[də], 转 用于表示走动来回的次数,新派不用“转”,如:“去一坎,走一坎,来一转”。

遍 用于表示动作自始至终整个过程,如:“写一遍,唱一遍,打扫一遍”。

顿 用于表示吃饭、斥责、打骂等行为的次数,如:“吃一顿,骂一顿,讲一顿,毒打一顿”,“一顿饭,一顿面,一顿打”。

☆场 表示整个过程,用于文体活动,如:“打一场球,看一场电影,跳一场舞”;用于吵架行为,如:“打一场相打,大吵一场”;用于大小便,如:“拆一场尿,一场污”。

☆□[p'u] 用于表示用水的整个过程,如:“揩一□,汰一□,冲一□”。

阵 用于表示自然界事情经过的段落,如:“落一阵雨,一阵风,一阵潮水”;表示声音和感觉的段落,如:“一阵拍手声,一阵快感”。

道 表示经过的层次,如:“办了一道手续,下了一道命令,上了一道漆”。

声 表示声音发出的次数,如:“叫一声,喊一声救命”。

☆**寤**[huəʔ] 表示睡眠的过程,如:“困一寤”。

跤 表示摔交的次數,如:“攢一跤,踵一跤”。

表示度量的动量词:

☆**则** 年龄 12 岁为一则,如:“比侬大一则”。

☆**短**[dzioʔ] 表示较短的一段,如:“矮一短,短一短”。

☆**歇,歇歇** 表示时间的一小段,如:“坐一歇,困一歇,写一歇”,数词不能用“两、三”等。

☆**抢** 表示较长的一段时间,如:“做一抢,休息一抢,工作一抢”。数词不能用“两、三”等。

借用名词作动量词也较多,如:“打了一枪”,“着了一盘”,“踢一脚”等。

3. 量词的其他用法

(1) AA

量词重叠后可以作主语、定语、状语,表示“每一 A”的意思。如:“只只侪好(个个都好)”,“张张报纸侪登出来了”,“我联欢会趟趟参加”。

(2) 一 AA, 一 A 一 A

“一 AA”可以作主语,表示“每一 A”的意思,如:“一根根侪试过了(侪:都。)”;可以作定语,名量词组成的“一 AA”表示“每一 A”的意思,如:“一家家商店侪开门了”,动量词组成的“一 AA”表示“很多 A”的意思,如:“一趟趟个批评阮没完”;有时可以作状语,名量词组成的“一 AA”表示“逐一 A”的意思,如:“一个个检查完”,动量词组成的“一 AA”表示“一 A 又一 A”反复多 A 的意思,如:“一趟趟个听”,“一遍遍个看”。

“一 A 一 A”,可以作状语,名量词组成的“一 A 一 A”表示“逐一 A”的意思,如:“一个一个个走”,“一张一张侪收好”,动量词组成的“一 A 一 A”表示“反复多 A”的意思,如:“一遍一遍个唱”;可以

作定语,表示“很多A”的意思,如:“墙头浪挂了一幅一幅个画”。

还有些“一AA”的固定结构,表示“很少量”,如“一点点、一滴滴、一汩汩”,表示东西、时间距离、长度容量等的“很少量”;“一歇歇”表示时间的“很少量”;“一嫫嫫”表示长度“很短”,“一微微[mi]”表示东西大小“很小”,如:“从高楼看下去,地浪个人侪一微微”。

(3) 一A头,NA头,形A头

“一A头”:“A”为动量词,“一A头”强调仅用一次动作就完成。如:“我一记头戳进去了。(我一下子戳进去了。)”“小王只讲一趟头就解决问题。”“只饺子一口头吃脱了。(这个饺子一口就吃下去了。)”

“NA头”:“N”为任意数,表示“以N为一计量单位”。如:“五张一元头”,“盒盒廿只头”,“四只头一装”,“五十张头一刀”,“五斤头的青鱼两条”。

“形A头”:“A”为名量词,“形”为形容词,表示每个单位是形容词所限制或描写的那样,如:“大只头”,“小棵头”、“原张头”,“独家头”。“伊独家头住了三年。”“侪是小张头个纸头。”由于“形A头”表示的是事物性质模样,所以前面还能加上表示数量的短语,如:“三块原块头个蛋糕”,“五粒大粒头个糖”。

(4) NANA

表示以“NA”为一个单位的连续反复,如:“我两只两只装。(我每两个一装。)”“伊五张五张数”。

(5) 定指用法

在主语里,量词前不加数词“一”或指示代词“侪”,就能表示定指。这种用法在新派中较少使用了。如:

只凳子揩揩伊。(这个凳子擦一下。)

条毛巾挂起来。

本书是我个。

只面孔看起来倒老实咪。

叠书拿来!

两只鸡卖脱伊!

定指量词在语音上较特殊,舒声调一律为44,促声调一律为44,喉塞音明显,量词与后面的名词中间有一个小停顿。如:“叠书拿来! [dəʔ₄₄ s₁₅₂ nE₅₅ lE₃₁]”的“叠”读音为[dəʔ₄₄],而不是“掰叠 [gəʔ₁₁ dəʔ₂₃]”省了前字的“叠”[dəʔ₂₃],倒像“一叠 [ʔi₁ʔ₃₃ dəʔ₄₄]”省了“一”。它们与用在宾语中省略“一”的用法语音不同,如在“我买条毛巾”中“买条”是连读的,可作双音节连读调连读,也可用三音节连读调跳过第二音节连读。

在前面有人称代词或其他成分时也可如此,如:

我双拖鞋坏脱了。

我沐浴条毛巾勿见脱了。

我专门用来画图块板阿里搭去了?(我专用来画画的那块板哪儿去了?)

在语音上,定指用法的量词与前面和后面的词都不连读。

(6) 量词前加“一”或“两”构成的词和固定结构

“一样”,“两样(不一样)”,“一样生(一样儿)”,“两样生(不一样)”,“一起生(在一起)”,“两起生(不在一起;两种不同的样子)”,“两片生(两半儿)”,“两半片(两个半片)”,“一趸当(一齐,集中起来一次)”。

第八章 代 词

一、人称代词

1. 单数和复数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我[ŋu ₁₁₃]	阿拉[ʔAʔ ₃₃ lA ₄₄ /ʔAʔ ₃₃ lAʔ ₄₄]
第二人称:	侬[noŋ ₁₁₃]	侬[nA ₁₁₃]
第三人称:	伊[fi ₁₁₃]	伊拉[fi ₂₂ lA ₄₄]

第一人称复数“阿拉”是近来从宁波话借来的，现已通用并取代了旧上海话的“我侬[ŋu₂₂ŋi₄₄]”或“侬[ŋi₁₁₃]”。“我”文读作“[ʔŋu₅₂]”。

J. Edkihs 1869年记约150年前的上海话词汇，第一人称单数为“我[ʔŋu/ŋu]”，复数为“我你[ŋuni]”；第二人称单数为“侬[noŋ]”，复数为“那[na]”或“侬那[noŋna]”；第三人称为“伊[fi]”或“是其[zɪdzi]”、“其[dzi]”，复数为“伊拉[fiɪla]”或“伊”、“是伊”、“是其”“其”（“或”后疑记错）。A. Bourgeois 1941年记50年前的上海话，第一人称单数为“我”，复数为“侬、我侬”；第二人称单数为“侬”，复数为“侬”；第三人称单数为“伊”，复数为“伊拉”。在说明中还记了第一人称复数“阿拉[aʔla]”，注明当时上层不说“阿拉”；第三人称还记了“其[dzi]”和“其拉[dzila]”，说明已不听说。此外，他还记了一套以“自[zɪ]”为词头的人称代词：“自我”，“自侬”；“自侬”，“自侬”；“自伊/自其”，说明单读时用；缺第三人称复数。现在加词头“自”或“实”的用法还见于上海郊县某些地区，市内已

不说。同是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 1908 年出版的《土话指南》一书中有时用到词头“自”，如第 13 页有“什介是，自我是包租者。（如这样，我是要包租了。）”一句。“自”的本字是作词头“夫”解的“是”。

上海话的“我”，中古音韵地位是“果开一上哿疑，五可切”，拟音为“[ŋa]”，现上海地区读音元音高化为“[ŋu]”，青少年中还有失落声母读“[ɦu]”的倾向，与浦东音同。“阿拉”的“阿”是“[ŋa]”失落声母而成，“拉”是吴语中多见的表示复数的词缀，表示类集，附着在指人的名词后，如“阿姨拉”即“阿姨他们”。（宁波“我”可读“[ŋoʔ₂₂noʊ₂₄]”或“[ziã₂₂ŋo₃₅]”，“我们”除读“阿拉[ʔaʔ₃₃leʔ₅₅]”外还可读“[ziã₂₂leʔ₅₅]”，又金华“我”读“阿[ʔa₅₄₄]”或“阿侬[ʔa₄₅noŋ₅₅]”，“我们”读“阿郎[ʔa₅₄laŋ₂₄]”或“自郎[zi₂₂laŋ₅₅]”，录作对照参考。）

上海话第二人称单数“侬”可能是从“尔侬[ɦŋnoŋ]”合音或省前音而成，上海郊县原松江府地区有的地方“你”还保留“[ɦŋnoŋ]”的读法，上海地区明清县志中记“我”为“侬”或“我侬”，“你”为“尔侬”，“他”为“渠侬”，可见原来“侬”只是单数人称的一个词尾，后来才上升为表示“你”。在太湖流域，原来“我”、“你”有“[ɦŋnoŋ/ɦŋnu]”、“[ɦŋnoŋ /ɦŋnu]”对称的用法，所以古书中常有用“奴”、“侬”、“吾侬”来书写吴语的第一人称单数，如黄岩籍南宋词人戴复古《沁园春》词：“天诗者，皆吾侬平日，愁叹之声”。而第二人称与第一人称的区别仅在于词根音节为前鼻音和后鼻音的不同，今崇明话“我”读“[ɦŋ₂₃₁]”，“你”读“[ɦŋ₂₃₁]”即是舍后音节“侬”的用法，今奉贤话“我”读“[ɦŋ₂₂no₂₄]”，松江话“我”读“[nu₁₁₃]”，嘉兴话“我”读“[ɦŋ₂₂₃]”或“[ɦŋ₂₂nu₂₄]”都能说明这种变化关系。今奉化话“你”有“[ɦŋ]”和“[noŋ]”两种读法，前者是舍后留前式，后者是舍前留后式。上海话人称代词中只有第一人称的“我[ŋu]”是与近郊原松江府的其他地域读法不同，它代表着北方话的新的覆盖层。）上海话的第二人称复数“[na₁₁₃]”应该是“[ɦŋna]”或“[ɦŋla]”的合

音,宝山的罗店“你”为“[noŋ₂₁₃]”,而“你们”一读为“[fiŋ₂₂naʔ₄₄]”;吴江的盛泽“你们”读“[fiŋ₂₂na₂₃]”,而不远的嘉兴读“[na₂₂₃]”,可为参证。另外,宁波“我们”读“[ʔeʔ₂₂leʔ₅₅]”,“他们”读“[dʒilʔ₂₂leʔ₅₅]”,“你们”读“[fiŋ₂₂neʔ₅₅]”,可见复数的“[l]”和“[n]”互通。

上海话的第三人称的“伊”[fi₁₁₃]是从“其[dʒi₁₁₃]”失落声母而来的,“其”在浙江不少地方还未腭化而读舌根音为“[gi]”,常写作“渠”。“伊拉”是“伊”加表示类集的后缀“拉[la]”构成。

综上所述,较古老的吴语单数“我、你、他”分别是“吾侬[ŋnoŋ]、尔侬[ŋnoŋ]、其侬[ginon]”,“侬”即“人”。复数是“[ŋna]、[ŋna]、[gina]”。现今的上海话中除“我”是北方话新的覆盖层外,其他的人称代词都由此变来。“侬”是“尔侬”合音而来,“伊”是“其侬”舍后留前“[g]”母腭化为“[dʒ]”再失落为“[fi]”(即[j])”。“阿拉”是“[ŋana]”变化而来,“侬”是“[ŋna]”合音词,“伊拉”是“[gina]”变来。

关于人称,还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1) 第三人称“伊”的虚化复指用法

这一类的句子是把动词的受事部分放在动词前,在动词后用“伊”复指它,但这个“伊”是虚化的,不重读,与从动词开始的结构如动补结构或重叠动词一起连读成一个语音词。如:

部 机器 修好伊。(把这台机器修好。)

眼泪水 揩揩伊。(擦一下眼泪。)

拿 所有个 零件 调脱伊。(把所有的零件换了。)

屁股浪 打伊几记。(屁股上打几下。)

(2) 第一人称复数“阿拉”的单数用法

在需要比较含混地表示“我”或者擅自以“我”借代一方时,往往把“阿拉”用作第一人称单数。如:

调单位个事体,阿拉勿告诉侬。(调动单位的事,我不告诉你。)

侬一家头去白相好了,阿拉勿来了。(你一个人去玩吧,我不跟你玩了。)

侬先勿要急,有困难末,阿拉总归会帮助侬个。(你先别急,有困难我总会帮助你的。)

阿拉搵种素质个人勿习惯一认得就用男人钞票个。(我这样素质的人是不习惯一认识就用男朋友的钱的。)

有时用“阿拉”表示对自己的谦称。如:

买家生个事体,阿拉就勿好随便作主了。(买家具的事儿,我就不好随便作主了。)

搵种问题是阿拉搵种人可以解决个哦?(这种问题是我这类人能解决的吗?)

这种复数的单数用法使一些外地人误以为上海话的第一人称单复数都用“阿拉”。

(3) 亲属名称前用复数表示单数的用法

复数人称代词用在亲属名称前充当物主代词时,表示单数,常常不用“个(的)”。如:

阿拉爷银行里做个。(我的父亲是在银行里工作的。)

侬男人今朝啥辰光回转来?(你丈夫今天什么时间回来?)

闯祸个事体我既没告诉伊拉个爷娘。(闯祸的事我没告诉他的爹妈。)

(4) “拉”的复数用法

“拉[la]”用在物主名词后,表示类似“他们”的复数,“拉”是一个表示类集的后缀。如:

侬要拿介伤心个事体告诉小王拉?(你要把这么伤心的事告诉小王他们?)

搵趟聚会,娘舅拉是勿会去个。(这次聚会,舅舅一家是不会去的。)

搵点书是学生拉个。(这些书是学生们的。)

掰部片子是拍玉器厂拉个。(这部影片是拍玉器厂的。)

“拉”用在物主名词后,常常可以代指“家”,或表示“那儿”。

如:

我昨日辣娘舅拉吃饭。(我昨天在舅舅他们家吃饭。/我昨天在舅舅那儿吃饭。)

阿拉一道到李先生拉去拜访。(我们一起去李先生那儿拜访。)

这种用法可能是从“拉”的表示复数表示类集的用法引申而来的。“辣阿姨拉”就是“在阿姨那儿”,“辣拉”就是“在那儿”,今“辣拉”读作“辣辣”。

如果不是指“家”,则必须说明处所。这时,“拉”可以看作“他们的”或“他的”,也可以看作虚化为表领属的“的”。如:

阿拉一道到李先生拉实验室去。(我们一起到李先生的实验室去。)

掰眼书是小王拉单位个。(这些书是小王他们单位的。)

“拉”又可用在物主名词后,表示“他们的”或“他的”,简化作表领属的“的”,如:

小毛拉爷死脱了。(小毛的爹死了。/小毛他爹死了。)

帮客人拉搬行李,搬错仔客人拉两只箱子。(帮客人他们搬行李,搬错了客人的两个箱子。)

妹妹拉男朋友长远勿来了。(妹妹的男朋友好久没来了。)

上海话里没有“您”和“咱们”的用法。

2. 自家,人家,别人,别人家,亲自,大家

“自家”和“人家”可对称着用,“自家(自己)”是“自身”、“本身”,“人家”是指自己或某人以外的人。如:“自家勿参加,叫人家参加”。这时“人家”和“别人家”、“别人”同义,如:“别人家勿肯做个事体,只好自家去做”。

但“自家”常与三身人称代词同位使用,或复指前面的名词、代

词,如:“我自家去。”“伊拉自家勿想赢。”而“人家”、“别人”、“别人家”不能与三身代词连用。如果要对称说,这三个词可与三身代词或同位使用的“自家”对用,如:“别人家有个,阿拉也要有。(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伊自家勿来,倒叫人家来。(他自己不来,倒要别人来。)”

“自家”与三身代词同位使用有一种比较老的用法,是在对话中可省却“我自家”、“你自家”中的“我”、“你”,如:“自家当心!”即“你自己小心!”“甯种情形自家明白。”即“这种情况我自己清楚。”下面例句的用“自家”代“你”的表示法现在已不用了:“我刻刻隔之一层屏风啫搭伊白话,自家听见否?(我刚才隔着一层屏风跟他说话,你听见吗?)”

“别人”、“别人家”、“人家”还可指另外的人,这时也可和“自家”和“三身代词+自家”对称着用,如:“只有自家,既没别人。”“依自家成功了,还要想着人家。”

“人家”、“别人家”和“别人”的区别在于“人家”、“别人家”称代比较确定,“别人”称代不很确定。如可以说“人家老张勿答应”,不能说“别人老张勿答应”;可以说“别人家是教授”,不能说“别人是教授”。但都能表示除自己以外的人,如说:“人家/别人家/别人侪勿高兴,只有依高兴。(人家都不高兴,只有你高兴。)”

“人家”、“别人家”有时能代称说话人自己,即指“我”,如:“侬对人家客气点好哦?(你对我客气点儿好吗?)”“侬勿要脱我吵了,侬既没看见别人家正辣辣忙!(你别烦我了,你没看到我正忙着呢!)”“别人”不能这样用。

“人家”、“别人家”有时可以指某个人或某些人,意思跟“他”相近,如:“我已经拿意思告诉人家了。”“别人”不能用。

当“自家”用作状语时,与“亲自”同义,如“甯只写字台是我自家/亲自做个”。(这个书桌是我自己做的。)

“大家”是指一定范围内所有的人,如:“大家听好!”“大家勿要

走!”“大家”常放在复数人称代词后做同位成分,如:“阿拉大家侬去参观。(我们大家都去参观。)”某人或某些人跟“大家”对举时,这人或这些人不在“大家”范围内,如:“侬对大家讲一讲”。

二、指示代词

1. 指示人或物

定指: 侬~[gəʔ₁₁……] 侬个[gəʔ₁₁gəʔ₂₃/gəʔ₁₁ɦə₂₃]

另指: 哀~[ʔE₅₅……] 哀个[ʔE₅₅gəʔ₃₁/ʔE₅₅ɦə₃₁]

上海话里表示指别的语素“侬”和“哀(又作伊[ʔi])”不能单用,即只有指示区别作用,没有普通话那种替代指示物的作用。“这是红的,那是绿的。”在上海话里不能说成“侬是红个,哀是绿个。”只能说成“侬个是红个,哀个是绿个。”

上海话中的指示代词除了指示处所和时间外,指示人、物、方式、程度时都是不分远近的。“侬~”、“侬个”是表示定指,“哀~”、“哀个”是在同时需要指示两个对象时表示区别的另指。“哀个”可能是“还有一个”的缩音词。“还”在上海可以“[ɦE]、[ʔE]”两读。[ʔE₅₅iʔ₃₃iʔ₃₁]快读可缩成[ʔE₅₂],这可能是“哀”的语源。如:

侬个人依晓得伊脾气哦?(你知道这人的脾气吗?)

依欢喜吃侬个物事哦?(你喜欢吃那/这个东西吗?)

听讲侬个胖女人上个月开始减肥了。(听说那个胖女人上个月开始减肥了。)

侬个辰光依还冇没养出来。(那时你还没出生。)

侬个床浪勿许乱摊书乱摊报!(这床上不准乱放书报。)

依侬瓶汰头水还辣壁橱里哦?(你的那瓶洗发水还在壁橱里吗?)

门口头侬点砖头要搬进来!(门口那些砖头要搬进来!)

依有超市里买个侬种手表哦?(你有超市里买的那种手表

吗?)

昨日杀脱个獐只鸡是会生蛋个。(昨天杀的那只鸡是会生蛋的。)

獐个一只消息老重要个。(这个消息很重要。)

獐个表格是填好个,哀眼还旡没填过。(这个表格是填好的,那些还没填过。)

獐条毛巾是汰脚个,侬用哀面一条。(这条毛巾是洗脚的,你用那一条。)

侬哀点瓜子吃吃脱!(你把这些瓜子吃了吧!)

西方传教士和熟悉官话的人可能习惯于用印欧语或官话的“近指”和“远指”套过来划分吴语的指示代词, J. Edkins 在 1868 年和 1869 年记上海话近指为“第个 [diku]”或“得个 [tʰɿku]”, 远指为“伊个 [ʔiku]”或“故个 [kuku]”。徐家汇土山湾 1941 年出版的 A. Bourgeois 的《上海方言语法》中记的近指为“第 [di]”, 远指为“箇 [ku]”和“伊 [i]”(P. 54 - 55)。1862 年 Macgowan 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里有“第个 [tikʌʔ]”(译作“this”)和“伊个 [ikʌʔ]”(译作“that”)。日人金堂文雄在 1938 年的《上海语名词集》中又用日语来套上海话, 认为“地、格、伊”是近、中、远三指。“第个”的“第”一说源自表示“这”义的“底”, 参见“第十二章介词”中的分析; 另一说“第个”即“是个”, “是”的上古音是 [diəŋ] (董同和推定音), 义为“这、此”, 上海话里保留了上古音读法。(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第三章第三节)“伊个”的“伊”可能也源自“还有一”, 只是开口度再缩小一点而已。(昆山“那些”说“还点 [ʔuE44 tɿ41]”, 罗店说 “[ʔiʔ44 tɿ23], 元音再高即成 “[i]”。)赵元任 1928 年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记“这个”为“迭獐”, “那个”为“伊獐”。

“箇个” [kukə] (两字都为阴去调, 用老上海话连调应为 55 + 31 调) 的“箇”源自表示定指的“个”。值得注意的是, 在 1908 年出版的、与 A. Bourgeois 采用相同的注音方案的《土话指南》, 全书的

大段对话里没有“伊个”一词，只有“箇个”和“第个”。从这本书里可以体会出“箇”的用法。它用以表示“定指”的事物，可以是对话双方都预知的事物，可以是前面出现或提到的事物，实际的用法与官话和今普通话的用法并不对应。用官话代之，有时用“这”，有时用“那”。《土话指南》是译自于1900年的《官话指南》的，下面比较一下两本书的原话，括号里是《官话指南》原文：

我千万求阁下。总勿要担第个事体话出去。箇件是机密事体。(P.5。我求你千万别把这个事给泄漏了。这是一件机密的事情。)

箇个挞皮。又合之四个挞皮。到庄上去相打。……箇辰光。汛地官听见者。(P.21。那个无赖子。又约了四个无赖子。到银号里打架去了。……这个工夫儿汛官听说了。)

听见之箇个房钱。像煞嫌伊太多。阿晓得。箇座房子是顶好个。园地味大。地势味好。(P.14。您听着这房钱仿佛是太多。您知道吗。那房子可是顶好。院子又大。地势又好。)

做箇种卑贱个生活。我终勿造至于个。(P.10。干那些下贱营生。我是来不及的。)

箇是容易个。我总替阁下办到把。(P.6。那容易。我总要给您效劳的。)

箇是亦勿必问者。啥人勿欢喜春天呢。春天味天气暖。花味香。(P.8。这个不用问。谁不是顶喜欢春天的春暖花香。)

依担去拨拉珠市口头。箇月万顺皮货店里。对伊拉话。箇张假票子。教伊拉立刻换一张。(P.133。你给珠市口儿那个万顺皮货铺里带了去。告诉他们。这是一张假票子。叫他们立刻给换上。)

在《土话指南》中，指人指物没有官话的那种远指“那”。“箇”是定指，还有一个“第”是特指，或者说是“专指”。如：

大极。拉箇搭个庙当中。第只算顶大。……箇层梯。那能弄

脱个呢。(P.6。大的很。在这儿算是第一个大庙。……那梯子为甚么拿开了。)

侬到之箇面。对伊拉话。第个是自侬老爷。新近外头转来。带拉个土产。(P.131。你到那儿就说。这是我们老爷。新近打外头回来,带来的土物。)

常远勿会者。第个几日里向。一路勿看见。心里常常想着阁下。还是有啥贵恙呢啥。(P.2。少见少见。我这几天没见着您。很想你。莫不是又病了么。)

“箇”的“定指”用法一直沿用到现代。现今上海话里,“搿”的用法也是宽泛的,凡是对话双方彼此共指的、见到的、指着的、前面或以前提到的、接着用形容词形容的事物(如上例的“卑贱”),所指不论远近都可用“搿”指称。如:“上次阿拉谈到个搿桩生意现在哪能啦?(上次我们谈到的那个买卖现在怎么样啦?)”“行李就摆辣窗口搿搭。(行李就放在窗口那儿。)”当手指着远处时,也能说“拿搿几只凳子搬脱,拿买来个搿两只沙发搬到搿搭去。(把那几张椅子搬了,把买来的那两只沙发搬到那儿去。)”“哀”或“伊”往往只用于对称时,如“搿个是借来个,哀个是买个。”“搿个花勿要,伊个要个。”在不用对称的情况下,往往不用“哀”,如“把那个箱子搬过来!”用上海话说是“搿个箱子搬过来!”往往不说“哀个箱子搬过来!”说“哀”或“伊”,也未必有远指的意思,可与“搿”互换,如说“侬哀个物事吃吃脱。”和“侬搿个物事吃吃脱。(你把那个东西吃掉。)”“侬哀个辰光还旴没养出来。”和“侬搿个辰光还旴没养出来。(那时你还没出生。)”意思完全相同。这里“哀个”也和“搿个”一样表示定指。对指时,“哀个”至今还大有“还有个”的味儿。普通话“这两件事我办好了,那两件待明天办。”用上海话说往往是:“搿两桩事体我办好了,还有两桩等辣明朝办。”

综上所述,现今上海话指人和指物,单指时“搿”、“哀”可任用而常用“搿”,对指时“哀”为另指。

今老派“𪛗个”用“迭个[diʔ₁₁gəʔ₂₃]”，“哀个”用“伊个[ʔi₅₅gəʔ₃₁]”，“迭个”用法在上海今已较少见，中年以下不用。但“伊个”用得还较多，老派、中派和有些青年还在用。老派“迭个”还有一个变读“特个[dəʔ₁₁gəʔ₂₃]”，这个变音与“别人、鼻头”的“[biʔ]/[bəʔ]”两读是一样的。

现在“𪛗个”和“哀个”的对称在松江、嘉兴也用，今松江定指为“𪛗个[gəʔ₂₂ku₄₄]”，嘉兴、吴江的盛泽、黎里等地都为“葛个[kəʔkəʔ]”。“哀个”为“还有一个”的缩音，可参照盛泽，其另指为“寄个[kɿ₅₅kəʔ₂₂]”或“还有个[ʔE₅₅fiə₃₃kəʔ₃₁]”（见1992《当代吴语研究》），不远的嘉兴即为“哀个[ʔE₅₂kəʔ₃₃]”，松江为“伊个[ʔi₅₅ku₃₁]”或“哀个[ʔE₅₅ku₃₁]”。此外，浦东周浦（松江府系）的“迭个[diʔ₂₂ky₂₃]”/“特个[dəʔ₂₂ky₂₃]”和“伊个[ʔi₅₅ky₃₁]”/“哀个[ʔE₅₅ky₃₁]”也可作参考。

量词必须直接用在“𪛗”和“哀”后，如：“𪛗只凳子”，“哀块肥皂”，“𪛗个名字”，“𪛗”、“哀”与后面的量词连读成一个语音词。但是，上海话“𪛗个”常叠加在数量词前用，如“𪛗点蛋糕快眼吃脱（这点儿蛋糕快点吃掉。）”常说成“𪛗个（一）点蛋糕快眼吃脱”，这个时候“𪛗个”可以是表示强调，用于需要特别指明的对象，似过去的“第个”。如：“𪛗点苹果里，𪛗个两只先要吃脱。”但也不一定是特指。上海话里“𪛗个”加上“数量词”的用法也是以前沿用下来的。如：

𪛗个一块黑板已经勿好用了。（这块黑板已经不好用了。）

𪛗个三斤青菜比较新鲜。（这三斤青菜比较新鲜。）

第个几日里向。一路勿看见。心里常常想着阁下。还是有啥贵恙呢啥。（《土话指南》P.2。这几天没见着你。很想你。莫不是又病了么。）

因为拉箇个几年当中。我若使放之外任官者。就要用箇票银子。（同上。P.24。因为这几年。我若是放下外任来。我就得用

这个银子。)

2. 指示处所

近指、定指：搵搭 [gəʔ₁₁taʔ₂₃]

远指：哀面 [ʔe₅₅mi₃₁]

指示处所，有词组的方式：“搵个地方”、“哀个地方”，用这两个词组表示的意义是定指和另指。如“侬搵个地方勿要放凳子，免得妨碍人家走进来。”这句话中的“地方”可能是离说话者颇远的地方，用普通话说应应为“那地方”。一般情况下上海话如用“哀个地方”的话，除非用在两处对称时，如“哀个地方扫过了，搵个地方旡没扫。”这时因为是指处所，“哀个地方”即“另个地方”总在“搵个地方”之外，比“搵个地方”远。

专用词语“搵搭”表示近指，“哀面”表示远指。“哀面”可用于不必对举使用时，总表示远处，如“哀面有只小店”即“那边有个小铺子”。另一个词“哀搭”，在单称时，“哀搭”同于“搵搭”，如：“行李侬就摆辣哀搭。”就是“行李侬就摆辣搵搭。（你就把行李放在这儿）”。在近处对称时，“哀搭”是近指“搵搭”的区别词，如“我立辣搵搭，侬立辣哀搭。（我站在这儿，你站在那儿。）”先说的是“搵搭”，“哀搭”是另一处。“哀搭”既指的是近处另一地，总比“搵搭”远一些。但是，依次三地联说时，上海话没有“近指—中指—远指”或“近（近）指—近（远）指—远指”三分的用法。如“你”在“我”3米之远，“他们”在“我”6米之远，上海话只能说：“我立辣搵搭，侬立辣搵搭，伊拉立辣哀面。”或“我立辣搵搭，侬立辣哀面，伊拉立辣哀面/还有一面。”，而不能说“我立辣搵搭，侬立辣哀搭，伊拉立辣哀面。”区别时，须用手指或目示。

手指处或彼此皆知之处，用“搵搭”，也可用“哀搭”，即“搵搭”、“哀搭”都可表定指。如：“搵眼行李摆辣搵搭。（这点行李放在这儿。“搵搭”在手指示意的壁橱里）”“我个笔记辣辣王老师哀搭。（我的笔记在王老师那儿。“哀搭”是说话双方都知道的地方，此话

也可用“搵搭”。)实际上这儿的处所已是指中性的“那儿/这儿”,于是可以省作“搭”,如:“我个笔记辣王老师搭。”“钞票就摆辣我搭,勿要摆辣伊搭。”

“哀面”才是与近指相对的远指。同为远指而与“哀面”对称的角度,可用“搵面”,如:“侬朝远看,哀面是两家饭店,搵面是一幢博物馆。”如果远处是北面的话,“哀面”是西北,则“搵面”可能就是东北了。可见,“搵面”和“哀面”又是区别远处两地的区别指。如果用手指,则两处都可用“搵面”,如:“侬看,搵面有操场,搵面有游泳池。”或两处都可用“哀面”。“哀面是座山,哀面有条河。”“搵面”、“哀面”只能用于远指。“搵面”、“哀面”都用于远指,彼此没有近远之分。

“搵搭”在上海话中用于定指时,不论远近。如:

搵搭两块西瓜侬吃脱好了。(这儿两块西瓜你吃了吧。)

搵搭有幢新建筑,侬看得见哦?(那边/这儿有座新建筑,你看得见吗?)

侬西双版纳搵搭去过哦!(你西双版纳那儿去过吗?)

老地方呀,阿拉夜头就到搵搭去碰头。(老地方呀,我们晚上就到那儿去碰头。)

飞机场搵搭一段路,车子最好开了。(飞机场那儿一段路,车子最容易开了。)

由此可见,现今上海话中表示处所,是用后面那个语素“搭”和“面”来区分近远,近处和远处都能用前语素“搵”、“哀”来表示对称。近处的“搵”和“哀”在对称用时与其说有近远之分,不如说是“定、另”之分。

“哀”也说“伊”。“哀面”又可说“哀面搭”、“哀面一头”。“搵搭”有时又说“搵头”。有时还可加上“块”,称“搵搭块”、“哀搭块”和“哀面块”。

在指物时,有时要区分远近之物,常需用上“哀面”一词。如:

“这个公园没有那个公园好。”上海话常说：“侬只公园既没哀面一只公园好。”又如：“侬两排房子结构勿好，哀面两排好。”

指示处所有时还可用“海头[hE₅₅dV₃₁]”一词，如：“我个笔记辣王老师海头。”（我的笔记在王老师那儿。）“海头”的“海”本字可能是表示所在的“许[hE₃₃₄]”，旧读“[he₃₅]”，（谢眺诗：“良辰竟何许”）但“海”（“海”的写法不是同音字）的声调上海话应是阴平，与上声的“许”、“海”都不合（但也不排斥可能是“许”的韵母儿化后引起低化和声调改变。）。目前我见到的最早一本上海话著作1862年 Macgowan 著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记作“墟头”和“墟”，记音有时为“han[hən]”如：“侬要到伊墟头(han deu)去，打切打切看。（P.62。你要到他那里去，打听打听看。）”有时记 hay[hei]，与“海[hei]”同韵，如：“桶里向有啥墟(hay)。（P.62。桶里面有什么在内？）”有时记为 heh[he?]如：“包皮勿算垃墟(leh heh)有十斤。（P.63。包皮不算在内有十斤。）”“茶壶里再充点滚水墟(heh)。（P.37。茶壶里再灌点滚水在内。）”“墟”看来与中古咸山摄字同韵，在19世纪中叶的上海话里已与咸山摄字一起开始失落鼻音韵，有时弱化为促声。“墟”也用于表示时点，如：“小墟(han)里（P.139。小时候）”。1883年出版实记徐家汇土山湾地区上海话的《松江话练习课本》，记“墟”韵为 ai[ε]，与“海”同韵，而与跟“许”相同音韵地位的“锯 ké[ke]”不同韵。“辣海(在那儿)”一词即来自“垃……墟头”。旧上海话还有“拉搭”、“拉荡”，“拉”即“辣”，如《土话指南》中有：“既啥外势人拉搭。侬是认得个。（P.66。没什么外头人在这儿，都是认得的。）”“张老二拉荡个。（P.11。张老二在那儿的。）”“我想到张老师荡拜客去。（P.3。我想到张老师那儿拜客去。）”

“搭[tA?]”是吴语中使用地域范围很广的表示处所的语素，可能本字是表示“地之区处”的“埧”，也可能是“拉”的音变而来，（[tA] < [nA/lA]的音变是很容易的，因为上海地区[t]原读带有重

鼻音的先喉塞缩气音[ʼd]。)而且“搭”和“拉”有一样的使用范围，也可以表示“人的类集”，如“娘舅搭(舅舅那儿/舅舅他们)”，此外还表示“时点”，如“前日仔搭(前天)”。“头[dʰ]”也是“夜头”、“门口头”“我头”之类表示时空人某点的语素。

现在上海话中指示处所的代词通常用法与老派不同。今老派和以前有些书上记录的用法是以前语素来区别近指和远指的。今老派表示处所的近远指分别为“迭搭”、“迭搭块”和“伊搭”、“伊搭块”，也说“迭头、迭浪”和“伊头、伊浪”、“故面”等。旧上海话 J. Edkins 分别记为“此地、第头、第搭、第堂”和“故搭、故个户堂”；A. Bourgeois 分别记为“此地、第头、第块、第面、第边、第搭”和“箇面、箇边、箇搭、伊头、伊块、伊面、伊边、伊搭”。不过，1908 年的《土话指南》实际用例中近指是“荡搭[dōtæʔ]”、“箇搭[kutæʔ]”，远指是“过面[kumie]”、“箇面[kumie]”。“箇搭”又表示定指。如：

荡搭公馆里。侬前头货色来卖歇否。(P. 22。你们先头里。也来这公馆里卖过东西么。)

因为现在屋里。侬个老爷太太。侬生病拉。打算荡搭来看病。(P. 93。因为他们老爷和太太都病了。要上这儿瞧病来。)

学堂就拉过面曲湾里。(P. 8。学房就在这拐弯儿。)

我想到过面去。游玩游玩。(P. 4。我想到那儿逛逛。)

依到之箇面。对伊拉话。第个是自侬老爷。(P. 131。赶你到那儿就说。这是我老爷…)

伊一看。少两只红皮箱者。箇搭有两只白皮箱。勿是伊个。(P. 53。他一瞧。他短了两只红皮箱。这里头又有两只白皮箱。不是他的。)

我认得个。是住拉箇搭。张老二拉荡个。(P. 11。我认得是那边儿张老二跟前的。)

箇搭地方。寻勿着啥人(P. 39。那个地方。又雇不出人。)看来，《土话指南》最接近现今上海话，也用“搭”和“面”来区别近

远,再用“箇搭”表示定指。赵元任 1928 年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近远指则分别记为“迭搭”和“伊面、伊头”。由此可见,上海话的指示代词有段时期受到苏州话等的影响,一度发生用前语素区别远近的情况,用词比较混乱,现在又大致重回到老上海话去了。

今中、新派称“这边”和“那边”为“𪛗搭边”、“𪛗边头”和“哀面边、哀面头”。

3. 指示时间

定指: 𪛗抢 [gəʔ₁₁ tɕ'iä₂₃] (这段时间) 𪛗歇 [gəʔ₁₁ ɕiʔ₂₃] (这会儿)

另指: 哀抢 [ʔE₅₅ tɕ'iä₃₁] (前段时间)

定指: 𪛗歇/个辰光(这时候)

另指: 哀歇/个辰光(那时候)

上海话中指示时间,单指时“𪛗”、“哀(伊)”任用,对指时“𪛗”为现在,“哀”表示过去。

词组“𪛗个辰光/𪛗歇辰光”是定指“这时候/那时候”的意思,如:“𪛗个辰光,大家整天旡没事体做。”和“哀个辰光/哀歇辰光”是一个意思。只有在对举的时候,“哀个辰光/哀歇辰光”另指过去,如:“𪛗歇辰光有生活做,哀歇辰光旡没生活做。”指示时间的专词“𪛗抢”(老派为“迭抢”)和“哀抢”(或“伊抢”)联用对举时,“哀抢”表示“前一阵子”。如:“𪛗抢我身体还好,哀抢里常常生病。(这段时间我身体还可以,前段时间常生病。)”“哀抢”渐趋少用,较多用的还是“前段辰光”。“𪛗抢”、“哀抢”单用时则可都表示近指,如:“侬𪛗抢里工作忙哦?(你这段时间工作忙吗?)”等于说“侬哀抢里工作忙吗?”也都可表示定指,如“开奥运会𪛗抢依日日看电视哦?”与“开奥运会哀抢依日日看电视哦?”同义。还可说“开奥运会抢”。“𪛗歇”是短时的“这/那会儿”的意思,不用“哀歇”,“𪛗歇依好走了。(这会你可以走了。)”是用于近指,其实也是定指。又如:“我生病𪛗歇,侬又勿来望我。(我生病那会儿,你又不来看望我。)”

是用于定指,不能用“我生病哀歇,……”。如果要举,后句只能不用指示代词,如说“我猗歇辣写字,刚刚辣看报。”“伊猗歇神气活现,前两日像只煨灶猫。(他现在很精神,前两天像只懒猫。)”

对举时表示现在可说“现在”、“猗歇”,也可说“乃[nɛ₁₁₃]”。如:“伊歇辰光勿用功,乃来勿及了。(那时不努力,到现在来不及了。)”“乃”在早期著作中带鼻音,写作“难[nɛn]”(1862, Mac)

“另有一个“晏歇[ʔɛ₃₃ɕitʔ₄₄]”,用于表示将来,是“待会儿”的意思。如:“猗歇勿好好叫做,晏歇要来勿及个。(现在不好好地做,待会儿要来不及的。)”“依现在等辣海,晏歇点我带依去。(你现在等在那儿,待会儿我带你去。)”

4. 指示方式程度

表示方式(用于动词前) 表示程度(用于形容词前)

定指: 猗能介 / 猗能 / 猗能样子 介 / 猗能 / 猗能样子

另指: 哀能介 / 哀能 / 哀能样子 ——

“介”读“[kA₅₂]”,“猗能介”读“[gəʔ₁₁ nən₂₂ kA₂₃]”。“猗能”、“介”、“猗能介”相当于普通话的“这么”、“那么”,“猗能样子”相当于“这样”、“那样”。“哀”都能换成“伊”。另指一般只是在对举的时候才用,通常定指已中性化。例如:

天介冷,风介大,依勿要猗能介跑来跑去跑了。(天气这么冷,风这么大,你别这样来回奔波了。)

依猗能辛苦,日日猗能样子练。(你这么辛苦,天天这样练。)

“介”同“个”,“个”是“介”的促声弱化形式,上海话中表示定指写成“猗”的也是“个”字,它们都是同一个语素,先表示较虚的定指,后表示较明确的“这”的意思。“能”的本字是“恁”,也是“这么、这样”的意思(张继诗“北风吹雁声能苦”;刘克庄词“俄变见金蛇能紫,玉蟾能白。”朱子语录“待再问又恁地答”,“金之气如何似恁地硬。”)“慢慢地做”这句话上海话中有“慢慢能做”,“慢慢能个做”,“慢慢能介做”,“慢慢介做”,“慢慢介个做”几种讲法,“长得这么漂

亮”旧上海话说“长得能漂亮”，这些话中的“能”，都是“这”义或“这”义的虚化。“能介”里的“能介”都已虚化成像“能”的后缀一样的黏着语素，“能”再加在前面表示定指，这是“这”义的反复叠加。其实，在上海话里，量词“个”、带状语和带定语的结构助词“个”、语气助词“个”都是从表示定指义的“介/个”演变而来的（参看第七章数词和量词、第十四章助词）。“介”的最初的意义是类似英语“定冠词”那样的词头，如上海话“今朝总算认得个老板。（今天总算认得那老板。）”“凿穿仔个门板。（凿穿了门板）”“楼浪摆个油。”（楼上放油。）中的“个”便是。

旧上海话表示方式可用“实介能”“实介”，表示程度可用“实介”，见《土话指南》和《现代吴语的研究》。如：“什介能总要教郎中来。看个看啫好拉唏。（《土话》P. 2。那总得请大夫好好儿治一治就得了。）”“什介下回我到箇片栈里去买货色。提起阁下个名头。就好者。”（《土话》P. 16。那么底下。我到那栈里买货去，我提您就得了。）“前头起。每月工钱。到什介数目拉。（《土话》P. 37。敢情先头里。每月做这么些个手工哪。）”现在“实”字失落，“介能[gaŋən]”音变为“能介[ŋəŋən]”。上海郊县还在用“介能”。

5. 指示数量

定指：能眼[ŋəŋ₁₁ŋE₂₃] / 能点

另指：哀眼 / 哀点[ŋE₅₅ti₃₁]

“眼”和“点”都是“些”的意思，没有数量大小的区别。“眼”偏旧一些。“哀眼”和“哀点”都常说作“还(有)一眼[ŋEiŋE₅₂]”和“还(有)一点”。单用不对举时，“能眼”、“哀眼”都已中性化。

能眼吃脱，哀点留辣海。（这些吃了，那些留着。）

能点货色我吃下来，哀有点只好留辣依能搭了。（这些货我要下来，那些只能留在你那儿了。）

我吃脱一眼眼，还一眼吃勿完了。（我吃了一点儿，还有点吃不完了。）

去年用剩个秤点,今年勿好用了。(去年用剩下的那些,今年不能用了。)

6. 表示关联

葛[kəʔ₅₅] 葛末[kəʔ₅₅məʔ₃₁]

“葛”、“葛末”相当于普通话的“那”、“那么”,不分近远指。“葛”词源即“个”,但声母还未浊化。如:

伊拉勿欢迎,葛阿拉就勿去参加了。(他们不欢迎,那我们就不要去参加了。)

伊已经动气,葛是勿好再惹伊了。(他已经生气了,那不能再惹他了。)

葛末侬到底写勿写啦?(那么你到底写不写?)

既然伊答应了,葛末阿拉彻彻底底做一做。(既然他答应了,那么我们痛痛快快地做一做。)

《土话指南》上用“固[ku]”、“格味[kΛʔmeʔ]”,如:

固是亦无啥。(P.13。那就是了。)

固就介味者。(P.14。那就是了。)

格味几分小租呢。(P.14。那么是几分儿茶钱呢。)

格味。租拉啥人。(P.13。那您租给谁了。)

三、疑问代词

1. 问人

啥人[sA₃₃n_{in}₄₄]

问“谁”说“啥人”,问“什么人”也说“啥人”。如:“侬是啥人?”(你是谁?)“啥人拿钥匙摆辣写字台浪?”(谁把钥匙放在书桌上?)“秤个是啥人写个书?”(这是什么人写的书?)

“啥人”有时说成“啥人家”,如:“秤个是啥人家个物事?”(这是谁的东西?)

2. 问事物

啥[sa334], 啥物事[sa33 məʔ₅₅ z131], 啥个物事[sa33 gəʔ₃₃ məʔ₁₁ z123]

问“什么”说“啥”或“啥物事”,如:“甬是啥?”(这是什么?)“台浪摆个是啥物事?”(桌上放的是什麼?)问“什么东西”重点在问“什么”时说“啥个物事”,如:“侬要啥个物事?”(你要什么东西?)

市郊如奉贤县“什么”既说“啥[sa44]”,又说“啥物[sa35 məʔ₂₂]”、“哈物[ha35 məʔ₂₂]”或“哈物事[ha35 məʔ₃₃ z131]”。吕叔湘考“什么”是从“是何物”脱落“何”字而来,如“何物尘垢囊?(《世说新语》6.14)”“老贼,是何物语?(《近代汉语指代词》P.129)”从吴语来看,“啥物”可能就来自“是物”,再从“哈物”比“啥物”更土一些来看,可能“哈物”直接源自“何物”。

3. 问什么

啥[sa334], 啥个[sa33 gəʔ₄₄]

“什么地方”→“啥地方/啥个地方”;“什么时间”→“啥辰光/啥个辰光”;“什么书”→“啥书/啥个书”;“什么人”→“啥人/啥个人”;“什么原因”→“啥原因/啥个原因/做啥啫”。

4. 问哪个

鞋里个[ɦA22 li55 gəʔ₃₁], 赖里个[lA22 li55 gəʔ₃₁]

“侬问个是鞋里个人啊?(你问的是哪个人呀?)”“两种侬好,侬买赖里只?(两种都好,你买哪一个?)”

“鞋”是同音代写字,本字可能是“何”,歌韵字在上海话里还有读“A”韵的,如“拖鼻涕”的“拖[tʰA52]”。“鞋”也可能是“哈”的声母浊化而来,因为上海话里“鞋里搭”也能说“啥里搭”。“赖”是从“哪”来的。

“个”都可说成“一个”。可以用各种量词,如:“鞋里一个人?”“侬买鞋里一只椅子?”“鞋里一块地方好?”“鞋里部车子去火车站?”

5. 问处所

鞋里[fiAli], 鞋里搭

“鞋里”是“哪里”的意思, 回答可说“鞋里”。“哪里”还可以说“鞋里搭/赖里搭”, 如:“天山新村辣辣鞋里搭?(天山新村在哪儿?)”“哪一面”、“哪边”说“鞋里面/赖里面”, 如:“依欢喜鞋里面? 正面还是反面?”“伊拉住辣山个鞋里一面? 北面还是南面?(他们住在山的哪一边, 北边还是南边?)”

6. 问时间

几时[tɕi₃₃zɿ₄₄], 啥辰光[sA₃₃zən₅₅kuŋ₃₁], 啥个辰光[sA₃₃gəŋ₃₃zən₂₂kūŋ₄₄], 几化辰光[tɕi₃₃ho₃₃zən₂₂kuŋ₄₄]

问多久:(1)“几时”, 如:“伊去了几时?”(2)“几化辰光”, 如:“伊做了几化辰光?”

问什么时候, 哪个时期:(1)“几时”, 如:“伊几时到北京去个?”(2)“啥辰光/啥个辰光”, 如:“依啥个辰光到北京去个啊?”

问什么时间:(1)“啥辰光/啥个辰光”, 如:“写了一上半日, 现在是啥辰光?”(2)“几点钟”, 如:“现在几点钟?”

7. 问日子

几[tɕi₃₃……], 鞋里一[fiA₂₂li₅₅ʔi₃₃……]; 几, 几个[tɕi₃₃gəŋ₄₄]

问哪一年:“鞋里一年”, “一九几几年”; 问哪一月:“几月”, “鞋里一月”; 问哪一天:“几号”, “鞋里一日”; 问哪个星期:“鞋里一个礼拜”; 问一星期中的哪一天:“礼拜几”。

问共有多少年:“几年”, “几化年数”; 问共有多少个月:“几个月”; 问共有多少天:“几日/几日天/几天”; 问共有多少个星期:“几个礼拜”; 问共有多长时间:“几化辰光”; 问多少小时:“几个钟头”。

注意“几年、几月、几日、几号”的不同用法。

8. 问数量

几, 几化[tɕi₃₃ho₄₄], 多少[tu₅₅sə₃₁]

“几”不单用, 要与量词合成双音节用, 如:“几岁”、“几斤”、“几

只”；“几”不能和名词直接连用，中间一定要加量词，如：“几块蛋糕”、“几种样子”。“几化”不加量词直接与名词连用，如：“几化蛋糕”、“几化辰光”；可以单用，如：“侬要几化？”、“几化一斤？”。“多少”是新派从普通话中引来，现在用法与“几化”几乎相同，“多少只”、“多少斤”的用法已多见。老上海话中还用“多化”。“化”的本字是“许”（古诗十九首：“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9. 问方式程度

方式：哪能介 [nA₂₂ nən₅₅ kA₃₁] / 哪能 [nA₂₂ nən₄₄] / 哪能样子 [nA₂₂ nən₅₅ iā₃₃ ts₁₃₁]

程度：哪能介 / 哪能

问方式，如：“油画哪能介画啊？（油画怎么画？）”“水平哪能提高法子？（水平用什么方法提高？）”“信壳哪能样子开啊？（信封怎样开啊？）”问程度，常用作补语，如：“水清爽得哪能介？（水清洁得什么样子？）”也作状语，如：“伊到底哪能介漂亮？（她到底漂亮得怎么样？）”

10. 问原因

哪能，为啥 [fiUE₂₂ SA₄₄]，做啥 [tsu₂₂ SA₄₄]

“哪能”对应普通话“怎么”，“为啥”、“做啥”对应“为什么”。在这儿都是问原因。这三个词后面都能加表示原因的结构助词“啫 [lɔ]”：“哪能啫”、“为啥啫”、“做啥啫”。如：“伊为啥啫哭了？”“侬哪能啫勿去了？”加“啫”的用法偏旧。此外，老派还有“啥缘故（啫）”、“为仔啥讲究（啫）”等。

四、其他代词

某 / 某某：(1)指一定的人或事物，知道了名称而不说出。如：“王某某”，“某保密厂”。(2)指不定的人或事物。如：“某地”，“某某人”，“某种因素辣作怪”。

每一各一逐：“每”和“各”可用在量词、名词前，都有逐指个体而统括整体的作用。但“每”指全体中的任何一个或一组，侧重于统指全体，强调个体之间的共性（“每一”都如此），而“各”表示不止一个，侧重于逐指个体，有时是说明彼此不同。如：“每一个人唱一只歌。”“每日侬走搿条路。（每天都走这条路。）”“每盒廿支。”“各种机会侬尝试过了。”“各人有各人个脾气。”“各人各做自家个事体。”“逐”仅表示挨着次序的一个一个，或时间推移。如：“逐条研究，逐个讨论。”“日逐日有进步。（一天比一天有进步。）”旧上海话常用“日逐”一词，是“每天依次”的意思。

其余—其他—另外：“其他”和“其余”用在名词前都有“除此以外”的意思，都表示跟已说出的部分对举的另外部分。但“其他”侧重在“他”，是“别的”意思，所指范围较广泛；“其余”侧重“余下”的意思，所指范围较明确。“另外”则侧重在“除此之外”上。如：“只有两个人还旡没唱歌，其他人侬唱过了。”“只留两张最好个位置，其余个票侬卖光了。”“阿拉辣谈另外一桩事体。（我们正在谈另外一件事情。）”

本：用于量词前，有“这一”、“这个”的意思，如：“本项”，“本趟”，“本月”，“本方案”；用于名词前，有“自己方面的”意思，如：“本厂”，“本单位”。

五、代词的虚指和任指

三种代词都可以用来表示不确定的对象。

表示任指，如：

我帮侬，侬帮我，任务一歇歇完成了。（我帮你，你帮我，任务一会儿完成了。）

一个圈子兜过来，看看搿个，碰碰伊个。（一圈转下来，看看这个，碰碰那个。）

啥人要啥人出钞票。(谁要,谁出钱。)

要啥拨啥。(要什么给什么。)

表示虚指,如:

我好像听见啥。(我好像听见什么。)

跳伊个痛快!(跳他个痛快!)

勿晓得啥人敲碎了玻璃。(不知道谁打碎了玻璃。)

我一眼也旡啥啥。(我一点也没什么。)

伊随便啥侬勿要。(他随便什么都不要。)

旡没啥,旡没啥,侬去好味。(没什么,没什么,你去吧。)

第九章 能 愿 词

在句子中,能愿词是谓词的前后延伸成分。它一般在不省略的句子里都必须与谓词同现。用在谓词前的能愿词,大多有“勿 X 勿”的用法以与动词相区别,如可说“勿可以勿去”、“勿要勿到”。

总的来说,能愿词表示动作的客观可能性和主观必要性。所以,能愿词可以分两类,一类表示可能,一类表示意愿。

一、表示可能的能愿词

下面的表格表示“好、能够、可以、会/会得、可能、要”六个用于谓词前的能愿词的用法。“★”表示常用,“●”表示也用,“×”表示不能用。

语义	好	能够	可以	会得	可能	要	否定形式
能力	★	●	●	★	×	×	勿能够,勿会得
条件	★	●	★	×	×	×	勿好,勿能够
许可	★	●	★	×	×	×	勿好,勿可以,勿能够
可能	×	●	×	★	●	★	勿会得,勿可能
擅长	×	×	×	★	×	×	勿会得

其中“可以、会得、好、要”四词还有表示意愿的用法。“能够”有时可作“能”,“会得”又作“会”。“能够”表示“可能”是普通话用法影响上海话的结果,有时用,可用省略式“能”。“擅长”语义在“能说会道”这类熟语中还能用“能”。

下面按照各项语义分别以例句说明。

(1) 表示具备的能力

我一日好走 30 里路。(我一天能走 30 里路。)

依英文信会写哦?(你会写英文信吗?)

穉种八音盒,可以响个。(穉种:这种)

伊勤学苦练,已经能够弹钢琴曲。

虽然大家用足吃奶力气,还是勿能够打赢。(勿能够:不能)

小弟弟生下来已经 10 个月,还勿会得走路。(勿会得:不会)

否定句不能用“勿好”、“勿可以”。

(2) 表示客观条件的具备

伊有《消费报》,好从伊此地得着交关商业行情。(他有《消费报》,可从他那儿得到许多商业行情。)

天气好个辰光,可以到隔壁个公园里去散散步。(天气好个辰光:天气好的时候)

场地清理之后,穉里每日早晨能够练身体了。(穉里:这里;每日:每天)

材料还没买齐,勿好开工。(材料还没买齐,不能开工。)

天还没热,穉条河里勿能游泳。

否定句不能用“勿可以”,因为“勿可以”只能表示“不允许”的意思。

注意(1)与(2)的区别:可以说“穉只八音盒会得响个”,但不能说“穉只八音盒会得调响个”;可以说“穉只八音盒勿好调响个”,不能说“穉只八音盒勿好响个”。由此可见,对于事物来说,(1)是本身具备的能力能自动发出,(2)是事物具备了条件而由人调动。

(3) 表示主观情理上的许可

颜色还好浓一点。

伊可以参加阿拉个围棋比赛。(你们可以参加我们的围棋比赛。)

明朝个讨论会,我能够发言哦?

公共场所里勿好吃香烟。(勿好:不可以;吃香烟:吸烟)

着汗背心,勿可以上电车。(着:穿)

伊有资格脱别人谈朋友,啥人也勿能够干涉。(他有资格跟别人谈恋爱,谁也不能干涉。)

除此之外,还有“勿许”、“勿准”,语气坚决,不用肯定式,如“爷娘讲闲话,依勿许插嘴!(父母说话,你不准插嘴!)”“勿准随地大小便!”

(4) 表示估计事实上的可能

雨马上会得小一点个。(雨马上会小点儿的。)

看样子,要出太阳了。

热是热得来,可能超出 35 度。(真够热的,可能超过 35 度。)

掰眼小青菜倒能够卖几个铜钿得来。(这点小白菜倒是能卖几个钱的呀。)

依勿要瞎猜想,伊可能有第三者。

伊会得介既没良心个。(他不会这么没良心的。)

否定句不能用“勿要”、“勿能够”。

(5) 表示能力上的擅长

小王真会得讲。

我大概小脑勿发达,勿会得翻双杠、跨山羊。(山羊:一种体育运动器具。)

上海话还有两个表示可能的能愿词后置于动词,下面分述之。
得:

(1) 在带可能补语的情况下,表示“主观具备的能力”和“客观条件的具备”。如:

眼镜戴仔看得清爽。(戴了眼镜看得清楚。)

依掰两只台子搬得动哦?(你能搬动这两张桌子吗?)

我掰几句闲话伊一定听勿懂。(我这几句话他一定听不懂。)

今朝夜里伊是熬勿过了。(今天晚上他是捱不过去了。)

辰光还早,12点钟之前赶得到。(辰光:时间)

外头物事已经搬脱,窗开得开了。(外面的东西已经搬掉了,窗能开了。)

再难弄着个物事我也得得着。(再难搞到的东西我也能得到。)

云层介厚,太阳看勿见。(云层这么厚,看不到太阳。)

零度勿到,冰结勿成功。(不到零度,结不成冰。)

这种用法,“V得C”和“V勿C”都是可以对举的。如:“看得清爽 \longleftrightarrow 看勿清爽”,“冰结得成功 \longleftrightarrow 冰结勿成功”,问句还能用“V得CV勿C”或“V勿V得C”的形式表达,如:“侬 搵两只台子搬得动搬勿动?”“侬 搵两只台子搬勿搬得动?”(按语音词排)。在普通话里,以上几句话可以说成“能看清楚 \longleftrightarrow 不能看清楚”,“能结成冰 \longleftrightarrow 不能结成冰”,也能用后置的方式说“看得清楚 \longleftrightarrow 看不清楚”,“结得成冰 \longleftrightarrow 结不成冰”。但上海话中有不少“V得C”普通话中常用“能VC”表达。如上海话:“再难写个字伊也写得好。”普通话通常说:“再难的字他也能写好。”有时候,上海话中可以有一种中间态,既用“得”又用“能”,说成“再难写个字伊也能写得好。”“讲到个事体我能得做到。(说到的事我能做到。)”

(2) 在动词后加上“得”,表示主观情理上的许可。如:

搵眼蘑菇吃得个。(这些蘑菇可以吃的。)

搵种能危险角落去得哦?(这种危险的角落可以去吗?)

介伤心个闲话是讲勿得个。(这么伤心个话是不能说的。)

恐怖片小人看勿得。(小孩不能看恐怖片。)

肯定式用法主要在老派中使用,问句的形式是“V得V勿得”或“V得哦”,如:“搵只位子我坐得坐勿得?”“搵只位子我坐得哦?”中派、新派只用否定式,常用的同义句是用“好V”、“勿好V”或“可以V”、“勿可以V”。如:“搵眼蘑菇好吃个。”“月季花自家可以种。”“搵种能危险角落好去哦?”用“好”时,必须与后面动词分

读。

得来：

置于动词后，表示“主观具备的能力”和“能力上的擅长”。

如：

到外国去，单单外语讲得来是冇没用场个。（擅长，不可换用“好”、“可以”。）

罗宋汤我烧得来个。（能力，可换用“好”、“可以”。）

教伊好几遍，伊还是解释勿来。

伊魏碑体、秦简体写得来。

我也勿晓得伊烧饭、汰衣裳做勿做得来。

否定式是“V 勿来”；疑问式是“V得来V勿来”、“V得来哦”或“V勿V得来”，“依 迪斯科 跳得来哦？”“依 迪斯科 跳得来跳勿来？”“依 迪斯科 跳勿跳得来？”

二、表示意愿的能愿词

下面的表格表示“情愿、愿意、高兴、要、想、应该、好、可以、会/会得”九个表示意愿的能愿词的用法。

语义	情愿	愿意	高兴	要	想	应该	好	可以	会得	否定形式
乐意	★	★	●	×	×	×	×	●	●	勿情愿，勿愿意，勿高兴
希望	●	●	●	★	★	×	×	×	●	勿想，勿高兴，勿要，勿会得
必然	×	×	×	★	×	×	★	×	●	勿可能，勿会得
必需	×	×	×	★	×	★	×	×	×	勿要，勿应该
测度	×	×	×	★	×	●	×	×	●	勿会，勿可能
承诺	×	●	●	●	×	×	×	●	★	勿会，勿高兴，勿可能

请求 × × × ●● × ★★ × 勿要

“会得”可以简作“会”。“勿要”可读成合音词“[viə]”。

(1) 表示主观的心愿

为仔脱伊辣一道过，我情愿吃一生一世苦。（为了跟他一起过，我情愿吃一辈子苦。）

为来为去为两张钞票，就是再吃重个生活伊也愿意去做。（就是为了钱，哪怕再重的活儿也愿意去做。）

我高兴帮伊忙，做伊个介绍人。（我愿意帮他的忙，做他的介绍人。）

侬勿要担心，我可以日日来陪夜。（你别担心，我可以天天来陪夜。）

我讲出个闲话，自然会得去做到。（我说出的话，当然会去做到。）

脱伊一道生活，我勿情愿。（跟他一起生活，我不愿意。）

我还勿晓得辩种联谊会个章程，我勿高兴加入。（我还不知道这种联谊会的章程，我不愿意加入。）

辩种能吃力勿讨好个差使，我勿愿意马上去担任。（辩种能：这种）

上海话中“情愿”和“愿意”意义常常相通，如：“就是再重个生活伊也情愿去做。”不过，“情愿”还有“宁可、宁愿”的意思，表示选择低的一方。如：“要我上机器，我情愿做手工。”

“肯”也能表示主观心愿，但在意义上常常比较保守一些，有时表示同意不同意。如：“大家上去了，我勿肯后退。”“只要侬肯用功读，成绩会好起来个。”“乐意”也表示心愿，而且还有“甘心愿意”的意思，只用于积极方面。

(2) 表示主观上的希望、打算，意志上的要求

我要恳求侬一桩事体，侬答应哦？（我要恳求你做一件事，你答应吗？）

我想读夜大学,今年去报名。

依高兴去日本读书哦?(你愿意去日本读书吗?)

我去过疗养院,伊也交关情愿去。(我去过疗养院,他也非常愿意去。)

依勿要走了,阿拉愿意留依辣掰搭。(你别走了,我们愿意留你在这儿。)

我想到个事体就总归会得去办好。(我想到事情就总会把它办好。)

今朝我勿想去图书馆了。

掰种蹩脚个电影,我勿要看了。(这种差劲的电影,我不要看了。)

大家侪勿起劲,我也勿高兴卖力来死。(大家都没劲,我也不想很卖力。)

凡是一窝蜂个地方,伊勿会得去轧闹猛。(凡是一窝蜂的地方,他不会去凑热闹。)

除此之外,还能用“打算”一词,如:“最近我勿打算到北京去。”“愿意”、“情愿”不常用,否定式不用。

(3) 表示必然的趋势

伊昨日动身,今朝好到了。(他昨天动身,今天可以到了。)

依还勿快点逃,要轮到依快了。(你还不快点逃,快要轮到你了。)

社会开放,交际频繁,普通话也就会得推广了。

今朝总归勿会得挨着依了。(今天总不会轮到你了。)

我再走下去,也勿可能走错脱。(我再走下去,也不可能走错了。)

否定式不能用“勿要”、“勿好”。要用“勿会得、勿可能”。

(4) 表示客观上的需要,理所当然和必须

太阳忒旺,要装好窗帘。(阳光太猛,要装好窗帘。)

一个地方个音乐舞蹈应该有自家个特色。(自家个:自己的)
碰着要紧事体, 勿要心慌性急个。(遇到重要的事情, 不用心慌性急。)

宿舍楼里勿应该吵闹。

做穉种沙发, 勿要摆弹簧。(做这种沙发, 不要放弹簧。)

穉种事体别人办勿好, 我勿能够勿去。(这种事别人办不好, 我不能不去。)

“勿能够”只能用在“勿”前表示必须。

否定式还能用“用勿着”, 如:“买只录音机, 用勿着陪侬去。”表示“必需”时, 文读还能用副词“必须”, 如:“要做个必须做。”或“必须要”重叠用:“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必须要去。”

(5) 表示估计和推测

要落雨了哦?(会下雨吗?)

伊拉应该到目的地了。

我讲侬早晏会听我个话照我做个。(我说你早晚会听我话照我的做的。)

我想问题勿会得解决了介快。(我想问题不会解决得这么快。)

老张勿可能来。(老张不可能来。)

还有副词“中[tsɔŋ₅₂]”和“作兴”, 也能表示测度, 都只能用于肯定句, “中”的确定度高, “作兴”相当于“也许”。如:“伊勿辣自家屋里, tsɔŋ 辣老师屋里。(他不在自己家里, 一定在老师家里。)”

(6) 表示承诺

等两日, 我会得告诉侬确切个消息个。(等两天, 我会告诉你确切的消息的。)

我愿意脱伊拉一道生活个。(我愿意和他们一起生活的。)

我高兴脱侬好个。(我愿意跟你好的。)

侬个要求忒苛刻, 大家勿会答应侬。(忒:太)

侬对我勿真心,我勿高兴睬侬。(你对我不是真心,我不想理你。)

我勿可能来上哪个课。

表示承诺的否定式可用“勿可能”,一般不用“勿愿意”。

(7) 表示提出请求

辰光勿早了,我好走了哦?(时间不早了,我可以走了吧?)

今朝要做个事体做完了,我想回转去了。(今天要做的事做完了,我想回去了。)

侬要答应我,拨我调工作。(你要答应我,给我调动工作。)

侬个复习计划可以拨我看看哦?(你的复习计划可以给我看看吗?)

我勿要提出申请了。

否定式不用“勿好”、“勿可以”。

表示意愿的能愿词除了上面几个外,还有“敢”、“值得”、“配”等。“敢”表示有没有胆量,如:“大家支持我,我就敢出头了。”“配”表示“有没有资格”,如:“侬也配来教训我?”“伊要做阿拉组长,根本勿配。”“值得”表示有没有价值,如:“搨种轻松悠闲个工作,想想还是值得去做个。”“可以”也能表示“值得”的意思,如:“伊待我介好,我是可以去为伊作牺牲个。”但不能用于否定式。还有一种形式表示不值得:“有啥V头”,“旡啥V头”。如:“搨眼钞票有啥赚头!”(这点儿钱有什么可赚的!)“搨眼钞票旡没啥赚头。”(这点儿钞票没什么赚的。)都是“这点儿钱不值得赚”的意思。

第十章 趋向词和唯补词

一、趋向词

趋向词由表示趋向的动词虚化而来,在句子中,它附着在谓词后,可以看作是核心谓词的延伸成分,在语法上通常处理为补语,称作趋向补语。

合成的趋向词(双音节)是由单纯趋向词加上“来”和“去”两个单纯趋向词构成的复合词。

上 下 进 出 回 开 过 起 *转*得 到
来 上来 下来 进来 出来 回来 开来 过来 起来 转来 得来 到…来
去 上去 下去 进去 出去 回去 开去 过去 一 转去 得去 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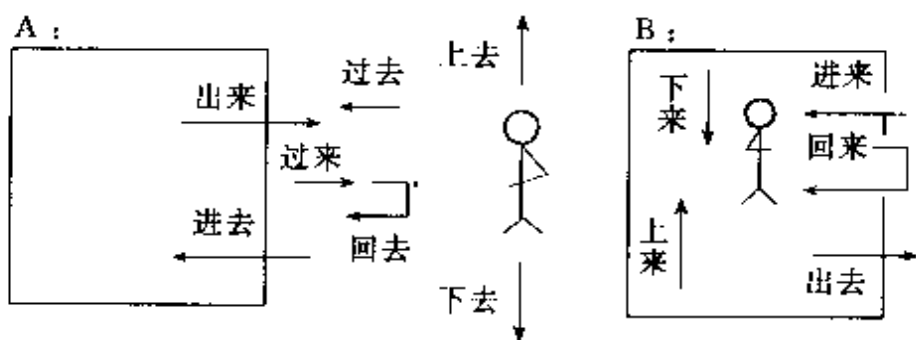
上表中加“*”的“转”、“得”不能单独成词,其他的都能做趋向词。如:“我走回教室。”“我拿小王寻得来。(我把小王找来。)”“我走到办公室去。”

趋向词表示有方向性的、较具体的趋向,它们进一步虚化后可以表示比较抽象的意义,虽然用词词形相同,但这个词已经成了唯补词或体助词了。如:

	V+ 趋向词	V+ 唯补词	V+ 体助词
起来	爬起来	连接起来	做起来
下来	跑下来	固定下来	
下去	降下去		讲下去

下面是一些趋向词语义的图示。“□”代表房间,图中人表示

观察位置。A、B二图趋向词的谓词是“走”。



趋向词有的与谓词合起来表示主语的趋向,如:“一只鸟飞到笼子外面来了。”“先生从教室边头走过来。”(一只鸟→到…来;先生→过来)有的表示宾语(包括用介词“拿(把)”提前的宾语)的趋向,如:“伊叫进去一个人。”“伊拿先生请回来了。”(一个人→进去;先生→回来)

下面分别举例说明趋向词的用法。

上↔下 “上”表示由低处到高处,“下”表示由高处到低处。如:

谢谢侬,爬上两步好哦?(对不起,爬上两步好吗?)

侬跑下几层扶梯就到了。(你走下几层扶梯就到了。)

上海话过去不能单独用“上”和“下”,只用“上来”、“下去”,现受普通话影响也已开始在用了。

进↔出 “进”表示某一空间的由外边向里边的动作,“出”表示由里边向外边的行动。如:

搿条裤子坏脱了,我勿当心一脚伸进夹层里。(这条裤子坏了,我不小心一脚伸进夹层里。)

刚刚跑出勿远,天浪就落雨了。(才走出不远,就下雨了。)

来↔去 “来”表示说话人向着说话对象的行动或说话对象向着说话人的行动,“去”表示离开说话本人或对方的行动。如:

走过去看,只见几个人辣大叫快点拿开水来。(辣:在。)

别人勿晓得,伊一家头来拣去交关书。(别人不知道,他

一个人来挑去许多书。)

几十只飞机辣天浪转来转去。(几十架飞机在天上转来转去。)

回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又到原处。如:

姆妈得我带回一支新钢笔。(妈妈给我带回一支新钢笔。)

老派不说“回”，只说“回来”。

过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经过或通过某处。如:

一路浪，伊跳过一条小沟，又兜过两座小山。(浪:上。兜:绕。)

起 表示动作使事物由低到高。如:

伊拿起笔就写，一歇歇一篇申请报告写好了。(一歇歇:一会儿。)

开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离开或脱离，与某处或某物有了距离。如:

掰块大石头请侬来帮我搬开。(掰:这。侬:你。)

到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从一处至另一处。如:

大家一口气跑到城隍庙。

得来↔得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位置移动。“得来”是由远至近，“得去”是由近至远。

我亲眼看见跑得来一个小姑娘。(我亲眼看见走来一个小姑娘。)

掰两本书侬脱我拿得去带拨伊。(这两本书你替我拿去带给他。)

上来↔上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由低到高。“上来”的立足点在高处，“上去”的立足点在低处。如:

勿要忘记顺便带几本小书上来噢!(上海话不说“带上几本小书来”。)

阿拉一口气冲上去跑到山顶。(我们一口气冲上去跑到山顶。)

下来↔下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由高到低。“下来”的立足点在低处，“下去”的立足点在高处。如：

树浪向又落下来一只大苹果。(树浪向：树上。上海话不说“树浪向又落下一只大苹果。”)

两壶热茶吃下去，伊心里也平静了一点。(伊：他。)

出来↔出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由里到外。“出来”的立足点在外面，“出去”的立足点在里面。如：

一日做下来，身浪个汗衫好绞出汗来。(一天做下来，身上的汗衫可以拧出汗水来。)

伊每日做个事体，就是送几客点心出去。(事体：事情。)

进来↔进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由某一处所的外面到里面。“进来”的立足点在里面，“进去”的立足点在外面。如：

伊拿钥匙开门进来，又跟进两个陌生人来。

穿过了两条马路，车子开进弄堂里去了。

过来↔过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改变位置或改变方向。“过来”是转向立足点，由远至近；“过去”是背离立足点，由近至远。如：

每只井侪是伊拉个救星，一看见井大家就奔过去。(侪：都。伊拉：他们。)

刚刚坐下来，主人就端茶过来了。(上海话不说“端过茶来”。)

回来↔回去，转来↔转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回到原处(有时特指“家”或“家乡”)。“回来、转来”是到立足点处，“回去、转去”是到立足点外的原处。“转来、转去”老派用得更多，旧上海话用“归[təy₅₂]来、归去”；“回来、回去”新派用得更多。也说“回转来”、“回转去”。如：

伊从外地带了交关土产回来。(交关：许多。)

我今朝要买回转去一只电灯泡。

老王看了伊一眼，一声勿响就拿两瓶老酒拿转去了。（老王看了他一眼，默不出声地就把两瓶酒拿回去了。）

今朝要去买米，依下半日早点回转来。（依：你。下半日：下午。这里的“回转来”通常指“回家”）

开来↔开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分开或展开。“开来”的趋向在立足点近处，“开去”的趋向从立足点的近处到远处。如：

大家散开来走，勿要捂辣一道。（大家散开走，不要挤在一起。）

大家勿欢喜看字画，伊也只好拿睷眼老古董拿开去。（睷眼：这点。）

动词和“开来、开去”之间不能插入宾语。

到…来↔到…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移动位置。“到…来”是从离着眼点的远处到近处，“到…去”是从离着眼点的近处到远处。如：

眼睛一刹，伊已经爬到台子浪来。（刹：眨。浪：上。上海话不说“爬上台子来”。）

底楼睷搭看勿清爽，走到楼浪去看。（底楼那儿看不清楚，走到楼上去看。上海话不说“走上楼去”。）

起来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向上。如：

一条鲜龙活跳个鲫鱼从篮头里拍塔一记跳了起来。（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从篮子里扒塔一下跳了起来。）

谓词后带趋向补语又带宾语时，它们的语序参见“第十七章句子语序”。

二、唯 补 词

有些动词虚化后，不能作谓语，只能作补语用，这些词称为唯

补词。(刘丹青, 1994)唯补词的黏着性很强,除插入宾语的情况外,唯补词和前面的动词都合读成一个语音词,中间不能插入别的成分。唯补词包括三类:1. 作趋向补语的趋向词的虚化,称它趋向唯补词;2. 作结果补语的动词的虚化,称它结果唯补词;3. 作可能补语的动词的虚化,称它可能唯补词。

唯补词不能按语义的指向进行分解式变换。如:一般的动趋式和动结式都可分解,“我走出来。”=“我走+我出来”;“侬打痛了我。”=“侬打+我痛”。而动词加趋向唯补词和动词加结果唯补词的形式不能分解变换。如:“我饭端出来。”不能说“我端+饭出来”。“饭我吃好了”不能说成“我吃+饭好”或“我吃+我好”。动词加可能补语的形式可以扩展,如“我跑得快。”可以扩展成带情态补语形式“我跑得快勿快?”;而动词加可能唯补词的形式不能扩展,如“我跑得动。”不能说“我跑得动勿动?”。

1. 趋向唯补词

出, 出来 表示由隐蔽到显露,或由无到有。如:讲出。露出。做出来。规定出来。

伊常常会得讲出交关希奇古怪个事体,侬讲滑稽哦?(他常常会说出许多希奇古怪的事儿,你说奇怪吗?)

大厅今朝一定布置出来。

过 表示超过了合适的一点。如:困过头。坐过站。

我今朝勿留心闲话讲过头,伊勿开心了。(我今天不小心把话说过头,他不高兴了。)

过, 转, 过来, 转来, 过去, 转去 表示人或物体随动作改变方向。

如:转过头。调过头来。别转身体来。翻转身去。

车子侬调转头来了。(车子都转过头来了。)

飞机调过头来飞转去了。

过来 表示动作使事物由一处到另一处。如:接过枪来。报纸调过来。

编辑部介绍过来三篇文章。

上 表示动作有了结果。这是受普通话影响在新派上海话中的新说法,带文读色彩,用例很少。如:交上朋友,爱上伊。

上个月,伊拉谈上了两笔生意。(伊拉:他们。)

到 表示至某种程度。如:卖到五元一斤。写到困着(写到睡着)。

麻将搓到天亮还勿罢休。(麻将打到天亮还不肯罢休。)

表示涉及到某人或某物。如:想到。管到。接触到。

我提到伊个女朋友,伊响都勿响。(我提到他的女朋友,他默不作声。)

到,到…去,到…来 表示动作使事物存在于某人某处。如:插到田头。摆到窗口浪来。

计划要落实到实处。

我为人人个思想要装到每个人心里去。

起,起来 表示涉及到某人或某物。如:想起从前。点起一盏灯。养起兔子来。

伊需要起我来就天天来寻我。(寻:找。)

表示进入某种状态。如:戴起围巾。商量起计划来。

我一想起掰种事体来就头痛。(掰:这。)

起来 表示动作使事物由分散到集中。如:团结起来。包起来。

我第一步就是要拿掰眼电线侬接起来。(掰眼:这点。侬:都。)

表示说话人着眼于人或事物的某一方面,对事物进行估量或评价。如:称起来。比较起来。

讲起来便当,做起来难。

脚踏车踏起来自由。(自行车骑起来自由。)

表示动作使事物出现。如:响起来。肿起来。

森林里一堆堆篝火烧起来了。

表示动作使事物合拢。如:收起来。闭起来。

门快点关起来。

有缝就要补起来。

表示完成。如：占领起来。形成起来。统一起来。

要紧个书我囤起来了。（重要的书我藏起来了。）

介许多规章已经订起来。（介：这么。）

上来,上去 表示人或事物从低级位置转向高级位置。“上来”是到离着眼点近处,“上去”是到离着眼点远处。如：调上来。反映上来。提升上去。搜集上去。

拿犯人提上来审问。

伊从基层调上去了。

表示呈现和出现。如：写上来。交上来。

一桌酒水摆上来了。（一桌酒席摆上来了。）

一个个礼物侪献上去了。

表示附着。如：搭上来。贴上去。

寻根绳子缚上去。

上去 表示估计和尝试。如：做上去。开上去。

侪个小青年看上去精神老好。（侪：这。）

看看蛮好,吃上去就觉着勿好了。（看看不错,吃上去就觉得不好了。）

我看讲上去是勿来三个。（我看说上去是不行的。）

下来,下去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向下级位置移动。如：退下来。处理下来。排挤下去。

从机关里调下来勿少富余人员。

侪趟分配下去十个大学生。（侪趟：这次。）

表示位置从前到后。如：顺下来数。连下去写。

队伍从门口开始一路排下去。

一个一个挨下来走。

下来 表示动作使人或事物离开或分离。如：衣裳换下来。部队

撒下来。灰尘揩下来。

球场浪调下来两个人。(球场上换下两个人来。)

窗浪个油漆脱下来一大块。

表示动作使事物固定。如:刻下来。定下来。写下来。

车子停下来勿走了。

耨点侬要作为制度定下来。(这些都要作为制度定下来。)

表示完成。如:调查下来。解决下来。

一节课上下来了。

任务阿拉包下来了。(我们把任务包下来了。)

下去 表示容纳。如:装下去。堆下去。

耨间教室已经摆下去 20 只台子。(耨:这。摆:放。)

一版排下去五篇稿子。

开来,开去 表示展开。“开去”是向彼处展开。“开来”仅有展开义。如:传播开来。发散开去。

好消息一歇歇就传开去了。(一歇歇:一下子。)

大家叽叽喳喳议论开来。

趋向词虚化为体助词的用法见“第十四章助词”。

2. 结果唯补词

着 表示正中。如:想着。打着。猜着。考着。

耨门题目正好做着过个。(这道题目以前正好做到的。)

表示有结果或达到目的。如:看着。住着。做着。买着。追着。困着。烧着。

我用着红木家生辰光侬还勿曾养出来。(我用到红木家具的时候你还没出生。)

耨个头条新闻我抢着了。(这头条新闻被我抢到了。)

我头一到枕头就困着。(困着:睡着。)

表示接触到。如:摸着。顶着。盖着。搭着。

当心撞着头。(小心别碰到头。)

到 表示动作有结果。这是受普通话影响而用的,原用“着”,现新派有取代“着”之势。如:想到。看到。收到。摸到。捉到。

我辣古玩市场浪弄到一轴吴昌硕画。(我在古玩市场上搞到一轴吴昌硕画。)

表示接触到。也是受普通话影响而用,原用“着”。如:碰到,触到。

一句闲话戳到伊个痛处。(一句话戳到他的痛处。)

好 表示完成、实现和结束。如:做好。想好。打好。关好。装好。

大世界白相好了。(大世界玩好了。)

序言我写好了。(我把序言写完了。)

几个洞我打好了。

表示达到完善的目的。如:商量好。讲好。安排好。

搵眼书我侬理好个。(这些书我都整理好的。)

“好”还能说“好仔”。如:坐好仔。讲好仔。

侬困好仔,我脱侬检查检查。(你躺好,我帮你检查一下。)

大家商量好仔一个计划。(大家商量好了一个计划。)

牢 表示由开到合。如:关牢。闭牢。

行李包拉链拉牢锁好了。(行李包的拉链拉住后锁好了。)

出去门关牢。(出去后把门关好。)

表示牢固、稳当或连住。如:绑牢。锁牢。捉牢。叫牢。

车门开一开,脚轧牢啉!(车子停一下,轧了脚啦!)

表示停顿或静止。(“牢”或“牢仔”)如:呆牢。停牢。搭牢仔。

侬眼睛瞪牢仔做啥?(你瞪着眼睛干什么?)

表示跟随不放或附着。(“牢”或“牢仔”)如:盯牢。跟牢。靠

牢仔。

小团拖牢仔娘勿放。(小孩拖住娘不放。)

光,完 表示没有剩余了。如:烧光。吃光。用完。

裤子脱光打屁股。(把裤子全脱了打屁股。)

蜡烛点光了。(蜡烛点完了。)

钞票用完再赚。

完 表示完成。“完”或“完仔”如:写完。走完。

事体做完可以交帐。

吃完仔饭再做生活。(吃完了饭再做活。)

煞 表示达到极点。如:忙煞。想煞。笑煞。懣煞。

车子浪轧煞。(车上挤死了。)

面孔吃得红煞。(吃得脸红极了。)

脱 表示终结。如:死脱。用脱。写脱。忘记脱。

一歇歇一张报纸看脱。(一会儿一张报纸看完。)

掰眼事体豪悻完结脱。(这些事情赶快结束掉。)

表示离去或消失。如:碰脱。落脱。搬脱。倒脱。卖脱。飞脱。逃脱。

热了衣裳侪脱脱。(热得衣服都脱掉。)

一勿当心敲脱一点漆。(他不小心碰掉一点儿漆。)

表示含贬义的变化。如:坏脱。笨脱。缩脱。散脱。瘦脱。

掰两年我一休息,人胖脱交关。(这两年我一休息,人就胖了许多。)

走,跑 表示离去。如:带走。拿走。分走。吓跑。领跑。

老多值铜钿个物事侪拨强盗抢跑。(很多值钱的东西都被强盗抢走。)

3. 可能唯补词

每个可能唯补词都有“得 C”、“勿 C”正反两种形式。

光,完 表示能不能完结或不留。如:写得光。死勿光。用得完。

着勿完。

伊个钞票一生一世用勿光。(他的钱一辈子用不完。)

搵眼菜吃得完。(这点菜吃得完。)

好 表示能不能完成、实现、结束或完善达到目的。如：做得好。解决得好。弄勿好。讨论勿好。

侬放心，伊一定考得好个！（你放心，他一定考得好的！）

搵能吵下去吵勿好了，吵到离婚为止。

出, 出来 表示能不能向外、显露或实现。如：走得出来。认得出来。

开销得出。叫勿出。算勿出。回答勿出来。

交关丑事体伊侬做得出。(许多丑事他都做得出来。)

介难看个衣裳我着勿出来。(这么难看的衣服我穿不出。)

开 表示能不能分开或离开。如：走得开。拉得开。分勿开。拆勿开。

队伍一定要散得开，集得拢。

伊拉两家头个关系脱勿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脱不开。)

表示能不能容下。如：摆得开。排得开。困勿开。坐勿开。

台子忒小，稿纸摊勿开。(桌子太小，稿纸摆不开。)

书架一多，书就排得开了。

落 表示能不能容纳。如：吃得落。倒得落。咽勿落。轧勿落。

小巴士 20 个人乘得落。(小巴士坐得下 20 个人。)

一只信壳寄勿落一份资料。(一个信封装不下一份资料。)

进, 进去 表示能不能到里面。如：戳得进。打得进去。考勿进。轧勿进去。

伊横竖横，一句劝告也听勿进去。(他不顾后果，一句劝告也听不进。)

冰箱忒小,只装得进五瓶橘子汁。(忒:太。)

着 表示能不能达到目的或有结果。如:捞得着。望得着。困勿着。喊勿着。

辣香港好吃得着世界各国个菜。(在香港可以吃得到世界各国的菜。)

我得得着伊个人,但得勿着伊个心。(我能得到她的身,但不能得到她的心。)

只有“困得着”(有“入睡”意思)不能说“困得到”,别的都能用“到”换“着”,新派多用“到”。

表示能不能接触到。如:摸得着。压得着。碰勿着。撩勿着。

我已经摸得着依个头了。(我已经能摸到你的头了。)

被头忒短,盖勿着脚。(被子太短,盖不到脚。)

表示能不能有着落或到手。如:去得着。困得着。办勿着。做勿着。

我一定做得着班长。(我一定能成为班长。)

花园洋房伊是住勿着个。(他是住不成花园洋房的。)

我是困得着高级床个。(我是能睡成高级床的。)

伊香港去勿着的。(他去不成香港的。)

这里的“着”与普通话的“成”对应,“做得着”是“做得成”的意思。

表示该不该,会不会。如:指挥得着。警告勿着。

我一直好好叫个,讨厌得着我哦?(我一直好好的,会讨厌到我吗?)

我有我个上司,伊管勿着我。(我有我的上司,他不该管到我。)

到 表示能不能达到目的或有结果。如:办得到。猜得到。料勿到。想勿到。

用了密码,别人就拿勿到了。

伊勿能办个事体,我办得到。

表示能不能接触到。如:摸得到。接触勿到。

洞洞眼忒小了,我凿勿到。(洞儿太小了,我凿不到。)

表示该不该或会不会。如:管得到。搞勿到。

我是新手,淘汰勿到我。(我是新手,不会被淘汰/不该被淘汰。)

表示能不能终结。如:吃得脱。卖得脱。忘记得脱。

只要肯集中精力,掰眼功课夜里侬做得脱。(侬做得脱:都做得完。)

侬张钞票缺一只角,用勿脱。(这张钞票缺一个角,用不掉。)

脱 表示能不能离去或去掉。如:走得脱。搬得脱。拔得脱。

只要有决心,坏脾气侬改得脱。(侬改得脱:都能改掉。)

女朋友末,伊已经勿要好了,不过掼来掼去掼勿脱。(他已经不跟女朋友好了,不过总是甩不掉。)

表示能不能达到变化。如:瘦得脱。缩得脱。断得脱。烂勿脱。

伊拿绑带缚得紧来死啞松也松勿脱。(他用带子束得很紧,所以要松也松不开。)

少吃饭末瘦得脱。(少吃饭就瘦得了。)

动 表示能不能移动。如:搬得动。端勿动。

侬力气大,侬掇得动。(你力气大,你端得动。)

台子忒重,葛啞插勿动。(桌子太重,所以拖不动。)

表示能不能进行。如:拉得动。做得动。跑勿动。吃勿动。

我力气一点也旡没,实在动勿动了。(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实在不能动了。)

我年纪末也差勿多了,摸得动末再摸摸。(我年纪也差不多了,做得动的话再做做。)

过 表示能不能通过或胜过。如：瞒得过。抵得过。通勿过。超勿过。

介许多汽车，掰条马路我穿得过哦？（汽车这么多，我穿得过这条马路吗？）

我实在打伊勿过。（我实在打不过他。）

起 表示能不能经得住。如：惹得起。买得起。着得起。碰勿起。赔勿起。养勿起。

掰种能个房子买得起住勿起。（这样的房子买得起住不起。）

勿论啥病，依要记牢：只好早医，晏是晏勿起个。（不论什么病，你要记住：只好早医治，晚是晚不得的。）

起，起来 表示能不能涉及或达到。如：记得起。竖得起来。想勿起来。崛勿起。

只要依硬得起来，就勿怕人家乱讲了。（只要你硬得起来，就不怕别人乱说了。）

依掰种广告引勿起人家注意。（你这种广告引不起人家的注意。）

住 表示力量能不能够上。如：吃得住。靠得住。算勿住。立勿住。

一个号头个收支总归控制勿住。（一个月的收支总是控制不住。）

我掰一头吃得住，依个一头吃得住哦？（我能顶住这一头，你那头顶得住吗？）

牢 表示能不能坚持下去。如：坐得牢。打得牢。熬勿牢。禁勿牢。

日日夜夜做，依身体撑得牢哦？（牢：住。）

12级大风，花园里个树已经立勿牢了。（立勿牢：站不住。）

通 表示能不能顺利过去。如：跑得通。商量得通。讲勿通。想勿通。

搵条弄堂穿勿通。

依关系打得通哦？

上,上去 表示能不能达到高处或达到目的。如：赶得上。关得上。轧勿上去。安排勿上。

车子忒轧,我实在上勿上。(车子太挤,我实在上不去。)

再刨一刨,门就关得上去了。

上,上来 表示能不能接上。如：接得上,加得上来,排勿上,轧勿上来。

依脚勿大好,跟得上哦?(你脚不太好,跟得上吗?)

我出上联,伊下联连勿上来。

上去 表示能不能附着。如：戴得上去。加得上去。搭勿上去。拓勿上去。

搵种锁我装勿上去。

搵种塑料板,勿晓得字写勿写得上去。(这种塑料板,不知道能不能写上字。)

下来 表示能不能完成。如：记得下来。包得下来。讲勿下来。买勿下来。

伊旣没预备好,一节课上勿下来。(他没有准备好,一节课没法上完。)

依讲几化,我侬记得下来。(不论你讲多少,我都能记下来。)

下,下去 表示能不能容纳。如：摆得下。住得下去。画勿下去。加勿下去。

剩下来个小菜,伊吃勿下去了。(剩下的菜,他吃不下了。)

一张纸头浪所有个闲话写得下个。(一张纸上写得下所

有的话。)

尽 表示能不能到底,用于文读。如:做得尽。吃得尽。算勿尽。用勿尽。

 厝门除法除得尽,既没余数。(这道除法除得尽,没有余数。)

 欲望是满足勿尽个,“这山又望那山高”。

见 表示感官能不能达到目的。如:看得见。望得见。听勿见。看勿见。

 声音听得见,人看勿见。

 新派常用“到”,如:“听得到声音,看勿到人。”

拢,拢来 表示能不能集中起来。如:收得拢。凑得拢来。合勿拢来。靠勿拢。

 厝眼鸡侪可以关得拢个。(这些鸡都关得下的。)

 今年聚勿拢来介多老同学。(今年不会有这么多老同学相聚了。)

定 表示能不能保持安定。如:保得定。立勿定。

 一歇歇来,一歇歇去,侬坐得定哦!(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你坐得住吗?)

 厝扇门是关勿定个。(这扇门是关不住的。)

表示能不能确定。如:算得定。商量得定。讲勿定。决勿定。

 厝笔生意能赚几化是打得定个。(这笔生意能赚多少是有把握的。)

 今朝我去勿去,是确勿定个。(今天我去不去,是不能确定的。)

第十一章 副 词

绝大部分副词都只能作状语修饰谓词，所以副词是一种唯状词，只有少数几个副词能在谓词后作补语等。

从语义上来分，副词可以分范围副词、情态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语气副词和判断副词几类。下面对各类副词再分小类，先以意义划类，然后列举该类副词，凡是有上海话特色的副词都下加横线，并作举例说明。上海话的副词系统中还有不少词是与普通话共有的或与普通话用法稍有区别，有的副词正在退化之中，只在老派中使用。

一、范围副词

1. 表示单独

单单 单清 仅仅 独独 真真 方才 只 只有 只不过
必过 另外 随外

“单清”用法与“单单”、“仅仅”同，如：“看痧种病单清用一种药。（治这种病单用一种药。）”

“独独”是“只有”的意思，常用于复句的正句之首。如：“人家侬答得出，独独我一家头想勿着。（人家都能回答出来，只有我一个人想不到。）”

“真真”比可直接用在数量短语前表示数量少或时间短的“仅”、“才”意义更强调量少，如：“我吃仔真真一点点。（我吃了才一丁点儿。）”“我坐了真真一歇歇。（我坐了才一会儿。）”

“必过”有两个意思：1. 与“只不过”同。如：“快车到北京，必过一夜天工夫。”2. 与表示转折的“不过”同。如：“讲是甯能讲法，必过做个辰光就要看看山水了。（说可以这样说，不过做的时候就是看情况决定对策了。）”

“随外”与“另外”义同，如：“买好几张画之后，随外到古籍书店又去兜了兜。（兜：转）”

2. 表示共同

侪 全部 总共 一共 一总 一共拢总 一塌括子 亨八冷打 国落三姆 一道辣海 全部辣海 统统辣海 统统 一道
总归 足惯 大凡 凡是 也

“侪[zE₁₁₃]”即总括全部的“都”，上海话不用“都”。“总共，一共，一总，一共拢总，一塌括子，亨八冷打，国落三姆”都是“总共”的意思，其中“国落三姆[go₂₂ lo₅₅ sE₃₃ m₃₁]”是洋泾浜语“all sum”。如：“甯眼货色，国落三姆侪算辣海，值一万元。”“一道辣海，全部辣海，统统辣海”是“全部在内”的意思，如：“一箱葡萄统统辣海廿斤多眼。（眼：点儿）”

“一道”即“一起”，如：“大家一道心齐，勿要怕！”

“足惯”即“总归”，如：“勿要比了，足惯侬赢。（不要比了，总归你们赢。）”

二、情态副词

1. 表示真确

实在 的确 确实 一定 必定 准定 一准 保险
保定 保准 定规 定计 板 板定 板数 呆板(数)
呆勒板 稳 摆煞辣海 势必 势必至于 勿得勿然

“准定”是“完全确定”的意思，如：“我已经准定明朝要走个。”“一准”是“一定”的意思，故不能用在“已经”后。如：“我一准明朝

走个。”

“保险”、“保定”都是“保证、肯定”的意思，但“保定”很少用，如：“侬个要求伊保险会做到。（你的要求他保证会做到。）”“保准”是“保险准确”的意思，如：“伊保准几分钟里会到，侬勿要急。”

“定规”是“一定”的意思，如：“侬勿走，我定规要侬走。”“吃多吃少既没定规个。”“定计”是“一定、下决心、决定了”的意思，如：“我勿吃，姆妈定计要我吃下去。”“侬勿要来劝我，我定计要走个。”“定计”的说法已偏旧。

“必定”是“必然、一定”的意思，而“板定”、“板”只是“一定、肯定”的意思。“侬勿照伊做，板要错个。（你不按照他做，一定会错的。）”“侬去请伊，伊肯勿肯来是勿板定个。”“板数”、“呆板数”、“呆勒板”、“稳”、“摆煞辣海”是“肯定，毫无疑问”的意思，如：“侬勿挨次序算下去，呆板数错个。”“伊末，稳赢个。（他毫无疑问赢的。）”

“势必至于”和“势必”同义。“勿得勿然”除了“势必”还有被动没法阻止的意思，它还可做“是”的宾语，如：“伊暴露身份也是勿得勿然。”

2. 表示侥幸

幸亏 多亏 幸好 好在 亏得 好得

“亏得”有两种读法：[təy₅₅təʔ₃₁/kʰuɛ₅₅təʔ₃₁]，前者白读，后者文读。“好得”与“亏得”同义，如：“我跌脱一交，好得有个小青年一把携我起来。（我摔了一交，幸亏有个小青年一把把我扶起来。）”

3. 表示巧合

刚巧 恰好 恰巧 恰恰 正好 正正好 恰恰好 刚正好 正正好好 贴正好 刚(刚)好 恰恰叫 扣扣叫 扣恰扣 正巧 齐巧 齐头

“正正好，恰恰好，刚正好，正正好好，贴正好”都是“正好”的意

思,只是表示程度更重一点,如:“我刚刚提到高云峰,伊恰恰好来了。”当表示“完全符合要求”的意思时,和“正好”一样能作补语或谓语,如:“阿拉要拣一个英俊点个演员,伊个卖相贴正好。(拣:挑。卖相:长相。)”“恰恰好”读“[hAʔ₃₃hAʔ₅₅hɔ₃₁]”。“刚刚好”和“刚好”意思一样,只能作状语,如:“阿拉要寻一个勿长勿短个演员,小高刚刚好达到要求。(我们要找一个不高不矮的演员,小高刚好达到要求。)”

“恰恰叫,扣扣叫,扣恰扣”都是“刚好,不差一点儿”的意思,常用于时间或装物,除了可作状语外,还可作谓语或补语。如:“一斤砂糖,罅只瓶里扣扣叫装下去。”“每日上班辰光,伊总归来得恰恰叫。(辰光:时候)”“恰恰叫”读作“[k'Aʔ₃₃k'Aʔ₅₅tɕiɔ₃₁]”。

“齐巧,齐头”都与“正巧”意思相同,重在“巧”上,如:“我真急得要命,齐巧小王出现辣我个眼前。(辣:在。)”“齐头”较旧,已很少用,有时和“正好”叠用,作“齐头正好”,如:“老张难板回来一趟,侬要见伊今朝齐头正好。(老张难得回来一次,你要见他今天正好。)”

4. 表示沿袭

仍旧 原旧 原经 还 还是 照旧 照样 照例 照常

“原旧,原经”都与“仍旧”同义,如:“廿年过去了,罅条马路原旧老样子。”有时“原旧,原经”还可和“还是”叠用,如:“伊只面孔看上去原旧还是介年轻。(他的脸看上去仍然这么年轻。)”

5. 表示突发

突然 着生头里 辣末生头 着末生头 着末头里
猛地里

“着生头里,辣末生头,着末生头,着末头里”都是“突然”的意思,语意似更传神,如:“我正辣辣专心听,辣末生头飞进来一只蝙蝠,吓脱我一跳。(辣辣:正在。吓脱:吓了。)”“猛地里”是“猛然”

的意思,如:“刚刚静下心来想开音乐听,猛地里听见两只狼辣叫。”

6. 表示易发

碰碰 碰勿碰 动动 动勿动

“碰碰,碰勿碰,动动,动勿动”都是一个意思,表示很容易发生某个行动,如:“伊碰碰要发脾气。”“伊动勿动开口骂人。”

7. 表示故作

特地 特意 特为 迭为 迭诚 特特里 存心 有意

“特为,迭为,迭诚 特特里”都是“故意”或“特地”的意思,如:“伊也是旣没办法佬要侬相帮,勿是特为要来为难侬。(他也是没办法才要你帮忙,不是故意要来为难你。)”“两幅立轴是我特特里为侬预备个。(两幅立轴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8. 表示缓慢

逐步 慢慢 一点点 慢慢叫

“慢慢,一点点”都有“慢慢地”的意思,如:“勿要性急,慢慢听,慢慢记!”“辰光还早了,侬一点点吃一点点走。”“慢慢叫”有一义项与“慢慢地”或“慢慢的”的意思同,如:“侬慢慢叫个学,勿要性急!”“侬吃了忒饱,走路要慢慢叫!(你吃得太饱,走路要慢点儿。)”也可说“慢慢介”。“一点点”又作“一点一点”。

9. 表示快疾

赶快 连忙 豪梭 赶紧

“豪梭[ɦɔ₂₂sɔ₄₄]”有“赶快,连忙”的意思,如:“辰光已经来勿及,侬豪梭追上去。”“伊闲话只讲出一个字,我豪梭表示勿答应。”

10. 表示暂认

姑且 勿妨 顺(带)便

“勿妨”即“不妨”。“顺带便”即“顺便”,如:“侬假使要去北京,顺带便可以到曲阜去弯一弯。”

三、程度副词

1. 表示极度

最 顶 忒 忒煞 忒夷 极其 远远 着实 邪气
老 赫 穷 非常 非常之 十分 十二万分 来得
(个) 穷…百… 极 煞 …死…煞 畅 透 透顶
海威 一塌糊涂 足输赢

上面表示极度的词从“最”到“来得个”都能重叠用,如:“顶顶好”、“非常之非常之好”,表示极度的追加。上面排列的词里,从“最”到“穷…百…”都是用作状语的,从“极”到“足输赢”都是作补语用的,其中“畅”、“透”可以作“VCVC”式的重叠,如:“一顿饭吃畅吃畅。”“海威”可作“海威海威”重叠,如:“收成好得海威海威。”“邪气”一词老上海话也可作补语,与此相同的还有“邪”、“野”,如:“黄浦里险得野。”(Edkins. 1868, P. 97)今市区已不用,只在郊县用。

“顶”即“最”,过去上海话用“顶”时候多,如:“老王年纪顶顶大。”现在用“最”多。

“忒[təʔ₅₅], 忒煞, 忒夷”是“太”的意思,上海话不用“太”。如:“弄幢房子装修得忒煞豪华了。”

“着实”的一个义项是副词“远远”的意思,如:“侬迭个人着实旡没侬弟弟好。”

“邪气”、“老”都是“很、非常”的意思,修饰形容词,“邪气”一词历史较老,老上海话与“邪”、“野”一起用,现只留一个“邪气”。“伊打扮了邪气漂亮。(她打扮得非常漂亮。)”“老”起于本世纪60年代,当今使用频率最高。“老”的习惯用法是与后面的形容词不连读,而且声调也有些特别,升得快升得高,如:“老好”应该读作“[lɔ₁₄ hɔ₃₃₄]”,形容词后经常有个表确实的语气助词“个”,所以用

“老”的句子常带“确实”义。如：“伊屁股翘得老高。”“搨能困老适意个。（这样睡很舒服的。）”如果要表较强的感叹，则用“赫”，“赫”也有写作“瞎”，是“极”的意思，80年代从青年中新起，较带热爱的感情色彩，往往要把后面的形容词读得拖长。如：“侬个项链赫嗲！（你的项链真好啊！）”“穷”起于50年代，原来既能修饰形容词又能修饰动词，如：“穷好”，“穷做”。“穷做”是“拼命做”的意思，现在修饰形容词的用法已经不用（苏州用），只留修饰动词的用法，如：“搨种事体勿要侬穷宣传！（这种事不要你拼命宣传！）”但是老的用法还保留在“穷…百…”中，“穷…百…”相当于“穷”的重叠，动词和形容词都能修饰，表示极度。如：“穷积极百积极”就是“积极得不得了”的意思，“穷吃百吃”是“大吃特吃”的意思。另外还有个“横…竖…”也是这个意思，如：“横吃竖吃”是“吃个没完”的意思，但不能修饰形容词。“非常之”和“非常”同，上海话多说“非常之”，不过带有文读味。如：“花园里个松树修得非常之整齐。”“十二分”和“十分”同义，如：“侬介争气，我是十二万分欢喜！”

“来得，来得个”前置形容词，带有称赞的感情色彩，“来得个开心”就是“开心得不得了”，常用于表达“别/原以为不…，而实在是…”这样的语义场合。如：“侬去看看，伊画个素描来得个好。”

“极”只用在谓词后，故总和“得”连用，现只有老派还在用，如：“大家高兴得极！”“煞”用得很普遍，动词、形容词后都能用，如：“开心煞”，“静煞”，“起劲煞”，“笑煞”，“做煞”，“伊是个要煞面子个人。”“介大个人勿会点火，阿要难为情煞？（这么大的人不会点火，还不羞死？）”如再要夸张极度，可说“…死…煞”，如：“恨死恨煞”，“急死急煞”。

“畅”用于表达具体动作的动词后，表示行为的时间很长，如：“画畅”，“写畅”，常常重叠用，如“哭畅哭畅”，“读畅读畅”，“钓畅钓畅”，“阿拉两个人一道商量畅商量畅。”

“透”多用于形容词和心理动词后，如：“我对伊恨透了。”常重

叠用,重叠的用法来自北郊,如:“弄只文字处理机透透! (这个文字处理机好极了!)”“我对伊个闲话相信透相信透。”“伊门槛精透精透。”“透顶”通常用作贬义,如:“伊门槛精得透顶。”也有“我高兴透顶。”的说法。

“海威”见于老上海话,市中心区现已不用,宝山区嘉定区仍用。用于形容词和心理动词后,表示极度。如:“长远勿见,一看侬儿子已经长得海威。(好久不见,一看你儿子已高得很了。)”“海威”是 1X 阴平连读调。

“一塌糊涂”原义是“一团糟,糟到极点”,后来虚化作表示极点,用于形容词和心理动词后。如:“看到自己个成果展出了,伊高兴得一塌糊涂。”“伊文章好得一塌糊涂。”“对气功,伊迷得一塌糊涂。”

“…足输赢”用于动词后,表示干到极度,如:“吃足输赢”,“练足输赢”,“白相足输赢”。

2. 表示甚度

相当 蛮 交关 几化 多 够 算得 来死 煞快 勿过

“蛮[$ʔmE52$]”也有写作“满”,有“颇、相当,很”的意思,表示的程度较广泛模糊,如评论“弄个人蛮好。”可以是“很好”的意思,也可以是“不错,可以”的意思。

“交关”常用,原义是“很多,许多”,如:“我有交关 CD 片子。”后引申为“很,相当”,比“蛮”的甚度强些。可用于形容词、心理动词或形容词化的动词短语前,如:“交关弄,交关弄,我老欢喜个。(很好,很好,我很喜欢的。)”“弄个小团交关惹人讨厌。”重叠“交交关关”、“交关交关”都可,加强程度,不常用,如:“乘弄部车子交关交关快”。“伊交交关关听闲话。(他非常听话。)”

“几化”作副词用是“多么”的意思,如:“弄个小人几化讨厌!”“伊几化听老师个闲话!”普通话的表示“多么”的“多”(如“多开

心”)、表示达到某种程度的“够”(如“够好了”)在青少年里也已在口语中用了,如:“侬看伊拉白相得多开心。”

“算得”是“够”的意思,后面往往带转折,如:“我待侬算得好,侬还是勿得我讲心里话。(得:跟)”

“来死”,“勿过”,“煞快”都附着于谓词后,和谓词连读作一个语音词。“来死”又写作“来兮”,用于形容词和心理动词后,表示“很”的意思,如:“伊做题目细心来死。”“搵个人迷信来死。”“煞快”用于动词(程度深久)和形容词,如:“我等侬等煞快!(我等得你很久!)”“今朝吃力煞快!(今天累得很!)”“勿过”也是“得很”的意思,用于形容词和心理动词,如:“啊呀,搵个人实在讨厌勿过!(啊呀,这人实在讨厌得很!)”现在常用时一般后面要接表示结果的正句。如:“今朝我看伊实在想要勿过,就送伊一只。(今天我看他实在很想要,就送他一个。)”“我心浪向欢喜伊勿过,所以也勿管三七廿一了。(我心里很喜欢她,所以也不顾一切了。)”如果用于一般动词后,则是唯补词了,如:“我讲勿过伊拉。(我讲不过他们。)”

3. 表示比较度

更加 加二 外加 越 越加 越发 越是 尤其 甚至(于) 甚而至于 过于 好好叫 得多

“加二[kA55ŋi31]”与“更加”义同,如:“侬再要光火末,伊加二要勿开心。(你还要发火的话,他更加要不高兴。)”

“外加”是“另外加上”和“而且”的意思,如:“买伊一套咖啡,外加送侬一只咖啡杯。”“我勿好意思问伊讨,外加伊又勿肯拨。(我不好意思问他要,而且他又不肯给。)”

“越加”与“越”意义用法相同,如:“侬越加起劲末,伊就越加消极。(你越带劲,他就越消极。)”

“甚而至于”即“甚至”,如:“我房间里勿铺地毯,甚而至于勿做地板。”

“好好叫”有一义是相比超过的意思,重读,常带强调色彩。

如：“小张个磁带好好叫比侬多。（小张的磁带要比你多多了。）”
“伊好好叫比侬坏！（他比你坏多了。）”

“得多”用于谓词后，常用于比较，如：“还是我做得多。”“伊个生活比侬蹩脚得多。”

4. 表示弱度

比较 稍为 稍稍 略微 有点 有眼 差勿多 起码
至少 刚刚 兮兮 勿大

“稍为”即“稍微”，程度很低，如：“稍为有点痛。”“有眼”即“有点”，如：“听勿懂啫有眼倦。（听不懂，所以有点疲倦。）”

“刚刚”在上海话中可表示程度低，相当于普通话的“才”，如：“小王刚刚是个学徒工，就搞出一个技术革新。”

“兮兮”是“有点儿…的样子”的意思，用于部分性质形容词或有的名词后，如：“戆兮兮”，“惹气兮兮”，“神经兮兮”，“我看伊糊涂兮兮个，拎勿大清。（我看他有点糊涂的样子，不太搞得清楚。）”

“勿大”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太”或“不经常”，是“不怎么”的意思。如：“看得出伊勿大高兴。（看得出他不太高兴。）”“生活勿大做，老是辣休息。（活儿不常做，老是在休息。）”

四、时间副词

1. 表示过去

当初 起初 本来 原来 原本 原本塌里 本则来
本生 本底子 老底子 本当 近来 刚刚 刻刻 将将
开开 方才 平常 从来 老早 老早就 开头 先起
头 预先 先 已经 曾经

“原本，本生”都是“本来”的意思，如：“床旁边个窗门本生是关个，啥人去开开个？”“原本塌里，本则来，本底子”用于老派，主要用于“老的样子，原来的时候”的意思，如：“迭搭户荡本底子开一片

香烛店个。(这个地方,原来是开一家香烛店的。)”

“老底子”是“从前”的意思,如:“老底子此地块住辣海两个法国人。(从前这儿住着两个法国人。)”

“刻刻,将将,开开”都是“刚刚”的意思,如:“刻刻跑过来两个人,我侬认得个。”“将将”可能是“刚刚”的腭化音,“开开”可能是“刻刻”的舒声变读,都只用于老派,上海话不说“刚,刚才”。“方才”即“刚才”的意思。如:“方才来了个人客,侬进去看看是啥人?”

“老早”即“很早”,“老早就”即“早就”,如:“我老早老早起来,老早就烧好早饭了。”

“开头,先起头”是“当初”的意思,如:“先起头辰光,伊还是个跑单帮个。”

2. 表示现在

现在 目前 如今 乃 正

“乃”有一义是“现在”,旧写作“难”,韵带鼻化音,如:“我一遍一遍讲,侬乃明白了哦?(我一遍又一遍地讲,你现在明白了吗?)”

3. 表示将来

将要 就要 从此 眼看 早晏(点) 末脚 压末(脚)
辣末(脚) 着末(脚) 最后 趁早 及早

“晏[ʔE₃₃₄]”即“晚,迟”,“早晏,早晏点”即“迟早”的意思,如:“到底啥人有道理,侬早晏会明白个。”

“末脚,压末(脚),辣末(脚),着末(脚)”都是“最后”的意思,如:“今朝演唱会浪,伊是着末脚一个唱个。(今天演唱会上,他是最后一个唱的。)”“最后”是新派从普通话中引进的。

4. 表示短暂

顿时 随即 马上 立刻 即刻 立时 顿时立刻 立时三刻 临时豁脚 歇歇 一歇 当即 一时头浪 勿多一歇 就

“随即”有“随后就”和“立刻”二义，如：“我讲明我个意见之后，随即跟伊进去了。”“我一讲完随即就走。”“立时，顿时立刻，立时三刻，临时豁脚”都是“立刻”的意思，只是后两词结构松一点。如：“侬也没有介急个，一有事体立时三刻就要办到！”“临时豁脚”已很少用。

“歇歇”、“一歇”是“一会儿，马上”的意思，如：“侬有啥个闲话马上讲脱，伊歇歇就要走个。（脱：掉）”“侬先辣此地等一等，我一歇就会来个。（辣：在。个：的。）”

“一时头上”是“一时，短时间内”的意思，如：“侬问伊，伊一时头上想勿出。”

“勿多一歇”是“没多时”的意思，如：“我坐仔勿多一歇，就困着了。（困着：睡着。）”

5. 表示重复

常常 常庄 经常 时时 每每 往往 老是 专门
再 还 还是 又 夷 夷要 一连 一再 一而再 再三
再三再四 重新 横…竖…

“常庄”即“常常”，如：“伊常庄说谎话。”

“专门”有“老是”一义，如：“伊专门能介，勿打招呼就来了。（他老是这样，不招呼就来了。）”

“再”除了表示将要重复的动作（如：再来一只！）外，上海话常用以表示有所补充或重复的“还”，如：“我打完一盘，再有两盘好打。”“冷天过去以后，春天再会回来个。”也能相当于表示行为重复的“又”，如：“来了两个，再来了两个。”“昨天讲了一遍，今朝再讲了一遍。”“再”还能表示动作行为或事情开始或结束得晚的“才、方才”的意思，如：“三天个会期，哪能开了一个礼拜再结束？（三天的会期，怎么开了一星期才结束？）”

“夷[ɦi₁₁₃]”即是“又”在上海话中的较老的读音，今“又[ɦi_v₁₁₃]”的读法占优势。“夷要”即“又要”，如：“侬夷要勿听闲话

了,我真勿欢喜侬。”

“一而再”即“一再”;“再三再四”即“再三”,有时似语气更重些,如:“我再三再四脱侬讲,侬就是勿听!(脱:跟。)”

“横…竖…”是“反复再三,左…右…”的意思,如:“横困竖困困勿着。(睡来睡去睡不着。)”“题目横做竖做做出来了。”“现在伊是横勿称心,竖勿称心。(现在他是横竖不称心。)”

6. 表示不定时

随时 几时 有常时 有辰光 难板 偶尔 偶然

“几时”有“好多时”一义,如:“伊几时勿来了,我老想念伊!”

“有常时”、“有辰光”是“有时”的意思,如:“有常时伊来,有常时我去,是商量好个。”“有辰光伊会到我屋里坐脱一歇。”上海话不用“有时”。

“难板”是“不常,难得”的意思,如:“歌末,难板唱两只。”

7. 表示衡常

一直 一向 一径 一脚 向来 历来 始终 永远
永久 连续 勿断 总 平常 平素 素常

“一径,一脚”即“一直”,如:“我再三再四讲,伊一径勿睬。”;“勿断”即“不断”。“平素,素常”即“平常”,“平素,素常”都很少用。

8. 表示同时

一道 同时

“一道”即“一起”,上海话不说“一起”,如:“一道搓麻将,还是一道去看戏?”

9. 表示接续

挨下来 乃朝后 乃末 于是 以至(于) 以致(于)

“挨下来”是“接下来,轮下来”的意思,如:“大家勿要轧,人勿多,一个一个挨下来买。(轧:挤。)”“挨下来是两个休息日。”

“乃”的本义是“现在”,指说话的时候。“乃朝后”是“接下去,以后”的意思,如:“乃朝后是旴没好日脚过了。(日脚:日子。)”

“乃末”有“这下”和“于是,接下去”两个意思,如:“乃末好味!乃末弄僵脱味!(这下糟啦!这下搞僵了!)”“打好样,画好线,乃末再拿颜色涂上去。(打好样子,画好线条,接着再把颜色涂上去。)”

五、语气副词

1. 表示疑问

难道 究竟 到究 到底 反倒 何苦 何必 当真 岂
“到究”是“到底,究竟”的意思,如:“伊拉到究有几化实力,侬晓得哦?”

2. 表示决断

反正 横势 索性 索介 就 宁可 宁愿 宁肯
“横势”即“反正”,表示肯定,如:“我横势已经输脱,瞎打打算了!(我反正已经输了,乱打一气算了。)”

“索性,索介[sɔʔ₃₃ kʌ₄₄]”即“干脆”,如:“大家轧进去,我也索介一道轧进去。(轧:挤。)”

3. 表示悖反

反而 反倒 只有 却 居然 先勿先 啥叫啥 叫啥
话啥 有啥 竟然 公然 偏 偏偏 偏生 呆呆叫
呆呆调 煞死

“只有”有一义是“反而,反倒”的意思,如:“侬掰能做只有来得慢。(你这样做反而慢。)”“侬晓得哦?侬离开爷娘只有苦!(你知道吗?你离开爹妈反倒苦!)”

“先勿先”、“啥叫啥”、“叫啥”、“话啥”、“有啥”都有“居然”的意思,如:“我脱侬两个人个事体先勿先要伊来管,侬讲怪哦!(我和你两个人的事居然要他来管,你说奇怪吗!)”“教了伊交关辰光,伊啥叫啥还是学勿会!”“我叫伊去,伊有啥勿理我!”

“偏生”与“偏偏”同，其中一义是表示所发生的行为出乎意料，与愿望或常理相反，如：“礼拜日我来寻依，依偏生勿辣海。（星期天我来找你，你偏不在。）”。“呆呆叫，呆呆调”也用此义，如：“本来要叫依去出差，呆呆调依生病了。”不过偶尔可不作状语，如：“我来了未伊又勿来，真是呆呆调碰着呆呆调。（我来了他不来，真是不巧碰不巧。）”这里的“呆”读“[ɲe]”。

“煞死”是“偏”的意思，如：“伊迭个人煞死要面子！”“叫依勿要响，煞死要瞎讲！（叫你别出声，你偏要乱说！）”

4. 表示归结

其实 其实骨子(里) 毕竟 总归 终究 终将 归根到底

“其实骨子，其实骨子里”与“其实”同义，如：“表面浪神气活现，其实骨子里是一包草。”

5. 表示警策

千万 万万 务必 一定要

6. 表示强调

真也 有得 都

“真也”表示强调或申辩，相当于普通话“才”的两个义项。如：“搿种事体啥人告诉依个啊？我真也勿相信了！（这种事谁告诉你的？我才不信呢！）”“当面勿讲，背后乱讲，我真也勿是搿种人味！”

“有得”有多义，其一是强调“更要，还有”的意思，读时有重音。如：“依勿听我闲话有得苦了！（你不听我的话，苦更在后面呢！）”“依等辣海，好戏有得看味！（你等着，更有好戏在后头看呢！）”

“都”表示强调，有“连…也…”的意思。如：“伊每天来请吃饭，我都勿好意思，依哪能会随随便便去个？（他每天来请我们吃饭，连我也不好意思，依怎么会随随便便去的？）”“我都勿相信，依还相信啊？（连我也不信，你还信吗？）”。

六、判断副词

1. 表示肯定

肯定 当然 自然 本当 照名份 明明(叫) 明明仔 确实 的确 的的括括 实在 实头 十足 就是 毫无疑问 轧辣 方才

“自然”作副词用时在上海话里是与“当然”同义的，如：“我是伊个娘，伊自然要孝敬我。”

“本当，照名份”都是“本来应当”的意思，如：“阿拉个商店本当是为大众服务个，勿是单为富人开个。”“今朝照名份是依请客了。（今天当然应该是你请客了。）”

“明明，明明叫，明明仔”表示显然如此和确实，如：“明明叫摆辣台子浪个物事会得旻没个！（明明放在桌子上的东西会不见的！）”

“的的括括”是“确确实实”意思，如：“老张的的括括是个古玩鉴赏家。”

“实头”与“实在”同义，如：“想来想去伊实头是好！”

“轧辣”即“毫无疑问”的意思，不过“毫无疑问”用于较正规场合，“轧辣”用于很随便的表达场合，如：“我脱阿拉阿哥讲讲，伊轧辣答应个。（我跟我哥讲一下，他答应没商量。）”

“方才”有一义表示肯定，相当于普通话的“才”的一种用法，如：“甬个方才是正宗个名牌。”

2. 表示否定

勿 勿要 并勿 决勿 勿须 勿必 勿要…得 未必
旻没 勿曾

“勿[vəʔ₁₂]”即“不”，吴语里否定词“不”读唇齿音。“勿要[vəʔ₁₁iə₂₃]”可读成合音“[viə₁₁₃]”，普通话中的“不用，甬”和“别”

上海话都用“勿要”表达,如:“勿要紧个,勿要谢!(没关系,不用谢)。”“勿要碰着我!(别碰到我!)”“勿要…得”是“不必”的意思,如:“勿要急得个。”即“不必急。”

“旡没[fi_{m22}məʔ₄₄]"在老上海话里只等于表示“具有,存在”的动词“没有”,表示完成体、经历体否定式的“未尝”老派和旧上海话是用“勿曾”的,如:“我外滩勿曾去歇。(我没去过外滩。)”在现今上海话中已随普通话用副词“没有”,上海话说成“旡没”,如:“饭我还旡没吃。(我还没有吃饭。)”除此外,“旡没”还有“不给,不能”的意思,如:“伊有得进去,侬旡没进去!(他给进去,你不给进去!)”现在“旡没”的使用范围已经扩大到表示“不!(No!)”,如:“——侬昨天功课做到11点钟困个?——旡没噱,我做到12点。”

3. 表示必然

必然 必定 就 来得

“来得”和表示“在某种条件下自然怎么样”的“就”含义一样,如:“侬甭能样子做来得慢,照我讲个办法做来得快。(你这样做就慢,按我讲的办法做就快。)”这里的“来得”不重读。

4. 表示或然

也许 作兴 中 乃中 勿一定 勿见得 大概 大约 大约模(作) 约模张 大约光景 说勿定 话勿出 量来 派派 算算 或许 也许 好像 赛过 像煞 想必 恐怕 恐防 剩怕 独怕 特怕 只怕 当仔 以为 几乎 几几乎

“也许”只在很文的上海话中偶用,“作兴”作副词用是“也许”的意思,在上海话里常用,如:“今朝夜里我作兴勿回来了。”(表示不很肯定)“伊作兴已经到大阪了哦?”(表示估计)。后一种如果要表示较有把握肯定的估计猜想,则用“中[tsoŋ₅₂]"来表达,如:“我想伊中答应我个要求了。(我想他一定答应我的要求了。)”“乃中”是“到现在估计”和“这下总”的意思,如:“伊乃中到屋里了。(他现

在总到家了。)”“我乃中可以休息了。”

“勿见得”是“不一定,不像对方所说的”的意思,常也可作宾语,如:“用钢笔写勿见得比圆珠笔好。”“伊讲得好得勿得了,我看勿见得。”

“大约模,大约模作,约模张,大约光景”都是“大约”的意思,如:“夜里看勿清,大约模是一男一女。”“约模张,大约光景”在老派中已用得差不多了。

“说勿定,话勿出”都是“说不准”的意思,如:“话勿出小王明朝勿会来。”

“量来”是“大概,估计”的意思,如:“量来伊一时认勿清爽,葛啫伊旣没叫应我。(也许他一时认不清楚,所以他没有招呼我。)”

“派派”是“按理说,原来预想”的意思,如:“派派伊勿会反对我个,为啥今朝伊介勿拨我面子。(按理说他不会反对我的,为什么他这么不给我面子。)”“算算”是“预料”的意思,如:“算算伊是明朝来,勿晓得伊今朝就到了。”

“赛过,像煞”即“好像”,如:“厝间房间我赛过来过歇个。(这间屋子我好像来过的。)”“伊像煞旣没依讲得介坏。(他好像没有你讲的那么坏。)”

“恐防”是“注意预防”,如:“依要恐防伊拉来破坏。”

“剩怕”是“生怕,唯恐”的意思,如:“我剩怕伊拉老是来作对。”“独怕,特怕”都是“只怕”的意思,如:“我别人勿怕,独怕伊出面反对。”

“当仔”即“以为”,如:“我当仔小王会高兴个,偏偏伊勿开心。”

“几几乎”即“几乎,差一点”,如:“我用足心思设计制作,不过还是几几乎失败。”

最后说明一下普通话的副词“才”在上海话中的相应用法。“才”的几个义项在上海话中分别用以下几个词表示:(1)表示事情在前不久发生:刚刚。“他才从上海来不久。—伊刚刚从上海来勿

多歇。”(2)表示事情发生或结束得晚:再。“他明天才能到。—伊明朝再会到。”(3)表示数量少,程度低:只,只有。“一共才用了一刻钟——一共只有用了一刻钟。(4)在复句正句中表示然后怎么样:(葛佬)再。“正因为有困难,才派你去。—正因为有困难,葛佬再派侬去。”(5)强调确定语气:真也;方才,再。“我才不相信呢!—我真也勿相信啖!”“这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名牌哪!—搵个再/方才真正是名副其实个名牌啖!”

第十二章 介 词

一、前置介词和后置介词

介词是把一个名词性的成分引介给谓词，让它们与谓词构成修饰关系的一种词类。上海话里的介词有前置介词和后置介词两种。上海话的修饰语多数前置于谓词，因此修饰语和谓词的中介——后置介词比较稳定，表现在常常省用前置介词而不能省掉后置介词。上海话的后置介词多数是从方位名词虚化而来的，虚化程度比前置介词强；前置介词从动词虚化而来，有较强的动词性，不少是从官话书面语中借来的，往往可以把它看作动词。

汉语中的介词之所以有前置和后置两种，是与古汉语表示地点、时间等的介词短语用在谓词后面(需用前置介词与谓词挂钩，如“战于野”)，现代汉语大多场合都转向谓词前(需用后置介词与谓词挂钩，如“田野里作战”)，有时也用于谓词后(如：“走到操场里”)有关的。

上海话的后置介词有以下几类：

(1) 来自处所名词的方位词，主要表示地点、时间。如：“里，外，浪(上)，当中，下面”等。

(2) 来自代词，主要表示地点、时间。如：“搭，搭，搭块”等。

(3) 来自动词，主要表示起讫点。如：“起，以来，为止，到底”等。

(4) 来自动词,表示对象。如:“来讲”等。

(5) 来自形容词、代词,表示比较、比喻。如:“一样,能介,介,能”等。

上海话的前置介词有以下几类:

(1) 来自动词,主要表示地点、时间。如:“辣辣,辣海,从,到,望,离,经过”等。

(2) 来自动词,表示受事、施事、与事。如:“拨辣,拿”等。

(3) 来自动词,表示因果。如:“因为,为仔”等。

(4) 来自动词,表示对象。如:“对于,讲到,脱,比,问,朝,除了,使得”等。

(5) 来自动词,表示凭借。如:“照,拿,用”等。

有些前置介词和后置介词常常配合起来用,如:“辣辣……里向”、“到……为止”、“像……能介”。下面具体说明各种介词及其用法。

二、方 位 词

方位词是表示方位的名词虚化而来的后置介词,它表示方向和相对位置关系,有的还表示时间关系等。它附着在词或短语(主要是名词和名词性短语)后,构成一个表示时间、处所的方位短语,如:“屋里向(家里)”,“床高头(床上)”,“三日以后”,“打地基前”,“痛苦脱仔消沉之中(痛苦和消沉之中)”。方位短语可以作句子的主语、状语、定语、宾语、补语。如:“房间旁边就是盥洗室。”“伊十八岁之前一直辣读书。”“房间南面的窗门一直开辣海。(开辣海:开着。)”“一只水库辣两山个当中。”“伊困宿舍里向头。(他睡在宿舍里头。)”

上海话方位词见下表:

	~面	~头	~半月	以~	之~	朝~	~向	~横头	~底(头)
上	上面	上头	上半月	以上	之上	朝上	浪向	上横头	上底(头)
下	下面	下头	下半月	以下	之下	朝下		下横头	下底(头)
前	前面	前头	前半月	以前	之前	朝前		前横头	
后	后面	后头	后半月	以后	之后	朝后		后横头	后底(头)
左	左面		左半月		之左				
右	右面		右半月		之右				
里		里头	里半月			朝里	里向	里横头	
外	外面	外头	外半月	以外	之外	朝外		外横头	外底(头)
东	东面	东头	东半月	以东	之东	朝东	东向	东横头	
南	南面	南头	南半月	以南	之南	朝南		南横头	
西	西面	西头	西半月	以西	之西	朝西	西向	西横头	
北	北面	北头	北半月	以北	之北	朝北		北横头	
中					之中				
内				以内	之内				
边		边头							

其他:高头 底头 里向头 旁边(头) 边浪向 底下(头) 背后(头) 后背头 面前 门前 对面(头) 对过(头) 落北 之间 当中 当中横里 当中头里 一边 前后 左右 上下 ~头里 ~头浪

“朝~”的“朝”虚化不够。老派少数人还有“~首”，其“~”的适用范围与“~半月”同，如：“右首”、“里首”。旧上海话还有“~势”，其“~”的使用范围也与“~半月”同。

下面解释几对方位词：

1. 上↔下

上海话中表示“上、下”的方位词有：

“上面”、“上头”、“上底头”、“以上”、“之上”，这些词的“上”都读“[zō]”。“上面”、“上头”、“上底头”通常都表示较实的意思，如：“肚肠上面是胃脱肝。(肠子上面是胃和肝。)”“台子上头叠凳子。”“商场上底头是办公楼。(商场上面是办公楼。)”。“以上”、“之上”

经常表示范围,如:“十八岁以上可以进场。”(“以上”常含十八岁在内。)

“浪”、“浪向”、“高头”,这里的“浪”即“上”,读音为“[lɔ̃]”,所以写作“浪”。这是“[z]”声母音变为边音“[l]”的结果,这三个词比较口语化,意义和用法是一样的,既能表实(如上面一段例子),又能表虚,与普通话方位词“上面”的意思相同(但一般不说“上面”),即:1. 位置较高的地方,如:“书架浪向一本书也旡没。(书架上一本书也没有。)”2. 表面,如:“墙壁高头挂了两幅地图。”3. 方面,如:“领导浪向已经做出制度浪个规定。”4. 某种事物范围之内,如:“信浪个意思看勿懂。”“高头”新派用得较多,借自宁波。它们还常构成以下词:“边浪/边浪向/边高头”、“面浪/面浪向/面高头”、“底浪/底浪向/底高头”。再组成“方位短语”如:“床边浪”、“沙发面浪向(沙发表面上)”、“杯子底浪向”。“底浪向”是底部的意思,和“面浪向”相对。“边浪向”即边上,与“当中”相对,如:“草地边浪向种了树木,草地当中有一尊裸体雕塑。”

“底头”、“底头浪”表示“底的上部”,和“底浪向”同义,如:“碗底头还吃剩两粒饭米糝。(碗底还有吃剩下的几颗饭粒。)”“底头”也能虚用,如:“手底头旡没几万是做勿成功事体个。(手上没几万是做不成事的。)”这里的“手底头”即“手浪向”的意思。

“下”、“下面”、“下底”、“下头”、“下底头”、“下面头”,都表示位置较低的地方如:“石头下底头有交关小鱼游进游出。(石头下面有许多小鱼游进游出。)”有时表示次序靠后的部分,相当于“后面”,如“题目下头是答案。”“下面头”一词很少用。

“底下”、“底下头”也表示“下面”,如:“树底下勿好停车子!(树下不能停车!)”“杯子底下头用了垫板。”也表示物体最下部位,如:“碗底下头缺只角。”“楼房底下头住两家人家。”“底下头”表示“底部”的意思时,“头”字可稍有“那儿”的处所义,这时“底下头”如用于容器,与“底浪、底浪向”同义。如:“侬手伸到书包底下头去摸

一支圆珠笔出来。(你把手伸到书包底部去掏一支圆珠笔出来。)”与“底下”义不同,“书包底下”是“书包的下面”的意思,如:“书包底下压好了一张条子。(书包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2. 里↔外

“里”、“里头”、“里向”、“里向头”,可表示普通话“里面”的意思,表示一定的时空或某种范围以内,但不说“里面”一词。如:“伊半天里向完成了任务。”“屋里一个人也既没。”“心里头一直勿服帖。”“里向头”因音节多使用有一定限制,多用于作方位名词单用,如:“看看里向头有勿有人?”。“里”、“里头”、“里向”又能表示地点“一边、处”的意思,如:“横里向量一量,竖里向再量一量。(横里量一下,竖里再量一下。)”“边浪向走走,当中里向也去走一走。(边上走走,中间也去走一下。)”

“底里向”即“底浪向”,如:井底里向有只青蛙。”

“之中”、“之间”常用于文读,如:“计划侬辣讨论之中。(计划都在讨论之中。)”也用于口语,如:“突然之间来了一场雨。”表示方位上海话中“中”不能单用,而是分别用“里”、“里向”、“当中”和“头里”、“头浪”。表示时空、范围、情状或两边之间的,用“里”、“里向”或“当中”,如“上海话里(上海话中)”,“教室里向(教室中)”,“朦胧当中(朦胧中)”;表示某种场合或气氛的,具体地说,是“的地方”或“的时候”的意思的,用“头里”,如“暗头里(暗中)”,“火头里(火中)”,“气头里(生气时)”,“夹忙头里(繁忙中)”,“着生头里(突然之中)”。有的也用“头浪”,如“火头浪(发火之时)”,“亮头浪(明亮之处)”,“夹忙头浪”(繁忙之时)。有的情况下可以两用,如:“横里向量一量。/横头里量一量。(从横里量一下。)”

“外”、“外头”、“外面”、“外面头”、“外底”、“外底头”表示超出某一范围处的“外面”,如:“广场外底头是马路。”又可表示表面的意思,如:“肌肉外头是皮肤。”

“上底头”、“外底头”的“底”有指示“这”的意思,可追源至宋

朝,如沈瀛《竹斋词》:“问谁姓字底中居,云:陶靖节,白居易,邵尧夫。”无名氏《蓦山溪》词:“竹篱茆舍,底是藏春处。”

“朝里”、“朝外”除表示“以内”、“以外”的意思外,还有“以下”和“以上”的意思。如:“课堂朝外是操场。(教室外是操场。)”“造幢高层要一年朝外点辰光。(造一座高层要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十八岁朝里算小囡。(十八岁以内算是小孩子。)”

3. 前面↔后面

“前面”、“前头”、“前面头”与“后面”、“后头”、“后面头”、“后底”、“后底头”相对,表示时空、次序靠后的部分,如:“侬排我前面,我排侬后底头。(你排在我前面,我排在你后头。)”“伊立辣交关人后面头,湊勿上来。”“前面头”和“后面头”已少用。

4. 正面↔反面

“正面”与“反面”相对,如:“扇子正面画图,扇子反面写字。”上海话不说“背面”。

5. 面前↔背后

“面前”又可说“门前”、“面前头”、“门前头”,指面对着的、距离近的地方,如:“侬勿要立辣我个眼门前头。(你不要站在我的眼前。)”“背后”、“背后头”即“后面”,如:“伊排辣我背后。”“屁股头”和“屁股后头”也是“后面”的意思,如:“我屁股头立仔两个人。(我背后站着两个人。)”

6. 旁边↔对过

“旁边”是近侧,附近,如:“路旁边种过了树。”上海话不单说“旁”。“对过”、“对面”、“对面头”是正前方,比“面前”要远,如:“马路对过穿过来两个人。”“对面头”少用。

7. 当中↔边浪

“边浪”和“当中”相对。“边”、“边浪”、“边头”、“边浪向”、“边浪头”都和“当中”、“当中横里”相对,指边的部位,与普通话“边儿上”同义,如:“圆个边头有一根切线”。还有一义与“旁边”同,如:

“屋边种草好。”还可以表示比较虚的意思，如：“关于掰个项目，伊手边头有勿少资料。（关于这个项目，他手边有不少资料。）”即“伊手当中/手里向有勿少资料。”

“当中”、“当中横里”与普通话“中间”意义相同，如：“教室当中只装一只电风扇哪能来事？（哪能来事：怎么行）”“一节课当中，打了好几个瞌眊。（瞌眊：瞌睡。）”“介许多照片当中，只有一张是满意个。”上海话不说“中间”。“半当中”是“一半的地方”或“一半的时候”的意思，“贴当中”、“正当中”是“正中”的意思，这三个词常用于方位名词场合，如：“我吃到半当中，肚皮痛起来了。（我吃到一半，肚子疼起来了。）”偶用作方位词，如“升勿上去，降勿下来，宕辣天空半当中。（升不上去，降不下来，宕在半空中。）”

正在进行之时，也可以说“V当中”，如：“商场辣辣筹建当中。（商场正在筹建中。）”“辣辣筹建当中”简称为“筹建中”。又如：“整修中”，“营业中”，“扩大中”。这时的“中”能单用，常有熟语性，用于书面和挂牌时。有表示现在进行的语义。

“里向”、“浪向”的“向”是已经虚化的表示处所的后缀，尚存一点儿“（那）边”的意思。在无锡读“亨[hā]”，在绍兴读“[haŋ]”，在上海还有一个老的说法是“海头（那儿）”，或“海”。“海”原有鼻音，后来与咸山摄字一样失落鼻韵读作“海[hɛ]。”Macgowan(1862年)等人记作“墟[hɛ/hei]”，是“里面”的意思。（参见第八章代词）“里向”又说“里海头”、“里海”，“外面”又说“外海头”、“外海”，“边浪向”又说“边海浪”、“边浪海头”、“边海头浪”或“边海”，如：“边海头浪画勒清爽眼！（边那儿画得清楚点儿！）”。“在……那儿”就是“辣……海头”，“在那儿”就是“辣海”，也作“来墟”。近代吴语白话小说里的例子有：“倪晓得耐格日仔勿到倪搭来，定规有个道理来浪里向。”（《九尾龟》150回996页）“合育，吃力个，歇歇力了介。口渴得势，勿得知猪头罐里阿有茶来罕？”（《合欢图》70回1页）“大凡客人同先生笃落个相好，定规注定来浪格，前世里就有缘分

来海格。”(《商界现形记》2回11页)

许多方位词还可以叠加表示时空“那儿”的后置介词“搭”用,如:“后面搭”,“下底搭”,“锄头铁搭摆教室外底头搭。(锄头铁搭放教室外头。)”“会开辣半当中搭,伊就走脱了。(会议开了一半的时候,他一气就走了。)”

方位介词经常与前置介词“辣、辣辣、辣海(在)”或“到”联用。如:“我辣马路浪走。”“我从房间里寻到后门外。”“我坐辣墙脚下面。”也可省用前置介词。如:“我马路浪走。”“我房间里寻到后门外。”“我坐墙脚下面。”但后置的方位介词往往不能省,如“*我辣马路走。”前置介词“到”在表示动作性较强的方向用在动词后面时,也不能省,如:“我走到场角头。”

三、其他后置介词

1. 搭、搵搭、搭块

主要表示地点,如:“照片摆我搵搭。”“书是老师搭借来个。”“钞票放辣依搭块。”“搭”偶尔也表示时点,但已退化到只能放在带“仔”的时间名词之后,如:“大概前年仔搭伊种过五棵葵花。”

2. 起,以来,为止

表示起点和终点,如“5号起开始报名。”“老王三月份以来一直生病。”“南京路要到外滩为止。”“以来”不能用于处所的起讫。

“起”、“以来”常与前置介词“从”联用,“为止”常与“到”联用,如:“我从屋里起,走到目的地只要20分钟。”“我书一直看到困着为止。”

3. 来讲

表示对象,要与前置介词“对于”、“对”、“就”联用,如:“对于勿听闲话个人来讲,要做点规矩拨伊看看。”“就长度来讲,还嫌勿够。”

4. 一样、能介、介、能

常与前置介词联用,作“像……一样”、“脱……一样”、“像……能介”、“像……介”、“像……能”。

“脱……一样”等一般用于谓语前,如:“我得老蔡一样是个翻砂工。”“儿子只要像我一样勿怕苦就好。”“勿要中生能介只吃勿做!(不要像畜生那样只吃不做。)”“新产品像老产品介好就好了。”“人还像呒没大能,嘻嘻哈哈。(人还像没长大那样,嘻嘻哈哈的。)”为了强调才放句首,如:“勿会大能介个,依足惯要绕牢我!(像不会长大那般,你老是要缠着我。)”。“风吹得呜呜介响。”“能”、“介”都是“这、这样”的意思。

四、前置介词

前置介词是由一些动词虚化而来,前置于词或短语(主要是名词和名词性短语),构成一个不独立的介词短语,如:“辣场地(在场地)”,“从五点”,“拿高科技个项目”,“对于研究文学”。介词结构主要用在谓词前面或后面附加各种语义。下面按照语义分类举例说明各个介词。

1. 空间介词

表示所在 辣辣[laʔ₁₁la ʔ₂₃] 辣[laʔ₁₂] 辣海[laʔ₁₁hE₂₃]

“辣辣”前面一个“辣”来自“在”,声母“[z]”音变为“[l]”,早期读作“来[lei]”,至今上海还有人把“辣辣”读成“来”或“来辣”,后来促音化写作“垃拉[leʔla]”或“拉[la]”(见 Macgowan, 1862)。后面的“辣”即表示集群和地点时点的“拉”,是后置介词,有“那儿”的意思,如“伊拉”是“他们”,“拉”表示复数聚集,“阿姨拉”是“阿姨他们”的意思,“垃阿姨拉吃饭”即“在阿姨他们那儿吃饭”。如抽去具体对象“阿姨”,“垃拉吃饭”即“在那儿吃饭”,即“在吃饭”,“垃拉”又可一起前置作介词“在”用,这是“拉”虚化的结果。赵元任根据

当时实际读音记作“辣”和“辣辣”(1928),今确此读音。“辣海”原是“在那儿”(最初为“在里面”)的意思,有时也用作前置介词相当于“在”。这三个词带的介词短语可用在句首或谓语前后,表示所处位置,一般要与后置介词“里”、“浪”等配合使用,如:“小王辣中学里读书。/小王辣辣中学里读书。/小王辣海中学里读书。(小王在中学里读书。)”“辣上海,伊一住十年。”“粉笔灰勿要撒辣辣台子浪。”“辣”、“辣辣”从动词虚化而来,表示所在的动词与介词同形,如:“伊辣辣学堂里。(他在学校里。“辣辣”作动词谓语)”“伊辣辣哦?/伊辣海哦?(他在吗?)”

表示所起 从 自 到 辣

“从”所构成的介词短语用在谓语之前或句首,如:“张木匠从屋里走出来了。”“自”短语用在谓语之后,如:“26路电车发自外滩。”“到”、“辣”短语用在谓语前,如:“伊到冰箱里拿出了一大瓶橘子水。”“我辣书架浪抽下一本书来。”这里的“到”和“辣”,有表示起始的“从”的意思。

“自”和“从”的书面语色彩较重,旧上海话一般不用“自”,也很少用“从”,如:“张木匠屋里走出来了。(张木匠从家里走出来了。)”

表示所向 朝 望[mō₁₁₃] 到

“朝”、“望”带的介词短语用在谓语之前,如:“伊朝太阳升起个地方望了一望。”“山东个胶莱望南方运。”“到”短语可用在谓语的前后,如:“记者已经到乡下去采访了。”“伊跑到勿晓得啥个地方去了。(他不知道走到那儿去了。)”

表示经由 沿 沿了 沿仔 顺 顺了 顺仔 随 随了
经过

用在句首或谓语前,如:“沿南京路,大家一直走到了外滩。”“阿拉顺了熟路兜,辰光一歇歇就到了。(我们顺着熟路绕,一会儿就到了。)”“汽车随通山隧道直开进宾馆。”“沿仔山路走,经过一只

庙,就到观日亭。”

表示所止 到

通常用在谓语后面,“我随了大家路一道,爬到山顶。(我跟着大家一块儿爬到山顶。)”“长跑一直跑到场门口为止。”

“所止”和“所起”经常联用,用“从…到…”表示,这时可以用在句子的三个位置上。主语位置:“从上海到北京,有直达列车。”状语位置:“阿拉大家从屋里到游乐场,一道走得去个。(我们大家从家到游乐场,一起走着去的。)”状语和补语位置:“我从进口走到出口,只走了五分钟。”

表示距离 离 距离

用在谓语之前,如:“苏州离上海勿远。”“加油!距离终点还有200米了。”

2. 时间介词

表示起时 从 自从 辣

用在句首或谓语前,如:“从1986年开始,车票统统涨价了。”“伊拉自从旧年起,就勿脱我来往了。(他们从去年起,就不和我来往了。)”“辣去娘家以后,小芳的情绪好多了。”经常要与后置介词“起”、“以前”等联用。“自从”书面语色彩很重,“从”在口语中也常常省去不用。

表示当时 当 辣 趁 临着 临到

用在句首或谓语之前,如:“当伊答应个辰光,生活实际浪也已经做了差勿多了。(当他答应的时候,活儿实际上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辣辣八点钟到此地个。”“药汤趁热个辰光吃下去。”“临到今朝,伊刚刚通知我。(到了今天,他才通知我。)”“依临着考试就要吃勿落饭了。(你碰到考试就要吃不下饭了。)”

表示经时 经过

用在句首或谓语前,如:“经过两、三日天,论文完全写好了。”

表示止时 到

用在句首或谓语前后,如:“到年底,帐还旣没结出来。”“小高每日到夜里 12 点钟再困觉。(小高每天到夜里 12 点才睡觉。)”“伊一日忙到夜。”

“起时”和“止时”经常联用,用“从…到…”表示,如:“我从早晨一直做到黄昏。”

由于汉人的“天人合一”观,表示“天(时间)、地(处所)、人(人事)”三者用的介词是大致相同的。下面几个句子中的介词都是表示人事的,如:“辣实际工作里学会了办法。”“阿拉要从本质浪去看问题, ”“伊会心个朝情人笑了笑。”“大家的笑容是发自内心个。”“大家随老师指定个方法,做出了实验结果。”“经过大家个努力,任务提前完成了。”“伊从我个担心想到了自己个儿子。”“我有啥脱伊隔绝到齁种地步了!(我居然跟他隔绝到这种地步了。)”

表示时空人的前置介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可以和方位介词结合用,如:“我辣海水里游泳。”“伊写字写辣墙壁浪。”“辣……里”、“辣……浪”是前置介词和方位词(后置介词)联合构成的结构,这样的结构相当于英语里的介词“in”、“on”等。

3. 因果介词

表示原因 因为 为仔 因得(之)

用在句首或谓语前,如:“因为一桩小事体,我勿快活仔好几日。(因为一件小事,我好几天不高兴。)”“伊为仔我个要求尽量去争取。”“因得之”只有老派用,如:“花因得水啫肥啫再开得好。(花因为水和肥才能开好。)”

表示目的 为 为了 为仔 为只为

一般用在句首或谓语前,有时也用在句后,如:“伊为自家个开心造成了人家个痛苦。”“为仔小人个前途啫要请个补课老师。(为了孩子的前途,要请个补课老师。)”“为只为”更有强调的语气:“我横冷横冷发脾气,为只为小囡个勿听闲话。(我大声地发脾气,只是为了孩子不听话。)”

4. 对象介词

表示主题 对 对于 关于 至于 讲到 话到

“对”、“对于”能用在句首或谓语前，“关于”、“至于”只能用于句首。如：“对厂里个情况，大家伙勿便多议论。”“我对于人家个事体一概勿去关心。”“关于伊拉爷个毛病，我还是晓得一眼。（关于他爹的病，我还是知道一点。）”“至于”、“讲到”都是另提一话题，如：“至于到底哪能，我也勿大清爽。（至于到底怎样，我也不太清楚。）”“讲到别人个项目，伊就提勿出意见了。”“话到自家，交关起劲；话到人家，一声勿响。（说到自己，非常带劲；说到别人，默不作声。）”

表示协同 脱[təʔ] 得[təʔ] 告[kə] 帮[pə] 连带
连 连得

“脱、得、告、帮”这四个词完全同义，而且与连词兼类，和普通话“和、跟”同义。“脱”和“得”通用，用的历史长，有写作“搭”的；“告”是后起的，用的人不多；“帮”更是新起的，新派多用。

用于谓语前，如：“侬去实习个事体，我昨日脱伊打过招呼了。”“今朝一日天，我共总帮伊打了四只电话。”青少年还有用“跟”的，如：“送啥个礼物，我跟伊商量商量。”

“连带、连”也与连词兼类，表示包括在内，如：“香烟头啊，香蕉皮啊，连带旧衣裳、破袜伙滥攒！（伙滥攒：都乱丢。）”“老个寒豆勿要连皮吃。（老的蚕豆别连皮吃。）”“阿拉大家，连平常老孤僻的小李伙参加了。（老：很。）”“连、连得”还有或强调某一内容的意思。“伊难为情得连头颈也红了。”“热得来，连得一眼风也旡没。”

表示比较 比 比仔 比较(仔)

“比(仔)、比较(仔)”用于谓语之前或句首，如：“女生背单词比男生快。”“临时工比仔正式工要卖力一点。”“比较仔别人末，我也心平了。（跟别人一比较，我心也平了。）”“比比伊，我推扳勒远啖！（跟他比一下，我差得远啦！）”

表示与事受事 拨(辣)[pəʔ(laʔ)]拿[ʔnɛ/ʔno/no/ʔnɔ]

普通话的“给”，上海话用“拨”或“拨辣”。老派“辣”读“拉[lɑ]”。“拨(辣)用于“施+动介+受”时，在谓语之后，可以用“拨”也可用“拨辣”，如：“介许多好物事送拨我，开心咪！（送给我这么多好东西，多高兴呀！”“钞票依交拨辣我，放心好了！（钱你交给我，放心吧！”要是带双宾语，指物的宾语可以放在最后，也可放在动词和“拨(辣)”之间，如：“穉年伊买拨辣我一根项链，今年又送一只戒子拨我。（那年他买给我一条项链，今年又送给我一个戒指。）”“拨”和“受事”偶有用在谓语之前，用于新派，如：“伊拨我送过来八只月饼。（他给我送过来八个月饼。）”“辣”也能与动词联用，用于指物宾语和指人宾语之间，如：“穉个小囡，有出头日个，我借只摊位辣伊。（这个孩子，有出头日子的，我借个摊位给他。）”但这种用法现在不如“拨(辣)”与动词联用出现多，如：“我借只摊位拨伊。（我借个摊位给他。）”“我借只摊位拨辣伊。（我借个摊位给他。）”

“把字句”（“施+把受+动+…”）在上海话中很少用，如果要用，普通话的“把”，上海话说“拿”。如：“姆妈已经拿换个衣裳端正好了。（妈妈已经把换的衣服准备好了。）”“我拿地图调仔一张新个。（我把地图换了一张新的。）”新派常把“拿”读成“[ʔnɔ₅ 2]”，复活了100年前的这个读音。

口语中经常不用“把字句”，如：“勿要闲辣海吹牛三，帮我好好叫穉眼书搬脱！（别闲着吹牛，给我好好地把这些书搬掉。）”

表示施事 拨(辣)

“被字句”（“受+被施+动+…”）在上海话中很少用，如果要用则说“拨”或“拨辣”。如：“勿守交通规则，拨汽车轧杀勿认帐个！（不遵守交通规则，被汽车压死是不认帐的！”“树浪个桂花全部拨辣小囡扳光。（树上的桂花全被小孩捋去。）”

口语中经常这样说：“勿守交通规则，汽车轧杀勿认帐个！”“树

浪个桂花小团全部扳光。”

表示对象 对 问[mən]

动词的对象宾语可以用“对”提到动词之前,如:“种丑事勿要对别人家讲。”“我对老师敬了一杯茶。”“要对大家负责。”这时,上海话通常不用“向”。

普通话用引进动作对象的“向”,凡“向”和“问”可通用的,上海话只能用“问”不用“向”,如:“要申请表格问啥人去要?”“问老师借了一本参考书。”含“从……哪里”意思的“向”,上海话一般用“从”,老派还可用“朝”。如:“阿拉厂从/朝兄弟单位借来了一批原料。”除此外,上海话受普通话影响才用“向”,如:“大家要向小王学习。”不过,经常这样说:“大家要学习小王。”

表示排除 除脱 除了 除开 除出

四个词同义,与连词兼类。一般用在句首,如:“除脱小张,大家侬答应去泰山了。”“除出一张弃权,其余个侬是赞成票。(侬:都。)”主语可以是包括除去的,也可以排除出去的。

表示替代 脱得 告帮 为

用于谓语前,普通话的“替”上海话和“协同”用相同的词“脱”等,也可用“为”,如:“我要脱阿哥报仇。”“我告伊写了张检讨。”“我帮外婆买张夜报。”“为好书写序,也是一桩快事。”

5. 凭借介词

表示依据 照 按照 拿 凭 根据

用在句首或谓语之前,如:“照书浪写个办法,试验肯定要失败。”“伊就拿搨两条措施,就好解决问题?”“凭伊一句闲话,就好打包票是哦?(凭他一句话,就可以打包票是吗?)”

“按照”、“根据”的书面语色彩都很重,口语中一般不用。

表示工具方式 用 拿

用于谓语之前,如:“用根细绳子扎书!”“拿大碗盛饭。”“文章要拿楷体打印。”“钞票用定期方式存。”

第十三章 连 词

老的纯口语的上海话连词只有很少的几个,如表示并列关系的“脱、啫”,表示主从关系的“啫”,连接复句里的分句、表示逻辑关联的连词和连接词、短语的连词是几乎相同的。现在在上海话中使用的关联词语大多后来从官话借入,因而在使用中经常出现新、老两种表示法重复叠用的情况。

一、上海话里原有的连词

1. 脱 təʔ₅₅ 脱仔 tɔʔ₃₃ts₁₄₄

又读“得[təʔ₅₅]、得仔[tɔʔ₃₃ts₁₄₄]”,新起的还有“告[kɔ₅₂]”,青少年还说“帮[pə₅₂]”、“跟”,都同义。连接两个并列成分或前置于多个并列成分的末项表示联合关系,相当于普通话的“和、跟、同”。

我一个儿子脱两个囡儿侬大学毕业。(我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了。)

简历、成绩,脱仔爷娘工作单位啫啥,侬要填个。(简历、成绩和父母的工作单位等,都要填写的。)

昨日我一只包偷脱,连身分证得月票也侬辣海一道偷脱。(昨天我被偷了一个包,连身分证和月票也都在里面一起偷掉。)

买火车票,我告侬一道去好哦?(买火车票,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便当是便当啫,选择题帮填充题一歇歇做好了。(真容易,选

择题和填充题不多会儿就做好了。)

双音节的“脱仔、得仔”可以用作并列列举,如:

学费,脱仔住宿费,脱仔书杂费,一缴就是上千元。

侬,得仔小王,得仔老张,跟我来揩玻璃窗!(揩:擦。)

2. 啫 lo

(1) 并列列举

类似普通话的“和”、“而且”。并列作“和”解的最后一项后可加“啫”,也可不加“啫”;作“而且”解的最后一项不能加“啫”,如下例第四句后一项后面不能加“啫”。“啫”是后置词,与前词连成一个语音词。

鱼啫肉啫摆仔一台子。(鱼啊肉的摆了一桌子。)

娘啫爷啫小姐啫太太一大群。(母亲、父亲、小姐、太太一大群。)

日日要买啫汰啫烧啫弄,烦煞!(天天要买呀、洗呀、煮呀的,烦死了!)

钓鱼要耐心啫性子静个。(钓鱼要耐心,性子静。)

这种并列项加“啫”的用法多见于老年人,新派多用小停顿代之。

(2) 对举选择

类似普通话的“还是”。第二项后如不停顿,就不加“啫”;如加停顿,可加“啫”。如:

公啫私先要分清爽。/公啫、私啫,先要分清爽。(公还是私,先要分清楚。)

也讲勿清伊算勤俭啫懒惰。(也说不清他算勤俭还是懒惰。)

我卖力啫勿卖力依是晓得个。(我尽力不尽力你是知道的。)

勿晓得跑得快啫勿快。(不知道跑得快还是不快。)

(3) 列项选择

类似普通话的“或者”、“不是…就是…”、“还是”。如:

乘船啫乘飞机,随依拣一样。(或者坐船,或者坐飞机,随便你选一样。)

依去啫伊去,侪可以个。(你去还是他去,都可以的。)

红队啫黄队啫绿队,总归有一个队赢个。(不是红队,就是黄队或者绿队,总有一个队赢的。)

(2)、(3)节新派多以加小停顿代“啫”。

(4) 承接连动

鬼求耶稣啫讲:“……”。(鬼恳求耶稣说:“……”。)

依吃仔饭啫去。(你吃了饭再去。)

阿哥下仔船啫游过去。(哥哥下了船游过去。)

衣裳汰汰好啫晒到太阳头里去。(衣服快洗好晒到太阳底下。)

让我醒一醒啫再吃。(让我醒一醒后再吃。)

(5) 承上因果

“啫”置原因小句后。

勿要是转去两日啫骗我。(别是因为回去几天才骗我。)

头先两日落雨啫,小菜侪涨价啫。(前两天下雨,所以菜都涨价了。)

依做啥啫勿拨我跑出去。(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出去。)

有时果句不出现,但已隐含,可不说出来。如:

依要做啥啫?(你要干什么?)

我勿高兴啫。(因为我不高兴。)

3. 葛啫 kəʔ₃₃lɔ₄₄

指示代词“葛[kəʔ]”(即“个”。“个”旧读清声母,今已浊化为“𪛗[gəʔ]),加上“啫”形成“葛啫”(这时“葛”仍读清声母),相当于普通话的连词“因此”。如:

我勿赞成,葛啫勿参加。(我不赞成,所以不参加。)

小辰光奶水勿足,葛啫身体单薄。(小时候奶水不足,因此身

体单薄。)

4. 啫啥 lɔ₃ ʂA₃₁

并列列举的“啫”，加上不想再说出来的项目用疑问代词“啥”虚指，构成“啫啥”，表示列举未尽，相当于普通话的“等”，已近于助词。如：

伊讲我擦着伊后轮胎啫啥，绕勿清了！（他说我擦到他的后轮胎云云，搞不清了。）

大海碗盛盛汤啫啥勿错个。（大碗用来盛汤等是不错的。）

簿子、铅笔啫啥买仔交关。（本子、铅笔等买了许多。）

5. 乃末 nE₂₂ məʔ₄₄/nA₂₂ məʔ₄₄ 乃 nE₁₁₃

表示时间“现在”的“乃”（旧写作“难”），加上表示特指提顿的结构助词“末”，构成“乃末”一词，又可简作“乃”，用于联贯连接，有“于是”、“接下来”、“这下”等义，有时义很虚，仅表示接续。“乃末”常成为上海人的口头语，尤其在下面想不出、接不上话时。

伊只计算器落脱了，乃末伊急杀了，乃末伊吓得勿敢回转去了。（他的计算器丢了，这下他急坏了，于是他吓得不敢回去了。）

我已经介绍完了，乃末可以看样子了，乃末大家勿要轧！乃末……，乃让出一条路来！（我已经介绍完了，接下去可以看样子了，现在大家不要挤！……现在让出一条路来！）

本来听我闲话蛮好个，勿听，乃来勿及了！（本来听我的话不错，不听，这下来不及了。）

全部报废，乃末该死！乃末该死！（全部报废，这下完了！该死该死！）

二、老的一套纯口语的上海话复句 的逻辑关系表示法

老的一套复句关联表示法，用的连接词比较简单，除上面那些

类似助词的连词外,主要用动词重复和四个副词“还、也、再、侬”区别关系,加上结构提顿助词“末”、“呢”和语气助词“个、了”等的配合,可以表示各种分句之间的关系。此外,还用一些固定词语(如:后来、一面、勿算、也好)。

1. 联合复句

(1) 并列关系

并存(还;也):

去春游,伊带了三只苹果,还带了五包蜜饯。

雨末辣落,风末也辣吹。(雨在下,风也在吹。)

一头看电影,一头谈朋友。(一面看电影,一面谈恋爱。)

取舍(不是…而是…):

秤个勿是玫瑰,是月季。(这不是玫瑰,是月季。)

是阿拉老婆勿相信,勿是我勿相信。(是我老婆不信,不是我不信。)

(2) 连贯关系(又;再):

我扫好地,再来拖地板,又去拣小菜,一上半日是旣没停个。

我摊好床末上厕所,上好厕所末吃早饭。(我铺好床后上厕所,上了厕所吃早饭。)

我每日做好仔气功,乃末好转去吃早饭味。(我每天做完了气功,就可以回去吃早饭了。)

开头伊跑勿动了,后首来我也勿来三了。(开始他跑不动了,后来我也不行了。)

(3) 选择关系

无定任选(或者……或者……):

依去佬伊去佬我去,侬可以个。(你去,他去,或者我去,都可以的。)

礼拜日,我看看书佬,打打球佬,荡荡公园佬,总归过得邪气开心。(星期天,我看看书,打打球,逛逛公园,总是过得很愉快。)

阿拉两家头常庄碰头,伊来也好,我去也好,随便个!(我们俩常常碰头,他来也好,我去也好,随便的。)

路介远,要末乘汽车,要末乘地铁,走路就忒慢了。(路这么远,要么坐汽车,要么坐地铁,走路就太慢了。)

无定限选(不是……就是……;是……还是……):

打嗒勿打,依做决定。(打还是不打,你做决定。)

吃馒头嗒吃面,两样依拣一样。(不是吃包子就是吃面,两种你挑一种。)

伊答案对呢依答案对?(他的答案对还是你的答案对?)

依种向日葵呢种蓖麻?(你种向日葵还是种蓖麻?)

动手术还是勿动,依想想清爽!(动不动手术,你想想清楚。)

有定选择(与其……不如……):

读古典文学,当然读当代文学好。(读古典文学,不如读当代文学好。)

让伊去采购个话,还是我来去!(与其让他去采购,不如我去。)

(4) 递进关系

正递(不但……而且……):

小松接受了批评,还改正了错误。

我个顾虑外婆也觉着了,还为我担忧。(我的顾虑外婆也感觉到了,还为我担忧。)

伊讲得出五虎将个名头,甚而至于还晓得黄忠表字叫汉升。(名头:名字。)

逆行(不但不……反而……):

伊勿听劝勿算,相反闹得更加结棍。(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闹得更厉害。)

我勿吃齄一套还勿算,外加警告伊以后勿许齄能做!(我不

但不吃这一套,而且警告他以后不准这样做。)

2. 偏正复句

	A级	B级	C级
对立关系	转折: V末V V是V		让步:末……也…… 再……也…… V做V
承上关系	因果: 啉(重) 末(轻)	顺推:了末……就…… 末……就…… ……是,…… V是V……	条件:末……再…… 随便哪能……侪 …… 也好……也好…… 侪……

上表用来表示偏正复句的几种关系,说明所用的连词。表中A级的复句是第一层次的,能包孕第二层次B级的复句,B级复句能包孕第三层次C级的复句。同级的复句大都能互相包孕。

总的逻辑关系只有四种:1,原因(承上)2,转折(对立)3,推出条件(承上)4,让步(对立)

原因:啉;转折:V末V;推出条件中可分:假设条件:末……就……;已达条件:了末……就……;提出条件:末……再……;让步:末……也……。

下面举例:

(1) 转折关系(虽然……但是……):

白莲泾个地方我去末去过个,已经记勿清了。(白莲泾这地方我虽然去过,但是已经记不清楚了。)

妹妹用足力气旋末是旋仔几旋,水管里个水末还是流个勿停。(妹妹虽然用足力气旋了几下,水管里的水还是流个不停。)

生梨树多是勿多,生梨倒生了勿少。(梨树不多,但梨倒结了不少。)

做是做勿杀个,气是要气杀个。(做不死,但是要气死的。)

两种黑板差末差勿多,不过玻璃黑板看起来光生。(轻转折。
两种黑板差不多,不过玻璃黑板看起来平滑。)

“V 末 V”、“V 是 V”中的“末”、“是”都可省略成一个小停顿,
如:“漂亮漂亮个,质量勿大好。(虽然漂亮,但质量不太好。)”

(2) 让步关系(即使……也……;即使再……也不……):

勿浇水末,种子也会发芽个。(即使不浇水,种子也会发芽的。)

旡没汽车末,阿拉也要赶到工地个。(即使没有汽车,我们也要赶到工地的。)

想做想,想勿出好主意。(即使再想,也想不出好主意。)

骂做骂,打做打,也拿伊旡没啥办法。(即使再骂,再打,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任务重中重末,也勿会叫声苦!(任务即使再重,也不会叫一声苦!)

任务再重,也勿会叫声苦!

山再高,我也上得上去。(山再高,我也上得去。)

生活做,也是做勿完个。(活儿即使做也做不完的。)

伊现在生活勿大熟练做勿大熟练,以后也会赶上哪个。(他现在干活即使不太熟练,以后也会赶上你们的。)

“让步关系”的“V 做 V”在语音上是可以作一个语音词读,也可分“V 做”和“V”两个语音词读。

(3) 因果关系(因为……所以……):

我怕一个人忙勿过来咯,请依此地来帮忙照顾照顾。(因为我怕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请你到这里来帮着照顾照顾。)

啥体依长远勿来咯,害得我想死想杀依!(为啥你好久不来,所以害得我想死你了!)

有人一直弄松伊咯,伊弄得走都勿敢走出去。(因为有人一直欺负他,所以把他搞得走都不敢走出去。)

限定三日天要修好佬,伊日做夜做既没停个辰光。(因为限定三天内要修好,他从早到晚干得没有停的时候。)

伊拉卖得嘅,葛佬买客去得多。(他们卖得便宜,所以顾客去得多。)

伊拉捉准顾客个心理,葛佬生意好,赚头大。(他们吃准顾客的心理,所以生意好,赚得多。)

年纪大末闲话总归多点。(轻因果,近连贯。年纪大所以话总要多些。)

侬爷娘本事大末工作寻得好。(你父母本领大所以你工作找得好。)

(4) 直推关系(既然……就……):

条件成熟了末,就好结婚喇!(既然条件成熟了,就可以结婚啦!)

侬来了,阿拉就可以开始讨论了。(既然你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了。)

脱人家约定辰光仔末,就应该准时到达。(既然跟人家约定了时间,就应该准时到达。)

做仔娘舅了末,总归要买点物事去个。(既然做了舅舅,总要买点东西去的。)

(5) 假推关系(如果……就……;只要……就……):

侬拿出证据来末,我就相信。(要是你拿出证据来,我就相信。)

侬早一点通知是,我昨日好来了。(你早一点通知的话,我昨天就可以来了。)

用功点末,功课就会好。(只要用心点,功课就会好。)

天气热一眼呢,我就赤膊;冷一眼呢,一件汗背心。(如果天气热一点,我就打赤膊,冷一点的话,就穿一件汗背心。)

侬有空末,来白相相。(如果你有空,就来玩玩。)

吃力个闲话,就去休息哦。(要是累的话,就去休息罢。)

掰点课,我上,是上得好个。(这点课,如果我上,是上得好的。)

伊末,讲是讲得好来兮,做是做勿来个。(他要是说起来,会说得很好,但是要是做起来是不会做的。)

“转折关系”和“假推关系”都有“V是V”形式,但“转折关系”里,“V是V”是分“V是”和“V……”两个语音词读的,“假推关系”里,是分“V”、“是”、“V……”三个语音词来读的,其中“是”常常轻读。

从复句包孕情况和上海话用的连词来看,“既然……就……”复句不应归入因果关系,而应归入推论关系,“就”用于推出,有“了”的是已知背景下推出,无“了”的是未知背景下的推断。

(6) 条件关系(只有……才……;除非……才……;无论……都……)

侬拿出证据末,我再会相信。(只有你拿出证据,我才会相信。)

多读多写末,作文再会进步。(除非多读多写,作文才会进步。)

身体实在支持勿牢末,伊再会离开岗位。(除非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他才会离开岗位。)

侬常常锻炼末,身体再会好起来。(你只有常常锻炼,身体才会好起来。)

侬相信也好,勿相信也好,事实总归是事实。(不管你信不信,事实总是事实。)

去佬勿去,我侬赞成!(无论去还是不去,我都赞成。)

随便我辣啥个地方,侬会摆侬辣心浪。(不论我在什么地方,都会把你放在心上。)

山随便哪能高,我侬上得上。(不管山怎么高,我都能上去。)

普通话“只要……就……”的形式和“如果……就……”的形式,实际上都是充分条件复句。“只要”里也有未定的假设意思,上海话都可用“……末……就……”或“……个闲话……就……”表示。如:“只要你听话,我就买巧克力给你吃。”和“如果你听话,我就买巧克力给你吃。”上海话都可说成“侬听闲话末,我就买巧克力侬吃。”还可用“……是,……”表示,如:“侬听闲话是,我买巧克力侬吃。”“是”读[z₁],也能用于否定式,如:“勿出太阳是,我勿晒被头个。”上海话能区分“可能实现的假设”和“不可能实现的假设”这两类句子。“可能实现的假设”除了能用“是”外,还能用“仔”,读作[ts₁]。如:“如果明天不下雨,我们就到公园去。”上海话可说“明朝勿落雨末[məʔ]/是[z₁],阿拉就到公园里去。”也可说“明朝勿落雨仔[ts₁],阿拉到公园里去。”但是,如果是不可能实现的假设,不能用“仔”。像“如果昨天没下雨,我们早就到公园里去了。”这句话,在上海话里可以说“昨日既没落雨末,阿拉老早就到公园里去了。”也可以说“昨日既没落雨是,阿拉老早到公园里去了。”但不能说“昨日既没落雨仔,阿拉老早到公园里去了。”

三、较新的一套关联词语和 现今上海话的复句关联

从1853年Edkins开始记录的上海话起,只有很少几个像“因为、若使、所以”等新的关联词语已进入上海话使用,以后的书里,连词逐渐丰富起来。先是老派从官话书面语中借来,如:“故所以、故而、因得之、倘使、因此缘故、个缘故、若使、既然、并非、尚且、只消、任凭、不过、一则……二则……”等,后来新派更是直接从普通话中引用来。直到现在,上海话复句里的关联词语新旧两套同在使用。

按上节表格的偏正复句的论域,主要的有:

	A级	B级	C级
对立关系	虽然……但是……		即使……也……
承上关系	因为……所以……	既然……就…… 假使……就…… 只要……就……	只有……再…… 除非……再…… 无论……侪……

下面列举各种关系复句在现今上海话中可用的关联词语:

(1) 并列:也;又;而;还;另外;既……也……;既……又……;一面……一面……;一头……一头……;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勿是……而是……;是……勿是……

(2) 连贯:又;就;再;末;乃末;乃;后来;挨下来;终于;一……就……;起先……后来……;刚刚……就……;一则……二则……;一来……二来……;先勿先(首先)……接下来……

(3) 选择:或者;还是;也许;作兴;要末;啁;呢;宁可;还勿如;当然;勿是……就是……;是……还是……;要末……要末……;或者……或者……;也许……也许……;……也好……也好;与其……还勿如……;宁可……也勿要……;情愿……也勿要……

(4) 递进:而且;甚至;甚至于;更何况;尚且;况且;外加;还;也;加二;更加;简直;反而;相反;勿但……而且……;勿但勿……反而……;尚且……何况……;勿仅仅……还……;勿光……也……;勿V勿算

(5) 转折:但是;却;偏偏;反倒;倒;不过;只不过;其实;只有;反而;虽然……但是……;尽管……也……;尽管……但是……;勿管……也……;V是V;V末V

(6) 让步:也;即使……也……;就是……也……;就算……也……;哪怕……也……;尽管……也……;假使……也……;再……也……;末……也……;V做V……也……

(7) 因果:因为;是因为;因此,所以;故而;可见;以至;因为……所以……;之所以……是因为……;啁;末

(8) 顺推:既然;既然……就……;了末……就……;假使;倘若;要是;要勿是;……个话;就;那么;要勿然;否则个话;假使……就……;假使……那么……;要是……就……;要是……葛就……;只要……葛末……;只要……就……;只消……就……;……就……;……个闲话……就……;末……就……;了……就……;V 是 V

(9) 条件:再;只有……再……;除非……再……;末……再……;除非……否则……;勿管……侪……;无论……侪……;无论……总归……;听凭……侪……;……也好……也好……侪……;啫……侪……;越……越……;越介……越介……

(10) 目的:为了;为仔;为来为去为仔;为个是;免得;以免;省得;为了……就……;啫;啫……就……

下面举例说明:

(1) 虽然伊已经领着出国护照,不过因为有眼手续还既没办好,葛啫仍旧得勿到签证。(A级互包。虽然他已经领到出国护照,但是因为有点手续还没有办好,所以仍然不能得到签证)

(2) 只要准许伊开张,葛末即使一时头浪赚勿着钞票,折本个事体也会有,伊也情愿去碰碰额角头。(B级包孕C级。只要准许他开张,那么即使一时赚不到钱,亏本的事也会有,他也愿意去碰碰运气。)

(3) 从屋里望过去,看是看得到个,但是随便依哪能看,侪只好看着手心能介大个一块天。(A级包孕C级。从家里望去,虽然是看得到的,但是无论你怎么看,都只能看到手心那么大的一块天。)

(4) 我只有夜校文凭啫,就算业务相当熟练,也是升勿着级个。(A级包孕C级。我只有夜校文凭,所以即使业务相当熟练,也是不能升级的。)

(5) 介便当个事体伊之所以做勿成功,勿是伊既既没才能做,

又既没勇气做,而是伊根本心思也勿辣海,也勿想去做。(A级包孕多层的并列复句。这么容易的事情他之所以做不成,不是他既没才能做,又没勇气做,而是他根本心不在焉,也不想去做。)

(6) 假使侬反对拜桩婚姻个闲话,除非侬预备勿脱儿子一道过日脚,否则一直勿会太平个。(B级包孕C级。如果你反对这件婚事的话,除非你准备不跟儿子一起过日子,否则一直不会太平的。)

在上海话里,常常听到新旧关联词语重复叠用的句子,如下面一些例子:

(1) 因为侬只学堂是重点中学咯,人家侬要叫侬先生补小人课。(因为你这个学校是重点中学,大家都要你们的老师给小孩补课。)

(2) 既然伊已经勿大开心了末,阿拉大家就侬识相一点。(既然他已经不太高兴了,我们大家就都知趣一点。)

(3) 假使勿是朋友提醒我走末,我还会一直欣赏下去个。(如果不是朋友提醒我走,我还会一直欣赏下去的。)

(4) 无论伊高兴咯还是勿高兴,还是答应也好,还是勿答应也好,阿拉横势横弄到底了!(无论他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我们横下心来干到底了!)

(5) 伊来是勿来个,但是管要管个。(他是不来的,但是要管的。)

这种现象从 1862 年 Macgowan 开始记的上海话中已有,如:“因为路七高八低咯大炮烦难拖进去。”(P. 134.)

新派上海话里,旧的一套关联词语越来越趋退化。

第十四章 助 词

上海话的助词按功能分可以分为结构助词、体助词和语气助词三大类。有的助词可以兼任二者或三者,这里将分开叙述。

上海话的助词使用位置绝大多数是后置的,在语音上与前面的成分合成一个语音词读。

一、结构助词

结构助词是标明结构关系的助词。

1. 个 *geʔ/ɦəʔ*

(1) 修饰助词,联系定语和中心语。

表示领属关系: 妹妹个房间 学堂个财产(学校的财产)

表示描写、限制关系: 痛苦个滋味 面前个事实 啥个物事(什么东西)

(2) 修饰助词,联系状语和中心语。

仔细个听 一五一十个讲 笃笃笃个敲门

用“个”连接状语和中心语在上海话中用例不多,上海话里表示性状的状谓关系常常采用谓补形式或用分句形式陈述的,如:“慢慢个走——走得蛮慢个(走得慢慢的)”,“伊高高兴兴个吃饭——伊吃饭吃得高高兴兴个/伊吃饭辰光,老高兴个(他吃饭时,很高兴的)”。这里的“个”是自表示“这”义的定指词“介/个”虚化而来的,例如:“我为仔侬个冤家。(我为了你这个冤家。)”→“我为仔侬个理由。(我为了你这理由。/我为了你的理由。)”“侬是个物

事。(都是东西。)”→“一点点个物事。”→“老少个物事。(很少的东西。)”。“我当心点介用。”→“我当心个用。”(我小心地用。)

(3) 形成名词化的“个”字短语

卖菜个 打字个 收旧货个

(4) 插入重叠动词中,表示动作短时反复进行,类似“V了又V”。(现已少用)

做个做 烧个烧,吃个吃 冰个冰冷

(5) 表示连接,相当于“和”。(现已少用)

8块个7块是15块。 秤张纸头是9寸个12寸见方。(这张纸是9寸×12寸见方。)

(6) 联系谓语和数量补语,或者谓语和一种情态补语

a.吃个两只 做个两遍 b.吃个饱 用个写意(用个舒适)

“个”还能作“体助词”和“语气助词”。

2. 了 ləʔ, 得 təʔ, 来 lɛ, 得来 tɔʔlɛ, 补语助词

(1) 联系谓词和情态补语,用“了”或“得”(“得”可能从官话来)。如:

伊坐了交关适意。(他坐得很舒服。)

篮头吊了高一点。(篮子吊得高一点。)

热了气也透勿过去。(热得气也透不过。)

歌唱了真好听。(歌唱得真好听。)

以上4句中的“了”都能换用“得”。“了/得”旧时的用法是“来”,现已少用。如:

侬烫来蛮好,下趟还要侬烫。(你烫得很好,下次还要你烫。)

小来真真一滴滴。(小得才一点儿。)

“了”和“来”在语气助词中也相通。

现在又能用“得+来”复合形式“得来”,是一种从“来”到“得”的叠加复合形式。如:

侬烫得来蛮好。我坐得来交关适意。忙得来性命交关。乱得

来像只狗窠(窠:窝)。

当谓词是形容词时,“得来/来”后面的表示很重程度的情态补语有时可以省略,语意未尽,成为一个省略句。如:

我是忙得来勿要话伊。(我是忙得不去说它。)—→我是忙得来。

小姑娘凶来要命! —→小姑娘凶来!

场雨大来勿得了!(这场雨大得不得了!)—→场雨大来!

心里向烦是烦得来勿得了。(心里真烦得不得了。)—→心里向烦是烦得来!

这时,“得来/来”就可以看作表示程度的“很、极”了。

(2) 联系谓词和可能补语,用“得”。如:

我听得见老远老远个声音。

既没一个人比得过伊。(没一个人比得上他。)

一桌菜侪可以吃得脱。(一桌菜都能吃掉)

联系可能补语只能用“得”,不能用“了”或“来”,而联系情态补语的“得”可以用较老的形式“了”或“来”互代。如:

河里水真干净,看得清爽里向个鱼。(清爽:清楚。)(可能补语)

我拿伊上上下下,看得/了/来清清爽爽。(情态补语)

“了”还能作体助词和语气助词,“来”还能作语气助词,“得”还能作能愿词和语气助词。

3. 脱 tā? 动量助词

联系动词和数量补语,强调动作的量。如:

坐脱一歇再走。 打脱伊一顿。 讲脱伊两声。 写脱一个钟头再去困。(困:睡。)

“讲伊两声”和“讲脱伊两声”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动作的量。

4. 末 mǎ? 提顿助词

(1) 提顿话题和主语

“孙”末,就是孙中山个“孙”。

湿气重个人末,勿大好着橡皮底鞋子,着仔末,就要生脚癣。

(着:穿。仔:了以后。)

做生活末,伊是外行;吹牛三末,伊是内行。(吹牛三:吹牛。)

评理个辰光末,侬又勿来!(辰光:时候。)

(2) 特指提顿,有“至于……”义。

侬已经坐椅子浪;伊末,只好坐辣床浪向了。(辣床浪向:在床上。)

伊已经一声勿响了,侬末,也可以歇歇了。(一声勿响:不发一声。歇歇:停一停。)

奶油五香豆末,城隍庙出个是最正宗个。

公园里向有啥去头;佘山浪末,还好去走走。(有啥去头:有什么可去的。)

(3) 假设提顿,条件提顿

有空末,来白相相;旣没空末,只好算了。(白相相:玩玩。旣没:没有。)

要是明朝落雨末,我就撑伞来。

吃得落末再吃眼。(吃得下再吃点。)

小辰光做出点规矩末,大起来就勿会走弯路。

(4) 原因提顿

勿听闲话末,吃苦头了。(勿听闲话:不听话。)

背了几十遍末,背熟了。

电影票卖得忒贵末,我也就此勿踏进电影院门了。(忒:太。)

的士快末乘的士。

“末”、“呢”能提顿主语、短语或分句,被提顿的这些成分都可看作是话题。

“末”还有语气助词用法。

5. 呢 na?/ni 提顿助词

(1) 提顿话题和主语,有时带有些微设问味

坐呢,既没坐相;立呢,既没立相。

峰峰人呢,还是勿错个。

下一趟呢,挨着伊拉主办了。

伊自家末,已经大学毕业了;弟弟呢,还辣读中学味。(辣:在。)

(2) 特指提顿,有“至于……”义

闲辣海末讲忒闲,做生活呢,伊要嫌吃力。(闲辣海:闲着。)

一般医院看看末好味。好医院呢,我也既没资格登。(好味:算了。登:住。)

(3) 假设提顿,条件提顿。比“末”口气重。

伊勿来呢,阿拉就勿去了。(阿拉:我们。)

去呢,忒远;勿去呢,勿好。

假使明朝落起雨来呢,葛也勿要紧。(葛:那。)

用功点呢,功课就好点。

“呢”还有语气助词用法。

6. 哦 VA 假设提顿助词

走哦,勿好;勿走哦,也勿好。

勿脱伊讲哦,也勿应该。(要是不跟他说吧,也不应该。)

买点补品哦,勿晓得伊吃勿吃。

7. 啊 A

(1) 罗列并举

茶啊,水啊,吃仔交关。(吃仔交关:吃掉许多。)

阿哥啊,阿姐啊,外甥啊,侄子啊,侬来了。(侬:都。)

(2) 提顿话题

阿拉啊,老上海了。

滑稽戏啊,上海人侬欢喜个。

(3) 特指提顿,有时带感叹

做人啊,真叫难。

依啊,真惹!

我讲啊,依是勿应该去个。

(4) 假设提顿。口气较重,不会实现怕实现。

万一伊勿肯讲啊,乃难咪!(乃难咪:这下就难啦!)

要是明朝落起雨来啊,葛简直勿堪设想,书要淋湿光了。

“啊”还有语气助词用法。

8. 啦 la

(1) 并列罗列

出国啦,做老板啦,侬想过。

日本人啦,美国人啦,香港人啦,认得仔交交关。

(2) 提顿话题,口气较重。

伊拉从前个先生啦,姓李个。

面皮再老啦,也吓没用!

跳舞跳勿来啦,倒讨厌了!(讨厌:麻烦。)

“啦”还有语气助词用法。

9. 了 la?/ 仔 tsɿ

(1) 假设提顿。用于可能实现的假设。

我死脱了,依哪能办?(我死了你怎么办?)

消息走漏仔,就坏了。

要是我掰顿饭吃仔,我等于卖拨伊拉了。(拨:给。)

可以与“末”叠用。如:

事体办坏了末,依也逃勿脱责任个。

(2) 时间提顿,表示这个时间以后。

饭吃了,就开路。(开路:走路。)

伊讲仔掰句闲话,我就晓得勿对咪。

想好仔再讲。

明朝吃了饭做生活。

我听见仔,吓了一大跳。

“了”是新起的，“仔”较旧，新派少用。“了”、“仔”还有体助词和语气助词用法。

10. 是 z₁

(1) 假设提顿。用于可能或不可能实现的假设。

车子勿来是，我只好走得去了。(车子要是不来，我只好走着去了。)

肚皮泻勿停是，精神勿会好个。

假使旧年既没碰着伊是，现在也勿会产生出介许多个纠葛来。(旧年：去年。介：这么。)

(2) 话题提顿

婆婆是，凶得来像只雌老虎。

要伊讲是讲得好来死，做生活是勿来三了。(好来死：好得很。勿来三：不行。)

(3) 转折提顿

天浪向云多是多，雨是还勿会落个。(天上云虽多，但雨是不会下的。)

生活完勿成是完勿成，勿是磨洋工做。

戳是用力气戳个，戳勿穿。

11. 来 l_E

联系连动结构的两个动词，常表示前一动作是后一动作的方式。如：

让我自家烧来吃。(烧：煮，做。)

掰点肉可以腌来吃。(这点肉可以腌着吃。)

用手捧来吃呢拿碗盛来吃？(用手捧着吃，还是拿碗盛着吃?)

阿有酒来拨我吃？(有没有酒给我喝?)

自家做来自家用。(自己做了自己用。)

二、体 助 词

1. 将行体 要 ?io

前置于谓词,表示动作变化将要发生和情况状态将要出现。

如:

阿拉要到北京去。(阿拉:我们。)

我要出差去了。

到年底,阿拉要学完 10 课书。

侬辣徐家汇末,我起码要八点到拉。(侬:你。辣:在。)

将行体可以用于过去时、将来时,表示过去将行、将来将行的动作。如:

昨日我要出门个辰光,伊倒来了。

去年我就想晓得侬啥辰光要出国去。

三年后,我要去山西调查方言。

疑问式:要 V 哦?;阿是要 V?

短句用“要 V 哦”,如:伊要等我哦?(伊:他。)要出太阳了哦?

长句常用“阿是要 V”或“要 V 是哦”,如:伊阿是要等到我来再吃饭? /伊要等到我来再吃饭是哦?

否定式:勿 V/勿会 V

伊勿等到我来再吃饭。/伊勿会等到我来再吃饭。

勿出太阳了。/勿会出太阳了。

将行体和表示未然的语气助词“了”可以一起用,如:“侬要考好了是哦?”这时,否定式是“既没 V”,如:“阿拉既没考好。”(既没:没有。)

“要”另有能愿词的用法,要与将行体相区别。如:

我要买一只微波炉。“要”表示主观愿望,是能愿词。

我要买微波炉去了。“要”表示将行体,是体助词。

2. 即行体 快 KUA

后置于谓词,表示动作即将发生或情况状态即将出现。如:
火车开快了。

伊拉要走快了。(他们快要走了。)

天亮快了。

苹果熟快拉唻。

水开快唻!

饭好快唻!

可以说“伤口要好快了。”,可见将行体和即行体在最近将发生的时段内可以相通。可以说“火车明朝要开了”,不能说“火车明朝开快了”,可见即行体只能用在即将发生的动作状态里。

但是,这不等于说动作不能在过去或将来即将发生的时间里进行。下面句子仍可说,如:

前日天亮快,有一场大雨。(前天快天亮时有一场大雨。)

盆花等明朝开张快送来。(盆花等明天快开张时送来。)

疑问式:V 快了哦? 水开快了哦? 苹果熟快了哦?

否定式:旤没 V 水旤没开。 苹果旤没熟。

3. 尝试体 看 ke

后置于动词或重叠动词、动词短语或重叠动词短语,表示尝试一下。

苹果还旤没熟唻,吃吃看,甜呢勿甜。(呢:还是。)

薙枝笔用用伊看。(这枝笔用用看。)

来事勿来事,先要学一年看。(来事:行。)

薙种纸头勿好,改伊个一种纸头看。(伊个一种:那一种。纸头:纸。)

生活顺手勿顺手,做脱一歇看。(活儿顺手不顺手,做一会儿试试。)

疑问式:VV 看哦/V…看哦/V…看好哦(句子结构较长时用)

电脑学学看哦？ 弄点题目做一遍看哦？ 用用伊个笔看好
哦？

否定式：勿 V 电脑勿学。 弄点题目勿做。 伊个笔勿用
了。

4. 起始体 起来 tɕile

后置于谓词，表示动作变化和状态的开始。如：

雨落起来了。

小姑娘哭起来了。

天气慢慢热起来。

一句话引得大家讨论起来。

疑问式：V 起来哦？ 生活做起来哦？

否定式：V 勿起来 生活做勿起来。

既没 V 起来 生活既没做起来。

5. 进行体 辣 la? 辣辣 la?la? 辣海 la?he

前置于谓词，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或情况状态在持续。如：

火车辣开。（火车正在开。）

伊辣辣吃饭了。

大家辣海参观展览会。

肉辣辣烂了。

小姑娘正辣辣漂亮起来。

疑问式：辣辣 V 哦？ 小张辣辣办公哦？

否定式：勿辣辣 V 小张勿辣辣办公。

既没辣辣 V 小张既没辣辣办公。

“辣”词源来自“在[zɛ]”（由动词虚化为介词，再虚化为体助词和语气助词），声母边音化成为“来[lɛ]”，明清白话小说中有不少例子，如：“袋来啥场化？来朵外势长凳浪。”（《描金凤》5回41页）在上海地区，又促音化，作“垃[lɛ?]”，“辣辣”在旧上海话中记为“垃拉[lɛ?la]”，“辣海”记为“垃墟[lɛ?hei]或[lɛ?hen]”[lɛ?]中的[e]

是[er-],参见“第八章代词”。

动作和状态的进行持续还能用动词的重叠形式表示,见“第五章动词”。

6. 继续体 下去 hotəi

后置于动词,表示动作行为的继续进行或情况状态的继续发展。如:

伊一歇勿停个讲下去。(他一会儿也不停地讲下去。)

小张一日日瘦下去。

太阳光慢慢叫淡下去。

我个意志就消沉下去了。

疑问式:V下去哦? 唱歌声音低下去哦?

否定式:勿V下去 伊勿讲下去了。

既没V下去 唱歌声音既没低下去。

7. 存续体 辣辣 la?la? 辣 la? 辣海 la?hɛ 仔 tsɿ/zɿ 好 ho

后置于动词,表示某事物保持着某个动作的结果所造成的延续状态,或者表示已经做好了某事情(对后继动作将产生影响)。如:

窗开辣海。(窗开在那儿。)

交关人伕立辣海。(许多人都站在那儿。)

照片墙头高头贴辣辣。(照片在墙上贴着。)

坐辣海吃饭。/坐仔吃饭。(坐好了吃饭。)

英文学辣海,总归有用场个。(英文学好了,总是有用处的。)

菜切好辣海,等一歇再炒。(菜切好放在那儿,等一会儿再炒。)

上海话的存续体跟普通话的持续体“V着”不同,可细分如下:
1.表示动作完成后形成的状态在延续。有的与普通话的持续体“V着”相似。如:“拿块木头垫辣海。”“坐辣海”可译成“坐着”。有

的与普通话的进行体“正 V 呢”用法相似。如：“伊拉生活做好了，休息辣海。”“现在困着辣辣”可译成“这会正睡着(zháo)呢”。有的与“V 着”和“正 V”都不对应，可译作“在那儿”。如：“荣伯伯住辣海，吃个一钟寡酒啫回去。”可译成“荣伯伯住在那儿，……。”2，表示动作的结果保持着。如：“阿拉是两个月前头约辣辣个。”“写仔张单子辣海就走”可译成“把张单子写了放在那儿就走”。3，表示事先已经准备好了或做好了某事。如：“汰脚水倒辣海，侬用好了。”“票子我脱侬买辣海了。”“四只荤盆摆好辣海味”的意思译成普通话是“四只荤盆已准备好放在那儿了。”常与语气助词“了”(旧作“哉”)相结合，就成了完成体。4，肯定某种性质或状态延续着。有的类似“正…着呢”，如：“我旣没空辣海。”“掰两日，闹猛煞辣。”有的只能勉强译作“在那儿”，如：“两桩事体逼得我有点抬勿起头辣海了。”“勿要侬教个，我会辣海。”5，表示存在、具有状态的延续。语义较实，可译作“在那儿”。如：“勿麻烦侬了，里向有几个帮手辣海。”“家生我有辣辣。”6，表示动作的将来延续，也可作祈使命令用。可译作“在那儿”。如：“约好明朝碰头，阿要今夜头就住辣海？”可译成“……，要今夜就住在这里吗”。“勿要响，侬听辣海！”“啥人敢动？脱我坐辣海！”

当主要表示实现体的“仔”用于表示实现后的动作一直延续着的时候，“仔”也能用作存续体，与“辣辣、辣海”同义。如：

坐仔比立仔适意，困仔比坐仔适意。/坐辣海比立辣海适意，困辣海比立辣海适意。

后头跟仔好几个人。/后头跟辣好几个人。(后面跟着好几个人。)

侬坐仔吃好味。/侬坐辣海吃好味。(你坐着吃吧。)

“好”也能虚化成为表示存续的体助词，如：“菜切好，等一歇炒。”“坐好吃饭。”“写字台浪摊好一张地图。(书桌上摊着一张地图。)”体助词“好”是从唯补词“工作做好了”、“工作做勿好了”的

“好”虚化而来的,但它已不能用可能式,但能直接用于谓语动词后,后可再跟“了”或“辣海”。如:“我准备好了勿少参考书。”“我准备好辣海勿少参考书。”可见“好”的虚化程度不高。后跟“了/仔”可表示实现体,后跟“辣海”是一起表示存续体。不加“了”或“辣海”则兼有实现和存续的体貌。

疑问式:V 辣海哦? 青菜切辣辣哦?

否定式:既没 V 辣海 青菜既没切辣海。

旧上海话“辣辣”读作“拉[la]”、“勒拉/垃拉[le?la]”。“辣海”旧写作“垃墟”,如“有巢氏教人担木头做仔窠佬住垃墟。”(Macgowan, 1862, P. 175.)

“辣海”还有虚化为语气助词的用法。

8. 实现体 了 la? 仔 ts₁/z₁ 好 ho

用于谓词后或结果补语后,表示动作行为或情况状态处于事实的状态下,已经实现。又称“完成体”。如:

伊今朝打了两只野鸡。(今朝:今天。)

收仔银子佬信,拨仔送信个人一百铜钿。(收了银子和信,给了送信的人一百钱。)

伊两只眼睛哭红了交关辰光。

我想了老长个辰光,实在既没办法。(老:很。)

问了一遍又一遍,讨厌煞了。(讨厌煞:烦死。)

后头跟仔好几个人。

到现在我漆好五扇窗。

我昨天做好了一个月个暑假作业。

我明朝吃好早饭再打电话拨侬。(拨:给。)

“好”可以和“了/仔”连用,说明它还没有从补语中完全虚化出来,“了/仔”就不能这样做。

疑问式:V 了……哦? /V 仔……哦? 伊过仔几日好日脚哦?(他过了几天)

好日子吗?)

否定式: 旣没 V

伊旣没过几日好日脚。

“仔”和“了”是可以互换的,“了”较常用,“仔”的用法较旧,渐为“了”取代。常规性行为的实现,一般用“过”代“了”。如:“我吃过饭了。”

9. 完成体 拉 la 好 ho

后置于动词或动词短语,与语气助词“了”或“咪”(旧为“哉”)结合,表示动作行为到说话时已完成。用在定语里,“拉”与“个”结合。如:

我对东家讲清爽拉了。(我已经对东家讲清楚了。)

我饭吃好了。(我吃了饭了。)

拿箱子一道搬来啁搬错拉了。(因为把箱子一起搬来,所以已经搬错了。)

儿子辣床浪困着拉咪。(儿子已在床上睡着了。)

我买拉个房子要装修了!(我买好的房子要装修了!)

我今朝接下去做昨日旣没做好拉个生活。

疑问式: V 拉哦? / V 了哦? 侬饭吃拉哦? / 侬饭吃了哦?

否定式: 旣没 V 还旣没吃咪。

伊到底上班拉哦?(他到底已经上班了没有?)

还旣没去咪。(还没有。)

用“好”时,带有更多的“完”的实义,未完全虚化,所以不能用于补语后,已有补语“错”的“搬错拉了”不能换说“搬错好了”。

旧上海话疑问式用“V 拉没”或“V 没”,否定式用“勿曾 V”。如 1908 年《土话指南》:“饭用没? 吃者。若使勿曾用末,我就教厨司去预备饭去。真个吃拉者,同我一个朋友外头吃拉个。”(新上海话:饭用了哦? 吃咪。假使旣没用末,我就叫厨司去准备饭去。真个吃了,帮我一个朋友辣外头吃个。普通话:用饭

没有？ 吃了。 要是没用，我就让厨师准备饭去。 真的吃了，
跟我一个朋友在外面吃的。）

上海话中“完成体”与“实现体”是有区别的。“完成体”助词用于句末，宾语要前置于动词，句尾的“了”不能读成“仔”，而是旧式的“哉/者”。“实现体”动词大多都是过去时，仅表示实现，经常不表示完成。现在受普通话影响，“完成体”除了助词“好”还在普遍使用外，“拉”已在退化。如“我已经对东家讲清爽了。”“儿子辣床浪困着咪。”很少再用“拉”。句尾的“了”像普通话的“了₁(体)”和“了₂(语气)”一样合为一个“了”(原来是“拉哉”或“拉了”)。

“拉”可以进一步虚化成为语气助词，参见“语气助词”节的“叙事将来”和“叙事过程”等。

10. 近经历体 个 gə?

后置于句尾，表示不久前发生过某一事件或情况。如：

侬忘记了爸爸哪能教育阿拉个哦？（你忘记了爸爸怎么教育我们来着？）

昨日我到郊县去看个。

侬脱啥人吵相骂个？（你跟谁吵架来着？）

侬讲过啥个个？（你讲过什么来着？）

啥辰光走个？（什么时候走的？）

今朝看见王先生个。

我前日又出城个。

“个”相当于普通话的“来着”，这个体已经退化，这儿的“个”也可看作语气助词。

疑问式：V 个哦？ 侬上半日去个哦？

否定式：侬没 V 个 我上半日侬没去个。（我上午没去来着。）

11. 经历体 过 ku

后置于谓词，表示动作行为在此以前曾经发生过，或情况状态

在此以前曾经存在过。如：

我到过美国。

掰门数学题目做过了。

我寻过伊三四趟。(我找过他三四次。)

我曾经掰能想过。(我曾经这么想过。)

我也从来既没碰着侬是荆棘毫无可走个地方过。

疑问式：V 过哦？ 侬北京去过哦？

否定式：既没 V 过。 我北京既没去过。

旧上海话疑问式用“V 过没”，否定式用“勿曾 V 过”。

“过”在上海话中还能表示“重行”貌，表示动作重新进行。如：“稿子落脱了，我又写过一遍。”“现在窗只好重新揩过。”“堆得一塌糊涂，再脱我堆过。”

12. 长经历体 歇 eii? 过歇 kuçei? 歇过 ei?ku

后置于动词，表示强调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某种经历。如：掰种工种，我做歇过。(这种工种，我做过。)

我鳝丝吃过歇。

我辣外国公司做过歇生活。

掰种能介地方我从来既没到歇。(这种地方我从来没有到过。)

疑问式：V 过歇哦？ 侬生鱼片吃过歇哦？

否定式：既没 V 过歇 我生鱼片既没吃过歇。

旧上海话疑问式用“V 歇没”，否定式用“勿曾 V 歇”。

经历体和长经历体经常是不做区分地用的，但如果要对比起来看，经历的长短还是有区别的。如问“侬鳝丝吃过哦？”，往往是问人这个菜吃了没有，是刚才发生过的事；而问“侬鳝丝吃过歇哦？”，是问人曾经吃过“鳝丝”这种食物吗，问曾经有过的经历。

上海话从将来到过去这条时间轴上，构成了一条连续完整的时态链：

将行体→即行体→尝试体→起始体→进行体→反复体→继续体→存续体→完成体→实现体→近经历体→经历体→长经历体
（“反复体”是动词重叠“VV”）

生活要做了→生活做快了→生活做做看→生活做起来了→生活辣辣做了→生活做做→生活做下去→生活做辣海→生活做拉了→生活做了→生活做个→生活做过了→生活做歇过

三、语气助词

语气助词附着在句子后边表示某种语气，使句子附加某种意义。有些连词、结构助词、体助词，如：“咗、未、个、了、辣海”等，远离动词至句尾，也可虚化为语气助词。这里先列出各个语气助词所表示的分项语义，然后以各项语义集中排列能表达该种语气的语气助词，并举例说明。

1. 个 *gəʔ/fəʔ* (1)确实,肯定 (2)申明,表白 (3)提醒,警告 (4)禁止 (5)让步的结果 (6)近过去

2. 了 *ləʔ* 旧:哉 *tsɛ/zɔʔ* (1)叙事过去 (2)叙事过程 (3)叙事将来 (4)假设、条件的结果 (5)直推的结果 (6)转折的结果 (7)申明,表白 (8)劝听,商量 (9)现状

3. 唻 *le* (1)叙事过去 (2)叙事过程 (3)叙事将来 (4)假设、条件的结果 (5)因果的结果 (6)转折的结果 (7)申明,表白 (8)劝听,商量 (9)提出 (10)指明 (11)延续 (12)反对 (13)轻蔑 (14)提醒,警告 (15)称赞 (16)羡慕 (17)责怪,气愤 (18)现状 (19)程度高

4. 咗 *lə/ləʔ* (1)当然 (2)公认 (3)反驳 (4)特指 (5)提醒,警告 (6)劝听,商量 (7)申述原因 (8)确认问 (9)追问

5. 哦 *va* (1)是非问 (2)反诘问 (3)确认问 (4)推测,试定 (5)料想 (6)劝听,商量 (7)假设的结果

6. 呢 nəʔ/ nɿ/ nɛ (1)特指问 (2)选择问 (3)设问 (4)起头问 (5)假设问 (6)省略特指问 (7)选择 (8)命令 (9)埋怨(责备)
7. 末 məʔ (1)当然 (2)特指 (3)劝听, 商量
8. 啊 ʔA (1)呼语 (2)感叹 (3)催促, 命令 (4)叮嘱 (5)劝听, 商量 (6)敷衍答应 (7)称赞 (8)怀疑 (9)特指问 (10)选择问 (11)反诘问 (12)催问, 责问 (13)追问 (14)确认问 (15)过程长
9. 鞋 ɬA (1)确认问 (2)叮嘱
10. 呀 ʔiA (1)催促, 命令 (2)提醒, 警告 (3)劝听, 商量 (4)限制 (5)重申 (6)感叹 (7)反驳 (8)因果的结果
11. 啦 lA (1)是非问 (2)选择问 (3)特指问 (4)追问 (5)催问, 责问 (6)埋怨责备 (7)讨厌责备
12. 噢 ʔɔ (1)提醒, 警告 (2)告知 (3)叮嘱 (4)劝听, 商量 (5)禁止
13. 噯 ɬɔ (1)反驳 (2)确认问
14. 喏 nɔ (1)威胁 (2)指明 (3)提出
15. 噉 ɬv (1)戏警 (2)提醒, 警告
16. 喽 lv (1)戏警 (2)提醒, 警告 (3)催促, 命令 (4)叙事过程 (5)叙事将来
17. 咸 ɬɛ (1)申明, 表白 (2)反对 (3)催促, 命令
18. 仔 tsɿ (1)设想 (2)命令 (3)提醒, 警告 (4)现状
19. 呢啥 nɿsA 确认问
20. 起来 tɕilɛ 催促, 命令
21. 哦啦/勿啦 vAlA/vəʔlA (1)是非问 (2)反诘问
22. 辣海/辣辣 lAʔhɛ/lAʔlAʔ 旧: 拉 lA (1)近延长 (2)存在 (3)现状 (4)程度高 (5)申明, 表白 (6)在里面 (7)在上面 (8)叙事过程 (9)叙事将来
23. 辣浪 lAʔlɔ (1)在上面 (2)存在
24. 末唻 məʔlɛ (1)劝听 (2)限制 (3)承诺, 许可

25. 好咪 hɔlɛ (1) 劝听, 商量 (2) 催促(重读) (3) 任听
(4) 承诺, 许可 (5) 从便、从易建议 (6) 假设的结果

26. 好了 hɔləʔ (1) 任听 (2) 劝听, 商量 (3) 承诺, 许可
(4) 从便、从易建议 (5) 直推的结果

27. 得了 təʔləʔ 可以, 该当(旧)

28. 罢了/就是了 bələʔ/zivzɪləʔ 限制

下面的语气助词是由上面的语气助词合成的, 少数有独自的意义, 多数表示所合成的语素的语义之和, “个”大都表示“确实”义, “了”大都表示“叙事过程(已然)”义, 这两个意义都是偏义, 正义就是下列的语义。合成词的语义受限制, 所以义项比单纯词少。

29. 个哦 gəʔvɔ 确认问

30. 个啊 gəʔɔ (1) 怀疑 (2) 感叹 (3) 敷衍答应 (4) 悬言,

设想

31. 个鞋 gəʔfiɔ 叮嘱

32. 个呀 gəʔiɔ (1) 感叹 (2) 提醒, 警告 (3) 强调确实、肯定 (4) 申明, 表白 (5) 限制 (6) 重申 (7) 禁止 (8) 勉强赞同

33. 个啦 gəʔliɔ (1) 埋怨责备 (2) 讨厌责备

34. 了啊 ləʔɔ (1) 感叹 (2) 怀疑

35. 了鞋 ləʔfiɔ 叮嘱

36. 了呀 ləʔiɔ (1) 感叹 (2) 重申 (3) 反对 (4) 劝听, 商量
(5) 强调确实、肯定 (6) 因果的结果

37. 个咪 gəʔlɛ/gɛ (1) 申明, 表白 (2) 延续 (3) 现状 (4) 指明 (5) 感叹

38. 个了 gəʔləʔ (1) 叙事过程 (2) 叙事将来

39. 个末 gəʔməʔ (1) 当然 (2) 特指 (3) 未料

40. 了末 ləʔməʔ (1) 起始 (2) 当然 (3) 假设

41. 个啫 gəʔlə (1) 当然 (2) 特指 (3) 公认

42. 了啫 ləʔlə 申述原因

43. 了哦 ləʔva 旧:啊末 aməʔ/拉末 laməʔ 是非问(完成体)

44. 个噢 gəʔo (1)提醒,警告 (2)叮嘱 (3)告知

45. 个噯 gəʔho (1)怜惜 (2)未料 (3)确认问

46. 了噢 ləʔo (1)提醒,警告 (2)劝听 (3)叮嘱 (4)告知

47. 了噯 ləʔho 确认问

48. 个噯 gəʔy (1)提醒,警告 (2)未料 (3)戏警 (4)羡慕
(5)反感

49. 了噯 ləʔy (1)提醒,警告 (2)羡慕

50. 个喏 gəʔno 指明

51. 了喏 ləʔno 指明

52. 个咸 gəʔhE (1)确实,肯定 (2)申明,表白 (3)提醒
(4)限制 (5)称赞 (6)反诘是非问

53. 辣海咪 laʔheIE 旧:拉哉 laZE/hAZE (1)程度高 (2)申明,表白 (3)在里面 (4)现状 (5)存在 (6)叙事过程 (7)叙事将来

54. 辣海了 laʔheləʔ (1)现状 (2)存在

55. 个辣海 gəʔlaʔhE 旧:个拉 gəʔla 现状

56. 是哦/阿是 zɿva/?azɿ 确认问

下面按所表示的语义为纲排列语气助词,并举例和说明。

感叹祈使语气:

1. 呼唤 啊

在呼叫人或对某人、大家开始说话时用。如:

阿三啊! /建生啊,勿要难过了。/我告诉侬啊! ……/各位朋友啊,大家听我讲啊!

2. 感叹 啊 呀 (个啊 个呀 了啊 了呀)

表示受感触而叹息的语气。如:

侬搿个人啊! /真气煞人啊! (煞:死。)/想想勿可以啊!

我想着就触气呀! (触气:生气。)/真是勿懂事体呀! (事体:

事情。)

介缺德个啊! (介:这么。)/吓煞人个啊! /葛勿容易个啊!

(葛:那。)

我实在既没办法个呀! (既没:没有。)/像是实头像个呀! (实头:实在。)/真是急煞人个呀!

我已经既没办法了啊! /我懊悔也既没用啦!

依忒糊涂了呀! (忒:太。)/我恨煞了呀!

“呀”比“啊”语气重。“个啊”、“个呀”是“确实+感叹”,“了啊”、“了呀”是“已然+感叹”。

3. 怜惜 个噱

表示因可爱而怜惜或因同情而怜惜之情。如:

掰两年伊勿晓得哪能过个噱! (哪能:怎么。)/依老吃力个噱!
(老:很。)/掰个小人老乖个噱! /建筑工人个日脚苦个噱! (日脚:
日子。)

4. 称赞 啊 咪 咸 (个啊 个咪 个咸)

表示赞美、兴奋的语气,因带程度副词不同,语气助词也有所不同。如:

依真好啊! /真快啊! 一歇歇就到了。(一歇歇:一会儿。)/掰
座桥几化大啊! /小囡多少可爱啊! (小囡:小孩。)

掰块料作顶顶好咪! (顶:最。)/依末,已经做到顶咪!

大楼有30层楼高咸! /老师最欢喜依咸! (欢喜:喜欢。)

依蛮来三个啊! (蛮:相当。来三:行。)/勿容易个啊!

牌子乒乓响个咪! (乒乓响:响当当。)/掰趟伊班级里成绩最
硬个咪! (趟:次。)

伊老好个咸! /建设速度最快个咸! /伊做得老辛苦个咸!

“个啊”、“个咪”、“个咸”是“确实+称赞”。

5. 羡慕 咪 喽/了噉 个噉

伊末,已经是教授咪! /依屋里三房一厅咪! /伊做标兵咪!

伊老来三了啲! /伊做厂长了啲! /伊买着好位置喽! (着:到。)

伊老开心个啲! /伊买着最好个位置个啲! /侬老聪明个啲! /伊蛮轻松个啲!

只能用于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啲”是“了+哎”的紧密结合,“喽”是“了欧”的合音,所以“啲”和“喽”都带有“了”的表示“起事”的语气,“喽”和“啲”用于第三人称语义大致相同,“喽”多带有一点“戏警”和告诉别人的意味。“喽”不用于第二人称。“个啲”带有“确实”意味,但没有单独用“啲”表示“羡慕”的。

6. 勉强赞同 个呀

好个呀! /我参加个呀! /白相我去个呀! /电影我去看个呀! /我明朝是会出席个呀!

只有“好个呀”有时可以表示附和赞同,带积极情绪,其他都是“勉强赞同”,“个”表示“确实、肯定”语义,“个呀”有时带有不耐烦的肯定同意。

用动词重复三次或动词读音延长也能表示“勉强赞同”,可带不耐烦味。如:

——侬到底去哦啦?(哦啦:吗。)—去去去! /好好好! /走走走! /可以可以可以!

去——! /好——! /我写——!

动词重叠三次场合,前两个动词连读,后一个动词可读原声调,也可读轻声,声调模糊;也可读延长,这时带不耐烦味。动词单读延长场合,是该动词声调的强调拖长。

7. 敷衍答应 啊 (个啊)

好啊! 可以啊! /去啊! /葛末大家走啊! (葛末:那么。)/可以啊! 侬做好啲!

我去个啊! /好个啊! 我同意个啊!

“啊”总是读高平调。“个啊”的“个”表“确实”义。

8. 埋怨(责备) 啦/个啦 哦啦 呢

依哪能介糊涂啦! /依就甭能去啦! (甭能:这么。)/依哪能一点也冇没办法啦!

依介咗没用场个啦! (用场:用。)/真是气煞人个啦! /伊哪能介勿听闲话个啦! (闲话:话。)

依个人惹哦啦! /依看 17 楼触气哦啦! (触气:令人讨厌。)/依看伊自说自话哦啦! (自说自话:自作主张。)

早点介讲呢! 到现在再讲! (早点介:早点。)/依吃得快眼呢! (眼:点。)

“个啦”带有很少“肯定”味,所以与“啦”可以替换。“哦啦”带有“设问”的语气。

9. 讨厌(责备) 啦 哦啦 (个啦)

啥人啦! /依做啥啦! 碰着我。/依跟牢我做啥啦! (牢:住,着。)

哪能介烦个啦! /依哪能老是要依靠我个啦!

依看到哦啦! /依好勿要缠牢我哦啦!

“个啦”带有很少“肯定”味,所以与“啦”可以替换。“哦啦”带有“设问”的语气。

10. 反感 个噉

伊老滑稽个噉! /依老怪个噉! /伊老自说自话个噉! /伊惹搭搭个噉! (惹搭搭:傻呼呼。)

11. 轻蔑 唻

表示对对方的轻蔑、不屑一顾或不满情绪。

管伊唻! /睬依唻! (睬:理。)/管人家哪能讲唻! /啥人要脱依好唻! (脱:和。)

12. 反对 唻

表示相反的意思,反感较为强烈。

还“老朋友”唻! /讲伊老实,还老实唻! /真也勿清白唻! /甭

种能地方,真也勿高兴去咪!

须与“还”、“真也(才)”等副词联用。

13. 反驳 呀 咗 嚟

反驳对方的意见,或表示不是,有时是为自己辩护。

我并咗没答应呀! /我勿好勿做呀! /伊讲得一眼道理也咗没呀!

我并咗没告诉伊咗! /我咗没做错咗! /我又咗没睬伊咗!

咗没嚟! 依瞎讲! /我咗没答应嚟! /我咗没做错嚟! /——依昨日 12 点钟困觉? ——咗没嚟! 10 点钟困个。(困觉:睡觉。)

“嚟”不能用于有“又”的句子中。

14. 未料 个末 个噉 个嚟

居然会有,原来不知,或与期望值有出入。如加“倒”则更有出乎意料之意。有时可带讽刺味。

睇眼火腿蛮便宜个末! /依倒蛮操心个末! /绣花也会,依倒老来三个末! /要坏脱个末! /依蛮聪明个末!

水开个噉! /伊去个噉! /热个噉! /勿是睇能写个噉! /伊倒蛮来三个噉!

伊倒还来个嚟! /蛮好看个嚟!

“个噉”带有“戏警”味,“个嚟”带有“确认问”味。

15. 怀疑 啊 (个啊 了啊)

勿要是骗骗我啊! /睇种事体哪能做得到啊!

伊还会来个啊! /啥地方有睇种事体个啊!

阿拉上当了啊! /伊拉笑嘻嘻个,是来认错了啊!

“个啊”常合音为“茄[ga]”;“了啊”中的“了”,有时是“已然”,有时是“起事”。

16. 重申 呀 (个呀 了呀)

我并咗没答应呀! /我勿高兴去做呀!

依到底懂哦? —我懂个呀! /我一定会来个呀!

侬到底去过哦？—我去过了呀！/我马上要去做了呀！
“个呀”是“确实+重申”，“了呀”是“已然/未然+重申”。

17. 催促,命令 啊 呀 咸 喽 好味 起来 仔
走啊！/来吃啊！/侬讲啊！/快点唱啊！

走呀！走呀！勿动做啥！/吃啊！吃啊！吃呀！/来白相呀！/
讲呀！勿要怕呀！/立好呀！/侬跑过来听呀！/冲上去呀！/还有
末,叫伊回去呀！

讲咸！/走咸！快点！/侬过来咸！勿要逃咸！/哎,快点走
咸！/坐好咸！

起来喽！/动身喽！/去喽！去喽！

五角末好味！/侬答应仔末好味！/侬吃下去好味！（“好味”
都要重读）

票买起来！/人走起来！/先坐起来！/大家吃起来！吃起来！

吃饱仔,啊！/拉牢仔,啊！/坐好仔！/侬脱我坐辣海仔！/叫
侬立辣海仔！

“呀”和“咸”的语气比“啊”重。“喽”带有呼叫味。“好味”是受
回绝后再催。“起来”有起始味,催人做某事。“仔”用于动补结构
后或存续体作“在那儿”解的“辣海”后。

18. 劝听,商量 了 味 呀(了呀) 末味 好了 好味
末 啊 哦 噢 佬

勿要吵了！/好唱歌了！/侬勿要去了！/好了,好了,大家勿
要讲了！/勿要难过了！

算味！/轧轧伊味！（轧:挤。)/去吃饭,辰光还早味！/侬还可
以休息休息味！/勿是吃了就算味！/阿拉到岸浪向去走走味！/
走得吃力煞了,让我坐脱一歇味！/买点便宜货味！

买副眼睛戴戴呀！/笔直穿过去呀！/我告诉侬听呀！/我脱
侬讲呀！

勿要去了呀！/算了呀！

吃点末咪! /依拿点末咪! 勿要紧个。/拨仔我末咪! (拨:给。仔:了。)

以上助词,劝听味较重,“了呀”是“劝听+催促”,“末咪”用法较旧。以下助词,商量味较重。

依到底答应勿答应,依讲好了! /快点去好了!

功课依先做好咪! /吃点好咪! /依唱好咪! 勿要紧个! /穿红个好咪!

阿拉就等伊一歇末!

勿要哭啊! /依就唱一只啊! /依也要脱伊讲一声啊! /勿要吃坏脱仔啊!

去哦! /吃点哦! /下个月工钿拨拉我仔哦! (工钿:工钱。拨拉:给。)/依跳一只哦! /依再坐一歇,等我先生来仔佬去哦!

勿要哭噢! /勿要吵,噢! 噢呀! /帮帮忙噢! /马上就走噢!

依现在先回转去佬。(转去:回去。)/我现在先拨依一百元佬。

“哦”带有询问味,“噢”往往要求对方答应,“佬”这儿不是“了”和“噢”的合音,“佬”有征求意见味。

19. 告知 噢 (了噢 个噢)

马上就好噢! /够了,谢谢依噢! /月票噢! (上车后出示月票时说)/旤没噢! /此地勿好进去噢! /等一歇噢! /依勿要忒高兴噢!

哎,我来了噢! /谢谢依了噢! /麻烦依了噢! /勿要去了噢!

勿好进去个噢! /甭只抽水马桶坏脱个噢! (坏脱:坏。)/甭件衣裳老漂亮个噢! /今朝我做得老吃力个噢!

都有打招呼意思。“了噢”是“叙事+告知”,“个噢”是“肯定+告知”。

20. 提醒,警告 个噢 噉 咸 咪 仔 呀 (了噢/噉 个噢 个噉 个咸 个呀)

勿是我勿肯管,我是管勿好个! /乱穿马路要轧杀个! (轧杀:

压死。)/要出事体个!

勿好出去噢! 要出事体个。/勿许动噢! /本生应该依去噢!
(本生;本来。)/当心噢! /我既没答应过噢! /推扳一眼跟噢! (推
扳一眼眼:相差一点儿。)

依要当心点噉! /豪梭来看噉! (豪梭:赶快。)

伊并既没去咸! /依要听闲话咸!

依可以回去咪! /秤只脚忒大咪! /秤桩事体既没办法咪!
(桩:件。)/我末还要去做气功咪! /我明明看见个,还要赖咪! /只
怕还有一块既没拿来咪!

勿要吃坏脱仔! /当心坐断脱仔!

依应该去呀! /告诉伊拉娘呀!

我来啫! /落雨啫! /要出事体啫! /我出去啫! /饭熟啫! /
客人来啫! /戏已经开场啫!

本生应该依去个噢! /后果依晓得个噢! /要敲坏脱个噢! /
勿好勿去个噢! /水开个噢!

本来应该依去个噉! /千载难逢辣一道个噉! (辣一道:在一
起。)/烫个噉!

勿是秤能做个咸! /依应该去个咸!

勿好吃香烟个呀! (吃香烟:抽烟。)/依勿可以勿去个呀!

“个”、“个噢”、“个噉”、“个咸”、“个呀”都带“确实”味。“啫”是
“了噢”的合音,带“起事”义。“噉”带有戏警味。

21. 责怪, 气愤 咪

连爷娘也勿管,依还是个人咪! (爷娘:父母。)/依老早忘记脱
我咪,现在还想来寻我咪! /介既没良心,我还会去睬伊咪!

22. 威胁 啫

依再敢来碰一碰我啫! /依再捣蛋,告诉依爷娘去啫! /依嘴
巴硬,当心拨依吃生活啫! (拨依吃生活:打你,修理你。)

23. 禁止 个

勿许做个! /勿好进去个! /公共场所勿准大声叫个!

24. 叮嘱 鞋 噢 (个鞋 了鞋 个噢 了噢)

牵牢仔,鞋! /书包带好,鞋! /侬要当心点鞋! (当心:小心。)/对付伊,侬要下决心鞋! /侬身浪个衬衣衬裤换脱伊鞋! (浪:上。)/请伊出来脱阿拉讲两句鞋!

侬勿清爽,可以去问个鞋! /睂眼醒齜物事好乱脱伊了鞋! (物事:东西。乱脱伊:丢掉它。)

书带好,噢! /勿要忘记借书噢!

侬要下决心个噢! /侬背浪个重物事好摆脱伊了噢! (摆:放。)

“鞋”下加一横,表示使用方言同音字代替不能写出的语气助词。“鞋”前可有小停顿,赵元任先生(1926)说明过这类语气助词具有单呼词的性质,它不跟本句相连,说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喉塞音,声调在这儿是由低急升高。它们不是叹词。在老派上海话中还常用降调的“介[kA]”表示肯定,如“是呀,介。”表示催劝之类的祈使,如“去呀,介。”表示是非问,如“去勿啦,介?”。

25. 戏警 噉 (喽/了噉 个噉)

侬要当心点噉! /我死了以后,侬哪能办噉! /先去打听打听,伊要勿要噉!

水开喽! /天冷喽! /来喽! 来喽! /鬼来喽! /野猫来了噉!

勿是睂能做个噉! /我去个噉!

“戏警”是一种轻松的警告,有一点警告的口气,但并不正经,带戏弄味。“喽”是“了噉”的合音,除表起事和戏警外,还带呼叫味。“个噉”是“确实+戏警”。

26. 提出 咪 啗

唱一只咪! /让我走一走咪! /拨我戳戳看咪! /让我搁搁脚咪!

拨枝笔侬啗! /香只面孔啗! (香面孔:接吻。)/我脱侬写个序

言喏! / 勿晓得摆辣啥地方喏!

27. 指明 喏 咪 (个喏 了喏 个咪)

我脱依讲喏! / 依看伊搵副腔调喏! (腔调: 模样。)/ 依倒做做看喏! / 衣裳要汰汰喏! (汰: 洗。)/ 自家还吃勿住喏, 还笑别人咪!

依还勿晓得小姐个脾气咪! / 亏依还是个大大学生咪! / 白送拨我我还勿要咪!

依个茶冷脱了哦? 再调一杯热个喏! (调: 换。)/ 我倒有办法个喏! / 亏依讲得出个喏!

杯子坏脱了喏! / 伊来了喏! / 侬是依弄坏脱了喏!

狗还会看看门, 依比狗还勿如个咪! / 自家还立勿稳个咪, 还要欺别人咪!

“喏”像用手指点一般, “个喏”是“确实 + 指明”, “了喏”是“已然 + 指明”。“还……咪”相当于普通话的“还……呢”, 指明事实略带夸张。

28. 任听 好了 好咪

随便伊去好了。/ 让伊去好了。

随便伊拉哪能好咪。/ 等一歇去好咪!

“任听”是“听凭任意”的意思, “好咪”的语气比“好了”较轻松些。“好了”、“好咪”都轻读。

29. 限制 呀 (个呀) 末咪 罢了/就是了

勿过讲讲呀! 又勿追查个。/ 无非吃吃香烟呀, 有啥要紧? (有啥要紧: 有什么关系。)

屋里讲讲个呀! 勿会到外面去瞎讲个。(屋里: 家里。)/ 讲讲个呀! 又勿去做。

勿过写写末咪, 勿是真个去做个佬! (用法较旧)

无非搓搓麻将罢了, 又勿赌铜钱。(赌铜钱: 赌钱。)/ 听听就是了, 用勿着记下来个。

“限制”的意思在“仅此而已”, 前面常跟“勿过”、“只是”、“无

非”。

陈述语气：

30. 确实、肯定 个 (了呀 个呀)

是真个。/伊想来个。/伊拉勿来请,我是勿去个。/掰是弄僵脱个。/老大个。/伊个妹妹阿是蛮好看个?

伊拉走了呀! 勿会来了呀! /已经去上班了呀!

是个呀! /我懂个呀! /我勿会做个呀! /伊老好个呀! /像是实头像个呀! /啥人讲我勿去,我去个呀!

“了呀”、“个呀”比“个”更强调肯定。

31. 申明,表白 了 咪 个 咸 辣海(旧:拉) (个呀 个咪 个咸 辣海咪)

掰个办法最好了。/伊双鞋子忒小了。

我写勿来咪。/侬眼生活我做勿完咪。/有三十万咪。/还会弹琴咪。/我个力气邪气大咪。(邪气:非常。)/还旴没走完咪。/门还旴没开咪!

图书馆我跑勿进去个。/标语勿是我写个。/掰眼题目伊懂个。

伊并旴没去咸。/我写勿来咸。

图书馆我跑勿进辣海。/还要安排登个房子拉。(登:住。)/伊并旴没出来辣海。/我有五万藏书辣海。/廿年以后要寻张 78 转唱片也旴没辣海。/掰双袜子忒小辣海。/先生走了,先生个事业还有继承辣海。/还旴没做完辣海。/我掰搭听拉。(掰搭:这儿。)/掰个人个性子,倒也难捉准辣海。/明朝我还要亲自来迎接拉。/侬阿晓得我有点勿情愿辣海介?

有三十万个咪。/我里向还着仔好几层个咪。(着:穿。)/伊自家讲起来是个老上海咪。

门牌坏个呀。/是个呀,一点勿错。/我勿会做个呀。

伊去个咸。/是假个咸。

伊还会插秧辣海味。/伊肚皮里向蛮清爽辣海味。(清爽:清楚。)

“咪”有时比“了”语气重些。“个咸”、“个咪”都是“肯定+表白”的语气。

32. 悬言,设想 个啊

伊是个妖怪,要来捉侬个啊。/侬应该吃个辰光勿吃,晏歇要饿个啊!(辰光:时候。晏歇:过会儿。)/要弄坏脱个啊。

33. 叙事将来 了 咪 喽 辣海 (个了 辣海咪)

以后看仔书末就晓得了。/明朝上半日大家到学堂去了。(上半日:上午。学堂:学校。)/我还要出去了。/伊勿来了。

谈好朋友末结婚咪。/伊要开年上学咪。(开年:明年。)/快点,电影开场咪! /我要送饭到监牢里去咪! /伊毕业快咪!

展览会明朝开幕喽。/再勿温书来勿及喽。(温书:复习。)/客人要来喽。

今朝倒让我去看看伊辣海。/我要送到伊学堂里辣海。

掰桩事体是勿会成功个了。/以后要好好叫个了。(好好叫个:好好的。)

我明朝还要去绍兴辣海咪! /房子要开年分拉咪!

“了”在这儿表示将来,即未然,意思是“本来没有这事情,以后才有”。“咪”有时比“了”语气重些。“喽”带有“提醒告知”和“戏警”味,语意较活泼。“个了”是“确实+将来”。“了”、“咪”旧上海话都用“哉”,现已不用。以下34、35节的“了”、“咪”旧时都用“哉”。“辣海”旧时用“拉”,以下两节也同。

34. 叙事过程 了 咪 喽 辣海 (个了 辣海咪)

(1) 起始变化(起事):表示事情从未发生到发生,从变化前到变化开始。如:

落雨了。/生病了。/苹果熟了。/想起来了。/掰个小囡聪明了。/我有电影票了。/现在十点半了。/做好功课走了。

落雨唻。/花开唻! /面孔红唻!

客人来喽! /小鸟逃脱喽! /嗽! 玻璃敲碎脱喽。

小囡会叫爸爸个了。/满个了。

“唻”的语气比“了”重些。“喽”有“戏警告知”味。“个了”是“确实+起事”。

(2) 正在进行(在事):表示事情正在进行。如:

伊辣辣读书了。(辣辣:正在。)/大楼辣海造了。(辣海:正在。)/侬看,客人来了,来了。/三点钟了。/生活昨日辣辣做了。

厂里辣辣生产新产品唻。/伊辣笑唻。/勿要急! 侬个事体讨论唻。

客人一步步走过来喽! /功课辣做喽。

伊等我去商量一桩重要事体辣海。/一个套子做枕头拉。/夫人好哦? ——好辣海。

节目辣辣播送个了。/蚕豆晒辣海个了。

屋里空空,既没早饭米辣海唻。/我做几个钟头拉哉。

“唻”的语气比“了”重些。“喽”有“戏警告知”味。“个了”是“确实+在事”。普通话里,“了”等不能表示“在事”。

(3) 完成已然(完事):表示事情已经完成。如:

天晴了。/饭已经开了。/功课做完了。/客人来过了。/好了,伊走了。/伊去了。

伊昨日走唻。/侬个信我看过唻。/客人来过唻。/连只床也既没唻。

功课已经做完喽! /伊拉已经回到屋里喽。

伊身体还既没好辣海。/侯小姐还勿晓得拉。

烂泥已经运光个了。(烂泥:泥土。光:完。)/标语挂拉个了。

伊跟了一个教书先生拉唻。/连衙点点外场面也既没辣海唻。

“唻”在这儿,语气要比“了”轻松些。“喽”有“戏警告知”味。“个了”是“确实+完事”。

“辣海”、“辣海咪”(旧作“拉”、“拉哉”)只用于“在事”、“完事”,不能用于“起事”(也能用于“叙事将来”)。

35. 叙事过去 了 咪

讨论得旡没结果,大家就回去了。/一歇伊又出去了。(一歇:一会儿)/后来我去困了。

后来我就去困咪。/当时伊预备死咪。

在讲过去的事情时,常用“了”、“咪”。在叙过去事时,“咪”的语气比“了”轻松。(旧时都用“哉”。)

36. 延续 咪 (个咪)

还旡没完咪。/还旡没去咪,还辣辣咪。/现在还勿到辰光咪。/辣辣吃饭咪,等一等哦。

天辣海落雨个咪。/现在辰光还旡没到个咪。/人辣辣个咪。

“个咪”的“个”带确实味。

37. 近过去 个

今朝看见王先生个。/我昨日又出城个。

这里的“个”相当于普通话的“来着”一义,表示较近的过去。

38. 近延长 辣海 旧:拉

伊勿睬我辣海。/伊老高兴辣海。/只怕连侬也觉得面孔浪旡没光彩拉。/日里讲得明明白白辣海,有啥商量勿商量。(日里:白天。)

这里的“辣海”相当于普通话的“来着”另一义,表示较近的延续。从38到43的“辣海”,旧时都可用“拉”。

39. 存在 辣海 旧:拉

吃点辣海。/做点生活辣海。/买仔交关物事辣海。(交关:许多。)/西面是条河,养了交关鲫鱼辣海。/侬听我讲下去,还有好闲话拉。

像伊孬能个身材也多煞辣辣。(多煞:很多。)

是存续体“在那儿”的虚化,有时虚化为“哪”的意思。

40. 现状 仔 辣海 了 咪 (个咪 辣海咪 辣海了)

眼睛弹出仔。/裤子侧转仔。

汗衫拖出辣海。/面孔虚起辣海。(虚[hE]:肿。)/伊拉接勿着人,急煞辣海。(接勿着:接不到。)/伊肚皮里蛮明白辣海。(肚皮:肚子。)

讨厌煞了。(煞:死。)/闷煞了。/葛倒希奇极了。

葛末辰光也早咪。(葛末:那么。)/非但辩桩事体,还有一桩猜勿出个事体咪。/做煞咪。

尾巴交关长个咪。/鱼还活个咪。/吃勿落个咪。(吃勿落:吃不下。)

我既没空辣海咪。/冻煞辣海咪。/现在付勿出辣海咪。/伊几时来?阿拉倒牵记煞拉咪。(几时:什么时候。牵记:挂念。)

伊肚皮饱辣海了。/现在做勿动拉哉。/我有点抬勿起头辣海了。

41. 程度高 辣海 咪 (辣海咪)

五斤肉十块洋钿辣海。/伊觉着适意辣海。(觉着:觉得。适意:舒服。)/伊蛮来三辣海。/伊吃着五只 100 分拉。

五斤肉十块洋钿咪。/高兴得一塌糊涂咪。(一塌糊涂:很。)

还早辣海咪。/推扳得远辣海咪。(推扳:差。)/邪气有钞票辣海咪。

42. 在里面 辣海 (辣海咪)

我倒看勿出,侬有一肚皮学问辣海。/我加了 500 元辣海。/房子里摆交关家生辣海。(家生:家具。)

“辣海”用以作“在里面”解是动词存续体最初的本义,后来在上海话中词义扩至“在那儿”,退到宾语后的句尾,现在还有“在里面”的语气。

43. 在上面 辣浪 辣海

只听说碑浪有啥苏东坡个字辣浪。/别人要加点虚头辣浪。

等我拆开来看看有眼啥辣海。

现在只有少数人还用“辣浪”，“辣浪”最初义是“在上面”。一般都用“辣海”或“辣辣”代之。“辣海”这类词从在动词前表动态的进行体移向动词后表示静态的存续体，最后移至句尾转化为仅带一点儿实义的语气助词，这是一个虚化的过程。

44. 过程长 啊

走啊走啊，走了一日天。/写啊写啊，到现在还辣写啊。

45. 假设、条件的结果 了 咪 哦 (好咪)

只要风一吹，地浪就干了。/依勿去末，会议就开勿成功了。/老先生来了就算了，勿然是定规要脱伊拚一拚了。(定规：一定。)

假使今朝落大雪，阿拉就勿去中山公园咪。/认真练末，工夫济学会咪。/人人济反对，我个事体倒尴尬咪。

假使伊答应依就去哦。/只要大家开心，依就放心哦。

假使跑得过去就去好咪。(跑：走。)/伊勿肯末，我出钞票好咪。

“咪”的语气比“了”较轻松随意。

46. 因果的结果 呀 咪 (了呀)

勿去看末，毛病重呀。(毛病：病。)/去看医生啫毛病会好呀。

头先两日落雨啫，小菜济涨价咪。(头先：起先。)/因为勿重视，乃已经来勿及咪。(乃：现在。)

告诉伊末，伊逃脱了呀。/我怕伊一个人忙勿过来啫，请依也来了呀。

“了呀”是“已然+呀”。

47. 让步的结果 个

勿浇水末，种种子也会发芽个。/骂做骂，打做打，也拿伊啫没办法个。/生活做是做勿光个。/任务重中重，也勿会叫苦个。/即使依再有办法，也勿会成功个。

48. 直推的结果 了 好了

勿浇水末,种子就勿会发芽了。/既然伊勿欢迎末,阿拉勿去了。

既然人到齐了,阿拉就开会好了。/伊讲马上来个末,就等伊一歇好了。

“既然……就……”是直接推论的偏正复句,“了”或“好了”用于正句尾。

49. 转折的结果 了 咪

小妹虽然已经 16 岁,还是个小囡了。/天尽管冷了,还用勿着电热毯了。

甬两日西北风已经是辣吹了,但是冷还勿大冷咪。/虽然还嫌勿好,不过用是已经用咪。

45 至 49 的语气助词,都用于偏正复句的正句尾,表示与由提顿助词或关联词引导的偏句相呼应的语气。

50. 当然 咯 末 (个咯 个末 了末)

我又旣没办法咯。/就是咯。/甬个也勿是我个错咯。/我当然晓得咯。

甬个本生勿来事末。/我旣没办法末。/干部末,应该带头末。/只要风一吹,地上就干末。

是个咯。/我又旣没办法个咯。/我老早想到个咯。

侬应该晓得个末。/侬甬文章像抄得来个末。

伊已经去了末,侬寻伊做啥。/勿加警惕,事故就多了末。

“当然”即“事理本应如此,你应知”的意思。“个咯”、“个末”都带“确实”义,“了末”带“已然”味。

51. 公认 咯 (个咯)

今朝天气总算是勿错咯。/伊末是先进咯。

伊个人品是勿错个咯。/伊是大学毕业个咯。

52. 承诺,许可 好了 好咪 末咪

我吃好了。(我吃就是了。)/生活做完了,侬去好了。/衣裳着好咪,侬进来好了。

侬来好味。/侬勿要急,我答应好味。/侬去好味。

侬做末味,我会算上去个。

“好了”、“好味”与上面的动词不连读,且读轻声。

53. 可以,该当 得了

天勿早了,侬去得了。/报社侬勿要去得了。/伊拉已经走脱了,侬勿要到得了。/我勿要担心得了。

“得了”表示“事实上可以”,“勿要…得了”是“不用…了”。

54. 从便,从易建议 好了 好味

以后就去报馆领工资好了。/对过买买好了。(对过:对面。)/侬坐地铁去好了。

街浪向吃吃好味。/侬只要乘 26 路好味。/侬拆拆烂污好味。

55. 料想 哦

我想车子还旡没来哦。/勿会是伊哦。

56. 申述原因 佬 (了佬)

我是要早点忠告伊个,无奈伊性急仔点佬。/失败几趟勿怕,伊决心大佬。(趟:次。)

铜钿又旡没了佬。/来勿及了佬。

疑问语气:

57. 是非问 哦 啊 哦啦/勿啦 了哦 啦

侬晓得哦?/伊是学生子哦?(学生子:学生。)

侬是温州人啊?/侬去啊?

会得迟到哦啦?/好哦啦?/侬去勿啦?

伊去了哦?/主意停当了哦?(停当:拿定。)/侬攀亲了哦?/喊过了哦?

伊去啦(了+啊)?/功课做好啦?/啥?开饭啦?

“哦”是是非问的通常用法,“啊”比“哦”语气轻,“哦啦”用法与“哦”同,但有时语气较重,带“到底”等强调意味。“啦”是“了”和“啊”的合音。“了哦”和“了啊”都是完成体是非问用法,旧用“拉没”。

58. 特指问 呢 啊 啦

依要哪能呢？/要等到啥辰光呢？/依要啥呢？/依要点啥个物事呢？/依到啥地方去呢？/啥个闲话呢？

依要哪能啊？/为啥佬要去啊？

依要哪能啦？/为啥啦？/伊今朝要去做啥啦？/卖也卖脱了，有啥舍勿得啦。

特指问可以不用语气助词，用“呢”是松缓一些语气，用“啊”语气更轻些。“啦”不是“了”、“啊”的合音，语气比“呢”较生硬不客气。

59. 选择问, 正反问 呢 啊 啦

依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呢？/依是苏州人呢还是温州人？/伊心里高兴呢难过？/伊来呢勿来？/依自己来勿来呢？

依是苏州人温州人啊？/依跑得快勿快啊？

依自己来勿来啦？/伊想勿想结婚啦？

选择问和正反问都可不用语气助词，用“呢”可松缓一些语气，用“啊”语气更轻些。“啦”不是“了”、“啊”的合音，语气比“呢”较生硬不客气。

60. 确认问 呢啥 噱 鞋 哦 佬 是哦 阿是 啊 (了噱 个噱)

勿妨试一试呢啥？/我告诉伊呢啥？/掰眼字我写出来呢啥？

依吃吃我，噱？(吃：欺。)/语气词最难弄，噱？/勿晓得当初伊是哪能过个，噱？

依想吓我噱？/依也去噱？/旡没了噱？/饭吃过了噱？/伊老来三个噱？/依看伊老轻松个噱？

无妨试伊一试，鞋？/告诉伊哦，鞋？

我看未必哦？/勿会掰个哦？/依是去个哦？

依勿去是哦？/依勿高兴是哦？/我总归明朝来是哦？

依勿肯去阿是？/依真个有病阿是？

掰能讲，哪侬有联络个地址佬？(那：你们。)

依勿去啊？/哪能，还旡没啊？/伊来见侬啊？/掰个就算完结了啊？/老二来了啊？

“确认问”是陈述句后加“是吗”的问句，“呢啥”有正反问味，“哦”有商量味，“鞋”有点催问味，“啊”的确认最轻，有点试定味。

61. 反诘问 啊 哦 哦啦/勿啦 吗

侬难道勿高兴啊？/侬真个满意啊？/侬勿去了啊？/本来勿是讲做个啊？

难道依勿怕哦？/侬想骗我哦？/本来勿是讲去了哦？

再去一趟北京，勿晓得我吃力勿啦？

依勿是已经答应了吗？

“勿啦/哦啦”的语气较重，“吗”是新起的。

62. 省略特指问 呢

人呢？（人在哪儿呢？）/吃饭呢？（吃饭怎么样？）/万一伊一定不肯来呢？（万一他一定不肯来怎么办呢？）/突然落起雨来了呢？（突然下起雨来了怎么办呢？）

省略“在哪儿”、“怎么样”、“怎么办”。

63. 设问 呢

人呢？人还不错。/吃饭呢？辰光还早唻！

64. 催问, 责问 啊 啦

侬啥个意思，啊？/讲，啊？/侬讲勿啦，啊？

侬啥辰光跟我一道走啦？/我拨侬个好处侬侬忘记脱啦？

65. 追问 啊 啦 佬

侬到底去勿去啊？/真个啊？/啥个啊？啊？/是昨日来个啊？啊？

啥人啦？/哪能啦？/哪能办啦？/我啥辰光借歇过伊个被头啦？（歇过：过。被头：被子。）

啥人佬？/哪能佬？侬去哦佬？

“佬”的用法较旧，现在一般不用。

第十五章 叹词和拟词

一、叹 词

叹词是表示强烈的感情或者呼唤应答的词,它是独立成句的。下面按语义分类,列举能表达该语义的词,并举例。

1. 喜悦,满意,得意

(1) 哈/哈哈 hAʔ₅₂/hAʔ₃₃ hAʔ₃₁ ~,我猜着了!(哈,我猜到了!)

(2) 嘿嘿 hE₅₅ hE₃₁ ~,外快吃着90分!(嘿,侥幸得了90分!)/~,我料伊赶勿上依!

(3) 噉 ʔ_ʌ₅₂ ~,我着着头奖了噉!(哈哈,我中了头奖了啦!)/~,我通过了!

2. 兴奋

(1) 啊呀 ʔ_A₅₅iA₃₁ ~,长远勿见了!(长远:很久。)

(2) 喔唷唷 ʔ_O₅₂iO₃₃iO₃₁ ~,买着介许多便宜货啊!(着:到。介许多:这么多。)/~,侬看伊一脚踢得几化准啊!

3. 惊讶,出人意外

(1) 咦 fi₁₁₃长音 ~,介滑稽个!(介:这么。滑稽:奇怪。)/~,甯是哪能桩事体啊?(哪能:怎么。事体:事情。)/~,伊又旡没考取大学咯?(旡没:没有。)

(2) 叶 fi₁ʔ₁₂ ~,甯个是啥物事?(甯:这。物事:东西。)/~,侬哪能也来啦?/~,侬介快就做好啦!

(3) 噉 fi₃₁₁₃ ~,伊倒有明朝个玉壶个!(带疑问)/~,伊

买得起房子个啊!

(4) 唷 $\text{?io}_{52}/\text{?io?}_{55}$ ~, 依看呀! / ~, 哪能介快个啦! / ~, 依看啥物事呀!

(5) 鞋 fiA_{113} 长音 ~, 伊是坏人啊! (带疑问) / ~, 伊死脱啦! (死脱: 死。)/ ~, 伊拉侬去参加啦? (侬: 都。)/ ~, 伊生了一只瘤?

(6) 唷 $\text{fi}\nu_{113}$ 长音/ $\text{fi}\nu_{113}$ 长音 ~, 瓜长了介大个! / ~, 伊倒升大官啦?

(7) 嗯 $\text{fi}\eta_{113}$ 长音 ~, 依既没去啊! / ~, 伊会评勿上去个啊!

4. 惊叹, 赞叹

(1) 吓 $\text{hA}_{52}/\text{hA?}_{55}$ ~, 小鬼头, 依介硬啊! (小鬼头: 小鬼。)/ ~, 勿得了了! / ~, 踢了一只介精彩个球! (介: 这么。)

(2) 喔 ?o_{52} ~, 哀面搭火着了! (哀面搭: 那边。火着: 着火。)/ ~, 真了勿起!

(3) 嚯 ho_{52} ~, 介大个鱼啊! / ~, 只蛋糕真大!

(4) 喔唷 $\text{?o?}_{33}\text{io}_{44}$ ~, 真了勿起! / ~, 睂眼字真嗲!

(5) 呀 ?iA_{52} ~, 落雪啦! (落雪: 下雪。)/ ~, 真好看!

(6) 哦 ?o_{52} ~, 我个美人啊! / ~, 睂只牌楼神气!

(7) 喔唷唷 $\text{?o?}_{44}\text{io}_{33}\text{io}_{31}$ ~, 介漂亮个人啊! / ~, 吃勿消依!

(8) 嘎唷 $\text{fi}\text{o?}_{12}\text{fi}\text{o}_{113}$ ~, 来了一个大阿福。/ ~, 介结棍啊! (结棍: 厉害。)/ ~, 依哪能打扮了介漂亮啦! (了: 得。)

5. 诘问, 疑问

(1) 鞋 fiA_{113} ~? 伊真个是警察啊? / ~? 会介顺利个哦? (哦: 吗。)

(2) 噱 fio_{113} ~? 我倒勿晓得啫。/ ~, 伊既没结婚啊?

(3) 嗯 $\text{fi}\eta_{113}$ ~? 依讲啥? / ~? 真个啊?

(4) 噶 $\text{fi}\eta_{113}$ ~? 啥体啊? (啥体: 什么事。)

(5) 唷 ?io_{52} ~? 哪能睂能样子个? (睂能样子: 这样。)

(6) 哦 $\text{ʔo}_{52}/\text{ʔo}_{334}$ ~, 有𠵼种能个事体个啊? (将信将疑。
𠵼种能: 这种。事体: 事情。)

6. 醒悟, 领会

- (1) 哦 ʔo_{52} ~, 我懂了。/ ~, 我想起来了!
(2) 喔 ʔo_{44} ~, 是王先生! / ~, 原来是依!
(3) 噢 ʔo_{52} ~, 想起来了, 原来如此! / ~, 勿好𠵼能写个!
(4) 噱 fi_{113} 长音 ~, 原来伊介坏啊! (恍然大悟)

7. 愤怒, 鄙视, 斥责, 反对

- (1) 哼 hən_{52} ~, 伊有啥好? / ~, 伊最卑鄙。
(2) 噉 hm_{52} ~, 依再吵啊! / ~, 依骗得过我?
(3) 呸 p'ɛ_{52} ~, 啥人要依来! (有诅咒味)
(4) 去 təy ~, 瞎讲! (瞎讲: 胡说。)/ ~, 既没人睬依!

8. 厌恶, 埋怨

- (1) 噢 fi_{113} 长音 ~, 依来做啥! / ~! 啥人要依来瞎起劲!
(2) 啊呀 ʔaʔ_{22} fi_{113} ~, 依勿要轧来轧去! (轧: 挤。)
(3) 啊唷 ʔaʔ_{22} fi_{113} ~, 臭得一塌糊涂了! / ~, 依功课老
推扳个噉! (推扳: 差劲。)
(4) 喔唷 ʔoʔ_{22} fi_{113} ~, 一大堆废物! / ~, 依来捣啥个蛋!

9. 不耐烦

喔唷 ʔoʔ_{22} fi_{113} ~, 依去去末好味! (好味: 算了。)/ ~, 忙也忙煞了! (煞: 死。)/ ~, 烦煞了!

10. 悲伤, 惋惜

(1) 唉 fi_{31} 长音, 前重 ~, 生了一个月个病! / ~, 老可惜个
啫!

(2) 哎 ʔɛ_{52} 前重 ~, 老来, 既没用了!

11. 懊恼, 悔恨

- (1) 哎 ʔɛ_{52} ~, 早晓得是𠵼能样子, 我就勿来了!
(2) 咳 hɛ_{52} ~, 我哪能介糊涂啦! / ~, 侬怪我既没讲清爽!

(3) 唉 fiE_{31} 长音 前重 ~, 我既没想到, 来勿及了!

12. 不满, 反感, 责怪

(1) 嘿 hE_{52} 长音 ~, 依哪能掰能介讲个呢! (掰能介: 这么。)

(2) 哼 $hən_{52}$ ~, 伊有啥好! / ~, 依来做啥!

(3) 叶 $fiI?_{12}$ ~, 依来碰我做啥? / ~, 我又既没赞成过!

(4) 哨 $fiV_{113}/fi\partial_{113}$ ~, 我又既没叫依来! / ~, 依哪能撞了我一记? (记: 下。)

13. 否定

暖 fiE_{213} ~, 勿要掰能讲! / ~, 勿是掰能样子摆个! (摆: 放。)

14. 不同意, 不愿意

(1) 嗯 $?ən_{334}/?ən_{141}$ 长音 ~, 我勿去! / ~, 我勿想跟你走!

(2) 姆 $?m_{141}$ 长音 ~, 我勿要末! / ~, 我勿高兴做!

15. 驱逐

(1) 去 $tə'y_{52}$ ~, 走开走开! / ~, 滚!

(2) 去去去 $tə'y_{44}tə'y_{44}tə'y_{52}$ ~, 跑得远点! / ~, 依来做啥!

(3) 嘎嘘 $fi\partial_{14}\partial y_{31}$ ~, 弹开! (弹开: 滚开。)/ ~, ~, 一道出去!

16. 恐吓

(1) 哼 $hən_{52}$ 重读 ~, 依当心点! / ~, 拨依点颜色看看!

(2) 哼哼 $hən_{22}hən_{52}$ 重读 ~, 我要依个好看!

17. 着急, 惊呼

(1) 啊呀 $?A?_{53}iA_{31}$ 后字长音 ~, 洋伞忘记辣教室里了, 哪能办! (洋伞: 雨伞。辣: 在。)

(2) 啊呀呀 $?A?_{53}iA_{33}iA_{31}$ ~, 车子开脱了! (开脱: 开走。)/ ~, 手套落脱了! (落脱: 掉。)

18. 疼痛, 忍受不住

- (1) 喔 ?o₅₂ ~, 打得轻眼! (眼:点。) / ~, 肚皮痛得要命!
(2) 喔唷唷 ?o₅₃i_o?₃₃i_o₃₁ ~, 痛煞咪! / ~, 要跌下来快了!
(3) 喔唷 ?o₅₃i_o₃₁ ~, 真吃力! / ~, 吃勿消咪!
(4) 喔唷哇 ?o₅₃i_o?₃₃u_A₃₁ ~, 打得真重啊! / ~, 撞辣树浪!

19. 舒服, 快感

- (1) 喔 ?o₅₂长音 ~, ~, 再揪得重一点! / ~, 真适意! (适意:舒服。)
(2) 嗯 ?n₅₂长音 ~, 老舒服个! / ~, 轻松了交关!

20. 呼唤

- (1) 哎 ?e₅₂ ~, 侬快点来呀! / ~, 侬脱我一道出去哦?
(2) 喂 ?u_E₅₂ ~, 侬跑过来! / ~, 侬离开点! / ~, 声音轻点! (不够客气的招呼)
(3) 喂 fu_E₁₁₃长音 / ?u_E₅₂ ~, 侬是啥人? (打电话时的首次招呼)

21. 应答

- (1) 哎 ?e₅₂ ~, 我来啫! (应人声)
(2) 噢 ?o₅₂ ~, 我去做! / ~声能! (表示答应、同意)
(3) 姆 ?m₅₂ ~, 我晓得了! (表示应诺)
(4) 嗯 ?n₅₂ ~, ~。(表示听到对方的话)

22. 未听清

鞋 fu_A₁₁₃长音 ~? 侬讲啥? 侬再讲一遍!

23. 肯定, 对

咸 fu_E₁₁₃ ~, 一点勿错。 / ~, 是要烧一烧再好吃。(烧:煮。)
 / ~, 我也勿去了。

24. 给予

啫 ?n_o₅₂ ~, 脱我拿去! (脱:给。) / ~, 还拨侬! (拨:给。)

25. 指明

啱 nɔ₁₁₃ ~, 要𠵼能挖再挖得快! / ~, 依要个物事摆辣此地。 / ~, 讲拨依听!

26. 提醒

哎 pɛ₅₂ ~, 依哪能好𠵼能介讲人家呢? / ~, 依要注意点啊!

27. 要求轻声

嘘 øy₄₄ ~, 轻一点!

28. 找到, 释疑

哦 ?o₅₂ ~, 原来题目是𠵼能介做个! / ~, 我晓得摆辣啥地方了! / ~, 寻着了! (寻着: 找到。)

29. 敬佩

喔 ?o₅₂ ~, 真了勿起! / ~, 伊侪是 100 分!

30. 嘲讽, 挖苦

唷 ?i_{o52} ~, 真了勿起嚟! / ~, 伊样样侪来三末! (侪来三: 都行。)/ ~, 依个事迹好登报唻!

31. 轻蔑

(1) 哼 hən₅₂ ~, 伊旣没介便当! (便当: 容易。)

(2) 哟 ?iv₅₂ ~, 有啥希奇!

32. 幸灾乐祸

(1) 哈哈 hA?55hA31 ~, 杯子打碎脱了!

(2) 噉 ?v₅₂ 长音 ~, 玻璃窗敲碎了!

33. 撒娇中的不予理睬

(1) 噫 ?i₅₂ 长音, 带圆唇 ~, 啥人睬依! (睬: 理睬。)/ ~, 我会跟依跑唻! (跑: 走。)

(2) 呀呀呸 ?iA44iA44 p'E52 ~, 勿睬依!

34. 撒娇中的求人答应

嘞 ñm₁₂₃ 长音 ~, 拨我末好唻! (拨: 给)

叹词是单说的, 独立于句首, 不充当句子成分。

二、拟 词

拟词分拟声词和拟态词,有的词既拟声,又拟态。它们都能充当句子成分,如作状语:“心里扑通扑通个跳。”作定语:“只听见搭冷冷的一声。”只有个别的拟声词与叹词兼类,如“啊呀(惊叫声)”,“哈哈(笑声)”。

拟声词是摹拟自然声音、人和动物发出的声音的词,哪些音节和哪些声音结合有约定的关系,但多数限于口语形式,和叹词相仿,文字形式往往是用一些汉字依声代之,有个别音节是别的词类发音中没有的特殊音节,如“k'uā₅₃lā₃₁”的“k'uā₅₃”,因此没有方言同音字可以代写。拟声词的连读调也比较自由,下面的标调只是它的一种常用读法。

1. 单音节的拟声词

□ ts'A₅₂(油炸食物放入油锅时的声音) 嘘 øy₅₅(把尿声) 鸣
ʔu₅₅(火车笛叫声) 当 tō₅₅(钟声) 蓬 boŋ₃₁(车胎爆破声) 束
soʔ₅₅(快速穿过声) 腊 laʔ₁₂(抽打声) 拍 p'Aʔ₅₅(书本掉地声,打人
声)

2. 双音节的拟声词

□ 呜 ʔmiA₅₅u₃₁(猫叫) 嗯牙 ʔŋ₃₃ŋA₁₁₃(婴儿哭声) 喔牙
ʔoʔ₃₃ŋA₁₁₃(婴儿哭声) 喇嚕 soʔ₃₃lu₄₄(吸水声) 郭哪 koʔ₃₃tu₄₄(喝
水吞咽声)

单音节拟声词可以拖长读音,双音节拟声词后字也可以延长。

3. 单音节、双音节的拟声词的简单重叠式

呜呜 ʔu₅₅ʔu₅₅(火车笛叫声) 当当 tō₅₅tō₅₅(钟声) 堂堂
dō₃₁dō₃₁(敲锣声)

蓬蓬 boŋ₃₁boŋ₃₁(放大爆竹声) 同同同 doŋ₃₁doŋ₃₁doŋ₃₁(击鼓
声)

喔牙喔牙 ʔoʔ₃₃ŋa₅₅oʔ₃₃ŋa₃₁ (婴儿哭声) 喇嚕喇嚕 soʔ₃₃lu₅₅
soʔ₃₃lu₃₁ (吸水声)

这种简单重叠式双音节是采用 ABAB 的方式,表示简单重复的意思。

有的拟声词只有 ABAB 式,而一般不用非重叠的 AB 式。如:
冷得丝里丝里 [s₁₅₅li₃₃s₁₃₃li₃₁] 叫。(“丝里”不单独用。)

4. 单音节拟声词的变形重叠式

“变形重叠”指的是音节重叠时形态发生变化,如“双声”是韵母发生变形,“叠韵”是声母发生变形,“叠腹”是韵腹相同韵头、韵尾发生变形,“变腹”是韵腹发生变形。(刘丹青,1986)

(1) 双声重叠: 叭咕 tɕi₅₅ku₃₁ (低声嘀咕) 凄扯 tɕ'i₄₄ ts'A₅₂
(油锅里炸炒声) 平彭 bin₃₁bā₃₁ (重关门窗声) 叮当 tin₅₂tɕ₅₂ (金属敲击声) 听□ t'in₃₁t'ā₃₁ (许多钥匙撞击声)

“叭”音是 ki 的腭化,“凄”音是 ts'i 的团化。

多数双声重叠实际上是一种变腹重叠,鼻化音都是由鼻音韵退化而成的。

双声重叠经常表示比较舒缓的声音。

(2) 叠韵重叠

叠韵重叠都表示较为短促和瞬间性的声音。

后字边音化的叠韵重叠: □冷 k'uā₅₂lā₃₁ (玻璃敲碎声) 啪拉 p'A₅₂la₃₁ (书掉下的声音) 索落 soʔ₃₃loʔ₄₄ (老鼠穿过的声音) □冷 fiuā₃₁lā₃₁ (叫嚷声) □拉 kaʔ₃₃laʔ₄₄ (开机械钟或开钥匙锁转过去的声音) 这种重叠式疑为从上古复辅音声母(上古有 [p'r, k'r, s'r] 的复辅音)变化(单音节变作双音节)而来的。

后字舌尖塞音化的叠韵重叠: 彭□ bā₃₁dā₃₁ (重物落下或敲打铁板的声音) □□ p'ā₅₂t'ā₅₂ (玻璃器物打碎声) 共桶 goŋ₃₁doŋ₃₁ (笨重机器转动声) 空通 k'oŋ₅₂t'oŋ₅₂ (跳水声,大物掉入水中声)

扎搭 tsaʔ₅₃tAʔ₃₃ (一口咬下食物的声音) □□ k'uAʔ₃₃t'Aʔ₄₄ (茶碗

打碎声) □□poʔ₃₃toʔ₄₄(青蛙跳出来的声音) 扑托 p'oʔ₃₃t'oʔ₄₄(心跳声) 扑托 p'oʔ₅₂t'oʔ₃₁(小物体掉下的声音) 壳托 k'oʔ₃₃t'oʔ₄₄(杯盆敲破声)

以上两种重叠大多可以叠用为三音节叠韵重叠:

□□goŋ₃₁loŋ₃₁ + □□goŋ₃₁doŋ₃₁ → □□□goŋ₂₂loŋ₃₃doŋ₃₁(笨重机器转动声)

□□k'uā₅₂lā₃₁ + □□k'uā₅₂t'ā₃₁ → □□□k'uā₅₂lā₃₃t'ā₅₂(玻璃敲碎声)

□□poʔ₃₃loʔ₄₄ + □□poʔ₃₃toʔ₄₄ → □□□poʔ₃₃loʔ₃₃toʔ₅₂(青蛙跳出来的声音)

□□kaʔ₃₃laʔ₄₄ + □□kaʔ₃₃taʔ₄₄ → □□□kaʔ₃₃laʔ₃₃taʔ₅₅(开机械钟或开钥匙锁传过去的声音)

(3) 叠腹重叠:

叠腹重叠也表示瞬间性声音。

后字边音化的叠腹重叠: □□goʔ₃₃loŋ₃₁(大物体撞击声)
□□fiəʔ₃₃loŋ₃₁(打雷声) □□boʔ₃₃loŋ₃₁(人或大物体跌倒声)
□□k'oʔ₃₃loŋ₃₁(物体掉入水中声) □□k'uā₃₃lā₃₁(玻璃、瓷器敲破声)

后字舌尖塞音化的叠腹重叠: □□goʔ₃₃doŋ₃₁(大物体摇动撞击声) □□k'oʔ₄₄t'oŋ₅₂(物体掉入水中声) □□p'oʔ₄₄t'oŋ₅₂(跳水声) □□k'oŋ₃₃toʔ₄₄(穿皮鞋走路声;火车开动声)

以上两种重叠大多可以叠用为三音节叠腹重叠:

□□goʔ₃₃loŋ₃₁ + □□goʔ₃₃doŋ₃₁ → □□□goʔ₃₃loŋ₃₃doŋ₃₁(大物体摇动撞击声)

□□k'oʔ₃₃loŋ₅₂ + □□k'oʔ₃₃t'oŋ₅₂ → □□□k'oʔ₃₃loŋ₃₃t'oŋ₅₂(物体掉入水中声)

□□k'oʔ₃₃loʔ₄₄ + □□k'oʔ₃₃toʔ₄₄ → □□□k'oʔ₃₃loʔ₅₅toʔ₃₁(穿皮

鞋走路声；火车开动声)

□□p'oŋ₃₃loŋ₄₄ + □□p'oŋ₃₃toŋ₄₄ → □□□p'oŋ₃₃loŋ₅₅t'oŋ₃₁ (地上跳动声；水中打空气声)

(4) 变腹重叠：踢踢 t'iŋ₃₃t'Aŋ₄₄ (拖鞋穿走路声) 嘀嗒 t'iŋ₄₄t'Aŋ₄₄ (钟走动声；雨声) 嘀笃 t'iŋ₅₃toŋ₃₃ (滴水声) 毕剥 p'iŋ₃₃p'oŋ₄₄ (燃烧物体的声音) 的搭 t'iŋ₃₃t'Aŋ₄₄ (钟声，下雨声) 渐萨 s'iŋ₃₃s'Aŋ₄₄ (下雪声) □□tɕ'in₅₂k'oŋ₅₂ (涉水的声音) 平□bin₃₁boŋ₃₁ (放大爆竹声) □□tɕ'iŋ₄₄ts'Aŋ₅₅ (踩雪声，唱快板的道具击打声) 踢托 t'iŋ₃₃t'oŋ₄₄ (穿大鞋子的走路声)

变腹重叠的词一般都可以在中间加上边音声母和与第一音节的叠韵字，构成三音节重叠词，如：

□□tɕ'in₅₂k'oŋ₅₂ → □□□tɕ'in₅₅lin₃₃k'oŋ₅₂ (涉水的声音)

□□t'iŋ₃₃t'Aŋ₄₄ → □□□t'iŋ₃₃liŋ₃₃t'Aŋ₅₅ (拖穿鞋走路声)

变腹重叠的词表示比较舒缓的声音，包括三音节重叠词在内，通常都很少单用，而经常用在四字重叠式 AABB 式或 ABAB 式 (包括六字重叠 ACBACB 式) 中。如：

踢踢踢踢—踢踢踢踢 (踢力踢踢力踢) 的的搭搭—的搭的搭 (的力搭的力搭) 渐渐萨萨—渐萨渐萨 (渐力萨渐力萨) 毕毕剥剥—毕剥毕剥 (毕力剥毕力剥)

5. 变形重叠式的再重叠

(1) AABB 式：平平彭彭 bin₃₁bin₃₁bā₃₁bā₃₁ (重声敲门；敲打金属或其他物品) 丁丁当当 tin₅₅tin₃₃tɕ₃₃tɕ₃₁ (锤打金属声；敲钟声) 丁丁冬冬 tin₅₅tin₃₃toŋ₃₃toŋ₃₁ (弹奏声；流水声) 嘀嘀嗒嗒 t'iŋ₃₃t'iŋ₅₅t'Aŋ₃₃t'Aŋ₃₁ (下雨声；滴水声) 渐渐萨萨 ɕ'iŋ₃₃ɕ'iŋ₅₅s'Aŋ₃₃s'Aŋ₃₁ (下雪声) 的的笃笃 t'iŋ₃₃t'iŋ₅₅toŋ₃₃toŋ₃₁ (打算盘声，打电脑键盘声) 表示不断连续的 (常用于表示厌烦) 声音。叠韵重叠的词没有 AABB 式。

(2) ABAB 式：的搭的搭 t'iŋ₃₃t'Aŋ₄₄t'iŋ₃₃t'Aŋ₄₄ (钟走动声)

□□□□goʔ₂₂loŋ₅₅goʔ₃₃loŋ₃₁ (大物体摇动撞击声声) □□□□
 fuā₂₂lā₅₅fuā₃₃lā₃₁/哗啦哗啦 fuā₂₂lā₅₅fuā₃₃lā₃₁ (叫喊声, 大声说话
 声) 踢踢踢踢(拖拖鞋走路声) □□□□goʔ₂₂loʔ₅₅goʔ₃₃loʔ₃₁ (爬
 起来的声音) 咯踢咯踢 k'AP₃₃t'AP₅₅k'AP₃₃t'AP₃₁ (走路踩物声, 火车行
 驶声) 表示有节奏的均匀反复的声音。四种重叠都有 ABAB
 式。

(3) ACBACB 式: □□□□□□k'uā₃₃lā₃₃t'ā₅₂ k'uā₃₃lā₃₃t'ā₅₂ (一
 块块玻璃打碎) □□□□□□p'oʔ₃₃loʔ₃₃t'oʔ₅₅ p'oʔ₃₃loʔ₃₃t'oʔ₅₅ (一
 个个小物体掉下) □□□□□□t'iʔ₃₃liʔ₃₃t'oʔ₅₅t'iʔ₃₃liʔ₃₃t'oʔ₅₅ (一个
 个跪下的声音) 此式突出逐个进行。

AABB 表示多和快, ABAB 表示少和慢。如描写漏水, “水的
 搭的搭一天漏到夜”, 指的是每次滴水少, 漏得慢, 从白天漏到晚
 上, “的粒搭的粒搭”也同此义; “水的的搭搭一天漏到夜”, 指的是
 连续很快, 滴水量多, 滴个不停。

6. 简单重叠式的再重叠

呜呜呜呜 ?u₅₅u₅₅u₅₅u₅₅ (火车鸣笛声)

当当当当 tō₅₅tō₅₅tō₅₅tō₅₅ (打铃声; 开有轨电车鸣叫声)

堂堂堂堂 dō₃₁dō₃₁dō₃₁dō₃₁ (打锣声)

笃笃笃笃 toʔ₅₅toʔ₅₅toʔ₅₅toʔ₅₅ (敲门声; 敲打声)

7. ABB 式和 ABBB 式重叠

有些后字边音化的叠韵重叠词和叠腹重叠词的后字可以再叠
 一次或两次。如:

搭冷 tAP₃₃lā₄₄ → 搭冷冷 tAP₃₃lā₅₅lā₃₁ → 搭冷冷冷 tAP₃₃lā₅₅lā₃₃lā₃₁
 (打铃声)

的铃 tIʔ₄₄lin₄₄ → 的铃铃 tIʔ₄₄lin₄₄lin₄₄ → 的铃铃铃 tIʔ₄₄lin₄₄lin₄₄
 lin₄₄ (电铃声; 电话铃声)

笃珑 toʔ₃₃loŋ₄₄ → 笃珑珑 toʔ₃₃loŋ₅₅loŋ₃₁ → 笃珑珑珑 toʔ₃₃loŋ₅₅
 loŋ₅₅loŋ₃₁ (拨弦弹琴声; 风吹铃响声)

卜珑 $poʔ_{44} loŋ_{44}$ → 卜珑珑 $poʔ_{44} loŋ_{44} loŋ_{44}$ → 卜珑珑珑 $poʔ_{44} loŋ_{44} loŋ_{44} loŋ_{44}$ (摇拨浪鼓声)

□□ $fiəʔ_{33} loŋ_{31}$ → □□□ $fiəʔ_{33} loŋ_{33} loŋ_{31}$ → □□□□ $fiəʔ_{33} loŋ_{33} loŋ_{33} loŋ_{31}$ (波涛拍打声; 打雷声)

索落 $soʔ_{33} loʔ_{44}$ → 索落落 $soʔ_{33} loʔ_{55} loʔ_{31}$ → 索落落落 $soʔ_{33} loʔ_{55} loʔ_{33} loʔ_{31}$ (细碎物散落声; 人、动物小动作发出的声音; 眼泪落下状貌)

个别后字不是边音声母的词也能如此重叠。如:

蓬拆 $boŋ_{31} ts'Aʔ_{55}$ → 蓬拆拆 $boŋ_{22} ts'Aʔ_{55} ts'Aʔ_{55}$ → 蓬拆拆拆 $boŋ_{22} ts'Aʔ_{55} ts'Aʔ_{55} ts'Aʔ_{55}$ (跳圆舞曲声)

这种形式的重叠重在形容性, 达到生动的效果, 有点像形容词的 ABB 式。

8. 四字结构的重叠式

这种形式的重叠一、二字和三、四字是叠韵, 一、三字和二、四字是双声。它们实际上也是变形重叠式的一种再重叠的形式。包括:

(1) A 里 B 拉式、A 里 B 鲁式

凄里扯拉 $tʰi_{55} li_{33} ts'A_{33} lA_{31}$ (油锅里炸炒食物声)

咪里吗拉 $?mi_{55} li_{33} mA_{33} lA_{31}$ (吹喇叭喷呐声)

尖里抓拉 $tʰi_{55} li_{33} tsA_{33} lA_{31}$ (数名女性一起尖声说话声)

叽里咕鲁 $tʰi_{55} li_{33} ku_{33} lu_{31}$ (低声说话或嘀咕)

(2) A 里 B 冷式、A 令 B 龙式

擎令□冷 $dʒin_{22} lin_{55} guā_{33} lā_{31}$ (敲打物体尤其金属物体发出的响声)

乒令兵冷 $p'in_{55} lin_{33} p'ā_{33} lā_{31}$ (敲打或跌落玻璃、金属物体发出的清脆响声)

擎令共龙 $dʒin_{22} lin_{55} goŋ_{33} loŋ_{31}$ (大型物体撞击或踩踏地板发出

的响声)

轻令空龙 tɕ'in₅₅lin₃₃k'ɔŋ₃₃loŋ₃₁ (走路时裤靴不断发出的声音; 拿着的器皿撞击发出的声音)

(3) A力B腊式、A力B落式

劈力拍腊 p'i₃₃li₅₅p'a₃₃la₃₁ (放鞭炮的声音; 敲打物体的声音)

极力□腊 dʒi₂₂li₅₅gua₃₃la₃₁ (丢下东西的声音; 又快又响的说话声)

浙力萨腊 ʒi₃₃la₅₅sap₃₃la₃₁ (下雪的声音; 踩着砂泥, 吃到沙子的声音)

的粒笃落 ti₃₃li₅₅to₃₃lo₃₁ (小物件掉下的声音; 重复罗嗦的说话声)

别力薄落 bi₂₂li₅₅bo₃₃lo₃₁ (物体连续落下的声音)

雪力索落 ɕi₃₃li₅₅so₃₃lo₃₁ (因小动作而发出的轻微声音)

(1)式阴声韵、(2)式阳声韵和(3)式入声韵是整齐对应的, 可以看作是阴、阳、入的互相对转。这种四字重叠式表示复杂持续的、包含各种不同音质而有变化的声音。

有的拟声词同时带有摹状性, 表示一定的行为状态, 如“的粒笃落”在表示珠子纷纷掉下的声音的同时, 兼有表示珠子参差不齐掉落下来的样子的摹状性。又如“索落一记缩进去”, 有态又有声。有的词以摹状为主, 摹声倒并不重要, 这些词可称作拟态词。如:

扎搭 tsa₄₄ta₅₅ (一把抢过来的样子, 一口吃进去的样子)

索落索落 so₃₃lo₅₅so₃₃lo₃₁ (眼泪不断掉下来的样子)

□支□支 k'an₅₅tsi₃₃k'an₃₃tsi₃₁/gan₄₄tsi₃₃gan₃₃tsi₃₁ (描写费力工作的态貌)

轧腊轧腊 ga₂₂la₅₅ga₃₃la₃₁ (描写出汗量多)

拨瞪拨瞪 pa₃₃tən₅₅pə₃₃tən₃₁ (睁大眼睛一闪一闪地瞪着)

历历碌碌 li₂₂li₅₅lo₃₃lo₃₁ (忙个不停的样子, 长绳子从高处

放下去的样子)

痢痢癩癩 ?li₅₅li₃₃lA₃₃lA₃₁(肮脏,拖泥带水的样子)

兴令哄隆 ɕin₅₅lin₃₃hoŋ₃₃loŋ₃₁(描写人多声势大干劲足的样子)

得支捺支 təʔ₃₃tsl₅₅nəʔ₃₃tsl₃₁(很沾手,粘在一起的样子)

粘支疙瘩 ?n₅₅tsl₃₃kəʔ₃₃tAʔ₃₁(东西粘乎乎的;脾气性格不爽快)

乌里买里 ?u₅₅li₃₃mA₃₃li₃₁(做事马虎,不讲究,混过去的样子)

乌里蛮里 ?u₅₅li₃₃mɛ₃₃li₃₁(不讲道理地纠缠)

拟声词和拟态词在句子中经常作状语和定语,如:“大家呼噜呼噜困得着透。”“叽里怪拉个声音从院子里传出来。”

还可以作独立语,如:“刚刚想走过去,平彭,转弯角里窜出炮仗响!”

有的双音节拟声词可以与数量短语“一响、一声、一记、一来、一弄、一动”等组成同位语,再作别的成分。如:“一勿当心,伊拍塔一记敲辣我背心浪。”“伊喀嚓一声打开了边门。”

三音节拟声词除了也能作同位语外,还可直接作主语和宾语。如:“只听见背后扑龙通一响,一个人跳到河里。”“刚刚听见个扑落托是啥个声音啊?”“一听见的铃铃,就去接电话。”

四字形式的拟声、拟态词除了作同位语以外,其他都能作。还能作谓语和补语,如:“两只喇叭咪里吗拉,一排人马兴令哄隆,路浪轧得人山人海。”“房间雨漏得的的搭搭,外面北风吹得胡噜胡噜。”

拟词还可以作为语素组合与名素一起组成词,如:“丁冬担”(卖小糖挑子)、“的笃板”(唱戏拌敲的板子)、“乒兵器”(钹)、“咯咯鸡”(鸡,儿语)、“羊买买”(羊,儿语)、“乒铃乓冷器”(游戏中决定输赢的骰拳)、“胡摇八只脚”(手舞足蹈地胡闹)。

第十六章 短 语

一、基础短语

1. 实词与实词的组合

- (1) 联合短语 早饭夜饭 阿哥脱仔兄弟 先生呢学生
(名词的联合)
长大结实 粗佬细 后生外加登样 (形
容词的联合)
巴结讨好 后悔外加讨饶 绷紧还是松动
(动词的联合)

连词：脱/脱仔/帮/跟 佬 而且 外加 呢 还是 等

- (2) 偏正短语 黄牛肩胛 考究个摆法 出场个经过
(定语+名词)
交关弹硬 慢慢叫做 天下通行 (状
语+谓词)

结构助词：个

上海话中，用“个”来带状语的机会不多，如：“轰隆隆个响”，“好好叫个想”。

- (3) 谓补短语 关照清爽 推扳来死 输了服帖 蹩脚得
出奇 (谓词+补语)

结构助词：了/得

- (4) 动宾短语 吃头塔 劝相打 看相钞票 硬硬头皮
(动词+宾语)

(5) 主谓短语 排头硬 神经搭错 门楣清正 脾气促掐
(主语+谓词)

(6) 同位短语 外甥皇帝 老板娘阿菊 阿拉大家
这六种基本组合关系其结构方式是与词结构一致的。

2. 实词与虚词的组合

(1) 量词短语 数词和量词或前再加指示代词构成。

五幅 四壁 三趟 几个 伊个两只

(2) 方位短语 词或短语与方位词构成,是介词短语的一种。

阁楼高头 空心肚里 车行脱报馆当中 闯穷祸以后 老虎灶旁边头

(3) 介词短语 介词与词或短语构成

对于明白人 为仔老百姓 辣辣弄堂里 朝东北角

(4) “个”字短语 词或短语与“个”构成

姆妈拉个 倒脱伊个 开面包车个 拾垃圾个

(5) “能介个”短语 介词短语“(像)……能(介)”与“个”构成

泡饭能介个 慧大能个 毛毛虫能介个 像牛皮糖能介个
像着港能介个

以上的结构都是单心两合结构。

二、扩展的短语

1. 多心结构

(1) 连动短语 先后有两个动词(V_1V_2)核心,经常是 V_1NV_2 ,N为 V_2 的受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等。如:

拿刀劈柴 揩藤摸瓜 带兵捉赌 去苏州上坟 等五分钟走

(2) 兼语短语 先后有两个动词(V_1V_2)核心,形成

V_1NV_2 , N 为 V_2 的施事。如:

劝小朋友走 派研究生出国 欢喜伊漂亮 买了本书有插图

2. 多层次短语

第一节实词加实词的短语中,以“词”称呼的成分都是该短语的核心,核心除了可以并列扩展(如:“关照清爽”→“关照脱交代清爽”)外,一般不能作扩展,而称呼主语、状语等“语”的成分都能扩展成复杂的结构。每加一个词扩展一次(除并列的外)就多了一个层次。

语言结构的层次有两种:一种是移心层,另一种是同心层。移心层是核心转移的层次,比如“学生参加观摩有利于提高水平。”这个句子的核心是“有利于”,主语块是“学生参加观摩”,宾语块是“提高水平”。在下一个层次里,“参加”成了主语块中的核心,“提高”成了宾语块中的核心。最典型的移心层次是递归性的层次,即同一条规则在一个组合内部反复运用形成的层次。如“屋里地址”可以扩展成“弟弟个屋里地址”,再可以扩展成“小张个弟弟个屋里地址”。它通过添加附加语进行,每加一层就使附加语的核心转移一次。如“小张个弟弟”的核心是“弟弟”,“小张个弟弟个屋里”的核心是“屋里”,“小张个弟弟个屋里地址”的核心是“地址”。

另一种向心结构的扩展也是添加附加语,但核心并不转移,比如“一条漂亮个新裙子”中,从“新裙子”到“漂亮个新裙子”再到“一条漂亮个新裙子”,核心“裙子”并不转移,这里是从二合到多合的扩展,所以这里的“一条”、“漂亮”、“新”是分别作核心“裙子”的三个定语。这里也有层次,这种层次是各块结构对于核心的向心层次,称为“轨层”,好比原子结构中各个不同能量的电子远近不同地围绕原子核运动。多数句子就是由这样的向心多合短语构成。如:“伊今年辣图书馆里用电脑研究了三个月资料。”这个句子就是由“伊研究”(主谓短语)、“今年研究”、“辣图书馆里研究”、“用电脑

研究”(偏正状谓短语)、“研究三个月”(谓补短语)、“研究资料”(动宾短语)共六个短语合成,其中核心是动词“研究”。

三、熟语的语法特征和功能

上海话中有大量的结构固定、意义有所引申比喻的语言单位,总称为熟语。它们以三字结构的(通称为惯用语)、四字结构的(大都称为成语)为最多。例如:

打圆场 做人家 牵头皮 讲斤头 捉扳头 做手脚 吃豆腐
咬耳朵 敲木鱼
吊胃口 装胡羊 豁翎子 跳黄浦 触霉头 吃鸭蛋 扳鼓丝
照排头 掏浆糊

惯用语多数是“1+2”的动宾式,还有偏正式的和和其他结构的,如:

十样景 小乐惠 好白话 喇叭腔 软脚蟹 轻骨头 烂屁股
软耳朵 孽剑牌 天火烧 窠里反 好吃饭 恶死做 硬出头
勿识头 头头转 扣掐扣 明打明

四字熟语中有许多由数词加入组成的,如:

勿二勿三 狠三狠四 搞五搞六 七曲八弯 七折八裂 三等四样
三头六面 老三老四 十画百搭 七勿老三 十日八夜
远七长八 一手一脚 一点一划 千算万计 千年难扳 另有一功
斯文一脉 派头一六 老茄三千 诸精百怪

A B A C 式的,如:

老吃老做 滑头滑脑 自说自话 多嘴多舌 落门落槛 版手版脚
呒大呒小

“1+3”式的,如:

打小算盘 碰额角头 交桃花运 热大头昏 拆洋烂污 炒冷饭头
嚼舌头根

五字熟语：

一场旤结果 小贼出外快 狮子大开口 烂糊三鲜汤 横理
十八条 空口说白话

脚翘黄天宝 闷声大发财 悬空八只脚 板板六十四 耳朵
打八折 宝贝肉心肝

六字熟语：

七里缠辣八里 三钿勿作两钿 一动勿如一静 吃素碰着月
大 崇明人拉阿爹

一遭生 两遭熟 扳节头 过日脚 拆东墙 补西墙 到啥山
斫啥柴 锣鼓响 脚底痒

七字熟语：

刀切豆腐两面光 小狗跌辣污坑里 毛头姑娘十八变 万宝
全书缺只角 拉到篮里就是菜 夹忙头里膀牵筋

此外还有“4对4”八字(如“出门一里,勿如屋里”),“5对5”十字(如“大吵三六九,小吵日日有”),“7对7”(如“天浪旤没跌杀鸟,地浪旤没饿杀人”)十四字熟语等。

这些熟语中,有部分历史悠久,如二百年前的《何典》一书中已有的:“起花头、搭脚手、吃白食、看野眼、撻木梢、磕响头、野头野脑、弹眼落睛”等。还有一部分是上海开埠后形成的,如“开码头、避风头、陪排头、看脚路、装樨头、戳壁脚、打电报、轧苗头、好户头、洋装瘪三、空心汤团”。另有一部分是新近形成的,如“撬边、关脱、吃药、下只角、开大兴、拎勿清、矫路子、混腔水、地方粮票、橡皮图章、马路天使”等。

由于这些词语的流行性、俚俗性、形象性的特色,在海派上海话里使用活跃,尤其在民间,与社会民俗有密切关联。

四、熟语在句中的使用

那些可以成句的多字熟语,在人们口头是可以单用的,也可充当句子的某个成分。这里主要说的是三字组的惯用语和四字组的成语。这些固定短语在使用上由于它们的特定结构而受到限制。

常用的“1+2”惯用语的用法同于一般的动宾短语,常用在谓语部分。其他形式的惯用语用法同如该结构的一般短语。如:“伊想插外快,又勿会轧苗头,结果弄得偷鸡勿着蚀把米,一点既没戏唱。”“侬勿要小儿科了,我脱侬也只不过脚碰脚,还是让我来矫矫侬个路子。”

四字成语通常可以:(1)作谓语用。如:“伊常常现出怪样。”“搿家人家门楣清正。”(2)在“勿”之前(如有“勿”时)充当描写动作者的描写性状语。如:“伊神妖鬼怪个出现辣我面前。”“老头有心有想个又详细个讲仔一遍。”“伊罨头偃脑个勿睬人”。(3)单用。如:“搿种人真是既没闲话讲了! 开眼乌龟,小家败气!”

五字成语有的也可作谓语用。如:“伊做啥事体常常一场既结果。”“一旦争起来,伊总归横理十八条。”

第十七章 句子语序

一、名词核心句的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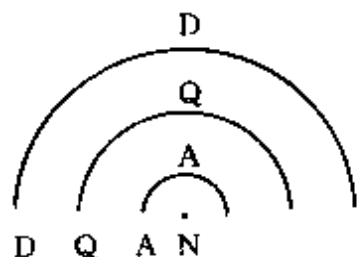
句子可分两类：以名词为核心构成的句子称名词核心句；以动词、形容词为核心构成的句子称谓词核心句。上海话中最常见的句子是谓词核心句中的主宾动句和主动宾句。

名词核心句包括由名词单独构成的句子(如：“钞票呢?”)和“定——名”句(如：“几化要好个朋友!”)、“状——名”句(如：“已经深夜了。”)和少数名词性的“定——谓”句(如：“着末脚个起劲。”)。

下面讨论定语和中心语的关系，也包括谓词核心句里主语部分或宾语部分中的定心关系。

定语从结构形式来看，可以分粘合式定语和组合式定语两类。从定语和核心的语义关系来看，粘合式定语都是称谓性定语，即不用“个(的)”加在名词上的定语，它构成某种事物的称谓形式、泛指类名，如：“短统尼龙袜”、“现代文艺思潮”。粘合式结合有很大的约定俗成性，如能说“古书”，不说“今书”。组合式定语包括区别性定语和描写性定语两类，除量词短语(即数量词)一般不用“个”之外，通常都要用“个”修饰中心语(联用省略“个”多见)，如“红颜色个衣裳”、“昨日碰着个朋友”、“波浪滔滔个钱塘江旁边，一座雄伟个六和塔。”

多项组合式定语修饰名词上海话和普通话一样都是前置的。它的轨层是这样的：



上图中, N 为核心名词, A 为形容词, Q 为数量词, D 为指示代词。

名词核心的轨层顺序是受语义制约的, 形容词是对事物的内在性质进行描写, 数量词是对事物外部的数目的区别, 指示代词则是更大范围的指别, 轨层的远近反映了意义范畴的由外及内, 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轨层远近都相同, 只是线性语言叙述时定语的前置或后置上呈现表层上的区别。如上海话线性语序是“DQAN”, 法语是“DQNA”, “A”在法语里是后置的。

粘合式定语是按照“(1)时间→(2)处所→(3)等级→(4)形体→(5)颜色→(6)质料→(7)功能→核心”这样的由外及内、由易变到稳定的语义顺序排列的。如：当代 新 文艺 思潮, 长统
 (1) (3) (7) (4)
灰色 尼龙 袜子, 高级 无尘 粉笔。
 (5) (6) (3) (6)

多项定语自左至右的语序通常如下：

区别性定语 + 数量定语 + 描写性定语 + 称谓性定语 + 中心语
 落实到词和短语的类别, 一般的多项定语的语序依次是：

- (1) 领属性的名词、代词, 如: 新闻记者个, 伊拉个
- (2) 时间词、处所词和表示时地的方位短语, 如: 明朝个, 厂里个
- (3) 量词短语, 如: 三只, 哀面一眼
- (4) 动词短语(包括主谓、动宾、动补)、介词短语, 如: 我已经准备好个, 有关营造计划个
- (5) 形容词及其短语、名词、成语, 如: 认真个, 应用汉语个, 小心翼翼个
- (6) 不用“个(的)”的形容词、名词, 如: 彩色宽银幕, 长期高空

以上六种定语,其中(1)(2)(3)是区别性定语,(4)(5)是描写性定语,(6)是称谓性定语。

下面是例句:

今朝 黄河前头个 掰个 有交关古迹名胜个 开封城,就是
(2) (2) (3) (4)

中国 当年 强大个北宋王朝个 首都。
(1) (2) (5)

阿拉 今朝夜里 文化馆里向个 一个 歌咏 比赛 改期了。
(1) (2) (2) (3) (6)

伊拉 完成了 连续五年个 一项 高水平个 长期 高空 作业。
(2) (3) (5) (6) (6)

我手里 两本 封面已经落脱个、破破烂烂个 中学 语文 课本
(2) (3) (4) (5) (6) (6)

是 昨日 借着个。

在上海话的口语里,很少有这种多项长定语的句子。

还有几点补充说明:

(1) 处所、时间词语和表示领属关系的名词、代词同时出现时,它们常可以出现在名词、代词之前;处所词与时间词同时出现时,可以互为先后。如:

厂南面 阿拉车间个 块 运动 场地 划出去 造 商品房了。
(2) (1) (3) (6)

今年春节 阿拉班组个 联欢会 勿开了。
(2) (1)

掰个老兄 昨日夜里 辣阿拉屋里个 讲张 真 风趣。
(1) (2) (2)

掰个老兄 辣阿拉屋里 昨日夜里个 讲张 真 风趣。
(1) (2) (2)

(2) 动词短语、介词短语比较活跃,它们有时出现在量词短语之前,这些原是描写性的动词、介词短语往往带有区别性色彩。如:

穿黑牛仔裤 掰个 小青年 还 旡没 来。
(4) (3)

有的动词短语、介词短语只有区别性的作用,也出现在量词短语之前。如:

小王 关于扩建厂房个 掰个 方案 有道理。
(1) (4) (3)

(3) 有时把一些描写性的形容词、形容词短语移到量词短语之前,是为了突出其描写作用。如:

伊拉 到了 弯弯曲曲个 一条 马路旁边。
(5) (3)

掰个 是 阿拉研究过个 最讨厌个 一个 工作 方案。
(4) (5) (3) (6)

(4) 指示代词有时可以放在所有定语的最前面。如:

我 立辣 掰个 初春 江南 碧绿个 田野里。
(3) (2) (2) (5)

(5) 概念外延的大小对于定语顺序安排也有很大影响,一般是由大到小顺序排列,定语叠加过程使定名短语的外延逐渐缩小,所指逐渐限定。如:

图书馆里大家要看个畅销书。

大家要看个图书馆里个畅销书。

上句“畅销书”是特称,下句“图书馆里个畅销书”是全称。

如果两个定语的外延完全重叠,那么两个定语就呈并列的关系,分别修饰中心语,可以互换位置。如:

伊总归是个勿早退,勿多停留个人。

伊总归是个勿多停留,勿早退个人。

二、谓词核心句的语序

1. 谓词的管辖成分语序

谓词核心句可以没有主语的,如动词句(“再会!”)、动宾句(“当心身体。”)、动宾宾句(“送依支笔。”)、动补句(“走过去点!”)、

连动句(“夜饭吃仔看电视。”)、兼语句(“让我看侬做。”)。但常见的是“主语+谓词”的主谓句、“主语+宾语+动词”的主宾谓句和“主语+动词+宾语”的主谓宾句。如:

伊脱一个朋友一道回转来。(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回来。)

天晴起来了。(天晴了。)

伊拉中专课程学完了。(他们学完了中专课程。)

侬辣瓣块地皮浪可以造五埭房子。(你在这块土地上可以造五排房子。)

除了“状语”、“补语”之外,句子中的主语块和宾语块成分受谓词核心直接管辖的成分,在没有任何语言环境帮助的情况下必须与核心一起出现。单价动词要求一个必有的受辖成分,如“大家唱脱一歇。”“场地干了。”双价动词要求出现两个受辖成分,如“阿拉现在吃西瓜。”三价动词要求三个受辖成分,如“我请教侬一句话。”形容词一般只要求一个受辖成分作主语,如:“上海真闹猛。(闹猛:热闹)”在普通话里,谓词前的名词性成分称主语,谓词后的名词性成分称宾语(SVO),但在上海话里宾语常常前置于谓词(SOV)。

(1) SVO 和 SOV

上海话的句子里,宾语往往前置于动词,尤其是在常规性行为句,在经历体、完成体、起始体、继续体、存续体、完成进行体、动词后带补语以及是非问的句子里,通常使用“SOV”形式。如:

我电影看过了。(如以“电影”为话题,可说“电影我看过了。”常规行为,经历体。)

侬大世界去白相过歇哦?(你去玩过大世界吗?长经历体,是非问。)

阿拉大家饭侬吃拉了。(我们大家都吃好了饭。完成体。)

侬回信收到了哦?(你收到回信了吗?实现体,是非问。)

大家酒先吃起来。(大家先喝起酒来。起始体。)

伊灯芯绒衣裳着辣海。(他穿着灯芯绒衣服。存续体。)

伊拉歌还辣唱下去。(他们唱歌还在唱下去。继续体。)

我掰点卡片想借借。(我想借一下这些卡片。完成进行体。)

伊拉房子已经买着,场已经搬好。(他们已经买到房子,已经搬了家。带唯补词。)

我倒忘记脱了,我陆先生还旡没叫辣海。(我倒忘了,我还没有把陆先生叫在内。带补语。)

依钞票今朝拿,生活明朝做。(你今天拿钱,明天干活。并列句。)

以上例句的“O”后都能加“末”,如“我电影末看过了。”因此“O”可以看作施事主语后的话题。

不过,由于普通话的影响,现在上海话里也听到把单个名词的宾语放在动词后面说的例子,尤其是在双音节动词带的、比较有文读倾向的句子里,如:

我已经吃了饭了。

我看过了报纸。

伊参加比赛个。

大家分析了原因。

如果行为带有新闻性,(参见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引论)宾语是特指的名词,或前面有数量词定语,或前面有其他修饰定语,或用于连动句的第一个动词后,或用于关系句、能愿句时,则常用“SVO”式。如:

我已经参加了同乡会。(新闻性行为。)

我想买点花生米。(我想买点花生。)

掰块毛巾齁齁脱了,要换一块干净点个来。(这块毛巾脏了,要换一块干净点的来!)

勿要搭架子了,帮帮兄弟个穷场面哦。(别摆架子了,帮帮兄弟的穷场面吧。)

周先生,我托侬一桩事体,侬阿有啥靠得住个朋友,要会做生意个,我想请个帮手。(桩:件。事体:事。阿有啥:有什么。)

大家吃仔饭做生活。(大家吃了饭干活。)

侬做好了功课再白相噢!(你做完了作业再玩,听见吗!)

侬有啥事体?(你有什么事情?)

我当仔睂眼侬是外国货。(我以为这些都是外国货。)

(2) 双宾语的语序

三价动词主要是那些表示给予或取求意义的动词,如“拨(给)、送、拿、赚、抢、偷、输、赢、教、交、发、还、调(换)、问、卖、借、骂、告诉、通知、请教”等。

上海话中三价动词带双宾语有两种形式:1,“V+人+物”;2,“V+物+人”。今常用1式,但2式是老上海话的形式。如:

1式:

送侬一本书。

借着伊廿元洋钿。(借到他20元钱。)

今朝买伊两幅画。(今天买他两幅画。)

小王通知我明朝就要去北京。

拨我两块洋钿末好咪!(给我两元钱算啦!)

这类动词后经常跟“拨”用,这种用法比上面常用,有时还说成“拨拉”,“拉”多读作促声如“辣”。如:

拿拨我一支笔好哦?(拿给我一支笔好吗?)

伊调拨我几张老值铜钿个邮票。(他换给我几张很值钱的邮票。)

伊交拨拉我交关好看个粘纸。(他交给我许多好看的粘纸。)

老师教拨拉阿拉交关做人个道理。(老师教给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

上海话“拨拉”不是跟在动词后时,可以分开作“拨……拉……”用,“拨”后带物,“拉”后带人。如:

依拨两张票子拉张老师。(你给张老师两张票子。)

我拨几张样子拉依,拨依参考,依照伊做好了。(我给你几张样子,给你参考,你照它做就行。)

2式:

让只位置我,让我坐坐适意。(让给我一个座位,让我坐得舒服些。)

买本小书我看看。(买本书给我看看。)

嘴巴干煞了,拨一杯茶我。(口渴得很,给我一杯茶。)

依勿要算了介清,稍微还两钿我就可以了。(你别算得这么清,稍微还点钱给我就行了。)

常见的用法还有“V+物+拨+人”,如:

开张发票拨我。(开张发票给我。)

弄眼货色拨伊。(搞点货给他。)

对勿起,借把刀拨我好哦?(对不起,借把刀给我行吗?)

老子介绍两笔生意拨依。

“拨”也可以换成“拨拉”,如:

送点钞票拨拉我朋友。(送点钱给我朋友。)

我翻几只跟斗拨拉依看看。(我翻几个筋斗给你看看。)

还有一种用法,“拨+物+拨+人”,疑是1式“拨+人+物”与2式“拨+物+人”的混用。如:

拨一眼浆糊拨我。/拨我一眼浆糊。/拨一眼浆糊我。(给我一点浆糊。)

拨块毛巾绢头拨我。(给我一块毛巾手帕。)

拨把扇子拨我,让我扇个扇。(摘自 A. Bourgeois, 1941。给我一把扇子,让我扇扇。)

由于上海话有较强的话题居先的倾向,所以指物的宾语常可置动词前,作主语。如:

辩张油画卖拨我哦。(卖给我这张油画吧。)

一套房间租拨拉温州一公司。(把一套房间租给温州的一家公司。)

伊面把茶壶传传拨我好哦?(把那把茶壶传给我行吧?)

掰块布头剪两尺拨我。(这块布剪两尺给我。)

掰个手套拨一副我。(给我一副那种手套。)

(3) 带兼语句子的语序

上海话中,带兼语的句子语序比较灵活,有以下几种:1式:“动₁+物+人+动₂”;2式:“动₁+人+物+动₂”;3式:“动₁+人+动₂+物”。4式:“动₁+物+拨+人+动₂”;5式:“物+动₁+人+动₂”。其中,3式是和普通话用法完全一样的。

1式:

姆妈煎药我吃。(妈妈煎药给我吃。)

侬去买张夜报我看看。(你去买张晚报给我看看。)

等一歇要拨只热水袋伊焐焐。(等一会儿要给他焐一个热水袋。)

讲点小道消息我听听。(讲点小道消息给我听听。)

侬勿听我话,要拨点颜色侬看。(如果你不听我的话,要给你看点儿颜色。)

2式:

我每月贴伊钞票用。(我每月贴钱给他用。)

伊想着送我一一只火腿吃。(他想到送给我吃一个火腿。)

领导派拨伊几样新生活做做。(领导派给他做几种新工作。)

要拨伊眼颜色看看辣海。(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拨侬一本邮票簿摆摆邮票。(给你一本邮票簿放邮票。)

3式:

老板罚我做苦工。

沈先生托侬去办护照。

拨自家个小囡困地板,拨人家个小囡困眠床。(给自己的孩子

睡地板,给人家的孩子睡床。)

伊拨我吃交关巧克力。(他给我吃很多巧克力。)

借拨我用用褥块板。(借给我用一下这块板。)

4 式:

伊带行情鸡蛋拨我吃。(他带许多鸡蛋给我吃。)

我拨褥张报纸拨伊看。(我把这张报纸给他看。)

借本书拨我翻翻。(借本书给我翻翻。)

写褥眼文章拨伊改改。(写这些文章给他改一下。)

买点好小菜拨姆妈吃吃。(买点好菜给妈妈吃。)

5 式:

信拨我看看。(把信给我看一下。)

我褥张报纸送伊看。(我把这张报纸送给他看。)

好小菜买拨伊吃。(买好菜给他吃。)

伊总归好面孔勿拨我看。(他总是不给我好脸色看。)

对勿起,褥包香烟借我用用。(劳驾,这包香烟借给我用一下。)

(4) “动+代+宾”

上海话常在动宾式的惯用语中插入接受动作的对象,构成“动+代+宾”的形式。如:

发我脾气 吹我牛屁 开侬大兴 寻伊开心 攒我浪头 请侬客

“发我脾气”即“对我发脾气”,“开侬大兴”即“对你说空话”。

另有一种“动+代+宾”的形式,用在惯用语中实际表示“动+宾(代的名)”的意思,如:

卖侬面孔 打侬屁股 吃伊生活 拆伊台脚 出伊风头 扎阿拉台型 抢伊外快

“卖侬面孔”即“看你的面子办事”,“扎阿拉台型”即“争我们的面子”。

2. 谓词的延伸成分语序

谓词的延伸成分指的是谓词前后的能愿成分和谓词后的除了

修饰成分的补语成分。

(1) 带能愿词

动词前带, 如:

伊一日天要吃十支香烟。

我想, 云峰考取研究生应该旡没问题。

为了伊, 我好等个。(为了他, 我可以等的。)

我会全心全意帮侬忙。

我可以到侬屋里来个。(我可以到你家来的。)

动词后带, 如:

全力以赴, 我一定做得到。

别人闻得出, 连自家也闻得出。

就是语言甪门课, 伊特别钻得进去。(就是语言这门课, 他特别能钻下去。)

砖头矮墙, 一跳就跳得上去。(砖头低墙, 一跳就能跳上去。)

伊做得介好, 要辞也辞勿得了。(他做得这样好, 要辞他也不能辞了。)

甪种蘑菇从来旡没看见歇过, 勿晓得吃得吃勿得。(这种蘑菇从来没看到过, 不知道可不可以吃。)

甪种能个鱼, 阿拉吃勿来。(这种样子的鱼, 我们不会吃。)

南梦宫里个游戏机, 我侬白相得来。(南梦宫里的游戏机, 我都会玩。)

有时, 会出现一种混合式, 前后重复能愿词。如:

甪门题目, 我能够做得出来。(= 我做得出来/我能够做出来)

伊拉想得到个事体, 我能够办得到。(= 我办得到/我能够办到)

我一定能够跳得到甪能个高度!(= 一定跳得到/一定能够跳到)

我想要个物事,我一定能够得得到。(=一定能得到。)

不过,下文的情况与上文不同,“白相勿来(不会玩,表示能力)”在“会(表示可能)”的下一层次里,两个能愿词表示不同的意思。

我真想勿到介便当的物事依会白相勿来。(我真想不到这么容易玩的东西你竟然不会玩。)

(2) 带结果补语

上海话动词后单带结果补语,是用“V+补”的形式表示的。如:“掰张报看完了。”“大家拿台浪个菜侬吃清爽了。(大家把桌上的菜都吃光了。)”当动词既带补语又带宾语的时候,有以下几种情况:

1式:“动+补+宾”,如:吃惯苦个 装满货色 写光一页
打杀侬 讲坏我 打痛伊 跟紧伊

在上海话里,1式的宾语如果不是代词,它的通常用法是把宾语置前作主语的,成为“主+动+补”。如:“苦吃惯个。”“一桌菜吃光了。”“稿子写好了。”但宾语是代词的不能前置。

2式:“动+宾+补”,如:省力惯个 吃中国药多了 吃苦长远
敲伊碎 凿伊通 打侬死 赶侬走 看伊懂 吓我跑

2式的用例现已不多。带代词宾语的往往把代词前置为“把字句”：“拿伊吓跑。”“拿侬赶走。”

(3) 带可能补语

上海话动词后单用的可能补语形式,用“V+得/不+补”的形式表示,如:“大家走得动。”“阿拉想勿到。”疑问形式以“V得+补哦”为常式,如:“侬走得动哦?”其中动词和补语必须连读。当动词既带补语又带宾语的时候,有以下几种情况:

1式:“动+得补+宾”,如:走得脱身 走得进人 派勿出人
困得着觉 写得出字 走勿进脚 插得上手 叫得应伊 认得出我
算勿出人数 看勿懂伊 碰勿着侬 吃得着侬 打勿过伊

舍勿得伊

2式：“动+宾+得补”，如：立脚得牢 拆尿勿出 打胎勿成
碰侬勿着 认我勿出 打伊勿过 惹伊勿起 奈伊勿得 舍伊
勿得

3式：“动得+宾+补”：进得门去 敲得伊进去 叫勿伊出来

2、3式宾语不是代词的用例已很少，多数人不用，现在通常是用“主+动+补”形式说的，如：“脚立勿牢”、“门进得去”，或者重复动词，用“动+宾+动+补”形式，如：“立脚立勿牢”、“进门进得去”、“叫伊叫勿出来”。

可能补语的疑问句形式通常是“主+动+补+哦”。如：“伊走得快哦？”“走得快哦”四字作为一个语音词必须连读，与情态补语不同，情态补语也是“伊走得快哦？”但一定是“走得”、“快哦”分别作两个语音词读，或可说“伊走了快哦？”，也分读。可能补语在上海话中也可说：“伊走得快走勿快？”（“走得快走勿快”要连读。）“伊走勿走得快？”（“走勿走得”要连读。）“伊能走得快哦？”（“能”和“走得快哦”分读。）而情态补语上海话还可说“伊走得快勿快？”因此两种补语的疑问式是可以区分的。

(4) 带数量补语

动词同时带宾语和数量补语时，有“动宾数”和“动数宾”两种语序。如：

去北京两趟 打脱小团一顿 跑百货公司一块 着象棋两盘
吃老酒一瓶 买冰砖五块

去两趟北京 打脱一顿小团 跑一块百货商店 着两盘象棋
吃一瓶老酒 买五块冰砖

也可以用“去北京去两趟”、“打小团打脱一顿”的方式说。

(5) 带趋向补语

谓词后同时带趋向补语和宾语时语序有三种：

A, 谓词+趋向词₁+宾语+趋向词₂

B, 谓词 + 趋向词 + 宾语

C, 谓词 + 宾语 + 趋向词

(A) 单音节的趋向词除了“来、去”之外, 都只能紧靠在谓词的后面。如:

大家走进进房间, 拿起书就看起来。

路边浪跑过过廿几个人。(路边走过 20 几个人。)

伊翻开被头一看, 汤婆子已经拿脱了。(被头: 被子。汤婆子: 灌热水的取暖器。)

上海话里, 单音节的趋向词使用场合不多, 许多普通话可用单音节趋向词的地方, 上海话一般要加上“来”“去”形成双音节形式来表达, 如“雾气已经散开”→“雾气已经散开来。”“车子上走下一个人。”→“车子浪走下来一个人。”“狼向东郭先生扑去。”→“狼朝东郭先生扑过去。”

(B) 单音节趋向词“来、去”和后加“来”或“去”的双音节趋向词的一般用法是:

(a) 在没有宾语时, 用在动词后。如:

掰两本书依拿去。

西瓜还旡没切开来。

我旡没叫依, 依跑上来做啥?

(b) 在有处所宾语时, 宾语用在“来”、“去”之前。如:

伊已经回公司去了。

请依明朝上半日到我屋里来。(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家来。)

新产品要打到外国去。

大苹果可以老便当个运出山外来。(老便当: 很容易。)

(c) 在有人、物宾语时, 宾语用在“来”、“去”之后或之前, 如:

我要送去几本书。 我要送几本书去。

服务员拎来几瓶开水。 服务员拎几瓶开水来。

伊一面哭一面摸出来五元洋钿。 伊一面哭一面摸出五元

洋钿来。(洋钿:钱。)

派出所走进去一个人。 派出所走进一个人去。

但宾语用在拆开的趋向词之间的用法在上海话中少见。

(d) 双音节趋向词用在宾语之后。这是上海话特色较浓的用法,在普通话里偶见。

有一帮突击队,派几个进去,问题就解决了。

梅趟依去高家,一定要讨个八字回来。

每日依勿要忘记摆药进去。(每天你别忘了把药放进去。)

信壳浪依要再贴两角邮票上去。(信封上你要贴上两角邮票。)

公司勿景气,勿断裁人出来。

车厢里勿要伸头出去。(车厢里不要伸出头去。)

搨个地方要塞水泥下去。

我担心老师会认我出来。(我担心老师会认出我来。)

上海话还可用“拿”把宾语提到动词前说,或者把宾语提作主语说,如:

依要拿邮票贴上去。(你要把邮票贴上去。)

一定要拿八字讨回来。(一定要把八字要来。)

车厢里头勿要伸出去。

药勿要忘记摆进去。

(C) 如果动词后带实现体助词“了”,“了”和趋向词的关系是:

(a) 在没有宾语时,双音节趋向词跟在谓词后,体助词“了”和语气助词“了”合为一个在句尾。如:

天气已经热起来了。

依看,小王物事买转来了。(你看,小王把东西买回来了。)

听见有人叫,伊就立起来了。

我做件衣裳,伊脱我带过去了。

在普通话里，单音节趋向词也有这种用法，如：“他已经走来了。”上海话不能这样说，只能说“伊已经走进来了。”或“伊已经走过来了。”

单、双音节趋向词有时能用在体助词“了(仔)”后，如：

几块年糕，姆妈叫我带仔去。

依快点去拿三间裙房租了来。

听见有人叫，伊就立了起来。

我多用了几百元，索性拿混响器也买仔回来。(拿：把。)

还勿到夏至，天气倒已经热了起来。

(b) 在有宾语时，单音节趋向词可以跟在谓词后，也可以放在宾语后。如：

我顺便带去了三只书箱、五卷轴子。

我顺便带了三只书箱、五卷轴子去。

但在上海话里，多数的情况是把宾语提前作话题主语的，或用“拿”提到动词前。如：

三只书箱、五卷轴子我顺便带了去。

我拿三只书箱、五卷轴子顺便带了去。

睇眼小菜姆妈已经买了来。

姆妈已经拿睇眼小菜买来了。

“了来”、“了去”还可以说成“得来”、“得去”，“来了”、“去了”还可以说成“得来了”、“得去了”，这时，后面的“了”是语气助词。如：

睇眼小菜姆妈已经买得来。

睇眼小菜姆妈已经买得来了。

上海话里，还常用“动+了+宾语+趋向词”句子，如：

到丈人屋里，依一定要买了老酒去。(到岳父家，你一定要买酒去。)

伊也勿想再缠下去，就摸了几元钞票出来，走了。

伊勿声勿响,就带了我进去。

客人刚刚坐定,爸爸就端仔两盆水果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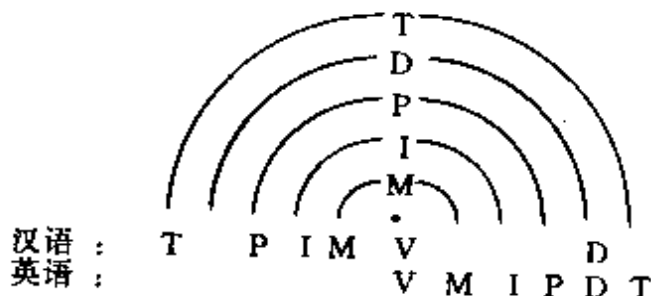
我一发火,一把拖仔伊去。

3. 谓词的修饰成分语序

谓词的修饰成分指的是出现在谓词前后的副词性扩展成分,各种副词,表示时间、地点、方式、状态、目的、数量等修饰语。

(1) 主要修饰语的优势语序

轨层:



T:时间 D:持续时间 P:处所 I:工具、方式 M:性状

上海话句子,如:“(伊)旧年辣实验室里用电脑努力个做了十个月。”(TPIMVD)

英语句子,如:(He) wooked hard with computers in the Lab for ten months last year. (VMIPDT)

尽管英语、汉语和世界上别的语言的表层线性语序可以很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深层语序是一样的,即各成分相对核心动词而言,其间的距离是相等的。

其理由是:在动词为核心的修饰语中,性状直接描写动作,所以紧跟动词;方式直接决定动作的形态,故次之;同一种方式可以用多种工具来进行,所以工具状语离方式状语远点。时间对动作的约束最小,但是时段(动作的延续时间)相对于总时间又受制大一些。形式就是这样被意义所制约。这些语义和思维关系的原理世界各民族是一致的。

除非是书面语气息较重,上海话一般很少使用描写性状语。

如:

普:伊高兴地笑了。

上:伊辣笑了,老开心个样子。

普:伊认真地干活。

上:伊做生活老认真个。

普:我可很有把握地回答你的问题。

上:侬个问题我回答侬,好老有把握个。

尤其是那些语义指向描写动作者的状语,上海话通常让它作谓语。如:

普:她兴奋地从哥哥手里很快地抢过那封信来。

上:伊交关高兴,老快个,从阿哥手里拿封信抢过来。

普:我的父亲哆哆嗦嗦地拿出两张证明。

上:我爷抖发抖发,拿出来两张证明。

普:妹妹像春天的燕子一样地充满着青春活力。

上:妹妹像春天个燕子一样,充满青春活力。

(2) 程度补语和副词位置

普通话只有两个副词“很”、“极”可以用在动词后作程度补语,上海话作补语的副词比较多。如现在常用程度补语“恨煞快”、“恨透恨透”、“坏来死”、“吃畅”,老派的“好来邪气”等。

(3) 时间修饰语

(A) 表示“什么时候”的时间语一般用在主语后或主语前。

如:

伊刚刚离开筓搭。

侬辣旧年就讲过要来。(你在去年就说过要来。)

筓两天我既没空。

偶尔也有用在动词后的,如:

我出生辣 1945 年。

我个希望放辣将来。

(B) 表示“持续多久”的时间语都用在动词后。如：

伊文章写了交关辰光。(他写文章写了好多时间。)

我踢球踢了两个钟头了。

我做了两年个梦。

如果用了“用……个辰光”、“辣……之内”这样的介词短语以后,就可以放在动词前作状语。如：

我用了交关辰光写文章。

王先生五年之内送走了三届毕业生。

(C) 表示“几次”的时间频率,凡是“次数”(如“两趟”)则用在动词后作补语,凡是表示“阶段”(如“每礼拜”)、“不定时间”(如通常发生“通常”、连续发生“老是”、高频率“再三”、低频率“偶然”、零频率“从来也冇没”)都作状语。凡时间副词都不能移到主语前。如：

香港我去过五趟。

每个月我存 200 元钞票。

每趟开会伊总归要迟到。

伊常庄勿辣办公室里。

有两趟依真个拿我吓一跳。(有两次你真把我吓一跳。)

功课从来也冇没认真做过。

(D) 表示“开始到结束”,常用“从……到……”。有的只表示“开始”或“结束”。“从……”都作状语,“到……”用于动词后作补语。有时“从……到……”都用在动词或主语前作状语。

我从早上八点钟就开始练球。

我每日工作到深夜。

甬场电视剧从七点半放到九点。

从年头到年底,我整整忙了一年。

阿拉从头到底仔细看了一遍。

(E) 表示“过去”、“现在”、“将来”的时段,常用“以前、从前头、过去”、“现在、目前”、“就要、马上要”等,这些时间词语都用作状语。如:

𠵹种能个事体我从前头既没听见歇过。(这种事我以前没听到过。)

眼门前就有两桩麻烦事体等辣侬去解决。(眼前就有两件麻烦事等着你去解决。)

飞机马上开了。

不用时间词语就是表示现在。在长篇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场合,不用时间词语也表示过去。如:

阿拉研究一下下半年个任务。

有只老活𠵹,伊看见井里有一只月亮,伊叫大家豪俊去看。(活𠵹:猴子。豪俊:快。)

表示将来的事件,必然要有体貌或时间标志。如:

伊明朝去北京,阿拉要等伊带来好消息。

(F) 表示时间的关联。在被比较的事情发生之前发生常用“以前、之前”;之后发生常用“以后、之后、好、完、一……完、一……以后”;同时发生常用“辰光、当……个辰光”等。如:

我辣开门之前就到商场门口了。

我做功课总归排辣吃好夜饭以后。

临考以前我从来勿抢记。

一看完电视快点困觉。

伊辣看书个辰光,侬最好勿要去打搅。

我精力最好个辰光是辣三十几岁个辰光,正当我研究生刚刚毕业个辰光。

(4) 处所修饰语

(A) 上海话里要表示处所方位除了用一般的处所词(如:上海、𠵹搭)、复合方位词(如:前头、后底)直接表示之外,通常使用介

词短语,方位结构用在主语后一般在前面要加上介词“辣”或“辣辣”;如果用在句首,经常可以不加“辣”。它们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在。如:

阿拉辣外婆拉吃饭。(我们在外婆家吃饭。)

伊拉只好困辣马路浪。(他们只好睡在马路上。)

台子浪一杯茶也既没。

大家草地高头去走走。(大家到草地上去走走。)

(B) 介词结构“从……”表示动作行为所向,“到……”表示所止,“从……到……”可以表示距离或活动的范围。语序与时间的表示“开始到结束”一样。如:

伊拉从家乡出发。

天亮已经跑到城里了。

从五角场到鲁迅公园只要乘一部车子。

伊拉帮人从运动场里一直吵到场外。

(C) 介词短语用在动词后作补语,表示动作所涉及的人或事的方位。如:

伊一盆花摆圆台浪。(他把一盆花放在圆桌上。)

伊立辣太阳头下头。(他站在阳光底下。)

伊拿记录本锁辣抽屉里向。(他把记录本锁在抽屉里。)

(D) 介词短语用在动词前作状语,表示所描述的动作状态的方位。如:

今朝我辣阿姨屋里吃中饭。

伊辣发作个辰光看起来交关厉害。(他在发作的时候看起来挺厉害。)

(E) 介词短语用在句子开头,表示状态存现的空间环境。如:

墙壁浪挂辣一幅画。(墙上挂着一幅画。)

台子边头两个姑娘坐辣海。(两个姑娘坐在桌子边。)

外头是一片草地。

辣上海图书馆里有五间普通阅览室。

辣公共场所勿要哗啦哗啦。

(5) 情态补语

上海话情态补语用结构助词“得”或“了”联系在谓词后。“了”的用法偏旧。如：

依牙齿刷得煞煞白。(你牙齿刷得很白很白。)

姆妈急了眼泪水潞潞滞。(妈妈急得满脸泪水。)

情态补语和宾语同时用时通常形式为“动得+宾+补”。如：“打得小王立也立勿起来。”“判得伊老重。”

三、谓词核心句成分分布的四大位域

根据各成分与核心动词以及一些位置稳定的重要虚词的相对位置,句子成分大致可以分成四类:话题层(前离层)→主语层(外层)→时体层(中介层)→性状层(内层)→宾补层(后置层)。

(1) 前离层成分出现在主语前,与主语之间有小停顿。外层成分出现在时体词之前。时体词有“已经、曾经、辣辣、要、从来、一向”等。中介层的成分在时体词和否定词“勿”之间。内层成分在否定词与核心动词之间。后置成分在核心动词之后。

(2) 前离层成分主要是句首状语和话题语,对于上海话来说,常有与句核心动词发生受事关系的话题,有时可与主语对调位置。外层成分主要是主语和各种语气副词,能愿词,时间语,处所语。中介层成分主要是小主语或前置宾语、周遍性名词、表时量的时量词,和某些描写主语的形容词、成语、谓词短语,副词“旡没”,有时有后移话题。内层成分主要是论元性介词短语,表工具、凭据的“用、根据”短语,一般的形容词状语,唯状词。后置成分各种宾语和补语。下面举例:

前离层	外层	中介层	内层	动词	后置层
主语	时体词	勿	补语、宾语		
伊	大概	已经	勿拿舜桩事体	摆	辣心浪了。
小张	可能是明朝	要	到上海	去。	
我	一开始就	咤没	真个	相信。	
幼儿园老师	伊作兴会	勿大	情愿	做。	
伊	已经	有好几日咤没	好好叫	困觉了。	
伊	辣大家面前	曾经	随随便便个	出过歌	洋相。
我	以前	从来	勿定时个脱花	浇	水。
伊	又	咤啦咤啦个	详细个	讲了	一遍。
我	昨日辣屋里	一心一意个	做	模型。	
舜两日天	我	硬碰硬	手勿	痛了。	
依	帮我	不爽气气	舜桩事体	办	好。
我	舜门题目	跑上来	就	做	错脱了。

第十八章 常用句式

本章讨论上海话中的一些常用句式。

一、关系、存在的表现

由表示前后关系的关系动词“是”、“像”、“叫”、“姓”、“有”、“辣/辣辣”等构成的句子称关系句。如：

我是一个小老百姓。

汗一直辣辣钻出来，像小虫辣辣爬。（汗一直在钻出来，像小虫在爬。）

齄种眼睛边浪有两只大水泡个金金鱼叫水泡眼。

阿拉侬姓王。（我们都姓王。）

伊有两个妹妹。

“是”的基本意思是表示肯定，起判断作用。

“是”字句的宾语对于主语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类：

(1) 表示同一或类属。如：

齄幢洋房是李林拉个屋里。（这座洋房是李林他们的家。）

乌贼鱼是软体类动物。

(2) 从某个方面说明、解释。如：

外国开始侵略中国个时代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

夜里电影开场个辰光是八点半。

齄种方式做下去是慢，勿是快。

齄点药吃下去是可以消食个。

一进门是厨房。

(3) 表示“存在”。如：

书架里侬是书。

我屋里对过是一只超市。(我家对面是一个超市。)

我部脚踏车是辣操场浪个。(我那辆自行车是在操场上的。)

除此之外，“是”还有表示强调、肯定作用等副词性的作用。如：“我是勿拨侬去危险个地方。”“侬是录取复旦大学了。”“徐家汇土山湾辣上海文化史浪应该是有地位个。”

“有”的基本意思是表示“具有”、“存在”和“出现”。如：

伊拉弄弄酒店里有 KTV 包房个。(他们这家酒店里有 KTV 包房的。)

我有花头,有本事追着伊。(我有赚头,有办法追到她。)

门口头有三个人。

生产效益有成倍个增加。

“辣”或“辣辣”的基本意思也是表示存在。如：

只要留得青山辣辣,随便哪能侬勿怕!(只要留得青山在,不管怎么都不怕!)

我今朝夜里勿辣屋里。(我今天晚上不在家里。)

“辣辣”用于句末,也可说成“辣海”,这时的“辣海”有“在那儿”的意思。如：

今朝伊正好辣海,侬进来好味。(今天他正好在那儿,你进来吧。)

动词“辣辣”、“有”和“是”都可以表示“存在”,这时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如：

马路斜对过是一家日夜商店。/一家日夜商店辣辣马路斜对过。/马路斜对过有一家日夜商店。

除了“是”、“有”、“辣辣”可以表示“存在”之外,表示某个处所存在着某个事物,或者出现、消失了某个事物,有一种特有的句式

称“存现句”。谓语可以由许多动词充当,通常的句式是:

方位结构 + 动词 + (数量)名词。如:

床浪向叠辣海两幢被头。(床上叠着两叠被子。)

沙发高头坐了几个朋友。(沙发上坐了几个朋友。)

写字台底下塞辣好几样物事。(书桌底下塞着好几样东西。)

会场里跑脱了两个人。(会场里走掉了两个人。)

天浪飞过来一只老鹰。

上海话里这种存现句还常用另两种形式讲:(数量)名词 + 动词 + 方位结构/方位结构 + (数量)名词 + 动词。

两幢被头叠辣床浪向。/ 床浪向两幢被头叠辣海。

几个朋友坐辣沙发高头。/ 沙发高头几个朋友坐辣辣。

一只老鹰从天浪飞过来。/ 天浪向一只老鹰飞过来了。

二、比较的表现

比较句用作比较事物、形状的异同、差别。

1. 等比

(1) 用“脱……一样”、“一样”、“脱……比一样”表示完全相同,如:

阿哥脱阿弟一样长相。(哥哥和弟弟一个模样。)

尼龙丝细得来脱头发丝一样。(尼龙丝细得和头发丝一样。)

吃饭末,伊拉两家头一样慢。(他们俩吃饭一样慢。)

甯段路,乘地铁脱乘的士比一样快。(这段路,坐地铁跟坐出租车比,一样快。)

(2) 用“像”、“像……能介”、“像……能”、“像……介”、“像……甯能”表示相似。如。

弟弟像我甯能长。(弟弟像我这么高。)

侬勿要一直像死人能介一声勿响。(你别一直像死人那样不

发一声。)

剃得细来像末末能。(剃得很细,像末儿那样。)

依吃饭哪能像抢庚饭介个啦!(你吃饭怎么像抢吃庚饭那样的呀!)

依个因儿像依,平常勿声勿响个。(你那女儿像你,平时默默无声的。)

2. 顺比

(1) 用“比”、“比比是”表示相差,如:

我身体比以前结实多了。

朝东房子比朝西房子好。

侬小团比我小团会得动脑筋。(你的孩子比我的孩子会动脑筋。)

市中心帮市边缘比比是好得多了。(市中心跟市边缘相比是好得多了。)

婆家脱娘家比比是条件更加优越了。

老派还用“比仔”、“比较”,如:

火车比仔汽车当然要快。(火车比汽车当然要快。)

穰条马路比较前两年是闹猛得多。(这条马路比前两年热闹得多。)

(2) 用“比得过”、“比是比得过”、“得过”表示略超过,如:

着围棋我比得过伊。(下围棋我比得上他。)

打乒乓阿拉队比是比得过伊拉队个。(比赛打乒乓我们队是比得上他们队的。)

打字我是打得过依个。

新派能用“比得上”,如:

我个写字速度总归比得上伊个。(我的写字速度总比得上他的。)

3. 逆比

(1) 用“勿比”、“勿如”、“勿及”，如：

我勿比侬，屋里条件介好！（我比不上你，家里条件这么好！）

新办法勿比老办法好。

药补勿如食补。

困辣勿如坐辣，坐辣勿如立辣。（躺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站着。）

乘公共汽车还勿及走路爽快。（坐公共汽车还不及走路干脆。）

伊大辰光勿及小辰光好看。（他大了不及小时候漂亮。）

(2) 用“比勿过”、“及勿过”、“勿过”、“比勿上”，如：

随便哪能努力，我也比勿过侬两家头。（不管怎么努力，我也比不上你们俩。）

我个成绩及勿过伊个。

我吵伊勿过。（我吵不过他。）

伊比勿上侬会出风头。（他比不上你会炫耀表现自己。）

(3) 用“旣没”，如：

伊屋里个藏书旣没侬多。

伊好好叫旣没侬老实。（他远远没你老实。）

(4) 用“比”、“比比是”，如：

水门汀比地板要冷得多。（水泥地比地板要冷得多。）

讲起做学问来，我脱侬比比是推扳勿是一眼眼睐！（讲起做学问来，我跟你相比差得远呢！）

朝北房间比比朝南房间是，勿晓得推扳几化。（面北的房间比面南的房间，不知差多少。）

4. 渐进比

(1) 用“也”表示递进，如：

我个小人勿大，侬个也勿大。（我的孩子不大，你的也不大。）

(2) 用“更加”、“加二”表示顺差比，如：

北京远,哈尔滨更加远。

伊待我好,我待伊加二好。(他对待我好,我对待他更好。)

(3) 用“一+量+形+一+量”或“一+量+比+一+量+形”表示程度递进,如:

甭个小团日长夜大,真是一日大一日/真是一日比一日大。
(这个孩子长得很快,真是一天比一天大。)

伊个毛病一日重一日了。/伊个毛病一日比一日重了。(他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

伊个寒热一日退一日了。(他的热度一天天退下去了。)

甭幢宝塔看上去,一层小一层。/甭幢宝塔看上去,一层比一层小。(这座宝塔看上去,一层比一层小。)

甭棵花开花一朵漂亮一朵。(这株花开花一朵比一朵漂亮。)

5. 推测比

(1) 用“好像(是)”、“赛过(是)”,如:

伊好像是辣存心脱我作对。(他好像是在存心跟我作对。)

甭能大个事体伊好像勿晓得一样个。(这样大的事儿他好像不知道的一样。)

伊拉赛过是吃饱生米饭个,哗啦哗啦!(他们好像是吃饱了撑着,哇哇大叫。)

我再三再四讲拨伊听,伊赛过听没听见。(我一再地讲给他听,他好像没有听见。)

(2) 用“像(是)”、“像煞(是)”,如:

图书馆里像是发生仔啥事体了。(图书馆里像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讲过五六遍,伊像煞是听没听见。(我讲过五六遍,他好像没听见。)

甭只音响像啥外观勿大好看。(这个音响外观好像不太美

观。)

三、被动的表现

上海话表示被动的介词是“拨[paʔ₅₅]”，要引进施事者时，有时用“拨”字句。如：

写辣黑板浪个字拨伊拉揩脱了。(写在黑板上的字被他们擦了。)

伊勿学好样，拨伊拉爷杀杀搏搏打了一顿。(他不学好样，被他爸爸狠狠打了一顿。)

搵种能个坏消息拨大家听见仔就有得好麻烦了。(这种坏消息被大家听见了就够麻烦了。)

伊拉辣作案，拨我拍照拍到证据了。(他们正在作案，被我照相搞到证据了。)

我拨一句闲话打动了心。(我被一句话打动了心弦。)

在不要引进施事者的场合，被动语态不能用“拨”，如：

一点饼干，有眼分脱了，有点吃脱了。(一点儿饼干，有些分了，有些吃了。)

一块圆台玻璃敲碎脱了。(一块圆桌玻璃被打碎了。)

旧杂志侬卖光了。(旧杂志都被卖完了。)

小高送进了手术间。(小高被送进了手术室。)

有施事者的情况下，上海话一般都倾向用话题句的形式，较少用“拨”字句，可能老上海话是根本不用“拨”字句的。如：

写辣黑板浪个字伊拉揩脱了。(写在黑板上的字被他们擦掉了。)

伊勿学好样，伊拉爷杀杀搏搏打了伊一顿。(他不学好样，被他爹狠狠打了一顿。)

搵种能个坏消息，大家听见仔就有得好麻烦了。

书橱浪个几块玻璃, 伊拉统统敲碎脱了。(书橱上的几块玻璃被他们统统打碎了。)

车棚浪个玻璃瓦伊拉撞坏了一只角。

搵点人, 事实打开了伊拉个眼界。(这些人被事实打开了眼界。)

四、处置的表现

普通话处置式用“把”字句, 上海话用“拿[ʔnɛ₅₂/ʔnɔ₅₂]”, 构成“拿”字句。如:

伊拿难做个生活攢拨我。(他把难做的活儿丢给我。)

我拿月历挂好辣墙头浪。(我把月历在墙上挂好。)

我拿多余个钞票存了进去。

阿拉拿搵个好消息告诉了姆妈。(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姆妈。)

我拿十扇门齐关上了。

但是, 这些“拿”字句, 上海话都往往不用“拿”来说, 而把受事者提前作全句话题, 或者把受事者置于动词前说。如:

难做个生活伊攢拨我。/ 伊难做个生活攢拨我。

月历我挂好辣墙头浪。/ 我月历挂好辣墙头浪。

多余个钞票我存了进去。/ 我多余个钞票存了进去。(因受事者词语较长, 故少用后句)

搵个好消息阿拉告诉了姆妈。/ 阿拉搵个好消息告诉了姆妈。(因受事者词语较长, 故少用后句)

十扇门我齐关上了。/ 我十扇门齐关上了。

在直接提前受事者作话题或主语时, 如果原来动词后没有其他成分, 通常有一个虚义“伊”结尾。如:

攢脱搵眼垃圾!(扔掉这些垃圾!)/ 拿搵眼垃圾攢脱! / 搵

眼垃圾攞脱伊!

大家吹吹电风扇。/ 大家拿电风扇吹吹。/ 电风扇大家吹吹伊。

通好一条阴沟。/ 拿一条阴沟通好。/ 一条阴沟通好伊。/ 拿一条阴沟通好伊。

在上海话里,第三种用法最多见。

五、提顿的表现

上海话,特别是老上海话中,经常使用提顿句,有的是使被陈述的对象通过提顿得以突出,有的是表示假设、原因或选择等。

(1) 作为话题或被陈述的对象提顿的,如:

天浪末,有一只月亮;月亮边头末,有几粒星。(天上有一个月亮,月亮边有几颗星星。)

我到侬辮搭来末,忒远;我勿来末,又勿好。(我到你这儿来吧,太远;我不来吧,又不好。)

男朋友末,伊嫌比伊忒穷;攞脱末,伊又勿高兴。(她嫌男朋友太穷;甩了他吧,她又不愿意。)

天落雨末,公司里我就勿去了。(天若下雨,公司里我就不去了。)

勿吃饭末,肚皮要饿个。(不吃饭肚子要饿的。)

才能大个人末,惯常粗心;粗心之末,事体做勿好哉;细心个人末,惯常胆小;胆小个人末,勿敢做事体。两种人侪无啥好。所以末古人话胆末要大,心末要细。(1939, A. Bourgeois: 上海话课本, 上海土山湾。才能大的人,常常粗心;粗心以后,事情就做不好了;细心的人,常常胆小;胆小的人,不敢做事情。这两种人都没什么好。所以古人说胆要大,心要细。)

(2) 作为分句提顿,引出正句的,如:

身体好之末,勿好就出去做事体,最好到乡下地方去养养。(同上。身体好了以后,不能马上出去做事,最好到乡下去养养身体。)

筒两部车子,分拉侬手里之末,明朝就动身。(1908,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土话指南。那两辆车,分到我们手里后,明天就动身。)

不论客人拉有几化银子末,侬侬勿管。(同上。不论客人们有多少银子,我们都不管。)

因为伊拉话称过个人末,夏天身体一定会得强健。(1923, Parker:上海方言课本。因为他们说称过的人,夏天身体一定会强健。)

剪好之头发后来末,我搭伊净头。(同上。剪好了头发之后,我给他洗头。)

侬走过来末,我就拨侬;侬勿过来末,算数。(你走过来,我就给你;不过来,拉倒。)

推头之做生意佬,各人赶之车子转去。(1908,土话指南。推头做生意,各人赶了车回去。)

伊有一个出嫁拉个姊妹,冒之雨佬,到伊屋里来。(同上。他有一个出嫁了的妹妹,冒了雨,到他家里来。)

船已经开之佬,出海去者。(同上。船已经开着出海去了。)

伊看见姊妹哭,就赌气佬,出去避开者。(同上。他看见妹妹哭,就赌气出去避开了。)

第个用人一直是登拉乡下个,佬第转是初次到上海来,看见伊个妈妈有实盖个形状,奇怪佬,问伊啥个缘故。(1923, Parker, 上海方言课本。这个佣人一直是住在乡下的,所以这次是初次到上海来,看到他的妈妈有这么个模样,很奇怪,所以问她是什么原因。)

勿脱伊好佬,勿睬伊了。(不跟他好了,所以不理睬他了。)

伊个朋友听见之,吓来非凡。(1908:土话指南。他的朋友听

到后,非常害怕。)

箇个人听见之,对自家姐妹话……(同上。这个人听到后,对自己妹妹说:……)

六、话题的表现

上海话的句子,动词谓语常常放在最后,有大量的受事主语和其他非施事主语用于句子的开头,它们构成了语用上的话题。如:

衣裳汰好了。(汰:洗。)

篷要扯得足。(扯:撑开。)

我叫侬买个书买好了哦?

黄连片吃肚皮泻个。

吃酒最好勿要到酒吧间去吃。

有时多句分句共用一个话题,形成一个话题链。如:

单被勿干净,要换。(单被:被单。)

甪个白酒凶来死,吃一眼眼就要醉个。(凶来死:厉害得很。)

甪个小姑娘,刚刚走过来个,勿晓得是啥人家个,生得交关漂亮,而且厚重。

上海话常常用提顿助词突出提示话题。如:

伊呢,有一幢洋房,有一只花园,树木种仔交关。(交关:很多。)

包果子是,唔啥几化章程个,就是交果子个辰光,我脱伊到园子里去看个看,乃末商量价钿哪能,讲定当仔,交付钞票好了。(唔啥几化:没多少。乃末:然后。)

长句中,有时会转换话题。如:

介许多房子登勿完末,侬可以自家登个几间;多下来末,拿来租拨别人好味。(登:住。拨:给。)

受事成分等作话题,如果句子中同时出现施事主语,就形成了

上海话中特多的句法话题句，即“NPS句”（主谓结构前有一个以至两个话题），如：

包租末，我常怕一时上头租勿出。（常怕：恐怕。）

阿拉搵个刁先生啊，搵种做法，我好好叫要批评批评伊！（好好叫：着实。）

句法话题大致有以下几种：

1. 提宾式话题。通常的情况像是句子的宾语前置句首为话题。如：

搵本书，小囡勿好看个。

一只帽子，五块洋钿勿肯卖。（洋钿：钱。）

搵个房子，容易有人来租个。

成功勿成功我勿关。（勿关：不管。）

搵种物事我勿要买，伊欢喜个。

金鲫鱼啥地方有买处啊？

常用受事主语的句子，很自然会形成 NPS 句，如下面一句前半句不是 NPS 句，后半句就是 NPS 句：

伊只是要修只钟呢，还是表伊也要修个？

2. 总冒式话题。句子的内容处在前面的总前提下。如：

搵场戏，我看得最开心。

对于价钿贵啫，伊一点也勿管。

比方人末，我寻个，我该当担保。

搵趟打仗，对敌人胆大啫，两面杀伤仔交关人。

主人家啫，伊送去几化礼？

做小生意，依只要勤勤俭俭也会长铜钿个。

人啦，自家今朝勿晓得明朝个。

勿注意个话，搵个地方个做生意人，生意就要推扳了。（推扳：不行。）

3. 复指式话题。句中有代词或别的词与它同指。如：

阿拉两家头,现在大家伙唔啥做,可以做做啥好呢?

猗对花瓶,我嫌伊忒大,依拿仔转去哦。

城西面,江先生,阿是伊要借房子?

老弟,我来请教依一个问题。

猗个看园子个人,我要寻伊个,阿是伊叫依来寻我个啊?

张太太拉三个儿子,一个辣读大学,一个辣公司里,还有一个是老板。

4. 领属式话题。主语似隶属于话题,话题加“的”可变成主语的定语。如:

我个外甥囡,身体勿大好。

朋友商店个老板,做事体交关顶真。(交关顶真:非常认真。)

猗个小囡眼睛大,嘴巴小,依看漂亮哦?

猗块草地,当中部位草最兴。(兴:茂盛。)

中国有一种棉花,发黄个,名字叫紫花。

5. 范围式话题。说明部分在话题所提的范围里。如:

猗根绳,粗细正好对哦?

靠海个人,鱼吃得最多。

松江鲈鱼,40元一斤。

王先生几点钟大殓?

熟食此地有卖哦?

拆迁咯,分房子咯,装修咯,搬场咯,伊忙煞辣海。

哺乳动物,鲸鱼最大。

海鲜,生鱼片我最欢喜吃。

6. 时地式话题。像状语,但它限定谈话取域,多限定时间处所。如:

端午节各家各户裹粽子,有个还要称人。

交仔秋末,啥人再想吃冰水呢?

起初头咯,钞票赌得少,大家还唔没引起注意。

市图书馆, 侬还是去去好, 我今朝旻没空陪侬。

辣宠子女 搵桩事体浪, 三兄弟里, 二阿哥拉最过分。

7. 关涉式话题。说明内容与话题相关, 或话题只提供一个框架。如:

上趟去苏州, 大家侬旻啥开心。

搵趟高考, 还好语文复习了好。(了:得。)

碰着比赛, 小张要生毛病。

伊拉爷, 存货多。

8. 条件式话题。话题构成说明部分的条件。如:

生个葡萄, 我一只也勿要吃; 熟个呢, 我来吃吃看。

勿贵末, 买仔去, 嫌贵末就勿要买。

勿高兴仔, 公园里就勿去了。

风停仔末, 要落雨喇。

阿拉坍了台末, 侬有啥好处?

上面 8 种结构话题也可从语用角度去归纳分类。

动宾短语和主谓短语也可作话题, 这种句子有时就与提顿分句的复句难以划界了。如:

落一眼雨, 勿碍啥。

有一棵大树打雷打倒了。

侬卖脱家生我勿答应! (家生:家具。)

伊拉一进小学读书末, 比仔旻没进过幼儿园个小囡, 来得活泼啉肯读书。

上海话中, 话题和句中的施事主语常常可以对换位置说, 这样 NPS 句就变成了 SOV 句式。如:“搵个面包侬要吃脱! (你要吃掉这面包!)”→“侬搵个面包要吃脱!”“木匠生活侬做仔几年?”→“侬木匠生活做仔几年?”而且, 施事主语往往省略, 变成 SV 句式。如上面两句说成:“搵个面包要吃脱!”“木匠生活做仔几年?”

七、疑问的表现

上海话的疑问句分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三种。

是非问是把一件事说出来,要求对方作肯定或否定的答复的问话形式,可以用摇头或点头代替答问。

上海话是非问句的通常形式是用语气助词“哦”放在句尾表示疑问,老上海话也如此。如:

今朝侬早饭吃过哦?(今天你吃过早饭没有?)

大世界侬去白相过哦?(你去玩过大世界吗?)

如有点儿不信而要求证实,则用“啊”。如:

侬也有搵本书啊?(你也有这本书?)

侬是大学教授啊?(你是大学教授?)

如问者倾向于肯定而要求证实,则用“噯”。如:

侬是独养儿子噯?(你是独生子吧?)

搵笔生意侬旣没赚着几化铜钿噯?(这笔生意你没赚到多少钱吧?)

表示实现体的是非问是在“哦”、“啊”、“噯”前加“了”。如:

苏州河以北侬去过了哦?(苏州河以北你去过了吗?)

被头侬晒辣海了哦?(被子都晒在那儿了吗?)

侬派出所啻啥侬去过了啊?(你派出所等处都去了没有?)

侬小洋房住好了噯?(你住进了小洋房了吧?)

受普通话和浙江绍兴、杭州等地话的影响,上海话现在也有时用“V 勿 V”的正反问法表示是非问。如:

伊是勿是新闻记者?(他是不是新闻记者?)

搵种蹩脚地方侬高勿高兴去?(你愿意不愿意去这种差劲的地方?)

小张有勿有来过?(小张来过没有?)

句尾常常加“啊”表示疑问,如:

侬到底懂勿懂啊?(你到底懂不懂啊?)

告诉侬个事体侬是勿是忘记脱了啊?(你是不是把告诉你的事都忘了啊?)

加重一点语气,则用“呢”,如:

介苦个地方,侬晓得伊要勿要去呢?(这么苦的地方,你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去呢?)

浦东碍块地方侬讲好勿好呢?(浦东这块地方你说好不好呢?)

平时,“V 勿 V”的用法较多地用在句子后面的宾语或补语里,偏于选择的语义。如:

侬去看伊辣辣勿辣辣。(你去看他在还是不在。)

伊跑得快勿快?(他跑得快不快?)

碍搭块浜里鱼捉起来多呢勿多?(这儿河里的鱼抓起来多不多?)

上海处于原松江府和苏州府之交,受苏州话和并入上海的原属太仓州地区的宝山、嘉定话的影响,有时也听到用“阿 V”问的,在老派上海话中更多些。如:

侬阿是大学生?(你是大学生吗?)

东方商厦今朝侬阿去?(今天你去东方商厦吗?)

现在“阿”与“是”、“好”、“有啥”、“会得”、“要啥”以外的动词组合已在新派上海话中重新退化,但“阿是”这一形式还常用。如:

昨日侬阿是既没去?(昨天你是不是没去?)

听见刚刚个闲话,侬阿是勿高兴了啊?(听见刚才的话,你是不高兴了吗?)

侬阿好脱我去办桩事体?(你可以替我去办件事吗?)

集市浪阿有啥物事卖?(集市上有什么东西卖?)

兔子阿会得逃脱个啊?(兔子会是逃跑的吗?)

“阿是”又见于句后追问,如:

动物园依勿高兴去,阿是?(你不愿去动物园,是不是?)

依又出毛病了,阿是?(你又出问题了,是吗?)

但常用的是“是哦”。如:

文章既没登出来,是哦?(文章没有登载出来,是吗?)

上半日机器出了毛病,是哦?(上午机器出了问题,是不是?)

实现体用“阿曾”,只在老派中用,如:

中百一店今年依阿曾进过?(中百一店今年你进去过没有?)

上海话还用“勿啦”/“哦啦”表示是非问,不过经常用在语气比较重,问个究竟的时候。如:

依甬两日身体好勿啦?(这两天你身体好吗?)

地铁商场伊拉到底高兴去勿啦?(地铁商场他们到底愿意去吗?)

伊今朝讲了一上半日个道理,讲得对哦啦?(他今天讲了一个上午的道理,讲得对吗?)

上海话的是非问句子,宾语一般都前置于动词,往往居于句首。

上海话的特指问和普通话一样是用疑问代词代表不知道的项目发问的,如要用语气助词,是“呢”或“啊”。如:

依是啥人?依到啥地方去?(你是什么人?你到什么地方去?)

依为啥佬整日天勿开心?(你为什么整天不高兴?)

伊几时到厂里来个啊?我哪能勿晓得呢?(他什么时候到厂里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个皮夹子呢?(当省却疑问词的时候,“呢”不能省。我的钱包在哪儿呢?)

上海话的选择问句的形式与普通话同,并列两个或几个项目,让对方选择一种,常用“还是”、“呢”联系和表问。如:

侬是吃面呢还是吃馄饨？

用铜板好，还是用铁板好呢？

今朝阿拉去城隍庙呢大世界？（今天我们去城隍庙还是大世界？）

八、祈使的表现

祈使句表示命令、请求、催促、劝告等语气。请求语气最缓和，命令语气最直率。祈使句用的语气助词主要有“哦、啊、了”。“哦”可以用于上述四种语气，如：

走哦！我勿要侬来。（命令。走吧！我不要你来。）

看辣我个面子浪向，侬还是勿要跑哦！（请求。看在我的面上，你还是别走吧！）

好了好了，侬脱我出去哦！（催促。行了行了，你给我出去吧！）

碰着种能个事体，侬还是当心眼哦！（劝告。遇到这种事，你还是小心点儿吧！）

大量的祈使句可以不必用语气助词，语气可用语调表达。语调的特点是：（1）多半用降调，在较长的句子中最后几个音节速度加快。（2）在整个句子中的强度一般都大于普通句子。如：

勿许欺负小囡！（不准欺负小孩！）

叫伊早一点到我屋里来！（叫他早一点到我家来！）

一般情况下，祈使句的主语是第二人称代词“侬”或“俚”，所以常常省略不用主语。只有在少数场合下主语可以用第一人称复数“阿拉”。这时是对对方发话，为了缓冲语气，把自己也包括在内。如：

阿拉侬勿要瞎动噢！（我们都不要乱动啊！）

阿拉一定要认真想想。

在用兼语式的祈使句中,通常主语都是“我”或“阿拉”,而兼语总是“侬”、“俚”、“大家”等,因此主语、兼语都可省略,凡省去的兼语都是第二人称,多用于“请”字句。如:

请大家勿要吃香烟。→请勿要吃香烟。(请勿吸烟。)

请坐,请用茶。

叫勿要出去就勿要出去末!(叫你别出去就别出去呗!)

祈使句常用的副词是:一定,勿要[veʔ₁₁iə₂₃/viə₁₁₃],勿许,如:

一定要离开!

侬勿要想啥新花头!(你别想什么新花样!)

齾齾个地方勿许碰!(不准碰脏的地方!)

祈使句常用的能愿词是:可以,应该,应当,要,如:

下作闲话勿可以学!(下流话不能学!)

每天早睡早起个好习惯应该养成!

衣裳应当常常换!

侬要当心点!

祈使句中常用的动词是表示使令的动词,如:请,叫,让;常用的形容词是:快点,慢点,多,少。如:

请让开!

叫侬勿要瞎讲!

让人家走!

快点白相完!(快点玩好!)

慢点吃!

多休息一歇哦!(多休息一会吧!)

少啰嗦!

九、应对的表现

应对句在语义和语法结构方面都有点特殊,上海话中表示礼

貌的应对句大致有以下这些：

早！早啊！侬早！

侬好！饭吃过哦？（吃饭了吗？）

身体好哦？

蛮好！交关好！蛮好拉！（很好。）

长远勿见！（好久不见了！）

欢迎欢迎！欢迎侬来！欢迎光临！

请！请进！请进来！请坐！请侬坐一歇！请用茶！请侬吃茶！

侬先请！

再会！（再见！）晏歇会！（待会儿见！）明朝会！改日会！

慢走慢走！走好！（好走！）勿送勿送！

请留步！

对勿起！对勿住！请原谅！交关抱歉！老抱歉个！（很抱歉！）

我真对勿起侬！

勿要紧！勿搭界个！既没关系！勿碍啥！勿碍事！（以上五句都是“没关系！”）

无所谓个！（没什么，不值一提！）一眼啥！（一点没什么！）

帮帮忙！请多关照！请多多指教！

请问……

麻烦侬了！打搅侬了！惊吵侬了！麻烦麻烦！

辛苦侬了！衰痞[sA55du31]煞侬！（让你受累了！劳驾你了！）

拜托侬了！叫侬费心了！

罪过罪过！罪过煞侬！（难为你了！叫你费心了！）

谢谢侬！谢谢！多谢多谢！

托福！

勿要谢！既啥谢头！（不必谢！）勿要客气！（甬客气！）

勿要忙勿要忙！

自便自便！

慢用慢用！（慢慢吃！）用饱噢！

宽衣！宽宽衣！

怠慢怠慢！招待不周！

勿敢当勿敢当！勿好算啥！（不能算什么！）

失迎失迎！失候！

· 领教领教！

一眼眼小事体！小事一桩！小事体，小事体，勿要摆辣心浪！

好个好个！（行！行！）对个对个！（对！对！）噢声能！
（行！）

勿来事个！勿来三个！（不行！）

抱歉抱歉！

上海话中四大语塞时用的口头语：

掰个……（开言时用）

就是讲……（解释时用）

乃末……（接续时用）

……伊讲（后煞时用）

第十九章 上海话语法 150 年来的变化

上海话现今归属于吴语区太湖片的苏(苏州)沪(上海)嘉(嘉兴)小片,这是依据当今共时的方言分布特征划分的。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现今上海城区原在水势浩大的古松江以南(松江位于今吴淞江以北),明清时代均归松江府管辖,松江北岸的地区原属苏州府及其分出的太仓州所辖。今上海城区及其周围地域以前一直是松江府上海县的一部分,而原上海县城在 1843 年 11 月开埠以前只是松江府管辖下的一个小县城。松江府原从秀州(南宋起改名为嘉兴府)分出,所以历时的旧上海话与松江话、嘉兴话较为接近。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志》在“方言”一节中载:“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在当时,上海方言已形成不同于邻县方言的特点,又说明当时上海话、松江话、嘉兴话三者的从属关系。开埠前上海话只是松江次方言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分支,直到清嘉庆十九年(1818)序刊本的《上海县志》卷一“方言”部分开头还说:“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同治七年(1868)刊本的《上海县志》卷一所附“方言”一段开头也说:“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可见当时的上海人把府城华亭即松江方言视为权威性方言。法国人 Rebouin, R. P. 在 1894 年出版的《Dictionnaire Francais - Chinois Dialect de Chang - hai, Song - Kiang, etc》(法华上海 - 松江方言词典)是把上海话和松江话一起编词条的,可见当时两地方言差异之小。不过以阳平 22 声调为标志可以把上海方言区与松江方言区区分开来。

上海地区自开埠以来,城区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高速发

展成为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从 1852 年的 544,413 人增为 1927 年的 2,641,220 人、1949 年的 5,455,007 人和 1983 年的 6,390,700 人。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江浙地区,本地上海籍人口只占 20% 左右。移民的高速集中和五方杂处,使上海城区的旧上海话比国内任何一地的方言变化都快,而且其发展的速度也为世界上所罕见。不但语音系统迅速简化,而且词汇语法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强地域性的土语词被更替,高频词语公约数化,民间用语趋时务新,市民趣味的惯用语大量涌现,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洋派情调和海派语汇的发达。这些都是受上海人的都市生活的各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如交际频繁和语言节奏加快、兼收并蓄的社会心理、多种方言的碰撞、规范语的影响等。随着上海市的经济文化的优越地位的发展,上海话的影响迅速向太湖片辐射,现在不但松江、浦东等上海郊县的方言受上海话的影响很大,而且上海周围地区如嘉兴、杭州、昆山、苏州等地的方言都受到上海话影响,海外的吴语籍华人也通用上海话。上海话已成为吴语的代表方言。

即使是语言各要素中最难以变化的语法,上海话在近 150 年来也有较大的变化。下面择要简述之。

一、存续体“V 拉”的变迁

上海话存续体助词现在记为“辣辣[lə?ləʔ]”、“辣海[ləʔhɛ]”或“辣[ləʔ]”,“辣辣”的前一个“辣”源自“在[zɛ]”,声母“z”边音化为“l”作“来[lɛ]”,到现在还有人把“辣辣”说成“来辣”。

目前我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本记录上海话的书是 1862 年 John Macgowan 著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在这本书中记开埠时的“辣辣”为“垃拉”,读音为[lɛʔlə]或[lɛʔlɛʔ],经常记为“拉[lɑ]”,原为“在、在那儿”的意思。当时“在”读[zɛi],“来”读[lɛi],促音化读作“垃[lɛʔ]”,“拉”即表示集群和地点时点的“拉”,有“那儿”的意

思。“辣海”在当时记为“垃墟”，读音为“[leʔhei]”，有时记为“[leʔheʔ]”，是“在内，在里面”的意思，后来也进而表示“在那儿”，“墟”在单用或作“墟头”、“墟里”用时一般记为“[hen]”。

“垃拉”从动词“在、在那儿”虚化而来，虚化的路线是：动词“垃拉”→介词“垃拉/拉”→动词前表示进行体“垃拉/拉”→动词后表示存续体“拉”→句末表示完成体的“拉”→句尾语气助词“拉”。

例如：印书房垃拉我侬后头。（作动词用。Mac, P. 66。印书间在我们后面。）→垃拉客堂里有客人。（作介词用。P. 3。在会客间有客人。）踢伤拉啥户荡？（P. 117。踢伤在什么地方？）屏风遮垃门前。（P. 10）→壕沟里面垃拉筑一条泥墙。（作进行体用。P. 133。壕沟里面在筑一条泥墙。）垃拉下底有人拉寻侬。（前作介词、后作进行体用。P. 63。在下面有人在找你。）→有几个女人，远远里看拉。（作存续体用。1923,《新约》，P. 118。有几个女人，远远地看着。）一商量要担一百箱土留拉。（1908, 土话，一商量下来，要把一百箱土留在那儿。）→一件事体我话过毕拉哉。（作完成体用。Mac, P. 50。一件事情我已说过了。）→茶叶有几等样佬几等样行情拉。（作语气助词用。P. 31。茶叶有几等种类，所以有几种价钱来着。）；现在米每石要七千拉。（P. 58。现在米每石要七千呢。）

存续体也能用“垃墟”、“墟”、“拉荡[ladɔŋ]”和“好拉”。如：“第双鞋子脚着垃墟勿自在。”（Mac, P. 86。这双鞋子脚穿在里面不自在。My feet are not comfortable in these shoes. 英语译文引自原书，以下同。）“茶壶里再充点滚水墟。”（P. 37。茶壶里再冲点滚水在里面。Pour a little more water into the tea pot.）可见“垃墟”、“墟”原来都是“在里面”的意思。“官府里审事起来总有传话个立拉荡。”（P. 121。官府里审起事来总有传话的站在那儿。The mandarin in examining into cases must have an interpreter standing by.）吃剩拉个肉要留好拉。（P. 38。吃剩下的肉要留在那儿。

The meat that is left, you must put carefully away.)《中日会话集》(1936, 丁卓)把“写好拉。”与官话“写好了放着。”对译。(P. 143)

“拉”退到句尾加语气助词“哉”经常表示现在完成时态,如:“我要换一堂地阁板,木匠已经叫拉哉。(Mac, P. 81. 我要换一堂地板,木匠已经叫好了。I have already engaged a carpenter to re-floor this room.)”“小囡困起拉哉。”(P. 52. 小孩睡着了。The child has gone to sleep.)“奶婶婶已经有一个拉哉。(P. 51. 奶妈已经有一个了。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 wet nurse.)”“日头里晒过歌拉哉。(P. 51. 太阳头里晒过了。It has been aired in the sun.)”如果是问句则用“拉蛮”,如:“我叫侬买个物事买拉蛮?”(P. 53. 我叫你买的東西买了没有? I told you to buy some articles, have you bought them?)“侬个令妹受茶拉蛮?”(P. 126. 你的妹妹受茶了吗? Has your younger sister been betrothed?)“鱼籠里捉着几好鱼拉哉?”(P. 92. 鱼籠里抓到多少鱼了? How many fish are there in your basket that you have caught?)“拉”用在定语中是与“个”相联系,也可表示现在完成,如:“我买拉个地皮要竖一块石界垃荡。”(P. 93. 我买的地皮要竖一块石界在那儿。I want to put up a stone slab on the ground I have bought.)

“拉”在句尾可以进一步虚化,变成语气助词,分别表示一般现在时的陈述语气,如:“出来子,担门来锁拉。”(P. 7. 出来后,把门锁了。When you go out, lock the door.)“身体爽快拉唔?”(P. 13. 身体现在爽快吗? Are you in good health?)“现在啥辰光拉哉?”(P. 161. 现在正是几点? What time it now?)表示现在时被动语态中的陈述语气,如:“房子收作好拉哉。”(P. 50. 房子被收拾好了。The house is already put in order.)“一件马褂做好拉哉。(P. 50. 一件马褂做好了。The jacket is made.)表示现在进行的语气,如:“第位学生读啥书拉哉?”(P. 122. 这位学生正在读什么书啊? What book is this scholar reading?)“侬个父母秃还在拉唔?”

(P. 124. 你的父母都正健在吗? Are your parents still living?)以至表示将来的语气,如:“修补第只船银子要费脱大拉。”(P. 84. 修补这条船要花费很多银子。The expense of refitting this ship will be very great.)

一直到1941年Bourgeois著的《上海方言语法》中除了“蛮[men]”失落鼻音尾变为入声“末[meʔ]”外,其他的记录及其用法都与Macgowan大致相同。

上海话发展到现在,“拉”已入声化,“拉哉”的用法已在市区退化,“拉荡”也已不用。“垃垃”在1928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中开始记为“辣辣”,“垃墟”现读为“辣海”。“辣辣”、“辣海”可以用作“在那儿”义,近于进行体,但还未虚化到表示进行体。如:“侬勿要辣海出主意!(你别在里面出主意!)”“我辣辣出去快个辰光,伊倒来了。(我将要出去的时候,你倒来了。)”“辣辣”、“辣海”用于“进行体”,也不限于现在进行。如:“伊昨日已经辣海做了。(他昨天已经在那儿做了。)”“伊常常辣辣生病。(他常常在那儿生病。)”“伊辣辣要见侬。(他正在那儿要见你。)”存续体多用“辣海”,也用“辣辣”,很少单用“辣”,偶尔也有人用“拉”。如:“窗开辣海。(窗开在那儿。)”“侬个爷娘还辣辣海哦?(你的父母还在吗?)”“侬门开拉!(你把门开着!)”。存续体的“辣海”也不限于现在存续。如:“肉昨天摆辣海,今朝早晨拨我掼脱了。(肉昨天放在那儿,今天早晨被我扔了。)”“侬球票带辣海噢!(你要把球票带着!)”在虚化为语气助词出现在句尾的情况下,现多用“辣海”表示,如:“物事有行情行事辣海。(东西有许许多多在那儿。)”“吴淞伊要明朝去辣海。(他要明天去吴淞呢。)”老派也用“拉”。详见第十四章助词。

小结现今上海话里“辣辣”的主要用法有以下几种:

作动词:我今朝一日天辣辣电视台里。(我今天一天都在电视台里。)

作介词：我辣辣床浪看书已经成习惯。（我在床上看书已经成了习惯。）

垃圾袋快点拎辣车子浪去。（快些把垃圾包提到车上去。）

作介词结构：伊昨日还辣辣要走，今朝哪能主意变了？（他昨天还在那儿要走，今天怎么改变主意了？）

作进行体：警察辣辣走过来了。（警察正在走来。）

作存续体：青菜侬切辣海了。（青菜都已切好放在那儿了。）

坐辣末比立辣海适意。（坐着比站着舒服。）

作语气助词：足球踢得正好紧张辣海。（足球正踢得紧张着呢！）

五斤肉几化钞票辣海！（五斤肉多少钱哪！）

二、实现体“V仔”的变迁

体助词“仔”在开埠后早期著作里记为清声母[tsɿ]，赵元任1927年记为浊声母[zɿ]。现在上海老年人用的多是后者，青年人偶用“仔”时读清音。

“仔”在老上海话中是表示实现体的体助词，它也是北部吴语通用的一个有吴语特色的虚词。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上海话著作里，“仔”（有的写作“之”或“子”）字句有的表示实现，有的表示完成。如：

一只船遇着仔风浪哉。（Mac, 1862, P. 50。一只船遇到了风浪了。The ship met with wind and waves.）而且伊个儿子亦做仔官哉。（Mac, 1862, P. 58。而且他的儿子也做了官了。His son also has become a mandarin.）拨之我末者。（Edk, 1868, P. 76。给了我吧。Give it to mi.）买之大斤者。（Edk, 1868, P. 75。已经买了好几斤了。Have bought several cattles.）赌铜钱勿晓得败脱之几

千几万个人家。(Edk, 1868, P. 194. 赌钱不知赌败了几千几万人家。Gaming has ruined I do not know how many thousands and myriads of men.) 买之一并啥个店? 买之一并钱庄。(土话指南, 1908, P. 25. 买了一家什么店? 买了一家钱庄。) 伊就起来跟之耶稣哉。(新约全书, 1923, P. 78. 他就起来跟着耶稣了。) 到之一块地方, 名头叫各各他。(新约, P. 70. 到了一个地方, 名字叫做各各他。)

这种“仔”字句, 常见句尾带有“哉”(或写作“者”)。

“仔”还经常用在前面的副句中, 表示前个动作完成以后, 后个动作才发生, 尤其是用在动词的宾语之后, 就虚化为仅表示“以后”的意思。“仔”的用法, 在这儿有时相当于英语的分词词尾。如:

读之七年书啉考之秀才。(Edk, 1968, P. 201. 读了七年书后考上了秀才。Having studied seven years, he took his degree of Bachelor.) 翻之书开来啉读之两张哉。(Edk, 1868, P. 201. 翻开了书来读了两页了。Having opened the book, he read two section.) 第个疖要到熟仔啉开。(Mac, 1862, P. 117. 这个疖子要到熟了以后切开。You must wait until this boil is ripe and then lance it.) 吾吃之饭就来哉。(Edk, 1868, P. 128. 我吃饭以后就来了。Having dined I came at once.) 南京去过之末, 我也要上北京去。(Edk, P. 154. 南京去过后, 我也要上北京去。After going to Nanking, I also wish to go to Peking.) 一眼勿理之末伊自然会得勿来者。(土话指南, P. 10. 一点不理睬他后, 他自然会不来了。) 若使好之末, 依拿包袱来包之啉, 担之转来末者。(土话, P. 134. 如果好了, 你用包袱来包了, 拿了后回来就行了。) 撩起之衣裳赤之脚走。(Bou, 1941. 撩起衣服赤了脚走。) 吃完之拿西瓜皮盐之当粥菜。(Parker, 1923. 吃完后把西瓜皮腌了作早饭菜。)

“仔”还可以用在连动句的前一个动词后, 这个动词结构是表示后一个动词的方式的。如:“叫之两部车子。跟之两个人。各人

坐之车子啍动身者。”(土话, P. 73。叫了两辆车, 跟着两个人, 各人坐着车动身了。)”“担刀来指之佻舍弟。问伊有啥东西。”(土话, P. 72。拿刀指着我弟弟, 问他有什么东西。)这里的“仔(之)”相当于普通话的“着”, 使瞬间动词从动态转为静态。

上海话发展到现在, 作为表示实现体的助词“仔”已被“了[ləʔ]”取代。如:“拨了我好咪。(给了我吧!)”“我吃了饭就来了。”副句中虚化的“仔”干脆用“以后”代之。如:“南京去过以后, 我也要到北京去。”尽管有时还能听到用“仔”, 感觉上已偏于老派。表示静态“着”的“仔”现在有时用“了”或“牢”代之, 如“跟了两个人坐了车子动身了。”“跟牢两个人动身了。”“拿刀指牢我弟弟。”有时用“辣”说, 如“跟辣两个人。”有时改用介词结构说, “坐辣车子浪动身了。”有时还用“仔”说。只有在动词后带有唯补词的情况下, 还较多保留说“仔”, 当然也能改说“了”。如“鱼死脱仔三条。/鱼死脱了三条。”“坐好仔听/坐好了听。”“插牢仔再摇。”

体助词“仔”移到句尾后, 可虚化为语气助词“哉”, “哉”在上海话早期著作中读[tse], 后来声母浊化, 1928年赵元任记为[ze], 今老派读[ze]或[zɛ]、[zeʔ]。普通话“我写了两遍了。”用老上海话说是“我写仔两遍哉。”用新上海话说, 与普通话相同。

语气助词“哉”可以表示一般陈述、将要发生、开始变化、正在进行、已经完成、过去发生等语气。如果要着重说, 则用“拉哉”, 见上面一节。下面分别举例:

一般陈述: 依一位大个令孙今年几岁哉? (Mac, 126。你的一位大孙子今年几岁啦? What age is your eldest grandchild?) 中国个江湖最大哉。(Mac, P. 48。中国的江湖最大了。) 现在日子比前头长哉。(Mac, 46。现在日子比以前长了。)

将要发生: 要落雨者。(Edk, P. 131。要下雨了。It will rain.) 现在落雨末年世好者。(Edk, 128。现在下雨, 年成就好了。Should it now rain, it will be a good year.) 要买末就来, 勿然要消

脱哉。(Mac, P. 23。要买就来, 不然要销掉了。If you want to buy, come immediately, otherwise the goods will be sold.) 老爷就要来哉。(Bou, P. 97。)粗心之末事体做勿好哉。(Bou, P. 97。要是粗心, 事情就做不好了。)伊要立嗣伊兄弟个儿子哉。(Bou, P. 97。他将要立他弟弟的儿子为嗣子了。)

开始变化:天开哉。(Bou, P. 97。天开晴了。)垃拉祝福个辰光, 耶稣离仔学生子佬升天哉。(新约, P. 154。在祝福时, 耶稣离开了学生升天了。)

正在进行:开烱哉。(Bou, P. 97。正在化开。)第位学生读啥书拉哉?(Mac, P. 122。这位学生在读什么书? What book is this scholar reading.)

已经完成:第个三日头痞子起头仔几日哉?(Mac, P. 118。这种三天限的疟疾已开始几天了? How long have you had this tertian ague?) 三只庙烧毁完者。(Edk, 190。三个庙烧完了。Three temples have been burnt to ashes.) 花开足哉。(Mac, P. 53。The flowers have opened their buds.) 钟敲歇拉者。(Edk, P. 131。钟打过了。Bell has rung.)

过去发生:伊话上礼拜写个哉。(Mac, 52。他说上星期写了。He says he wrote last week.) 卖脱者。(Edk, P. 131。卖了。It is sold.) 看见之山高佬走上去者。(Edk, P. 132。看见山高, 走上去了。Seeing the hill was high, he went up.)

现今的上海话里,“哉”已为“了”或“唻”取代。一般陈述时用“了”,带有些较轻松的感情色彩时用“唻”。如:“天晴了。”“钟敲过了。”“侬看,雪开烱唻!”“老爷就要来唻。”

现在上海话里“了”有旧上海话“仔”和“哉”的功能,下面小结一下“了”的几种用法:

作实现体用:阿拉保持了艰苦朴素个传统。

作副句完成用:家生买好了以后,马上请人搬上去。/ 大家吃

了饭再做。

作语气助词用：我下半天动身了。(将行) 钟开始走了。(起始) 伊辣慢吞吞走过来了。(进行) 衣裳摆辣海了。(延续) 《足球》报我买着了。(完成) 房间忒大了。(说明) 勿要吵了。(劝听)

实现体和语气合用：北京我已经到了。/ 样稿我收回了。

实现体和语气分用：我已经到了北京了。/ 钞票我拨了伊了。

三、是非问句的变化

吴语区各地可用点头或摇头来代替答话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就每一个地点来说往往是只用一种句式来表达的。比如“你是学生吗？”“你是不是学生？”这两句话在北京话中前一句为是非问句，后一句为正反问句。但在吴语里，绍兴、嵊县用“是勿是”问，宜兴、余姚用“是勿”问，苏州用“阿是”问，嘉兴、常州用“是哦”问。原来上海话的问话形式是与今嘉兴、松江一样用“V 哦[va]”（有的书写作“唔”或“否”）。如：

侬要去看戏唔？(Mac, 1862, P. 7) 四十里路侬走得动唔？(Mac, P. 69) 龙华塔看见歇唔？(Mac, P. 51。龙华塔看见过吗？) 有啥信息否？(Edk, 1868, P. 106) 好进去否？(Edk, P. 129) 箇块地皮大来野，无啥人担伊来种种园地，可惜否？(土话指南, 1906, P. 9。那块土地大得很，没什么人拿它当园地种种，可惜吗？)

“V 哦”是主要形式，但在《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里已偶见“V 勿 V”形式，如：

第种能个货色挪荡有勿有？(Mac, P. 31。这种货你们这儿有没有？) 我还依拉个行情，买勿买？(Mac, P. 31。我还了你的价，卖不卖？) 依个奶水多勿多？(Mac, P. 41。)

也由于上海地区处于原苏州府和松江府之交，古松江以北地

区用“阿 V”形式,所以在《土话指南》一书中偶见“阿是”和“阿要”的用例。如:

城西面,江老爷,阿是伊要造房子,我想求老爷话话看。(土话,P.25。城西面,江老爷,是不是他要造房子,我想请老友说说。) 米价阿是主人家定个?(P.32。米价是主人定的吗?) 包定当之后末,阿要教人来看拉个否?(P.34。包定以后,要不要叫人来看管在那儿?)

还有“V 哦”和“阿 V”的叠加混合式,如:

阿是受累勿轻否?(土话,P.93) 西山里阿是有个果子树园是否?(土话,P.33)

1916年 Gilbert McIntosh 的《上海方言实用语》一书中注明 New Terms for Railways and Tram Ways 的句子中就有较多的“阿 V”形式和混合式。如:

夜班车阿有困车个?(夜班车有没有卧铺的?) 拉火车里阿有得吃否?(在火车里有吃吗?) 阿有一部车子经过妇孺医院否?(有没有一列车经过妇孺医院?)

1941年 Bourgeois 的《上海方言语法》除了专论“否?”以外,还论“阿是”,也有混合式:

雷响响来侬吓否?(打雷很响你怕吗?) 阿是揩油来个?(贪便宜来的吗?) 阿是交关要紧个否?(很要紧是吗?)

现在的上海话中,由于五方杂处,吴语中是非问的几种形式都见用。老年人由于上海话在二、三十年代受苏州话的影响较大,较多地使用“阿 V”,“V”可以有除了“是、要、有、会”以外的其他动词,如“阿去”、“阿想”、“阿做”、“阿白相”、“阿讨论”,但“阿 V”的形式在上海话中总的来说已趋少偏旧,中、青年里“V 哦”重占优势,绝大部分场合是非问句都用“V 哦”形式,如:“南京侬想去哦?”“侬既没办法去是哦?”少数情况下还用“阿是”、“阿要”、“阿有”、“阿会得”这四个词。如:“侬阿是既没去啊?”“侬手阿要汰一次?(你的

手要洗一洗吗?)”“V C D 片子打浦桥阿有得买?(V C D 碟片打浦桥有买吗?)”“伊今朝阿会得忘记脱来?”(他今天会不会忘了来?)而且这四个词都读成一个语音词形式,可见已形成固定结构在使用。现在,“V 勿 V”和“V 勿啦”的形式也见用,如:“依徐家汇去勿去?”“伊今朝开心勿啦?(他今天开心吗?)”“V 勿 V”形式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而有所发展,“V 勿啦”因加“啦”的关系有时用于表示比较强烈语气的发问。现今的上海话中,一些混合式也见用,所以在教室里教师问学生“懂不懂”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用法:“懂哦?”“懂勿啦?”“懂勿懂?”“阿懂?”“阿懂哦?”最常用的是“懂哦?”

表示完成体的是非问句,旧上海话也是与今松江话一样的,问句用“V 拉末、V 末”,“末”在前期是带鼻音的“蛮[mē],否定回答是“勿曾 V”,肯定回答是“V 哉、V 拉哉”。如:

我叫依买个物事买拉蛮?(Mac, P. 53。我叫你买的东西买了没有?) 第个小囡痘子种过歌拉蛮?(Mac, P. 118。这个孩子牛痘种过了吗?) 饭用蛮?(Edk, P. 162。饭吃没有?) 勿晓得讲定当拉味?(土话, P. 27。不知道讲定了吗?) 侬可以上场做生活没?(土话, P. 36。都可以上场做活了吗?) 格味现在已经离任拉没? 已经离任拉哉。(土话, P. 55。那么现在已经离任了没有? 已经离任了。) 伊成家拉味? 勿曾成家个里。(土话, P. 44。他成家了吗? 还没成家呢。) 饭用没? 吃哉。(土话, P. 52。饭吃没有? 吃了。) 前头借过歌铜钱, 而且勿曾还哩, 难又要借否?(Edk, P. 155。早先借过钱, 而且没还呢, 现在又要借吗?) 侬勿曾读歌否?(新约全书, 1923, P. 25。你们没读到吗?) 中国郎中身体里五脏六腑勿曾亲眼看见晞。(Mac, P. 169。中国医生没有亲眼看到过身体里的五脏六腑。) 买好拉者。(Edk, P. 131。买好了。)

表示经历体的是非问,问句有的用“否”,有的用“拉蛮”,用

“否”是一般是非句，用“拉蛮”是问现在是否完成的。如：

侬外国房子造过歇唔？（Mac, P. 53。你造过外国房子吗？）

第个小囡痘子种过歇拉蛮？（Mac, P. 118。这个小孩牛痘种过了吗？）

旧上海话和松江话、浦东话一样，完成体是非问句问的形式标志在句末，答的否定形式标志在动词前，与宝山话、嘉定话和苏州话是不同的，后者问句在动词前用“阿曾”（多用合音），否定回答也用“勿曾”，北京话否定用“没有”。后来“阿曾”和“没有”的用法先后渗入上海话，现今少数老年人还在用“阿曾”，如：“侬饭阿曾吃？”，但中、青年已不用此形式，“拉末、末”也已淘汰，1927年赵元任记“未”一条词目的上海话已有“物曾”和“既没”两种形式，现在一般都用“既没”。问句用“V了哦？”，否定句用“既没V”，肯定句用“V了”。用法已和普通话一致了。如：“侬饭吃了哦？（你吃饭了没有？）”“我吃了。”“我还既没吃了。（我还没吃呐。）”“侬北京去过了哦？”“我去过了。”“北京我既没去过。”

四、句子语序的变化

1. 双宾语的位移

前期上海话里动词带双宾语常用“V+物宾+人宾”或“V+物宾+拉+人宾”。如：

大家老朋友者，借点银子，有啥利啫勿利，若使要拨利钱我，我勿借者。（土话，P. 26。大家是老朋友了，借点银子，有什么利钱不利钱的，如果要给我利钱，我不借了。）后日，我拨回信侬。（土话，P. 28。后天，我给你回信。）拨两三只钢笔头我好否？（中日会话集，1936，P. 102。给我两三个钢笔头好吗？）拨一个我。（中日，P. 102。给我一个。）

雨落者借一顶伞拉我。（Mac, P. 7。下雨了，借给我一把伞。）

拨饭拉我。(Edk, P. 76。给我饭。)

也有用“V + 人宾 + 物宾”的,如:

拨我一个。送我一本。(Edk, P. 76)

还有一种混合形式是“V + 物宾 + 拨 + 人宾”,如:

拨冰淇淋拨我罢。(中日, P. 197。给我冰淇淋吧。)拿啤酒拨我罢。(中日, P. 197 拿啤酒给我吧。)拨一眼开水拨我。(中日, P. 102。给我一点儿开水)

现在一般情况下都用“V + 人宾 + 物宾”的形式,如“拨我一本书。(给我一本书。)”“拿拨伊一瓶啤酒。”“V + 物宾 + 拨 + 人宾”也常见,如说“拨本书拨我。”“借一只杯子拨伊。”“拿一瓶啤酒拨伊。”“V + 物宾 + 人宾”只是偶见,如“拨只凳子我”,常用于后面还有动词的场合,如:“要拨点颜色伊看。”“V + 物宾 + 拉 + 人宾”的形式已很少用,如“拨碗饭辣伊(给他一碗饭。)”。

2. 从 SOV 到 SVO

普通话“主动宾”句式在老上海话中常用“主宾动”形式,如:

“你懂得中国话么?”→“中国说话阁下懂否?”(土话指南, P. 5。 “→”前为普通话句子。以下同。)

“您抽烟吗?”→“侬香烟吃否?”(中日会话集, P. 68)

“用过饭了没有?”→“饭用过吗?”(中日, P. 62)

“你爱打猎吗?”→“侬打猎相信否?”(中日, P. 69)

“把”字句一般也“宾 + 动”形式,如:

“把门开开。”→“门开一开。”(中日, P. 108)

“把电扇关了。”→“电风扇关一关。”(中日, P. 109)

“把桌子上擦一擦。”→“台子上揩一揩。”(中日, P. 109)

“把这封信封起来。”→“迭封信封起来。”(中日, P. 111)

“拿拖布把地板擦一擦。”→“地板上拿拖布拖一拖。”(中日, P. 109)

也可以用“拿”代“把”用处置式,如:

“把簿子收起来。”→“(拿)簿子归起来。”(中日, P. 111)

“把被窝儿收拾措。”→“拿被铺收作脱伊。”(中日, P. 126)

“被”字句常用话题主语的“主+主+动”的形式,如:

“这家典当昨天被强盗抢了。”→“伊月典当昨日强盗抢。”(中日, P. 271)

也可以用“拨”代“被”用被动式,如:

“私货被法院充公了。”→“私货拨法院充公者。”(中日, P. 269)

“被外人听到,要见笑的。”→“拨外头人听见之,要好笑个。”(中日, P. 270)

这两例也可说成:“私货法院充公者。”“外头人听见之,要好笑个。”

现今的上海话,受普通话影响大,“S V O”的形式常出现在年青人口中,如:“侬吃过饭了哦?”“侬吃香烟哦?”“我参加比赛个。”“我措好台子了。(我擦好桌子了。)”与“S O V”通用,如:“我台子措好了。”“我比赛参加个。”

“把(拿)”字句和“被(拨)”字句也用得多了。如:“拿电风扇关一关。”“哀家典当昨日拨强盗抢。”又如:“少来开我大兴,帮我踏踏实实褥桩事体办办好。”这句话也常说成:“少来拿我开大兴,帮我拿褥桩事体办办好。”(少来给我说大话,替我踏踏实实把这件事情办办好。)”“脚踏车伊拉自说自话踏走了。”也说成:“脚踏车拨伊拉自说自话踏走了。”(自行车被他们自作主张骑走了。)

五、虚词使用的淡化

1. “啁”的退化

连词“啁”的泛用是松江府语言的一大特色,语法功能比现在多。但在现今的上海话里,“啁”已用得很少。下面分几个用法叙

述“啫”的退化。每例符号“→”后的句子是现今上海话通常形式。

用于连接词、短语和句子，包括并列和连贯。如：

一家里向有爷啫娘啫小囡啫差囡啫丫头。(Edk, P. 206)→一家人家里向有爷、娘、小囡、差囡脱之丫头。(一家人家里有爹、妈、孩子、小佣人和丫头。)

黄浦水浑啫齷齪。(Dav. 1910,)→黄浦江个水又浑又齷齪。

穷人末寻勿着啥大工钱,盖啫终是吃得苦啫着得怵。(Dav.)→穷人赚勿着啥大个工钿,所以总归吃得苦、穿得推扳。(穷人赚不到啥大钱,所以总是吃得苦、穿得差。)

再者我去问明白仔啫回复侬。(Mac, P. 61)→等一歇我去问清爽了来答复侬。(待会我去问清楚后答复你。)

衣裳个样子要照第件啫做。(Mac, P. 62)→衣裳个样子要照第件做。(衣服的样子要照这件做。)

燧人氏钻木头里个火,叫人烧熟仔啫吃。(Mac, P. 157)→燧人氏钻木头里个火,叫人烧熟仔再吃。

再者我等垃屋里啫侬去买。(Mac, P. 60)→接下去我等辣屋里,侬去买。(接着我等在家里,你去买。)

第根铁侬忒我摆拉炉灶里煨红仔啫敲一敲直。(Mac, P. 89)→第根铁棒侬脱我摆辣炉灶里烤红伊,敲敲直。(这条铁棒你替我放在炉灶里烧红敲直。)

用于表示相反、选择或重复的连接。如：

有两个女小囡拉客堂里,一个大啫一个小。(Par, P. 1)→有两个女小囡辣客堂里,一个大一个小。(会客室里有两人女孩,一大一小。)

随侬来啫勿来,横势我有钥匙个。(Par)→随便侬来还是勿来,横势我有钥匙个。(不管你来不来,反正我有钥匙的。)

第个山量勿出伊高啫低。(Mac, P. 69)→第个山量勿出伊高还是低。(这座山量不出它的高低。)

动啫动。做啫做。(Bou, P. 81)→动了又动。做了又做。

用于表示因果关系,连接短语或句子。如:

女人出来,离开坟墓啫跑,吓啫抖,也勿有一句说话告诉啥人,为之怕啫。(新约全书, P. 119)→女人出来,离开坟墓跑,因为吓啫发抖,也既没一句闲话告诉啥人,因为怕。(后两个“啫”表示原因。女人出来,离开坟墓跑,因为怕所以发抖,也没一句话告诉谁,因为害怕。)

船要叫落舱深点个,因为要去买货啫。(Mac, P. 109)→船要叫落舱深点个,因为要去买货。

上去个人多啫,踏坏脱拉个。(土话, P. 6)→上去个人多,葛啫踏坏脱辣海了。(上去的人太多,所以踩坏了。)

箇个南边人,叫啥名头,啥地方人,为啥啫要来打官司?(土话, P. 88)→搵个南面来个人,叫啥名字,啥地方人,为啥要来打官司?

“啫”有时还能作提顿话题等用。如:

人啫有仔病请道士解星安土。(Mac, P. 145)→人有了病,请道士来解星安土。

第个生活明朝啫做既哉。(Mac, P. 162)→搵个生活明朝做好啫。(这活明天做吧。)

万一啫有一两个蚊子飞进来之,我可以点一眼蚊香。(Bou, P. 150)→万一有一两只蚊子飞进来了,我可以点一眼蚊虫香。

老爷教啫进去。(土话, P. 27)→老爷叫依进去。

总的来说,现今的上海话倾向少用“啫”,有时还常带出来用,语感上比较守旧。

2. “末”的退化

提顿助词“末”在老上海话中使用频率也是很高的,语法功能也比现在多。现今上海话一般都可不用。有以下几种情况(符号“→”后面的是现今的常用形式):

用于提顿话题或主语。如：

烟嗜酒末侪勿吃个。(Bou, P. 9)→烟酒侪勿吃个。(烟酒都不吃的。)

娘味老早死拉者,爷味还垃垃里,阿哥兄弟无味个,阿姐味出嫁拉者。(土话, P. 44)→娘老早死脱了,爷还辣海,阿哥阿弟旣没个,阿姐已经出嫁了。(娘早死了,爹还在,没有弟兄,姐姐已经出嫁了。)

有三个人看过者,有两个味要八千两银子,一个味要七千五百两银子。(土话, P. 27)→有三个人看过了,有两个要八千两银子,一个要七千五百两银子。

春里味天气暖,花味香,啥人勿怕夏天啞秋天呢,夏里热秋里凉,最怕个味冬天,嫌伊太冷。(土话, P. 8)→春天里天气暖热,花香,啥人勿怕夏天脱之秋天呢,夏天热秋天凉,最怕个是冬天,嫌比伊太冷。(春天里天气暖和,花香,谁不怕夏天和秋天呢,夏热秋凉,最怕的是冬天,嫌它太冷。)

也用于提顿着重的词或短语。如：

到之第二日,侬垃店里吃之饭,担两匹马味,寄拉店里之。(土话, P. 39)→到了第二日,阿拉辣店里吃好饭,拿两匹马寄辣店里向了。(到第二天,我们在店里吃完饭,把两匹马寄在店里了。)

还有一样味,转来个辰光,趁带便,到依认得拉个裁缝店里,替我问声看,定做拉个一件衣裳好没?(土话, P. 134)→还有一桩事体,回来个辰光,顺带便,到依认得个裁缝店里,脱我问一声看,已经定做个一件衣裳好了哦?(还有一件事,回来时,顺便到你认识的裁缝店里,跟我问问看,已经定做的一件衣服做好了吗?)

用于表示条件的提顿。如：

第块石头须等四个人末扛得起哉。(Mac, P. 93)→掰块石头

要等四个人末扛得起咪。(这块石头要等四个人才能扛起。)

侬每月要几石米末干事哉?(Mac, P. 68)→侬每月要几石米勾事啊?(你们每月要几石米才够了呢?)

用于表示连贯的提顿。如:

话完之咪,就打小的一记巴掌。(土话, P. 89)→讲完仔以后,就打小的一记耳光。(讲完以后,就打小的一个耳光。)

我做过一任上元县知县,后来俸满之咪,蒙首任抚台,保举现在个职司。(土话, P. 19)→我做过一任上元县知县,后来俸满了,蒙首任抚台,保举现在个职司。

用于表示顺推的提顿。如:

一眼勿理伊之咪,伊自然会得勿来者。(土话, P. 10)→一眼勿理伊以后,伊自然会得勿来了。(既然一点不理睬他,他自然会不来了。)

要买末就来,勿然要消脱哉。(Mac, P. 23)→假使要买末就来,勿然要销脱了。(如要买就来,不然后要销售掉了。)

侬要买末安点定头钱拉。(Mac, P. 23)→侬假使要买,就摆点定洋辣海。(你要买的话,就放点定钱下来。)

倘使认得末,替我包三只位子。(Bou, P. 150)→假使认得,脱我包三只位子。

六、复句关联的书面语化

本小节内容见“第十三章连词”。

七、常用词的更迭

150年来上海话里的一般词语也有较大的变化,即使那些有稳定性的基本词也有大的更迭。下面择要简述之。

1. 代词

人称代词:

普通话:	我	我们	你	你们	他	他们
早期:	我、自我	我侬、侬、自侬	侬、自侬	侬、自侬	伊、其、自伊、自其	伊拉、其拉
今老派:	我	我侬、侬	侬	侬	伊	伊拉
今新派:	我	阿拉	侬	侬	伊	伊拉

指示代词 *

普通话:	这	那	这个	那个	这儿	那儿
早期:	第	箇、伊	第个	箇个、伊个	第搭、荡搭、第头、第块	箇搭、箇面、伊面、伊搭
今老派:	迭	伊	迭个	伊个	迭搭、迭搭块、迭头	伊面、伊头、故面搭
今新派:	辩	哀、辩	辩个	哀个、辩个	辩搭、哀搭	哀面、辩面
普通话:	这会儿	那会儿	这时	那时	这么(程度)	这么(方式)
早期:	第歇	箇歇	第抢	箇个辰光、箇时候	什介、什介能	什介能
今老派:	迭歇	伊歇、故歇	迭抢	伊抢、葛辰光	介、实介、实介能	实介能、葛能
今新派:	辩歇		辩抢	哀抢、辩个辰光	介、辩能	辩能介、辩能

疑问代词:

普通话:	谁	什么	哪个	哪儿	怎么
早期:	啥人	啥、啥个	鞋里一个	鞋里、啥户荡、鞋荡	哪能、哪得、哪得能、啥能
今老派:	啥人	啥、啥个	鞋里个	鞋里搭、啥场化、啥户荡	哪能、哪能样子
今新派:	啥人	啥、啥个	鞋里一个	鞋里搭、鞋里、拉里	哪能、哪能样子、哪能介
普通话:	为什么				什么时候
早期:	为啥、啥啻、做啥啻、啥缘故、啥事体啻				几时、啥时候、啥辰光
今老派:	为啥、啥啻、做啥啻、啥缘故、啥事体啻				几时、啥辰光
今新派:	为啥、做啥				几时、啥辰光、鞋里一抢

2. 副词

普通话:	常常	一定	也许	实在	仍然	大约
早期:	常庄	准定、定规	作兴	实头	原经、原旧、仍旧	约摸庄、大约摸作
今期:	常常	一定	作兴、也许	实在	仍旧	大约、大约摸
普通话:	总共				差点儿	
早期:	共总、拢共、拢总、一共拢总、一塌拉刮子				急下乌、几几乎、推扳一眼眼	
今期:	一共、一塌刮子、亨八冷打				差一点、推扳一点点	
普通话:	原先			本来		故意
早期:	早先、先头、头起头、起头			本者来、本底子、原本塌里		有意、迭为、特特里
今期:	原来、原先			本来、本生		有意、迭为

3. 助词

普通话:	得	罢	是吧	才…哪	着呢
早期:	(花开)来(哪能?)	(依回去)未哉	(担心)呢啥	(调养调养好)拉唏	(小)拉哩
今期:	了、得	好味	是哦	再会…辣海	辣海

* 早期和今老派的指示代词用法按原始记录写。

词语和语法形式的变化更替的常见方式是:(1)取代:新形式换去了旧形式。如“脾气恁来野!”→“脾气老坏!”“日头开哉。”→“天放晴了。”(2)并用:新旧形式同时使用。如“妈妈”和“姆妈”,“穿”和“着”,“调”和“换”,“走”和“跑”,“吃仔饭出去。”和“吃了饭出去。”(3)叠用:新形式加到旧形式上去一起联用。如:“日头”+“太阳”→“太阳头”;“一日”+“一天”→“一日天”;“转去”+“回去”→“回转去”;“依是学生哦?”+“依阿是学生?”→“依阿是学生哦?”;“拨本书我。”+“拨我本书。”→“拨本书拨我。”;“得得着”+“能得到”→“能得得到”;“花开来哪能啦?”+“花开得哪能啦?”→“花开得来哪能啦?”

第二十章 语 料

为了使读者对上海话有一个较全面的感性认识,本章选编了三个语料,从中我们能看到上海话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标音举例

这里记录了一个口述的故事,带有一点文学色彩,按语音词分割写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上海话中分语音词连读的实际情况,也可与普通话对照,比较用词和语法的异同。题目是“父亲的谜语”。

vu₂₂tɕin₅₅gəʔ₃₁ mE₂₂mE₅₅ts₁₃₁
父亲个 谜谜子

ɕiə₃₃zən₅₅kuə̃₃₁, pA₅₅pA₃₁ tin₄₄ huə₅₅ɕi₃₁ kə₃₃ŋu₄₄ ts'ə₅₂
 小辰光, 爸爸 顶 欢喜 教我 猜

mE₂₂mE₅₅ts₁₃₁
 谜谜子。

pA₅₅pA₃₁ fi₁₁₃ tɕiə₅₅kuə₃₁ mE₂₂mE₅₅ts₁₃₁, ni₁₁?₁₁t'i₂₂ka₂₃
 爸爸 有 交关 谜谜子, 热天介

fi_{A22}li₅₅ɕiä₃₁, zu₂₂la₂₄ t'i₅₅tɕin₃₃li₃₁, t'i₅₅lɔ̃₃₃ɕiä₃₁ zE₂₂z₁₅₅gəʔ₃₁
 夜里向, 坐辣 天井里, 天浪向 侬是个

ɕin₅₅ɕin₃₁, tin₄₄ fi₁₁₃ mi₂₂də₅₅gəʔ₃₃ z₁₂₂t'i₅₅ni₃₁, z'i₂₂z₁₄₄ ts'ə₅₂
 星星, 顶 有 味道个 事体呢, 就是 猜

pA₅₅pA₃₃gəʔ₃₃ mE₂₂mE₅₅ts₁₃₁ · pA₅₅pA₃₁ ŋE₂₂tɕin₄₄ ?mi₅₅lon₃₃ts₁₃₁,
 爸爸个 谜谜子。 爸爸 眼睛 眯拢仔,

ʔiʔ₃₃mi₄₄ ɕi₃₃₄, ʔiʔ₃₃mi₄₄ tɛ₃₃ŋu₄₄ k'ɔ₃₃₄, mɛ₂₂tɔ₅₅tɔ₃₃gəʔ₃₁,
一面 笑, 一面 对我 看, 慢笃笃个,

do₂₂ fi₂₂gəʔ₃₃ mɛ₂₂mɛ₅₅tsɿ₃₁. ŋu₁₁₃ ŋɛ₂₂tɕin₄₄
读 伊个 谜谜子。 我 眼睛

tɕa₂₃fə₅₅tɕa₂₃fə₃₁, ŋo₂₁tɕi₂₂lə₂₃ dɿ₁₁₃ mi₂₂tɛ₄₄ mɔ₂₂tɿ₄₄
眨发眨发, 仰起了 头, 面对 满天

ɕin₅₅tɿ₃₁, k'u₃₃k'u₅₅gəʔ₃₁ ʒin₂₂A₃₃ ʒin₁₁₃, mi₂₂tɿ₄₄ k'ɔ₃₃lə₂₄ sA₄₄
星斗, 苦苦个 寻啊 寻, 谜底 因辣 啥

di₂₂fɔ₅₅nɿ₃₁? tɕɛ₅₂ tin₅₅lə₃₃ pA₅₅pA₃₃gəʔ₃₃ ŋɛ₂₂tɕin₄₄ k'ɔ₃₃₄,
地方呢? 再 盯牢 爸爸个 眼睛 看,

ko₂₃zə₂₄ fi₁₁₃ gəʔ₁₁sɔ₂₃ ɕi₃₃mi₅₅mi₃₃gəʔ₃₁ ɕi₃₃ŋɛ₅₅tɕin₃₁ fi₂₂ʒi_ā₄₄
觉着 伊 掰双 笑眯眯的 小眼睛 也像

fi₂₂k'ɔŋ₄₄ nən₂₂kA₄₄ sən₅₅zə₃₁, zən₂₂pɿ₄₄. tɔ₄₄ ŋu₃₃ k'u₃₃sɿ₃₃
夜空 能介 深邃、 神秘。 当 我 苦思

min₂₂ɕi_ā₄₄, ko₂₃zə₂₄ ɕi₃₃nɔ₅₅tsɿ₃₁ fə₂₄ tsā₃₃gəʔ₃₃ zən₂₂ku_ɔ₄₄,
冥想, 觉着 小脑子 发 胀个 辰光,

pA₅₅pA₃₁ ʒi_v₃₃ fi_{ue}₁₁₃ lɔ₁₃ tɕi₃₃mi₅₅gəʔ₃₁ di₂₂zɿ₅₅ŋu₃₁, zə₂₁tɔ₂₃
爸爸 就会 老 巧妙个 提示我, 直到

ŋu₁₁₃ tə₂₃i₅₅gəʔ₃₃ tɕi₃₃tɕi₅₅le₃₁, fi₃₃ fi_A₁₁₃ hA₅₅hA₃₃hA₃₃ ɕi₃₃lə₂₄.
我 得意个 叫起来, 伊 也 哈哈 笑了。

zən₂₂ku_ɔ₄₄ ʔi₂₄ zɔ₁₁₃, pA₅₅pA₃₃gəʔ₃₃ mɛ₂₂mɛ₅₅tsɿ₃₁ ʔi_ɔ₄₄
辰光 一 长, 爸爸个 谜谜子 要

nɛ₂₂tə₅₅tɔ₃₃ŋu₃₃gəʔ₃₁ fi_A₃₃ ʒi_A₂₂tɕi₄₄ sɔ₃₃lə₂₄, tsə₂₃i_v₄₄ ʔiʔ₃₃tɕa₂₄
难得倒我个 也 邪气 少了, 只有 一只

ŋu₃₃ tsə₅₅və₂₃ts'ə₂₃le₃₁:
我 猜勿出来:

“fi_A₂₂li₄₄ kɿ_{ue}₅₂ ɕi_ā₅₅tsɿ₃₁, tsə₃₃lɔ₄₄ k'ɛ₅₂ ɕi_ā₅₅tsɿ₃₁,
“夜里 关 箱子, 早浪 开 箱子,

ɕi_ā₅₅tsɿ₃₃li₃₃ɕi_ā₃₁ fi_v₂₂mi₄₄ tɕin₃₃tsɿ₄₄, tɕin₃₃tsɿ₅₅li₃₃ɕi_ā₃₁ fi_v₂₂gəʔ₄₄
箱子里向 有面 镜子, 镜子里向 有个

ɕiə₃₃ mE₅₅ ts₁₃₁ .”

小妹子。”

ŋu₃₃ ɕiä₃₃ ts₁₃₃ pə₃₃ ŋi₄₄ ɕiä₃₃ və₅₅ ts'ə₃₁, ziv₃₃ mən₁₁₃
我 想仔 半日 想勿出, 就 问

pa₅₅ pa₃₁: “na₂₂ nən₄₄ tɕin₃₃ ts₁₅₅ li₃₁ fi_{UE33} fi_{v22} gə₄₄
爸爸: “哪能 镜子里 会 有个

ɕiə₃₃ mE₅₅ ts₁₃₃ ŋi₄₄ ?”

小妹子呢?”

pa₅₅ pa₃₁ ɕiə₃₃ lə₅₅ ɕiə₃₁, kə₃₃₄: “no₁₁₃ tse₅₂ tin₅₅ a₃₁--” fi₁₁₃
爸爸 笑了笑, 讲: “侬 再 听啊--” 伊

ŋE₂₂ tɕin₄₄ pi₃₃ lo₄₄: “fi_{A22} li₄₄ ku_{E52} ɕiä₅₅ ts₁₃₁,” ŋE₂₂ tɕin₄₄ fi_{v33}
眼睛 闭拢: “夜里 关 箱子,” 眼睛 又

tsä₅₅ k'E₃₁: “tsə₃₃ lə₄₄ k'E₅₂ ɕiä₅₅ ts₁₃₁.” pa₅₅ pa₃₁ ?no₄₄ ŋE₂₂ tɕin₄₄
挣开: “早上 开 箱子。” 爸爸 拿 眼睛

ts'v₃₃ dʒin₅₅ ŋu₃₁, ŋu₃₃ hE₃₃ tɕi₅₅ lE₃₁: “?ə₅₂, z₁₃₃ ŋE₂₂ tɕin₄₄, z₁₃₃
凑近我, 我 喊起来: “噢, 是 眼睛, 是

ŋE₂₂ tɕin₄₄!”

眼睛!”

pa₅₅ pa₃₁ kə₃₃₄: “tE₃₃₄! gə₁₁ gə₃₃ z₁₃₃ pa₅₅ pa₃₃ gə₃₁
爸爸 讲: “对! 掰个 是 爸爸个

ŋE₂₂ tɕin₄₄.” ŋu₃₃ mən₁₁₃: “kə₅₅ ŋu₂₂ gə₃₃ ŋE₂₂ tɕin₄₄ fi_{v113}
眼睛。” 我 问: “葛 我个 眼睛 又

?in₅₅ kE₃₁ na₂₂ nən₄₄ kə₃₃ nə₄₄?”

应该 哪能 讲呢?”

“fi_{A22} li₄₄ ku_{E52} ɕiä₅₅ ts₁₃₁, tsə₃₃ lə₄₄ k'E₅₂ ɕiä₅₅ ts₁₃₁,
“夜里 关 箱子, 早浪 开 箱子,

ɕiä₅₅ ts₁₃₃ li₃₃ ɕiä₃₁ fi_{v22} mi₄₄ tɕin₃₃ ts₁₄₄, tɕin₃₃ ts₁₅₅ li₃₁ fi_{v113}--”
箱子里向 有面 镜子, 镜子里 有--”

pa₅₅ pa₃₁ mo₁₁ mo₂₃ pə₃₃ tɕin₃₃ ?iv₅₅ hu_{E31} fi_{ər22} tɕi₄₄ lə₂₂ tsə₄₄
爸爸 摸摸 饱经 忧患 而且 老早

bA?11 t'ə?22 gə?23 dv22 fA?44, kō334: "fiV22 gə?44 lə22 dv55 ts131." ŋu113
白脱个 头发, 讲: "有个 老头子。" 我

?no44 gə?11 ə33 mE22 mE55 ts131 tēi44 k'ə33 k'ə44 ɕiə33 bā55 iV33 lA31, tin44
拿 秤个 谜谜子 去 考考 小朋友拉, 顶

mə?11 tēiA?33 ?i?33 tɕy44 kE33 zən44: "təin33 ts155 li33 ɕiā31 fiV22 gə?44
末脚 一句 改成: "镜子里向 有个

ɕiə33 kV55 ts131." fiA113 zīā113 pA55 pA33 gə?33 nən31 ŋE22 tēin44
小狗子。" 也 像 爸爸秤能 眼睛

?i?33 tsā55 i?33 pi31 tēi44 tēi33 fA?55 i33 lA31.
一张一闭 去 启发伊拉。

?mE55 tō31 ŋu33 tɕy?11 tēi22 ts133 ts1334, tsV33 tēi55 ts133 mi22 dv44,
每当 我 噉起仔 嘴, 皱起仔 眉头,

?i?33 fu44 vE22 nō33 ?iV55 zV33 fiā22 ts155 gə?33 zən22 kuō44, pA55 pA33
一副 烦恼 忧愁 样子个 辰光, 爸爸

zīV33 ts'ō33 tēi55 lE31: "kUE52 ɕiā55 ts131, kE52 ɕiā55 ts131."
就 唱起来: "关 箱子, 开 箱子。"

ɕiə33 mi55 mi33 gə?31 ŋE22 tēin44 ?i?33 tsā55 i?33 pi31, tSE52 mən22 ŋu44:
笑眯眯个 眼睛 一张一闭, 再 问我:

"təin33 ts155 li33 ɕiā31 fiV22 gə?44 sA33 mə?55 z133 nə?31?" ŋu113 və?11 ɕiā23,
"镜子里向 有个 啥物事呢?" 我 勿响,

fi33 zīV33 ts'ə52: "təiə55 k'ə?33 li?31? du22 bin55 ku31? fiā22 nə55 nə31?
伊 就 猜: "巧克力? 大苹果? 洋囡囡?

fiu22 di?55 tēi?31? ho55 dzyn33 ts131? fiV33 ɕiə33 lo?55 gə?33
蝴蝶结? 花裙子? 有 小鹿个

ɕiA?33 kE55 pi33 tə31?" ŋu113 ɕiə33 ɕiə55 gə?31 ɕin52 tsoŋ33 kUE44 ?uE44 pə?44
削铅笔刀?" 我 小小个 心 总归 会 拨

dzi22 tsoŋ44 ?i?33 iā44 mə?11 z123 fiŋ22 tə?44 k'E55 ɕin33 tēi33 lE31. pA55 pA33
其中 一样 物事 引得 开心起来。 爸爸

?no52 fi33 "pi33" ts'ə?55 lE33 gə?33 zən33 kuō31, ŋu113 mən22 i44: "noŋ113
拿 伊 "变" 出来个辰光, 我 问伊: "依

na₂₂nən₄₄ ziv₃₃ ts'ə₅₅tə₃₃ts'ə₃₁ ŋu₃₃ tɛin₃₃ts₁₅₅li₃₃ɕiā₃₁ z₁₃₃
哪能 就 猜得出 我 镜子里向 是

sa₃₃ŋi₄₄?" pa₅₅pa₃₃gə₃₁ ŋe₂₂tɛin₄₄ zən₂₂zən₅₅pi₃₃pi₃₁, hə₃₃ziā₄₄
啥呢?" 爸爸个 眼睛 神神秘秘, 好像

k'u₃₃i₄₄ t'ə₃₃ŋu₄₄ pi₃₃ts'ə₅₅le₃₁ fi₂₂zən₅₅fi₂₃z₁₃₃gə₃₁ k'uA₃₃lo₃₃ lə₃₃
可以 脱我 变出来 行情行事个 快乐 啫

ku₂₅min₃₁.

光明。

dɛ₂₂z₁₄₄, fi₂₂le₄₄ fi₂₂il₅₅t'ə₃₁, pa₅₅pa₃₁ ts'ə₅₅və₃₃ts'ə₃₃lə₃₁.
但是, 后来 有一趟, 爸爸 猜勿出了。

ʔin₅₅ue₃₁ ŋu₃₃ tsā₃₃du₅₅lə₃₁, ɕin₃₂li₅₅ɕiā₃₁ fi₂₂sə₄₄ ɕiā₃₃mən₄₄
因为 我 长大了, 心里向 有扇 小门

tɕi₅₅tɕi₃₃gə₃₁ k'ɛ₅₅lə₃₁, ʔil₃₃gə₄₄ ʔin₃₃ts₁₄₄ zə₃₃ ŋe₂₂tɛin₄₄
悄悄个 开了, 一个 影子 从 眼睛

lo₂₁tə₂₂lə₂₃ ɕin₅₅li₃₁, k'A₅₅A₃₃ k'A₅₅və₃₅t'ə₃₁, pə₃₃ku₄₄ ʔin₃₃ts₁₄₄
落到了 心里, 措也 措勿脱, 不过 影子

"fi₃₃" z₁₂₂ka₄₄ tɕ'y₁₄₄ ʔil₃₃ti₅₅A₃₃ ʔvə₃₃ɕi₅₅tə₃₁.
“伊” 自家 却 一点也 勿晓得。

də₂₁zə₂₂ts₁₂₂tɕi₂₃ ŋu₃₃ kə₃₃zə₄₄ pa₅₅pa₃₁ tA₃₃pə₅₅ŋu₃₃gə₃₁
突然之间 我 觉着 爸爸 带拨我个

ku₂₅min₃₁ ʔə₃₃dɛ₅₅lə₃₁, ŋu₃₃ ɕin₅₅li₃₁ tsə₂₄₄ tɛ₄₄ gə₂₁gə₂₂ŋin₂₃
光明 黯淡了。 我 心里 只 对 几个人

kə₃₃₄: "fi₂₂mə₄₄ nɔ₂₂A₄₄, ŋu₃₃ ziv₂₂z₁₄₄ hə₃₃ə₄₄." pa₅₅pa₃₁
讲: “呒没 依啊, 我 就是 黑暗。” 爸爸

sə₅₅gə₃₁ vɛ₂₂ts'ɛ₄₄ fi_{A33} ʔvə₃₃ɕiā₅₅lə₃₁, sə₃₃tə₃₃ le₃₃
烧个 饭菜 也 勿香了, 涩得 来

ʔi₃₃və₅₅o₃₃tɕi₃₁. pa₅₅pa₃₃ mən₁₁₃: "sa₃₃ŋin₄₄ tɕi₅₅vɔ₃₁
咽勿下去。 爸爸 问: “啥人 欺负

ʔA₃₃lA₅₅gə₃₁ ɕi₃₃mɛ₅₅ts₁₃₃lA₃₃?" ŋu₁₁₃ də₂₁zə₂₃ kə₃₃zə₄₄
阿拉个 小妹子啦?" 我 突然 觉着

ʔuE33 tøy1ʔ55 təʔ31 vəʔ11 təʔ33 liə113, ŋE22 li44 poʔ33 toʔ44 poʔ33 toʔ44
委屈得 勿得 了, 眼泪 卜笃 卜笃

loʔ11 o22 lE23 · pA55 pA33 ziv33 fiŋ22 ŋu44: “təi55 kən33 ɕi334, vE22 kən33
落下来。 爸爸 就 引我: “千根 线, 万根

ɕi334, fiŋoʔ11 tə23 di22 lŋ44 k'ə33 vəʔ55 tɕi31 · ɕio33 mE55 ts133 gəʔ33 ŋE22 tɕin44
线, 落到 地浪 看勿见。 小妹子个 眼睛

loʔ22 fiy22 lɣ44.” dE22 z144 ŋu113 koʔ33 zAʔ44 ɕin33 li44 zE22 z144 vE22 nə44,
落 雨喽。” 但是 我 觉着 心里 侪是 烦恼,

fiŋ22 məʔ33 bE22 fAʔ44 kA33 k'E55 lE31 ʔiʔ33 diə33 dɣ113 bə22 tɕin44
既没 办法 解开来, 一调 头 跑进

z122 kA55 gəʔ31 vŋ22 kE55 li31 · pA55 pA33 kən55 tɕin33 lE31 p'Aʔ33 p'Aʔ44
自家个 房间里。 爸爸 跟进来 拍拍

ŋu22 gəʔ33 dɣ113, mən22 ŋu44: “nA22 nən55 lA31?” ŋu33 hE33 tɕi55 lE31:
我个 头, 问我: “哪能啦?” 我 喊起来:

“ŋu33 ʔio44 ɕi33 ləʔ44!” pA55 pA31 hə33 ɕio55 tɕi33 lE31, kŋ334: “noŋ113
“我 要 死了!” 爸爸 好笑起来, 讲: “侬

ɕio33 ɕio44 ŋi22 tɕi44 ziv22 hE44 ʔio44 ɕi334, pA55 pA31 kA52 lə22 ləʔ44,
小小 年纪 就喊 要 死, 爸爸 介 老了,

hE33 ɕiā44 fiuəʔ12 ʔiʔ33 pA55 sə33 nə31! o44 o44 o52, ʔiʔ33 diŋ44 z133 fiy33
还想 活 一百岁呢! 哦 哦 哦, 一定 是 有

ʔiʔ33 iā44 məʔ11 z123 noŋ113 zia22 tɕi44 huə55 ɕi31, fiy113 vəʔ11 k'ən23
一样 物事 依 邪气 欢喜, 又 勿肯

təʔ44 pA55 pA31 kŋ334, tE33 vA44? hə334, ŋu33 lE113 ts'ə55 iʔ33 ts'ə31.”
脱 爸爸 讲, 对哦? 好, 我 来 猜一猜。”

pA55 pA31 ts'ə55 ləʔ31 tɕio55 kUE31 məʔ11 z123, z122 zə44 zE113
爸爸 猜了 交关 物事, 自然 侪

vəʔ11 z123 ŋu33 su44 ʔio33 gəʔ33 məʔ12 z123 · ŋu113 nA22 nən44 k'u33 i44
勿是 我 所 要个 物事。 我 哪能 可以

kə55 su31 vu22 tɕin44, tɕin33 ts155 li33 ɕiā31 fiy22 gəʔ44 nə22 ɕio55 nə33 nəʔ31?
告诉 父亲, 镜子里向 有个 男小囡呢?

ʔin₅₅ue₃₁ pA₅₅PA₃₁ z₁₃₃ fi₂₂lən₅₅z₁₃₃u₃₁ ʔuə₃₃nən₅₅ky₃₁ ʔno₅₂ fi₃₃
因为 爸爸 是 无论如何 勿能够 拿 伊

gə₂₂ ɕin₅₂ pi₃₃tə₄₄ ŋu₂₂gə₄₄ sv₃₃ɕin₅₅li₃₃le₃₃gə₃₃ia₃₁. pA₅₅PA₃₁
掰 心 变到 我个 手心里来个呀。 爸爸

ʔi₃₃zə₄₄ la₁₁la₂₃ ts'ə₅₂ k'u₄₄ fi₃₃ fi₂₂z₁₄₄ ts'ə₅₅və₃₃ts'ə₃₃le₃₁.
一直 辣辣 猜, 可 伊 还是 猜勿出来。

ŋu₁₁₃ ko₃₃tə₅₅zə₄₄ t'ə₅₅ vu₂₂təin₄₄ ʔi₃₃ɕiA₅₅ts₁₃₁
我 觉得着 脱 父亲 一下子

fi₂₂yə₅₅təi₃₃le₃₃lə₃₁, n̄yə₂₂le₄₄ pA₅₅PA₃₃gə₃₁ li₁₁liā₂₃ fiA₂₂z₁₄₄
遥远起来勒, 原来 爸爸个 力量 也是

fi₃₃ fi₂₂gə₄₄. ŋu₃₃ tE₄₄ pA₅₅PA₃₃ k̄₃₃₄: "noŋ₁₁₃
有 限个。 我 对 爸爸 讲: "依

ts'ə₅₅və₃₃zə₄₄gə₃₁, fiA₁₁₃ pi₃₃və₅₅ts'ə₃₃le₃₁, gə₂₁t'ə₂₃ ʔi₂₄₄ k'ə₄₄
猜勿着个, 也 变勿出来, 掰趟 要靠

ŋu₃₃ z₁₂₂ka₄₄lə₄₄." pA₅₅PA₃₁ ɕi₃₃mi₅₅mi₃₃gə₃₁ ŋE₂₂təin₄₄
我 自家了。” 爸爸 细眯眯个 眼睛

ʔi₃₃ɕiA₅₅ts₁₃₁ pi₃₃tə₄₄ lə₁₃ ʔi₃₃y₅₅l'ə₃₁. lə₁₃ ʔi₃₃y₅₅l'ə₃₁.
一下子 变得 老 忧郁 老 忧郁。

fi₃₃ ʔi₃₃n̄i₄₄, ŋu₁₁₃ ko₅₅su₃₁ pA₅₅PA₃₁, ŋu₃₃ ʔi₂₄₄ li₂₂k'E₄₄
有 一日, 我 告诉 爸爸, 我要 离开

ʔo₃li₅₅ɕiā₃₁, kən₅₂ ʔE₅₅gə₃₃ n̄in₁₁₃ tə₃₃₄ lə₁₃ fi₂₂gə₄₄
屋里向, 跟 哀个 人 到 老 远个

di₂₂f'ə₅₅təi₃₁. ŋu₁₁₃ z₁₃₃ pA₅₅PA₃₃gə₃₁ do₁₁ia₂₂nə₂₄n₂₃, pA₅₅PA₃₁
地方去。 我 是 爸爸个 独养因儿, 爸爸

lə₂₂lə₄₄, ŋu₁₁₃ ʔin₅₅ke₃₁ li₂₂la₄₄ fi₃₃ sən₅₅pi₃₁, fi₃₃ fiA₁₁₃
老了, 我 应该 留辣 伊 身边, 我也

so₃₃və₅₅tə₃₁ li₂₂k'E₄₄ pA₅₅PA₃₁. dE₂₂z₁₄₄, fi₃₃ fiA₃₃ fi₂₂mə₄₄
舍勿得。 离开 爸爸。 但是, 我也 既没

bE₂₂fa₄₄. pA₅₅PA₃₁ zin₂₂zin₅₅təi₃₃gə₃₁ t'in₅₅ŋu₃₁ k̄₃₃₄,
办法, 爸爸 静静叫个 听我 讲,

fuən₂₂ zɔʔ₅₅ gəʔ₃₁ ŋɛ₂₂ tɔin₅₅ li₃₁ sA₃₃ gəʔ₄₄ piɔ₃₃ zɪn₄₄ fi_{A33} fi_{m22} məʔ₄₄,
浑浊个 眼睛里 啥个 表情 也 既没,

pə₃₃ pə₅₅ ni_{lʔ}₃₃ ni_{lʔ}₃₁ tse₅₂₃ k'E₄₄ k'Y₃₃₄: “ŋu₁₁₃ ɔiɔ₃₃ təʔ₄₄ fi_{v113}
半半日日 再 开口: “我 晓得 有

ʔi_{lʔ}₃₃ ni₄₄ noŋ₃₃ ʔiɔ₄₄ tsʷ₃₃ gəʔ₄₄, nɔy₂₂ dA₄₄ ʔvəʔ₁₁ tsoŋ₃₃ li_{v22} A₄₄. ”
一日 依 要走个, 女大 勿中 留啊。”

lin₃₃ tsʷ₃₃ gəʔ₄₄ zən₂₂ kuɔ̄₄₄, fi₁₁₃ fi_{v33} kD̄₃₃₄: “təi_{A33} sɪ₄₄ fi₁₁₃
临 走个 辰光, 伊 又 讲: “假使 伊

dE₂₂ noŋ₄₄ vəʔ₁₁ hɔ₂₃, noŋ₁₁₃ ziv₃₃ fi_{uE22} lE₄₄. ”
待依 勿好, 依 就 回来。”

pəʔ₃₃ ku₄₄ fi₁₃ dE₂₂ ŋu₄₄ lɔ₁₃ hɔ₄₄ lɔ₁₃ hɔ₃₃₄, ŋu₃₃ t'əʔ₃₃ i₄₄ la_ʔ₃₃
不过 伊 待我 老好老好, 我 脱伊 辣

ʔi_{lʔ}₃₃ dɔ₄₄, zɪ₁₁₃ kA₅₂ fi_{n22} foʔ₄₄, fi_{n22} foʔ₅₅ təʔ₃₁ zā₂₂ zā₄₄ tD̄₃₃ tsɪ₄₄
一道, 是 介 幸福, 幸福得 常常 当仔

sɪ₅₅ kA₃₃ lD̄₃₃ ɔi_ā₃₁ tsəʔ₃₃ i_{v44} li_{ā22} gəʔ₃₃ nɪn₁₁₃. t'əʔ₄₄ pA₅₅ pA₃₁ ɔi_{A44}
世界浪向 只有 两个人。 脱 爸爸 写

ɔin₃₃₄, fi_{A113} tsoŋ₃₃ kuE₄₄ kD̄₃₃₄ ŋu₃₃ lɔ₁₃ k'A₃₃ uəʔ₄₄ lɔ₁₃ k'A₃₃ uəʔ₄₄.
信, 也 总归 讲 我 老快活 老快活。

fi_{v22} ilʔ₅₅ t'D̄₃₁, təi₃₃ təʔ₄₄ zɪ₃₃ pA₅₅ pA₃₃ gəʔ₃₁ sā₅₅ ni_{lʔ}₃₁ ɔi_ā₄₄ ʔiɔ₄₄
有一趟, 记得 是 爸爸个 生日, 想要

ɔiɔ₃₃ tɔin₅₅ ɔiɔ₃₃ tɔin₃₁ fi₃₃ lɔ₂₂ nɪn₅₅ kA₃₁, ziv₃₃ ɔi_{A44} ɔin₃₃₄ mən₃₃
孝敬孝敬 伊 老人家, 就 写信 问

pA₅₅ pA₃₁ ʔiɔ₃₃ ti₃₃ sA₃₃₄ tɔin₃₃ kuə₄₄ kD̄₃₃₄, nɔ₂₂ ŋ₄₄ zE₃₃ fi_{uE33}
爸爸 要点 啥 尽管 讲, 因儿 侬 会

ɔi_ā₃₃ zɪn₄₄ bE₂₂ fA_ʔ₄₄ “pi₃₃” ts'əʔ₅₅ lE₃₃ gəʔ₃₁. ɔin₃₃₄ toʔ₃₃ tɔ₄₄
想尽 办法 “变” 出来个。 信 乱到

fi_{v22} doŋ₅₅ li₃₃ ɔi_ā₃₁, ŋu₁₁₃ dəʔ₁₁ zə₂₃ sā₅₅ ts'əʔ₃₃ lE₃₁ ilʔ₃₃ gəʔ₄₄
邮筒里向, 我 突然 生出来 一个

huɔ̄₅₅ dE₃₃ gəʔ₃₁ ni₂₂ dɔ_{v44}: təi_{A33} sɪ₄₄ pA₅₅ pA₃₁ mən₂₂ ŋu₄₄ ʔiɔ₄₄ t'A₃₃ i_ā₄₄
荒诞个 念头: 假使 爸爸 问我 要 太阳

fiyI?11 liā23, ŋu33 fiA22 UE44 pi33 pə?55 i33 vA33? lō55 zə31 pA55 pA31
月亮, 我 也会 变拨伊哦? 当然 爸爸

zɿI?11 tE23 və?11 UE23 mən22 ŋu44 ?iə334 gə?11 ŋE33 mə?11 z122 gə?23, dE113
绝对 勿会 问我 要 掰眼 物事个, 但

ŋu113 tə'yI?55 zɿv22 kA44 zə22 ɕiə55 tɕi31 z122 kA55 gə?31 ɕiə33 ɕin55 lE31.
我 却 就介 嘲笑起 自家的 孝心来。

ts'ə55 ts'ə33 k'ə31, pA55 pA31 tə33 ti44 ?UE33 tə?44 ?iə334 sA33 ŋi44?
猜猜看, 爸爸 到底 会得 要 啥呢?

pA55 pA31 lE113 ɕin33 lə?44, ŋu33 tɕi?33 tɕi?55 mō33 mō31
爸爸 来 信了, 我 急急忙忙

ts'ʌ?33 k'E55 lE31, tsə?33 iV44 s133 dA33 z1113: "fiA22 li44 kUE52 ɕiā55 ts131,
拆开来, 只有 四坎 字: “夜里 关 箱子,

tsə33 lō44 k'E52 ɕiā55 ts131, ɕiā55 ts133 li33 ɕiā31 fiV22 mi44 tɕin33 ts144,
早浪 开 箱子, 箱子里向 有面 镜子,

tɕin33 ts155 li33 ɕiā31 fiV22 gə?44 ɕiə33 mE55 ts131."
镜子里向 有个 小妹子。”

gə?11 gə?23 z1113 pA55 pA33 gə?31 ŋE22 tɕin44, ŋu113 nA22 nən44 fiUE113
掰个 是 爸爸个 眼睛, 我 哪能 会

ts'ə55 və?33 ts'ə?33 ni31!
猜勿出呢!

普通话对照文:

小时候, 父亲最爱教我猜谜语。

父亲有很多谜语, 夏日的晚上, 坐在星光笼罩着的院子里, 最有趣的事是猜父亲的谜语。父亲那细眯眯的眼睛笑看着我, 悠悠地念着他的谜语。我眨巴着眼睛, 仰头对着那满天的星斗苦苦地寻找, 谜底藏在哪里呢? 再盯着父亲的眼睛瞧, 觉得他那双笑眯眯的小眼睛也和夜空一样深邃、神秘。当我苦思冥想, 觉得小脑瓜子发胀的时候, 父亲便会给予巧妙的提示, 直到我得意地叫起来, 他

也“嘿嘿”地笑了。

渐渐地,父亲的谜语很少能够难倒我了。只有一条谜语我猜不出:

“晚上关箱子,早上开箱子,箱子里有面镜子,镜子里有个细妹子。”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问父亲:“怎么镜子里有个细妹子呢?”

父亲笑着说:“你再听啊——”他把眼睛合上:“晚上关箱子”,又把眼睛睁开:“早上开箱子”,父亲把眼睛凑近我,我叫起来:“是眼睛,是眼睛。”

父亲说:“对。这是爸爸的眼睛。”我问:“那我的眼睛又该怎么说呢?”

“夜里关箱子,早上开箱子,箱子里有面镜子,镜子里面有——”父亲摸摸饱经忧患而早白了的头发,说:“有个老头子。”我把这个谜语拿去考小伙伴们,把最后一句改成:“镜子里有个小狗子。”也像父亲那样把眼睛一张一合地去启发他们。

每当我噘起了嘴,皱着眉头,一副烦恼忧愁的样子时,父亲便念起“关箱子、开箱子”,笑眯眯的眼睛一张一合,然后问我:“镜子里面有个什么呢?”我不作声,他便猜:“巧克力?大苹果?洋娃娃?蝴蝶结?花裙子?有小鹿的铅笔刀?……”我小小的心总会被其中某样东西引得高兴起来。父亲将它们“变”出来时,我问他:“你怎么就猜得出我镜子里面是什么呢?”父亲的眼睛神秘秘,仿佛可以给我变出许许多多快乐光明。”

可后来有一次父亲猜不出了。因为我长大了,心里面有张小门儿悄悄地开了。一个影子从眼睛投到了心里,抹也抹不掉,可影子“他”却全然不知。陡然觉得父亲带给我的光明黯淡了,我心里只对那个人说:“没有你呀,我就是黑暗。”父亲做的饭菜也不香了,涩涩的咽不下去。父亲问:“谁欺负我们的细妹子了?”我忽然觉得委屈得不行,眼泪吧嗒吧嗒地淌下来。父亲逗我:“千根线,万根

线,落到地上看不见。细妹子的眼睛下雨啰。”可是我觉得满心都是父亲无法开释的烦恼,一甩头跑进自己的房子里。父亲跟过来,拍拍我的头,问我:“怎么啦?”我嚷道:“我要死啦!”父亲好笑起来,说:“你小小的年纪就要死,爸爸这么老了,还想活一百岁呢。哦哦哦,一定是有一件东西你很喜欢,又不肯跟爸爸说,对不对?好,我来猜一猜。”

父亲数了好多东西,自然都不是我所要的。我怎么能告诉父亲,镜子里面有了个“臭小子”呢?因为父亲是无论如何不能将那颗心变到我的手心的。父亲继续在猜,可他还是猜不出来。我感到和父亲一下子遥远起来,原来父亲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我对父亲说:“你猜不中的,也变不出来,这回得靠我自己。”父亲细眯眯的眼睛一下子变得那样忧郁。

有一天,我告诉父亲我要离开家,跟着那个人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我是父亲的独生女,父亲老了,我应该留在他身边,我也舍不得离开父亲,可是我没有办法。父亲静静地听我说,浑浊的眼睛里什么表情都没有,半晌才开口:“我知道有一天你要走的,女大不中留啊。”临走的时候,他又说:“要是他待你不好,你就回来。”

可是他待我很好,我和他在一起是那么幸福,幸福得常常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给父亲写信,也总是说我很快乐很快乐。有一次,记起父亲的生日,想着要孝敬一下他老人家,便写信问父亲需要什么尽管说,女儿都会想尽办法“变”出来的。信投进邮筒后,我忽然生出一个荒诞的想法:假如父亲跟我要太阳、月亮,我也能变给他么?当然父亲绝对不会跟我要这些的,但我却因此嘲笑自己的孝心来。猜一猜,父亲会要什么呢?

父亲来信了,我急急忙忙地拆开,只有四行字:“晚上关箱子,早上开箱子,箱子里有面镜子,镜子里有个细妹子。”

那是父亲的眼睛,我怎么会猜不出呢!

二、语法对照举例

下面两种语料,用对照形式,每三行一列,连续排下去。一列三行中,上行是1908年的上海话,选自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慈母堂出版的《土话指南》,初版发行于1889年;中行是1996年自编的上海话;下行是北京官话,选自上海美华书馆1900年重印的《官话指南》,《官话指南》初版于1882年。句中有一字空格,或加“△”的,是两人对话中对象互换的标志。这样对照排列,是为了便于读者对比了解老上海话和今上海话在语法上的差异。

1. “官商吐属”第九章全文

对老爷话。大恒布庄上个徐先生。要来见见老爷。白话声。

对老爷讲,大恒布店里个徐老板,要来望望老爷,有闲话讲。

回禀老爷。大恒布铺的徐掌柜的来了。说是要见您有话说。

侬去请伊进来。客厅里坐。呷。老爷请进来。客厅里请坐。

侬去请伊进来,客厅里坐。噢。老爷请进来,客厅里请坐。

你出去请进来。让在客厅里坐。是。我们老爷请您到客厅里坐哪。

徐先生。那能今朝倒有空拉。我来要搭老爷白话一句说话。

徐先生,哪能今朝侬倒有空辣海?我是要来脱老爷讲句闲话个。

徐掌柜的。您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呀。我是来找您说句话。

呷。请坐。自家请坐。第个几日倒勿出门。

噢。请坐。侬自家坐。掰个几天没出门哦?

是您请坐。您坐下。您这几天没出门么。

勿出门。因为箇两日。身向里有点勿爽。所以勿出去。

旡没出门。因为辮两天，身浪向有点勿适意，所以勿出去。

没有。因为我这几天。有点儿不舒坦。所以没出去。

现在完全好没。完全好者。

现在完全好了哦？完全好了。

现在倒太好了。是大好了。

我今朝来见老爷。要想借一票银子。几化呢。

我今朝来看老爷，是要想来借一点银子。要几化？

我来找您。是和您借一项银子。是用多少呢。

总要五百两户荡。还是依要买啥巧货呢啥。

中要五百两辮眼。依要买啥热门货是哦？

总得五百两银子。是又买到甚么俏货了么。

勿是。因为我买之一片店佬。买之一片啥个店。

旡没噢。是因为我买来一片店呀。买了一片啥个店？

不是。是因为我倒过一个铺子来。倒过一个甚么铺子来呀。

买之一片钱庄。几间门面个。两间门面。拉啥地方。

买了一家钱庄。几开间门面个？两开间门面。辣啥地方？

倒是一个钱铺来。是几间门面。两间门面。在甚么地方儿。

拉城外八宝街西首。本来啥人开拉个。

辣城外八宝街西面。本来是啥人开个？

在咱们这城外头八宝街路西里。原先是谁的铺子。

本来是一个南头人开拉个。阿是关之后来买个呢啥。
本来是一个南方人开辣辣个。是关脱以后再买个咯？
原先是一个南边人的铺子。怎么是关了之后。才倒的么。

勿曾关个。因为店里个东家。是候知县。近来候着者。
既没关脱。因为店里个东家，是候选知县，最近候选到了，
没关。是因为那铺子的东家。是候选知县。新近选上了。

要出去做官。伊无得弟兄。又无得自族里个人。
要出去做官。伊既没弟兄，又既没自家族里个人，
他得出去做官去。他又没有弟兄本家。

可以照应筒个生意。所以卖脱拉个。几化银子买拉个。
可以照顾辩个生意，所以卖脱个。多少银子买来个？
可以照应买卖。所以得倒出去。您是多少银子倒过来的。

一千两银子。家生啫啥。侪垃拉化否。家生啫啥。侪拉化个。
要一千两银子。连家生侪辣辣海哦？家生啫啥，侪辣海个。
一千银的倒价。连家具都在其内么。是。连家具一包在内。

账还清拉没。还清拉者。
账侪算清了哦？侪还清辣海了。
倒价都给完了么。是都给完了。

格味现在要银子来。做生意呢啥。
葛末现在是要用银子来做生意对哦？
那么您现在就是用银子作买卖了。

勿错。我手里还有五百两银子。少啵勒勿转。

对个，我手头还有五百两银子，少啵周转勿过来，
不错。我手里现在还有五百两银子。不够周转的。

再有子五百两味。可以者。固是无啥。借五百两银子去味者。

再有得五百两就好了。葛末我就借拨依五百两银子好味。

还得有五百两银子才行哪。是。我可以借给您五百两银子就是了。

多谢多谢。借拨我味几分利呢。箇味话伊啥耶。

谢谢。谢谢。辨能借，算几分利息呢？葛啥个闲话呢！

费心。费心。您可以作项怎么个利息。这是甚么话呢。

大家老朋友者。借点银子。有啥利啵勿利。

大家老朋友味，借点银子，要啥利息！

咱们这样儿的交情您用这点儿银子。还提甚么利钱哪。

若使要拨利钱我。我勿借者。正介。我就从命味者。

依要拨我利息末，我也勿借了。真是辨能，我只好从命了。

您若是给利钱我就不借了。是了。那么我从命了。

岂敢。箇月庄上。老底子店号叫啥。老底子店号。叫德合。

勿敢当勿敢当。辨家钱庄老早叫啥名字？老早店名叫德合。

岂敢。那个钱铺原来是甚么字号。原字号是德合。

自家盘买之味。店号改否。要改个。打算改啥字号。

依自家盘来以后，店名改哦？要改个。打算改啥字号？

您倒过来还改字号么。是。改字号。打算改甚么字号呢。

打算改裕成。看来好勿好。

打算改裕成，侬看好哦？

打算改裕成字号。您想好不好。

箇个字号。极好。钱庄生意。自家精工个否。

辨个字号老好个。钱庄生意，侬自家精通个哦？

这个字号很好。这钱行的买卖。您也通达么。

钱庄生意。我勿大精工个。侬个舍侄。伊味学钱庄生意个。

钱庄生意，我勿大懂个。阿拉侄子，伊是学钱庄生意个。

那钱行买卖。我不通行。我们舍侄学的是钱行。

我想教伊等拉箇片店里。 箇倒勿怵。打算几时开市。

我想叫伊登辣辨片店里。 辨倒勿错。打算啥辰光开市？

我打算把他安置在那铺子里了事。 这倒很妥当。打算多咱开市呀。

下一个月。初头上开市。 等开市起来。我来恭喜。呖。

下个月初开市。 等开市个辰光，我来贺喜个噢！

总得下月初间才能开市哪。 等开市。我过去给您道喜去。

勿敢当。乃我要归去者。 啥多化忙耶。坐个坐啫味者。

勿敢当。乃末我要回转去了。 啥介忙啊，坐一歇好味。

不敢当。我也要回去了。 您忙甚么了。再坐一坐儿罢。

勿者。我店里还有小事体拉哩。

勿坐了，我店里还有点小事体辣海。

不咖了。我铺子里还有事哪。

箇票银子。明早下昼。我送到店里来。正介味者正介味者。
辯票银子，明朝下半日，我送到店里来。就辯能就辯能介。
那项银子明天晚上我给您送到铺子里去罢。就是就是。

去者否。去者。请进去。

去了是哦？回去了。依进去哦。

您回去了。您请进去罢。

2. “官商吐属”第三十三章全文

△老兄前日我到荣法栈里去。听见话。

△老兄，昨日我到荣发仓库里去，听见讲，

△老兄。昨几个我到荣发栈里去了。听见说。

阁下打发一百包棉花。到伊拉栈里。

依个货仓里发拨伊拉一百包棉花，

您那栈里给他们发了一百包棉花去。

缺之一包。那能啫缺个呢。

缺脱一包，哪能缺个啊？

说是短了一包棉花。是怎么短的。

△阁下提起箇件事体。真正是个笑话。

△依辯桩事体提起来，真倒是个笑话。

△你提起这件事来。倒是个笑话儿。

昨日我替伊拉。打发棉花去个前头。预备出一百根筹来。

昨天阿拉发棉花拨伊拉之前，就准备好一百根筹子。

昨天我们给他们发棉花之前。就预备出一百根筹来。

乃味发一包棉花味。我教担棉花个。拿一根筹去。

乃末发一包棉花，阿拉就拨拉扛棉花个人一根筹子，
赶后来发一包棉花。我们就交给抬棉花的带一根筹去。

一百包棉花发完者。等之大半日。

到辫一百包棉花齐发光了。等了大半日天，
赶这一百包棉花都发完了。待了好大半天。

荣法栈里王先生。差一个人。

荣发仓库王老板叫了一个人，到阿拉库里来，
荣发栈王掌柜的打发一个人。到我们栈里去了。

到侬栈里来问侬。为啥啻少发一包棉花。

问阿拉为啥少发一包棉花拨伊拉。

问我们为甚么少给他们发了一包棉花去。

侬话一百包发满拉个。那能少之一包个呢。

阿拉就讲，一百包棉花是齐发出去个，哪能讲少发一包呢？

我们就说。我们发了去的是一百包棉花。怎么说少了一包去呢。

箇个人话。伊拉栈里。是收得九十九包。缺一包棉花。

辫个人讲，伊拉个仓库只收着九十九包，缺一包。

那个人说。他们那栈里是收了九十九包棉花。短一包棉花。

我听见之。诧异得极。乃味就同箇个人。

我听到辫个闲话，觉着交关惊奇，乃末我就跟仔辫个人，

我听这话很诧异。这么着。我就向着那个人。

到伊拉栈里去。王先生看之我。有勿快活个神气啫话。
到伊拉货仓里去了。王老板看到我，气鼓鼓个样子，讲，
到他们栈里去了。赶王掌柜的见了我。有气的样子就说。

哪栈里个伙计太粗心。那能少发一包棉花来个呢。
哪库里个小工忒勿当心，为啥会少发来一包棉花呢？
你们那栈里的伙计们。太不留心。怎么会少发了一包棉花来呢。

我问伊那能晓得。少发一包棉花呢。
我就问伊，依哪能晓得是少发了一包？
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是少发了一包棉花来呢。

伊话俚收完之棉花后来。一盘筹不过九十九根。
伊讲，阿拉收完了棉花，一算筹子，只有九十九根，
他说我们收完了棉花。一掏筹。是九十九根筹。

到勿是少一包花么。我问伊刻刻栈里。啥人接筹个。
解勿是少发来一包吗？我就问伊，刚刚哪库里向筹子是啥人接个？
这不是少发了一包来么。我就问他们。刚才你们这栈里是谁接的筹。

边头立拉一个伙计。答应啫话。是自伊接个。
看见旁边头有一个小工立辣海，讲筹子是伊接个。
就见旁边几站着有一个伙计。答应说是他接的筹。

我问伊接个时候。到别搭去歇否。
我就问伊，依刚刚接筹子个辰光，到别地方去过哦？

我就问他。你方才接筹的时候。没上别处去么。

伊话。并勿曾到别搭去歇个。不过肚里痛啫。
伊讲呀没到过啥地方，就是肚皮突然叫痛起来，
他说我并没上那儿去。就是忽然我肚子疼。

到茅厕里。出之一个恭。乃味我对伊话。
到厕所里去了一趟，大便。乃末我就对伊讲，
到茅房去出了一回恭。这么看。我就和他说。

我搭侬先到茅厕里去。寻一寻啫再话。
阿拉一道先到厕所里向去寻寻了再讲。
咱们俩先到茅房里找一找去。再说。

同伊到茅厕里一看。地下有一根筹。
我脱他到了厕所里向一看，地上头有一根筹子。
赶我同他到了茅房里一瞧。地下有一根筹。

拨我拾起来。担去拨拉王先生看。我话。
我就拾起来拿好仔去见王老板了。我讲，
我就捡起来拿着见王掌柜的去了。我说。

到底是啥人家伙计勿留心。侬自家伙计。茅坑里去。落脱之筹。
到底是啥人个小工勿当心啊？ 侬个小工，落脱一根筹子辣厕所里，
到底是谁的伙计不留心哪。你们的伙计掉了茅房里一根筹。

倒怪侬少拨一包棉花。其实是亦无啥要紧。
倒怪阿拉少发佛一包棉花，其实辩个也呀啥要紧，

你可说是我们少给你们发了一包棉花来。其实这也不要紧。

不过自家太苍忙点。伊听见之。面孔难为情得极。

不过依也忒冒失点了。伊听到辩个闲话，面孔浪老难为情个，不过你未免的太冒失些个。他听这话。脸上很不得劲。

一句亦还勿出。我又话。虽然筹味寻之出来者。

一句闲话也还勿出了。我又讲，虽然辩根筹子寻着了，

一句话也还不出来了。我又说。虽然把这根筹找出来了。

到底盘盘货色看。究竟缺勿缺。大家可以更加放心者。

总归还是要盘盘货色看，到底缺哦，辩能介依脱我侬更加放心了。

到底咱们再把货盘一盘。看看短不短。彼此可放心了。

乃味我教伊拉几个伙计。担棉花包。

乃末我就叫伊拉个几个小工，拿棉花包，

这么着我就叫他们那几个伙计。把棉花包。

从栈房里。搬到天井里。细细能数一数。勿错。

从仓库里又搬到天井里来，细细叫个数一数，对个，

起栈房里又都盘到院子来。细细儿的数了一数。不错。

是一百包。我话侬侬看见没。勿错拉者。

是一百包棉花。我讲，侬侬看清爽了哦？勿错了。

是一百包棉花。我说。你们都看明白了。不错了。

伊拉话。看清爽者。对个。乃味我转去。阁下想想看。可笑呢勿可笑。

伊拉讲，侬看清爽了，对个。辩能介，我就回来了。依讲好笑哦？

他们说。都看明白了。对了。这么着。我就回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前头起。话过歇个。王先生个人。实在糊涂。阁下还勿大相信。

△我老早就脱依讲过，辩个王老板，人糊里糊涂个，依还勿大相信，

△我先头里就和您说过。那个王掌柜的。人糊涂。您还不大很信。

那能有啥。落脱之筹。货色勿去盘。

啥叫啥落脱仔筹子，货色末勿盘，

那儿有他竟掉筹不盘货。

倒话哪少发一包货色。有介理个。

反而讲依少发伊一包，有辩种能道理哦？

就说您少给他们发了一包货去的理呢。

△阁下还勿晓得拉哩。旧年有歇啥事体。

△依还勿晓得辣海味，旧年有辩能桩事体。

△你还不知道了。去年有这么件事。

佢拉伊拉栈里。买之一百两银子货色。

阿拉辣伊拉仓库里向，买了一百两银子货色，

我们买了他们栈里一百两银子的货。

拨伊拉一百两银子个张银票。过之二日。银票送之转来者。

一张一百两的银票拨了伊拉。过了两天，张银票伊拿回来了，

给了他们一百两一张的银票。过了两天。他把那张银票拿回来了。

话啫假个。我一看。银票并勿曾圈过。就问伊。是假个味。

讲啥是假个。我一看银票，又无圈。我就问伊，既然是假个末，

说是假的。我一看银票。并没圈着。我就问他。既是假的。

那得勿圈呢。伊话。勿曾担到庄上去。所以勿曾圈。

哪能呀没圈呢？伊讲还呀没拿到店里去，所以呀没圈。

怎么没圈呢。他说没到本铺子去。所以没圈。

我一问伊。既然勿曾担到庄上去。那晓得是假个呢。

我又问伊，既然呀没拿到店里向去，侬哪能晓得假个呢？

我又问他。既没到本铺子去。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伊话。伊拉管账个看出来。是假银票。我一听伊个说话。荒唐得极。

伊讲伊拉会计看出来是像假银票。我一听解个闲话觉着邪气荒唐，

他说他们管账的。瞧着像假银票。我听这话很荒唐。

对伊话。来。担之箇张银票啫。侬一淘到庄上领银子去。

脱伊讲，阿拉两个人拿好解张银票，银行里换银子去，

就说咱们俩拿着这张银票。到银号里取银子去。

看伊假呢勿假。乃咪两家头。到庄上去。究竟勿是假个。

看看伊假个呢真个。乃末两家头到银行，终究勿是假个，

看看是假的不是。这么着。我们俩到了银号。竟自不是假的。

银子领出来者。箇辰光。面孔上勿好意思。

银子领出来了。解个辰光，伊面孔浪过勿过去，

把银子取出来了。那个时候他脸上很磨不开。

坍坍坑坑。担之银子啫转去个。

难为情得来，拿了银子回转去了。

就羞羞惭惭的。把银子拿回去了。

三、语音语法对照举例

下引的语料,是为了比较观察 100 多年上海话语音、语法及用词的变化。每四行为一列,连续排下去。在说话对象变换时用“△”符号标明。一列四行中,第一行是 1883 年的上海话,选自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编著的《松江方言练习课本》,记的是当时松江府上海徐家汇地区的上海话;第二行是该书的标音,这本书的标音大致与 1941 年蒲氏《上海方言语法》相同,译成了国际音标,以便与当今上海话语音对照;第三、四行是 1996 年的上海话及其注音。

△ 有一个学生子、要 来 学 画画、

jʋ iʔ-kə fiʔ-sā-tsɿ, jɔ le fiʔ wə-wə,

有 一个 学生, 要 来 学 画 画,

fiʋ₃₃ ʔiʔ₃₃gəʔ₄₄ fiʔ₁₁sā₂₃, ʔiɔ₄₄ le₃₃ fiʔ₃₃ fiɔ₃₃ fiɔ₁₁₃,

收 否。

sʋ vaʔ

收 哦?

sʋ₅₅va₃₁ʔ

△ 收 是 收个、

sʋ zɿ sʋ-kə。

收 是 收个。

sʋ₅₂ zɿ₃₃ sʋ₅₅gəʔ₃₁。

学 生,

fiʔ₁₁sā₂₃,

请 问 个 个 学 生 子、

ts'iŋ mən ku-kə fiʔ-sā-tsɿ,

请 问 个 个

tɕ'iŋ₄₄ mən₃₃ gəʔ₁₁gəʔ₂₃

有 几 岁 者。

jʋ tɕi-sʋ-tseʔ

有 几 岁 了 啊?

fiʋ₁₁₃ tɕi₃₃sə₅₅ləʔ₃₃ʔ₃₁ʔ

△ 今 年 十 岁。

tɕiən nɿe zəʔ sʋ.

今 年 十 岁

tɕiən₅₅nɿ₃₁ zəʔ₁₁sə₂₃.

△ 箇是年纪忒小、总要

ku z1 n̄e-t̄ei t̄əʔ siŋ, tsoŋ jɔ

葛是 年纪 忒 小, 中 要

kəʔ₅₅ ts1₃₁ n̄i₂₂ t̄ei₄₄ t̄əʔ₄₄ ɕiə₃₃₄ tsoŋ₅₃ ʔiə₄₄

十一二岁之末、学起来

zeʔ-iʔ n̄i sy-ts1 meʔ, fiəʔ-t̄ɕi-le

十一二岁仔末, 学起来

zəʔ₁₁ i₁₂ n̄i₂₂ s̄ə₂₂ ts1₂₂ məʔ₂₃, fiəʔ₁₁ t̄ɕi₂₂ l̄e₂₃

容易点。

joŋ-i tie。

容易点。

fiəŋ₂₂ i₅₅ ti₃₁。

△ 神父啊、箇个 学生子、

zən-vu-a, ku-kə fiəʔ-sā-ts1,

神父啊, 箇个 学生,

zən₂₂ vu₅₅ A₃₁· gəʔ₁₁ gəʔ₂₃ fiəʔ₁₁ sā₂₃,

小末小、一双手倒伶俐个、

siŋ meʔ siŋ, iʔ-s̄ə, sv to liŋ-t̄ɕiə-kə。

小末小, 一双手倒灵巧个。

ɕiə₃₃ məʔ_{ɕiə}₃₃₄ ʔi₁₂ s̄ə₃₃ sv₃₃₄ tsə₄₄ lin₂₂ t̄ɕiə₅₅ gəʔ₃₁。

到之 学堂里、里、读书末 勿用心、

tə-ts1 fiəʔ-d̄ə li, doʔ sy meʔ vəʔ-joŋ-sin,

到了 学堂里, 读书 勿用心,

tə₃₃ ləʔ₄₄ fiəʔ₁₁ d̄ə₂₂ li₂₃, doʔ₁₁ s1₂₃ ʔvəʔ₃₃ iəŋ₅₅ ɕin₃₁

拿着之 笔、七撮八撮、 房子者、

nə-zəʔ-ts1 piəʔ, ts'iʔ-teʔ-pəʔ-t̄əʔ, w̄ə-ts1-tse,

拿着仔 笔, 七撮八撮, 房子啊,

ʔn̄e₅₅ zəʔ₃₃ pi₁₂, t̄ɕi₁₂ t̄əʔ₅₅ pəʔ₃₃ t̄əʔ₃₁, v̄ə₂₂ ts1₅₅ A₃₁,

火轮船者、 搵来 有点 因头个。

hu-lən-ze-tse, t'æ?-lə jv tie jn-dv-kə

轮船啊, 搵得 有点 苗头个。

lən₂₂zə₅₅^{A31}, t'ʌ₃₃tə₄₄ fi_v₂₂ti₄₄ miə₂₂dv₅₅gə₃₁。

△ 读书 读过 几年。 △ 六岁

do? sy, do? ku-ɕie? tɕi nɛ? lo? sy

读书 读过 几年? 六岁

do?₂₂ s₁₅₂ do?₁₁ku₂₃ tɕi₃₃n_i₄₄? lo?₁₁sə₂₃

读起、连今年 读之 五个 年头。

do? tɕi, lie tɕian nɛ do?-tsɿ n-kə nɛ-dv。

读起, 连今年 读了 五年了。

do?₁₁tɕi₂₃ li₃₃ tɕin₅₅n_i₃₁ do?₁₁lə₂₃ fi_n₂₂n_i₅₅lə₃₁。

△ 写字 写得 好否。 △ 读书 末

sia-zɿ sia-tə? hɔ va? do? sy me?

写字 写得 好哦? 读书 末

ɕi_A₄₄ z₁₁₁₃ ɕi_A₃₃tə₄₄ hɔ₃₃v_A₄₄? do?₂₂ s₁₅₅mə₃₁

勿 认真、 写个 字 倒 蛮 好、

ve? nən-tsən sia-kə zɿ tɔ mə hɔ,

勿认真, 写个 字 倒 蛮好

ʔvə₃₃n_i₅₅tsən₃₁ ɕi_A₃₃gə₄₄ z₁₁₁₃ tɔ₄₄ ʔmɛ₅₅hɔ₃₁,

先生 话 啫 笔性 好个。

sie-sā wə lo piə?-siŋ hɔ-kə,

先生 讲 伊 笔 倒 蛮 会用。

ɕi₅₅sā₃₁ kɔ₃₃ fi₃₃ pi₁₄₄ tɔ₄₄ ʔmɛ₅₅ue₃₃iə₃₁。

△ 既然 有心要 学 画、盖末

tɕi-ze jv-sin-jɔ fiɔ? wɔ, ke?-me?

既然 有心要 学 画, 葛末

tɕi₅₅zɔ₃₁ fi₂₂sin₅₅iɔ₃₃ fiɔ₂₂ fi₁₁₃, kə?₃₃mə?₄₄

试个 一个 月月 看、再 行定当、

s₁-kə i?-kə nɔ?₂₂-nɔ?₂₂ k'ɔ, tse hā-diŋ-tɔ

试一个 月看, 再 定下来。

s₁₃₃i₁?₅₅gə?₃₁ fi₁?₁₁k'ɔ₂₃, tse₅₂ di₂₂o₅₅le₃₁。

成功 咗 勿成功 是 就 看得出。

zən-kɔŋ lo ve?-zən-kɔŋ z₁ ziv k'ɔ-tə?-ts'e?

成功 勿成功 是 就 看得出个。

zən₂₂kɔŋ₄₄ vuə?₃₃zən₅₅kɔŋ₃₁ z₁₃₃ ziv₁₁₃ k'ɔ₃₃tə?₅₅ts'ə?₃₃gə?₃₁。

△ 学 画 要 学 几年。 △ 第搭

fiɔ? wɔ jɔ fiɔ? tɕi nɛ? di-tæ?

学 画 要 学 几年? 第搭

fiɔ?₂₂ fi₁₁₃ fi₁ɔ₄₄ fiɔ?₃₃ tɕi₃₃nɛ₄₄?gə?₁₁tə?₂₃。

画画 间 里、有 两 样 学法、

wɔ-wɔ kɛ li, jv læ jā fiɔ?-fæ?。

画室里, 有 两种 学法。

fi₁ɔ₂₂sə?₅₅li₃₁, fi₁v₃₃, li₂₂tsɔŋ₄₄ fi₁ɔ?₁₁fə?₂₃。

一样 末 学着颜色、 无啥

i? jā me?, fiɔ?-tsɔ?-ŋæ-sə?, m-sa

一种末, 学 着 颜色, 既没啥

fi₁?₃₃tsɔŋ₅₅mə?₃₁, fi₁ɔ?₂₂ tsə?₄₄ ŋɛ₂₂sə?₄₄, fi₁m₂₂mə?₅₅sə₃₁

难事、年纪大点、一头二年、
 næ z₁。 nie-təi-du tie, iʔ-dv̄ ni n̄e
 难个。 年纪 大点， 一两年里向，
 n̄E₂₂gəʔ₄₄ ni₂₂təi₄₄ du₂₂ti₄₄, ʔi₁ʔ₃₃liã₅₅ni₃₃li₃₃eiã₃₁,

就会画者。 照箇个
 ziv we wə-tse tsə ku-kə
 就会画了。 照 箇个
 ziv h̄ue fiə₂₂ləʔ₄₄。 tsə₄₄ gəʔ₁₁gəʔ₂₃

学生子 能、因为伊年纪小啫、
 fiəʔ-sã-tʂ₁ nən̄, jn-we i n̄e-təi siə lo,
 学生 能够， 因为 伊 年纪 小，
 fiəʔ₁₁sã₃₃ gəʔ₁₁nən̄₂₃, ʔin₅₅ue₃₁ fi₃₃ ni₂₂təi₄₄ siə₃₃₄,

总要学三年工夫拉、
 tsəŋ jə fiəʔ sæ n̄e koŋ-fu la,
 中 要 学 三年 辰光辣海，
 tsəŋ₅₂ ʔiə₄₄ fiəʔ₁₂ se₅₅ni₃₃ zən₂₂ku₅₅laʔ₃₃he₃₁,

然而不过拉印板稿子上会得
 ze-əl peʔ-ku la jən-pæ ko-tʂ₁ l̄ə we-təʔ
 也 不过 辣 印板稿子浪 会得
 fiã₃₃ pəʔ₃₃ku₄₄ laʔ₂₂ ʔin₃₃pe₅₅ko₃₃ts₁₃₃l̄ə₃₁ ʔue₃₃təʔ₄₄

着着 颜色、若使要
 tsəʔ-tʂəʔ ɲæ-səʔ. zəʔ-s₁ jə
 着着 颜色。 假使 要
 tsəʔ₃₃tsəʔ₄₄ ɲE₂₂səʔ₄₄。 tɕiã₃₃s₁₄₄ ʔiə₄₄

打打稿子 换换 花头、 就

tā-tā-kɔ-tʂɿ we-we huə-dv, ziv

打打 稿子 换换 花头, 就

tā₃₃tā₃₃ kɔ₃₃tʂɿ₄₄ fiuə₂₂uə₄₄ ho₅₅dv₃₁, ziv₁₁₃

勿 成功者。 还 有 一 样 学

vəʔ zəŋ-kon-tse. wæ jv iʔ-jä; fioʔ

勿来事了。 还有 一种, 学

vəʔ₂₂le₅₅zɿ₃₃ləʔ₃₁。 ʔe₅₅iv₃₃ ʔiɿ₃₃tsoŋ₄₄, fioʔ₂₂

打稿子、 箇呀 非 五 六 年

tā-kɔ-tʂɿ, kə-a fi n loʔ nɛ

打 稿子, 葛 也 非 要 五 六 年

tā₄₄ kɔ₃₃tʂɿ₄₄, kəʔ₅₅ fi₃₃ fi₅₅iə₃₁ fi_{n22}loʔ₃₃ nɛ₁₁₃

勿 成功、 不过 学之 稿子 末、

veʔ zəŋ-kon peʔ-ku fioʔ-tʂɿ kɔ-tʂɿ meʔ

再 来三。 不过 学了 稿子以 后、

tse₄₄ le₂₂se₄₄. pəʔ₃₃ku₄₄ fioʔ₁₁ləʔ₂₃ kɔ₃₃tʂɿ₅₅i₃₃ fi_{v113},

好 学 油 画。 本 来、 画 画

hə fioʔ jv wə. pən-le, wə-wə

再 好 学 油 画。 本 来, 画 画

tse₅₅hə₃₃ fioʔ₃₃ fi_{v22}o₄₄。 pən₃₃le₄₄ fioʔ₂₂ fi_{o113}

一 道、 是 学 勿 尽 期 个、

iʔ-do, zɿ fioʔ veʔ zin-dzi-kə,

一 桩 事 体, 是 学 勿 到 头 个、

gəʔ₁₁tʂɿ₃₃ zɿ₂₂fi₄₄, zɿ₃₃ fioʔ₂₂ vəʔ₃₃ tɔ₃₃ dv₂₂gəʔ₄₄

只 要 学 个 人 自 家 要、

tse? jə fiə?-kə nən zɿ-kə jə,

只 要 学 个 人 自 家 要、

tsə?₃₃iə₄₄ fiə?₁₁gə?₃₃ nən₁₁₃ zɿ₂₂kə₃₃ ?iə₃₃₄,

多 留 点 心、就 多 晓 得 点

tu liv tie sin, ziv tu əiə-tə? tie.

多 用 点 心， 就 多 晓 得 点。

tu₅₂ fiə₂₂ti₃₃ əin₅₂, ziv₃₃ tu₅₂ əiə₃₃tə?₅₅ti₃₁.

△ 种 种 费 神 父 相 公 个 心、

tsəŋ-tsoŋ fi zən-vu siā-kəŋ-kə sin!

样 样 费 神 父 先 生 个 心！

?iā₃₃iā₄₄ fi₃₃₄ zən₂₂vu₅₅əi₃₃sā₃₃gə?₃₃ əin₅₂!

第 个 小 因、 准 于 学 稿 子、

di-kə siə-nə, tsən jy fiə? kə-tsɿ;

第 个 小 因， 准 定 学 稿 子。

gə?₁₁gə?₃₃ əiə₃₃nə₄₄, tsən₃₃din₄₄ fiə?₂₂ kə₃₃tsɿ₁₄₄.

年 数 长 远 点 勿 碍、 但 望

nə su zā-jə tie ve? ŋe tæ mō

年 数 长 点 勿 要 紧， 只 望 伊

nə₂₂su₄₄ zā₂₂ti₄₄ ?və?₃₃iə₅₅təin₃₁ tsə?₃₃mō₅₅i₃₁

学 得 精 明 末 是 哉。

fiə?-tə? tsiŋ-miŋ mə? zɿ-tse.

△ 勿 要

ve?-jə

学 得 精 一 点 就 好。

fiə?₁₁tə?₃₃ təin₅₅i?₃₃ti₃₁ ziv₃₃ hə₃₃₄.

勿 要

və?₁₁iə₂₃

客气、 尽管 放心、 不过

k'a?-təi, ziŋ-kue fō-sin, pe?-ku

客气, 尽管 放心, 不过

k'A?33təi44, tɛin33kuə44, fɔ33ɛin44, pə?33ku44

第搭 户荡 苦脑 点。 △ 呵、

di-tæ? wu-dō k'u-nɔ tie。 ɔ!

第搭 地方 苦脑点。 噢!

gə?11tA?33 di22fɔ44 k'u33nɔ55ti31. ʔɔ!

第搭 再好 无得、 灵魂 好、

di-tæ? tse-hɔ m-tə?, liŋ-wən hɔ,

第搭 再好 也 既没, 灵魂 好,

gə?11tA?23 tse55hɔ33 fiA33 fim22mə?44, lin22uən44 hɔ334,

肉身 也好、 样样 好。 △ 承 尊驾

nɔ?-sən a hɔ, jã-jã hɔ。 zən tsən-teia

肉体 也好, 样样 好。 承依

nɔi?11t'i23 fiA33 hɔ334 ʔiã33iã44 hɔ113 zən22nɔŋ44

话得好。

wɔ-tə?-hɔ

讲得 好。

kã33tə?44 hɔ334.

本书参考文献

1. John Macgowan, 1862: 《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2. Joseph Edkins, 1868: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First Edition: 1853)
1869: 《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3. Mission Catholique, 1883: 《Leçons ou Exercices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de Song - Kiang》, Zi - Ka - Wei, A L'Orphelinat de Tou - Sè - Vè
4. Rebouin, R. P. 1894: 《Dictionnaire Francais - Chinois Dialecte de Chang - hai, Songking, etc》, Shanghai
5. 上海美华书馆, 1900: 《官话指南》, 初版于 1882 年
6. 上海土山湾慈母堂, 1908: 《土话指南》, 初版于 1898 年
7. Davis, D. H. 1910: 《Shanghai Dialect Exercises》, shanghai
8. Gilbert McIntosh, 1916: 《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9. 上海美国圣经会, 1923: 《上海土白新约全书》
10. Parker, R. A. 1923: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广协书局总发行所
11. 赵元任, 1926: 《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 《清华学报》第 3 卷第 2 期

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4

种

12. 丁卓,1936:《中日会话集》,上海三通书局

13. Albert Bourgeois, 1939:《Leçons sur le Dialecte de Chang -
hai》, Cours Moyen, Imprimerie de T'ou - Sè - Wè

Albert Bourgeois, 1941:《Grammaire du Dialecte d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 - Sè - Wè

14. 刘月华、潘文娉、故铎,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

15. 吕叔湘、江蓝生,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

16. 刘丹青,1986:《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语言研究》总第10
期

1994:《“唯补词”初探》,《汉语学习》第3期

17. 陈平,1987:《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
语文》1987年第2期

18. 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等,1988:《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
育出版社

19. 钱乃荣,1989:《上海方言俚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现代汉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The Chang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3 U. C.
Berkeley

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 陆丙甫,1993:《核心推导语法》,上海教育出版社

附录：词语注释

本书第一、三、四、五、六、七、十六章中的上海话例词需要注释，分章顺序注释于下。

第一章 音系

汤包：小圆形包子，和汤吃。

心口：胸骨下部软处。

虾米：干虾肉。

单被：被单。

泡饭：加水稍煮或用开水冲泡而成的饭。

乖心肝：听话的心肝宝贝。

香肥皂：香皂。

三脚猫：(1)似乎什么都懂但样样不精通或指这样的人。(2)不精通某事或不精通某事的人。

空心汤团：不能兑现的许诺。

开眼乌龟：骂见钱或见物眼开的人。

么二三角落：(1)冷僻角落。(2)很差的地方。

乌搞百叶结：(1)乱搞。(2)纠缠不清。

酒盅：酒杯。

要好：关系密切。

印糕：面上打木印的糕。

考究：讲究。

寄娘：寄母。

本事：本领。

线脚：(1)线头。(2)针脚。

吵客：经常大吵大闹、捣乱秩序的人。

小贼：(1)小窃贼。(2)骂一般的使己不满者。

快手脚：做事快捷利索的人。

好算算：算得上。

吵相骂：吵架。

纸头纸脑：(1)纸一类的。(2)许多零碎的纸。

半半日日：形容很长时间(指该短时间能做好的事耽搁了较长的时间)。

半山勿尴尬：(1)事情才做了一

半。(2)两头没着落。

省个一百省:算了吧;省点事吧!

来三:(1)行。(2)能干。

老交:交情很深。

共总:总共。

肚皮:肚子。

袋袋:口袋;袋子。

慢用:慢慢吃吧。对客人请饭时的礼貌语。

料作:(1)衣料。(2)人品。贬义。

暖热:温暖,暖和。

皮夹子:钱包。

后天井:后院子。

垫刀头:被首先开斩的人。常用作比喻先被问罪的人。

神昏颠倒:神魂颠倒。

乱话三千:乱说一气。

回汤豆腐干:做回头事的人。

像煞有介事:(1)煞有介事。(2)摆足架子。

贴边:衣服的袖口或下摆上的边。

擦板:搓板,洗衣用。

吃进:(1)打扑克牌过程中因不利被迫收进无用的牌。(2)购进货物。(3)承担责任或后果。(4)吃了苦头说不出口或不能说

出口。(5)接受而无异议。

塞头:塞子。

一道:一起。

阿慧:称傻子。有时带昵称。

杀搏:(1)身强力壮,彪形身材。(2)大刀阔斧的动作样子。

扑落:电器插座。借自英语 plug。

阿屈死:讥骂不识事、不识人、不内行的人。

勿识头:(1)不谙世事,不知好歹。(2)吃亏,倒霉。

赤骨落:全裸。

七支八搭:乱搭腔;胡扯。

一天世界:(1)到处都是。(2)程度很深。(3)处处闻说。

一本三正经:一本正经。

七手八脚:人多事杂。

热昏:因头脑发热或糊涂而昏了头,常喻狂热。

着港:到手。

白相:玩。

轧头:(1)岔儿。(2)不幸。

络乱:混乱无绪。

没脱:阴沟、水管因堵塞而下水不通。

热络:朋友之间十分亲热,经常往来。

囫囵吞:吃东西不咀嚼吞下。

独眼龙:讥一只眼睛瞎了的人。

轧一脚:(1)插一手。(2)参与。

热汤热水:吃热的用热的。

辣手辣脚:手段狠辣。

第三章 语流中语音词的界限

三趟:三次。

天晓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无法分辩。

眼泪出:流泪。

背背驮:驮在背上。

鬼画策:鬼花样。

两起生:分开。

脚抽筋:腿筋肉痉挛。

路路通:有门路,有办法。

人来疯:指小孩在客人来时变得不安静,不文雅。

块头大:肥胖。

苗头足:办法多,趋势好。

硬撑:勉强支撑,用于指身体或辩论时。

饿煞:饿死。

煞清:非常清。

远转弯:绕个大弯子,常指说话委婉。

浪费光:浪费完。

顶开心:最高兴。

溘溘滹:(1)形容物体充满了水

活蹦出把戏:像猴子杂耍一样的表演。

热依大头昏:骂人头脑发热昏了头。

正在往下滴。(2)形容液体洒成一片。

出清爽:往外搬得一点不剩。

难过煞:难受得狠。

笔笃直:笔直。

血血红:像血一样通红。

出说话:因不满而有话说。

讨惹厌:惹人讨厌。

寻开心:(1)开玩笑,闹着玩。(2)挑逗。

轧闹猛:凑热闹。

拆烂污:做事不负责任。

看白戏:(1)不出钱看戏。(2)幸灾乐祸地旁观。

阿弟:弟弟。

人客:客人。

老底子:(1)从前。(2)原来的底子。

老实头:老实人。

白塌塌:形容近似白色。

花拆拆:形容举止轻佻,喜拈花惹草。

笔笔挺:形容非常挺。
达达滚:形容液体沸腾。
脚碰脚:(1)差不离。(2)并排地躺,脚在一起。
实打实:踏踏实实。
横势横:横下一条心。
三缺一:四人成局的打牌等游戏只来了三人。
百有份:爱管闲事,件件事情都介入。
穷开心:(1)很快活。(2)人穷但玩得快活。
白嚼蛆:(1)话多而重复。(2)瞎说。
硬出头:不顾一切敢于出头或指这样的人。
活作孽:活受罪。
瞎和调:跟着别人的话瞎说一气。
侪吃光:都吃完。
勿作兴:不应该。
勿出汤:嫩气,不大方老练,少见世面的。
好吃吃:因老实而易被人欺负。
瞎来来:莽干,乱来。
痴头怪脑:疯疯癫癫。
寒毛凊凊:毛骨悚然。
放伊一码:饶了他这一遭。

重手重脚:动作笨拙,下手重。
要紧勿煞:(1)有什么要紧的!(2)很抓紧。
瞎七搭八:(1)说话胡乱拉扯,硬拉瞎搭。(2)胡诌,瞎说。
前世一劫:前世有缘;前世有欠。
的粒滚圆:非常圆。
闷声勿响:沉着气,不发一声。
活脱势像:完完全全相像。
作天作地:大吵大闹,大耍无赖。
热大头昏:骂人昏了头,想入非非。
卖野人头:装着精通,实际弄假骗人。
一式一样:一模一样。
没不通风:一点气都不透。
烧饭家生:炊具。
乒令乓冷:打碎玻璃的声音,敲打金属板发出的声音;乱丢硬物发出的声音。
切历促落:悄悄说话的声音。
两头勿着港:两边都得不到预料可得的好处。
推扳一眼眼:差一点儿。
半半六十日:形容很长时间(指该短时间能做完的事耽搁了较长的时间。)
碰鼻头转弯:(1)遇阻拐弯。(2)

碰钉子回头。

开年礼拜九：无指望的日子。俏皮话。

火车开过头：时已过，机已失。常用于开玩笑时或娱乐时指无意之间轮过。

开无轨电车：说话、讨论或思想活动离题、漫无边际。

本生是：本来是。

老凶：很凶。

介快活：这么愉快。

邪气好：很好。

齐巧来：正巧来。

交关厉害：很厉害。

会得吃：会吃。

坏来兮：坏得很。

气煞快：差点气死。

要嘅没快了：快要没有了。

嗲得来：真嗲。

吃畅：吃久吃足。

凶得来要死：凶得要死。

拨我：给我。

掙脱伊：丢掉他。

吃吃我：欺负欺负我。

搵个：这个。

伊面：那边。

路边浪：路边上。

床高头：床上。

路梯下头：扶梯下面。

写辣辣黑板浪：写在黑板上。

落实辣辣行动浪向：落实在行动上。

邪气漂亮个衣裳：非常漂亮的衣服。

轻轻叫进去：轻轻地进去。

慢慢介走：慢慢地走。

写了快：写得快。

自家屋里个：自己家里的。

一歇歇也勿停个做：一会儿也不停地做。

跑得快哦：走得快吗？

吃仔物事：吃了东西。

坐辣吃：坐着吃。

想了一歇：想了一会儿。

开辣海：开在那儿。

拆尿出：小便失禁。

盯牢：盯住。

吃脱：吃掉。

困着：睡着。

我脱侬：我和你。

台子佬凳子：桌子和凳子。

衣裳脱仔裤子：衣服和裤子。

为仔伊开心：为了他高兴。

葛佬来了：所以来了。

还嘅没吃味：还没有吃了。

去吃饭呢啥：去吃饭还是干什

么。

吃饭佬啥:吃饭等。

打翻辣海:打翻在那儿。

我做得动辣味:我能干活着呢。

第四章 名词

阿末头:称最小的一个孩子。

阿乡:讥称乡下人。

阿木林:讥讽头脑不灵巧、什么都不懂或这样的人。

阿屈死:讥骂不识事、不识货、不内行的人。

老枪:鸦片烟鬼。

老户头:(1)老主顾。(2)常客。

老油条:骂做事马虎、推拨不动、不听劝戒、不理责骂的人。

老滑头:(1)一贯油滑的人。(2)一贯不守信用的人。

老十三:骂一贯做出轻浮不入眼举动的人或说轻浮令人讨厌的话的人。

小白脸:面容白皙秀美的男青少年。

小乖人:会处世、不得罪人的人。

小瘪三:(1)对小孩子的憎称或昵称。(2)流落街头乞讨为生的孩子。

小出老:骂小孩,有时带亲切感情,为昵称。

养辣水缸里个末:养在水缸里的呀。

侬讲好味:你讲吧。

小鬼头:骂小孩,常为昵称。

小塌皮:小顽童;小无赖。有时作昵称。

小慧大:小傻子。常用作昵称。

小八辣子:(1)无地位的普通老百姓。(2)小孩子。

大细:子女。

大爹:大伯父。

大阿福:(1)无锡惠山泥人。(2)讥称胖子。

大好佬:大亨,大人物。

大块头:胖子。

名头:名字。

肉头:肌肉;果肉。

镯头:手镯。

龙头:(1)人力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车把。(2)自来水等的放水活把。

魂灵头:灵魂。

饭箩头:放饭的竹箩子。

男团头:男孩子。

东风头:东风。

饭碗头:(1)饭碗。(2)喻职业。

- (3)留在饭碗里的、吃剩的一、两口饭。
- 吃头**:吃的东西。
- 赚头**:利润。
- 浇头**:盖在面上或饭上的菜。
- 衬头**:衬布。
- 推头**:(1)拒绝的理由。(2)借故,推托。
- 望头**:希望,好的结果。
- 扳头**:扳手。
- 轧头**:见第一章注。
- 花头**:(1)花纹。(2)新奇的主意或办法,花样。(3)奥妙。
- 高头**:(1)高处。(2)上面。
- 嫩头**:嫩的部位。
- 寿头**:笨蛋,傻瓜。
- 老实头**:见第三章注。
- 尴尬头**:(1)不上不下的时间或地步。(2)不凑巧。(3)必要时。
- 夜头**:晚上。
- 早晨头**:早晨。
- 黄昏头**:傍晚。
- 夜快头**:傍晚时。
- 中浪头**:中午。
- 日里头**:白天。
- 后底头**:后面。
- 里向头**:里面。
- 外底头**:外面。
- 地下头**:地下。
- 门口头**:门口,门前。
- 班头**:班次。
- 斤头**:(1)以“斤”为计量单位。(2)份量。
- 分头**:以“分”为计钱单位。
- 元头**:以“元”为计钱单位。
- 条头**:成条状的。
- 听头**:一听一听装的。
- 块头**:(1)成块状的。(2)肌肉的胖瘦。
- 阵头**:一阵一阵的。
- 趟头**:次数。
- 坎头**:行数。
- 一捆头**:(1)表示被捆的东西的整体状态。(2)表示“捆”的动作一下子完成。
- 廿支头**:表示以“20支”为整体来计算。
- 三坎头**:表示有三条在一起的标志。
- 独家头**:独自一个人。
- 五角头**:五角钱一张的纸币。
- 两斤头**:表示以“两斤”为一个整体单位计算。
- 冷饭头**:些少冷饭。
- 床横头**:床前。
- 灶前头**:灶前。

头起头:开始时。
上风头:风吹来的方向。
早发头:发育早的孩子。
辣末生头:突然。
多多头:(1)多出来的一点儿。
(2)增生的圆形小块。
滴滴头:(1)一小块突出的东西。
(2)盖子、帽子等顶上的小圆蒂。
脚脚头:(1)下脚。(2)剩下的一
点儿。
棒棒头:小棍子。
粒粒头:一颗一颗的颗粒状的东
西。
须须头:须状的东西。
毛毛头:毛状的东西。
沿沿头:边沿。
胡梯头:扶梯前。
结结头:小扣儿。
末末头:粉末。
蕾蕾头:皮上起的小粒。
模子:(1)坯。(2)人的身材体
型。(3)某种类型的人。(4)够
交情、识时务的人。
镬子:锅子。
纽子:纽扣。
额子:名额。
翎子:暗示。
关子:紧要处。

浪荡子:到处游荡、不务正业的
青年人。
叫花子:乞丐。
出老码子:对所恨者的骂语。
上趟子:上次。
后日:后天。
旧年:去年。
箍桶个:修木桶、木盆的。
剃头个:理发的人。
卖拳头个:行街施力气、耍杂技
乞钱,或带卖膏药之类的人。
白相法:玩法。
困相:睡的姿态。
惹气相:惹人生气的模样。
肉麻相:(1)由轻佻、虚伪言行引
起不舒服感的样子。(2)舍不得
的样子。
触气相:讨厌的样子。
阿三:(1)称呼排行第三的孩子。
(2)旧指警察。音译词。
瘪三:(1)饥瘦、衣衫褴褛、聚众
哄抢的乞丐。(2)骂人如乞丐。
牛三:牛皮。
赖三:两性关系混乱的女流氓。
小鬼三:小鬼。
老鬼三:(1)任指人,贬义。(2)
任指物。(3)委婉指月经。
猪头三:骂人如牲口。

- 来三**:见第三章注。
- 肮三**:(1)令人不快、失望。(2)搞僵。(3)不正派,近乎下流。
- 刮三**:(1)显露。(2)发觉;败露。(3)难堪。(4)差劲。
- 翘老三**:死。对人称带贬义,自称带诙谐。
- 弹老三**:死。带诙谐或贬义的色彩。
- 小毛头**:婴儿。
- 陌生人**:生人。
- 老好人**:是非不分、谁也不得罪的人。
- 后生家**:青年。
- 牌鬼**:打牌成瘾的人。
- 赖学精**:讥不肯上学的孩子。
- 棚户**:结构简陋的房屋或住在其中的人家。
- 钉子户**:漫天要价、赖着不肯搬走的动迁户。
- 焦毛气**:煮焦的食物所发出的气味。
- 隔宿气**:腐败的食物发出的气味。
- 河浜**:小河。
- 薄脆**:薄形的脆饼。
- 阔狭**:宽窄。
- 奶臭**:吃奶婴儿发出的气味。
- 雪里蕻**:雪里红,芥菜的变种,多用于制作咸菜。
- 蟹壳黄**:内含酥油外有芝麻的小烘饼,色、形似蟹壳。
- 引线**:缝衣针。
- 围身**:用带子系在身上,遮住前身衣裤的布兜。
- 挖耳**:耳勺儿。
- 缺荡**:缺口。
- 陪身**:背垫。
- 叫哥哥**:蛴蛴儿。
- 炒米花**:爆成的米花儿。
- 脚劲**:足力。
- 洋盘**:(1)不内行,不识货。(2)讥不内行、不识货、缺乏经验的人,常指遇事上当但又不觉察的人。
- 罩裤**:穿在最外面的裤子。
- 跷脚**:(1)跛子。(2)拐腿。
- 柏油筒**:(1)装柏油的铁桶。(2)喻腰身粗、身材矮的人。
- 娘娘腔**:喻男人的言语举动女性化。
- 头生**:头胎。
- 外快**:(1)额外收入。(2)占到意外的便宜。
- 百搭**:(1)扑克、麻将牌里与其他牌都能搭配的一张牌。(2)喻能

- 做各种事或能与各种人搭上关系的人。
- 热炒：当场炒出来的菜。
- 人客：客人。
- 虾干：干的连壳虾。
- 鱼鲜：鲜鱼。
- 汤团：汤圆。
- 汤三鲜：用“三鲜”煮成的汤，“三鲜”指鱼圆、肉圆、鱼块、蛋块等杂合而成的菜。
- 雨麻花：毛毛雨。
- 手拎包：手提包。
- 外插花：计划之外的插入。
- 雌孵雄：两性人。
- 鱼白：鱼的精液。
- 蟹黄：蟹体内的卵巢和消化腺。
- 虾红：虾头部的红色干硬块。
- 肉冻：冷天结冻的热汤和肉。
- 镬焦：锅巴。
- 柴爿：木头劈成的小木块或小木条，供引火用。
- 肉段：鱼、虾等菜肴肉多的一段。
- 田爿：田地。
- 炭结：小块的炭，供取暖用。
- 眼眼：小洞儿。
- 豁豁：裂缝儿。
- 荡荡：小水潭。
- 坼坼：裂缝儿。
- 沿沿：边沿儿。
- 坳塘：低陷下去的一小块。
- 玳玳：零杂的东西。
- 节节龇龇：各个关节。
- 布头布脑：零碎的布料。
- 纸头纸脑：见第一章注。
- 前生前世：(1)前世。(2)无论如何。
- 热天热色：很热的天气。
- 面长面短：面貌、模样。
- 田鸡：青蛙。
- 毛豆：菜豆。
- 鸡毛菜：一种青菜，形状和大小像鸡毛。
- 揩台布：抹布。
- 瘪嘴团：小团子，无馅，做时用手按出一个凹形。
- 石库门：上海特有的一种砖木结构房子，门框用石条砌成。
- 肋棚骨：肋骨。
- 亲家公：子女结亲，两家父亲对称。
- 小祖宗：骂不争气的后辈。
- 珍珠米：玉米。
- 板刷头：平头。
- 田螺眼：大而圆的眼睛。
- 毛脚女婿：即将与女儿成亲的男子。

黄鱼脑子:喻笨脑子。

长脚鹭鸶:喻身高腿长者。

矮老卜头:喻矮人。

脱底棺材:喻吃光用光的人。

面包车:形似长方形面包的小型客车。

电车路:喻额上横条形皱纹。

兰花节头:兰花指。

空心汤团:见第一章注。

缩头乌龟:(1)骂头不伸出,尤指天冷头缩起来(如缩在被窝中)的人。(2)骂遇事退缩者。

烂泥菩萨:(1)喻自身难保的人。(2)喻无回音、于事无补、只说不动或无用的人。(3)喻和气、笑容满面的人。

土司:涂有肉糜的烤面包片。借自英语 toast。

司的克:手杖。借自英语 stick。

倍司:低音。借自英语 bass。

开司米:羊绒毛制成的细毛线。借自英语 cashmere。

水门汀:水泥坪。借自英语 cement。

白脱:黄油。借自英语 butter。

蜡克:硝基木器清漆。借自英语 lacquer。

回丝:废棉纱头。借自英语 waste。

扑落:电器插座。借自英语 plug。

派司:(1)出入证。(2)通过。借自英语 pass。

维他命:维生素。借自英语 vitamin。

曲奇饼:家常奶油小甜饼。借自英语 cookie。

卡宾枪:一种马枪。借自英语 carbine。

牛轧:奶糖。借自英语 norget。

味之素:味精。借自日语味の素。

风疹块:风疙瘩。

小菜卡:计划供应时,限量供应部分蔬菜食品的凭证。

烂泥:泥土。

老早:(1)从前。(2)早就。

哀个辰光:那时候。

辮枪:这段时间。

晏歇:晚些时候;过会儿。

旧年:去年。

开年:明年。

辮个月:这个月。

早浪向:早上。

角落头:角落。

老虫:老鼠。

第五章 动词

- 帮衬:**帮助。
- 戳铲:**指斥,说坏话,毁誉。
- 收捉:**收拾。
- 撮掣:**两相抵消。
- 牵记:**挂念。
- 顾惜:**照顾珍惜。
- 雷响:**打雷。
- 冰胶:**结冰。
- 客满:**满座。
- 贼偷:**被贼偷去东西。
- 天好:**天晴。
- 火着:**着火。
- 眼热:**眼红。
- 眼泪出:**流泪。
- 断档:**(1)缺货。(2)脱销。
- 揩油:**(1)擦油。(2)占小便宜。
- 叫饶:**讨饶。
- 豁边:**(1)越出常限;出漏子。(2)糟糕。
- 搭界:**有关,有关系。
- 开坼:**迸裂小缝。
- 穿绷:**拆穿,露馅。
- 跟脚:**(1)鞋子大小穿着正合适。(2)随即。
- 走风:**泄密。
- 板面孔:**(1)绷着脸。(2)生气;翻脸。
- 轧苗头:**揣测分析别人的言谈、神情或事情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而灵活处事。
- 讨巧:**投合时尚或人们的喜爱;投其所好。
- 搭错:**(1)把这搞错成那。(2)接错,不正常。
- 厥倒:**(1)昏厥过去。(2)傻眼了;真不可思议;吃惊于意外之事。
- 绷紧:**(1)束缚紧。(2)撑紧。
- 吃瘪:**(1)屈服,认输;尤因理亏而无言以对。(2)压服;折服。(3)不得志。
- 拖晏:**延迟。
- 弹开:**(1)滚开。(2)靠边。(3)不考虑。
- 相打:**打架。
- 倒贴:**倒过来贴补。
- 瞎话:**胡说。
- 阴损:**暗中损害别人。
- 硬撑:**硬挺。
- 两起生:**(1)不合套。(2)分开。
- 一脚去:**(1)事情一路很快告终完蛋。(2)很快死去。
- 落葬:**下葬。
- 回翻:**食物受潮,因而不脆。

烦费:麻烦费心。

放生:(1)做善事,把别人抓到的小动物放掉。(2)相约做一事,临时一方负约。(3)对下属放任。(4)饶了他。

讨惹厌:见第三章注。

雨落:下雨。

排排坐:孩子并排坐。

背背驮:见第三章注。

跌跌撞:跌跌撞撞。

有心有想:有耐心。

作精作怪:(1)作祟,无事生非。(2)大吵大闹,大耍无赖。

候分候数:不多不少,衡量精确。

吃辛吃苦:含辛茹苦。

作天作地:见第三章注。

碍手碍脚:妨碍别人活动;给人带来阻碍。

拍手拍脚:高兴地手舞足蹈,乱拍手的样子。

硬吃硬做:硬逼着干。

自说自话:(1)自作主张。(2)自言自语。

有种出种:子女的性格、脾气、行为像其父母。

有样呀样:似有似无。

相帮:帮助。

相骂:吵架;争吵。

相争:相互争论。

相好:(1)做好朋友。(2)相爱。(3)情人。

乐得:顺其自然,正好可以。

会得:会。

有得:(1)给,能得到。(2)有。(3)更要有,还要有。

关照:(1)吩咐。(2)照应。

松动:原来绷紧、卡住,现在有所放松。

和调:跟着别人的话加入说。

脱空:(1)落空;失去财物。(2)两头无依靠;悬空。

搭手:(1)配合。(2)合作得来。

轧闹猛:凑热闹。

走样:失去原来的样子。

懊牢:懊悔。

辣辣:在;正在;在那儿。

跑:(1)走。(2)奔跑。

汰:洗。

陪:靠;依仗。

吃硬档:扣入标准的档次。

打顿:耽搁。

动气:生气。

搭僵:(1)暂时充用一下。(2)错位;不灵活。

出松:(1)走,离开。(2)东西损坏而丢弃。

- 看相:**(1)看中。(2)是否中看的样子。
- 穿绷:**拆穿,露馅。
- 眼痒:**眼红。
- 跳浜:**(1)跳过小河。(2)跳过一段做。
- 插档:**(1)插入打乱正常秩序。(2)插入排队购物的队伍。
- 蛮:**相当;很。
- 辣海:**在;在那儿。
- 搭档:**合作;合伙。
- 搭道:**结伴;结伙。
- 搭脚:**(1)有连带关系。(2)主仆有私。
- 搭桥:**(1)撮合。(2)造桥。
- 搭班:**协作做某事。
- 搭话:**交谈。
- 搭腔:**(1)接着别人的话说。(2)交谈;理睬。
- 搭嘴:**回答,介入。
- 搭讪:**(1)与人随便拉话。(2)为了跟生人接近而找话说。
- 搭伙:**加入伙食组织。
- 搭卖:**卖商品或食品时把劣品或滞销品加上一起卖。
- 搭酒:**备菜就酒。
- 搭脉:**(1)诊脉。(2)较量,交手。(3)试探。
- 搭台:**搭建讲台或舞台。
- 搭牢:**(1)合在一起。(2)附着。
- 搭脱:**浪费,耽误。
- 搭线:**(1)线路错乱。(2)思路混乱,精神不正常。
- 搭勿够:**(1)没交情,不够朋友。(2)吃不消。
- 搭得着:**够得着;攀附得上。
- 搭架子:**摆架子。
- 搭凉棚:**把手放在额前挡光。
- 搭把手:**助一臂力。
- 搭手搭脚:**东碰西摸。
- 打脚搭手:**行动不便。
- 搭头搭脑:**没有精神,昏昏欲睡的样子。
- 打朋:**开玩笑。
- 打横:**横放。
- 打盹:**打瞌睡。
- 打气:**(1)把气打入。(2)鼓动,助威。
- 打出手:**动手打架。
- 打滑挞:**机件因螺纹损而打滑。
- 打中觉:**午睡。
- 打呵险:**打哈欠。
- 打恶心:**反胃。
- 打白客:**打抽风。
- 打回票:**退回。
- 打圆场:**调和矛盾解决纠纷。

打包票:保证,包在身上。
打开司:接吻。
打底脚:打包时将劣质或烂水果悄悄放在底下。
出头:(1)出面。(2)解脱出来。(3)超出,过头。
出道:(1)初入成人期,有了职业,能自立。(2)学成某种技艺,学徒满师。
出松:走,出发,离开。常带贬义。
出精:到顶,到极点。
出手:(1)卖完。(2)行动。
出水:浴毕。
出世:(1)到顶。(2)到世上。
出场:出面干涉。
出风头:(1)出头露面显耀自己。(2)有光彩,很神气。
出外快:占到意外的便宜。
出毛病:(1)出意外。(2)出差错,出问题。
出花头:出怪主意,想出花招。
出洋相:闹笑话,出丑。
出冷门:发生意料之外的事。
出说话:因不满而有话说。
出精出怪:动出歪脑筋,提出怪要求。
吃劲:耗费力气。

吃没:吞没。
吃进:见第一章注。
吃香:入时,受欢迎,吃得开。
吃准:拿准;确认。
吃药:(1)上当,受骗。(2)吃苦头。
吃酒水:吃宴席。
吃屁股:被打屁股。
吃勿落:(1)吃不下。(2)接受不下。
吃轧头:受挫。
吃生活:挨打。
吃汤团:(1)舞女一晚在舞场上找不到舞客。(2)考试得零分。(3)比赛没成绩。
吃大菜:(1)吃西餐。(2)裸身冷水浇头。
吃豆腐:(1)挑逗,猥亵,侮辱女人。(2)挑逗着开玩笑。
吃家生:挨打。
吃野食:偷饭。
吃白食:(1)吃喝自己不出钱的酒饭。(2)欺诈人的财物。
吃得开:行得通,受欢迎。
吃官司:坐班房。
吃赔帐:赔钱。
吃轧帐:处于其间,受夹击。
吃辣货酱:给点厉害尝。

吃外国火腿:被外国人足踢。

吃生米饭:喻态度恶劣,不讲道理。

开荤:(1)长久吃素后,开始吃荤菜。(2)开眼界,首次尝试。(3)初次获得性经验。

开牙:(1)蟋蟀开始张牙能斗。(2)人或动物开口。(3)初次性经验。

开步:跨出第一步,起步。

开价:提出卖价。

开尺:开始用尺子量。

开销:(1)化费;付帐。(2)干一场,算清帐。

开牌:开始玩牌。

开大兴:说大话,信口开河,吹牛。

开红灯:成绩不及格。

开头刀:第一个受罚。

开胃口:(1)增进食欲。(2)心情舒畅。

开天窗:(1)版面上留着一块空白。(2)考卷上有的题目做不出留着空白。

开码头:(1)出门,去外地。(2)打开新地盘。

开房间:与情人去旅馆幽会。

开小灶:(1)对特殊人物特别安排餐食。(2)喻对个人特别辅导。

开脱排:溜走。“脱排”原指“脱排油烟机”。

开荷兰水:喝倒彩。“荷兰水”是上海最早的汽水。

有数:(1)心有灵犀,暗中相通。(2)有交情。(3)有把握。

有种:有胆量。

有路:(1)有后路、后门可走。(2)有办法。

有介事:有这么回事。

有心想:(1)有耐心。(2)精力集中。

有缠头:好多纠缠。

有来头:有背景,有靠山。

有苗头:(1)有希望。(2)有办法,有本领。

有长心:肯长久坚持下去。

有搭头:很投机。

有清头:(1)懂事,听话,守规矩。(2)有头脑,有分寸。

有数有脉:(1)心中有数,一清二楚。(2)有交情。

有要嘅紧:做事不抓紧,慢腾腾,一点不心急的样子。

第六章 形容词

奘:肥;胖。

晏:迟;晚。

棚:密,盛。

囔:便宜。

黏:(1)不脆,软而粘连。(2)稠。

恹:坏。

宜:斜。

凄:凉,冷。

涕拖:(1)不干净,不整齐。(2)面部肮脏,衣发散乱。

疙瘩:(1)办事不爽气。(2)性格脾气别扭难弄。(3)不易解决的问题。

乌苏:杂乱而脏,使人难受。

贼腔:不三不四;怪样不堪入目;怪话不堪入耳。

懒料:任意挥霍,无所事事。

棘手:(1)棘手。(2)手段狠辣,厉害。

老鬼:经验丰富;资格老;精明。

独幅: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

难行:难受。

好过:(1)舒服。(2)过得快。

精光:一点也不剩。

头挑:出类拔萃。

弹硬:坚强,不懦弱。

搭浆:(1)差劲,糟糕。(2)敷衍,应付。

上路:(1)做事讲义气,够朋友。(2)办事得体,好通融。

扎劲:有劲儿;有刺激;有趣。

吃酸:(1)搞僵而懊恼。(2)难弄,使人难看。(3)吃不消,不好受;棘手。(4)对某人某事表示无可奈何或敬佩。

走油:(1)够呛。(2)火腿变质。

贴肉:贴心。

着实:(1)结实。(2)落实。(3)远远。

搯心:(1)心中舒服愉快,称心满意。(2)得意。

发噱:滑稽。

来事:(1)行。(2)能干。

适意:舒服,感觉好。

暖热:暖和。

软熟:纸张、被子、床铺、衣服等软而有舒适感。

奸刁:奸诈狡猾刁钻。

闹热:热闹。

坦和:坦然,平和。

准足:标标准准,实足。

阴刁:表面和善,实际阴险刁滑。

推扳:(1)差。(2)差劲。

做作:不自然,故意装出某种样子或强调。

凹桥:曲折阻挠。

烦难:做起来费事;难。
省轻:省力轻松。
宽舒:(1)宽裕。(2)宽敞。(3)宽余,时间不紧。
头大:烦人;伤脑筋,难弄。
眼热:眼红,羡慕。
肉痛:心疼,不忍割舍。
热昏:见第一章注。
枉空:白白地;枉为。
老结:(1)指青少年人成熟老练。(2)结实,坚固。
顶真:很认真,一丝不苟。
嫩坯:指青少年人不成熟不老练。
好好叫:(1)好好地,好好的。(2)远远地。(3)比这更。(4)听话,乖一点。
慢慢叫:(1)慢慢地,慢慢的。(2)等一会儿。
明明叫:明明。
毛毛叫:大约。
扣扣叫:刚好,不差一点儿。
笃笃叫:很安心地,悠哉悠哉。
鳃鳃叫:(1)如骨鲠在喉,说不出来。(2)不顺从,不听话。
当心点:小心点儿。
豪悻点:快点儿。
明明仔:明明。

非常仔:非常。
白白里:白白地,丝毫不起作用。
特特里:(1)特别地。(2)特地。
约约乎:大约。
险介乎:(1)差一点儿。(2)很险。
笃笃能:很安心地,悠哉悠哉。
乌乌能:(1)感觉舒服时发出的声音。(2)呜呜叫的声音。
腊声能:突然响响地打一下。
好白话:好说话,好商量。
好吃饭:很容易做。
好白相:好玩。
触气:(1)令人讨厌生气。(2)女子对挑逗等言行的嗔怪之言。
惹气:令人讨厌,看不惯。
厌气:闲着无聊而感到纳闷寂寞。
腥气:腥味。
重墩墩:形容重量重或重手重脚地做事。
瘪塌塌:(1)形容内容空虚,只剩薄薄的一层。(2)形容扁瘪。
酸几几:形容味儿带酸。
毛乎乎:(1)形容不光滑。(2)形容脾气急躁。
实别别:形容包内、袋内充实。
风落落:形容阵阵风儿吹来。

汗津津:形容微微出汗的样子。

神烱烱:形容入神后忘乎所以的样子。

色迷迷:形容好色的样子。

鬼触触:形容鬼鬼祟祟的样子。

翘松松:形容蓬松翘起的样子。

去匆匆:形容匆匆离开的样子。

昏冬冬:形容头昏或神志不清。

长悠悠:形容物体长长的样子,褒义。

矮墩墩:形容个子矮矮的。

胖笃笃:形容胖而可爱。

瘦刮刮:形容身体消瘦。

扁塌塌:形容扁平。

胀鼓鼓:形容饱满。

油滋滋:形容渗出油来的样子。

粘搭搭:形容粘而沾物。

圆鼓鼓:形容圆而结实。

绿莹莹:形容绿而有光泽。

蓝亨亨:形容带有蓝色。

青奇奇:形容带有青色。

灰扑扑:(1)灰蒙蒙。(2)形容衣物上灰尘多。(3)形容风尘仆仆。

臭烘烘:形容臭气熏人。

辣蓬蓬:形容有点辣味。

淡搭搭:形容淡而无味。

滑笃笃:形容较滑。

毛葱葱:(1)形容物体表面粗糙。

(2)形容做事不仔细周到。

寒丝丝:(1)形容天气寒冷的感觉。(2)形容有病时体寒的感觉。

痒萋萋:形容小刺或似有小刺致痒的感觉。

潮搭搭:形容有点儿潮湿。

老渣渣:形容吃的东西老得像渣滓。

木乎乎:形容麻木、失去感觉。

嫩几几:形容蔬菜鲜嫩。

糊达达:(1)形容食物煮烂了的样子。(2)形容颜色混在一起分不清。

烂糟糟:形容像要烂掉的样子。

结绉绉:(1)形容东西结实紧密。(2)形容经济拮据。

碎粉粉:形容碎得如粉末。

翘冬冬:形容硬硬地翘起。

薄器器:(1)形容衣衫单薄的样子。(2)形容片状物薄薄的样子。

空荡荡:形容空荡无物。

野豁豁:(1)形容说话做事不着边际。(2)形容距离远。

憨血血:傻乎乎。

木兴兴:形容呆愚不灵活。

呆瞪瞪:形容睁大眼睛呆着看。
屈搭搭:形容人有点儿不识好歹。
嗲溜溜:形容撒娇的样子。
急吼吼:形容心情急切。
浮惹惹:形容握物和做事不牢靠。
慢吞吞:形容动作缓慢。
生生光:形容非常光滑。
习习薄:形容非常薄。
野野大:形容非常大。
拍拍满:形容非常满。
锃锃亮:形容非常光亮。
煞煞齐:形容非常整齐。
笔笔挺:形容非常挺括。
独独转:形容液体沸腾的样子。
蜡蜡黄:形容像蜡一样的非常黄。
煞煞白:形容非常白,常指脸色很白,无血色。
生生青:形容非常青。
血血红:形容像血一样的红。
通通红:形容非常红。
呼呼烫:形容非常烫。
冰冰凜:形容像冰一样非常冷。
索索抖:形容不住地发抖。
绷绷硬:形容非常硬。
石石老:形容食物老得像石头一样。
搏搏跳:(1)形容不住地跳。(2)形容受惊后心悸。
乒乒响:(1)形容乒乒乓乓的响声。(2)好得没话说;响当当的。(3)干脆,守信用,名副其实。
达达滚:见第三章注。
塔塔潜:形容满得将要溢出。
涫涫漓:见第三章注。
格格颺:形容纠缠不清。
雪白滚奘:白白胖胖。
刮辣松脆:形容很松很脆,一咬就碎,并有响声。
碧绿生青:形容植物非常绿。
石骨挺硬:形容非常坚硬。
的粒滚圆:见第三章注。
金光锃亮:形容亮得闪闪发光。
笔笔生清:形容非常清澈。
赤刮辣新:形容崭新。
笔笔翘:形容翘而直。
的粒滑:形容圆而滑。
绷介硬:形容硬而挺。
笔立直:笔直。
赤辣黄:形容很亮的焦黄色。
煞辣齐:形容十分整齐。
墨出黑:墨黑。
精打光:彻底完蛋。
爽瞭势白:形容脸色很白,毫无

血色。

煞辣势清:形容非常清洁。

活脱势像:活像。

煞辣势平:形容非常平整。

煞辣势齐:形容十分整齐。

笔笃势直:笔直。

的角势方:形容方方正正。

疙里疙瘩:(1)办事很不爽快。(2)脾气性格很难弄。(3)事情不顺利。

极里极吼:形容急迫失态的样子。

挖里挖掐:(1)形容调皮刁钻,挖空心思阴损别人。(2)使人难以对付,使人感到为难和憎恨。

肮里肮三:(1)令人不快、失望。(2)事情弄得很僵。(3)很不正派,近乎下流。

促掐:(1)形容调皮刁钻,挖空心思阴损别人。(2)使人难以对付,使人感到为难和憎恨。

慧里慧气:傻里傻气。

惹里惹气:令人非常讨厌、看不惯。

慧大搭煞:有点儿傻气。

寿头搭煞:有点儿傻气。

洋盘搭煞:不太内行、不太识货的样子。

作孽八腊:怪可怜。

罪过八腊:怪可怜。

腻心八腊:脏得怪难受恶心。

老茄式气:(1)嘴硬的样子。(2)老练的样子,摆老资格的样子。

恶形恶状:(1)很难看,不堪入目。(2)很急迫的样子。

木知木觉:(1)麻木迟钝。(2)因糊涂而不知不觉。

辣手辣脚:心狠手辣。

行情行事:许许多多。

硬吃硬做:硬逼着干。

挖仔挖掐:(1)别人想不出做不到的。(2)钻牛角尖的。(3)出人意外的。

投五投六:(1)做事冒冒失失,没有头绪。(2)到处寻觅或告贷。

重手重脚:见第三章注。

有数有脉:(1)心中有数,一清二楚。(2)有交情。

有心有想:有耐心。

老门老槛:十分精明内行。

百伶百俐:非常伶俐。

吃辛吃苦:含辛茹苦。

熬死熬活:熬了很长时间。

快手快脚:动作迅速。

独门独户:单家独户。

鬼眉鬼眼:眉眼长得难看。

- 假痴假呆**:(1)装呆。(2)佯装不知,装聋作哑。
- 作天作地**:见第三章注。
- 正行正经**:(1)正式,认真。(2)正经的。
- 老三老四**:(1)卖老。(2)学大人的模样和说话。
- 少有少见**:指人或事物的坏样子少见。
- 热天热色**:很热的天气。
- 野头野脑**:(1)乱闯,没规矩的样子。(2)指孩子在外放纵不回家。
- 花头花脑**:善于想出各种诱人的主意的。
- 贼头贼脑**:鬼鬼祟祟的样子。
- 痴头怪脑**:疯疯癫癫。
- 交关**:(1)很多。(2)很。
- 蓬松**:线状物一丛,乱而松。
- 舒徐**:妥帖;不迫切。
- 便当**:方便;容易。
- 绝细**:非常细。
- 煞齐**:非常整齐。
- 厌气煞**:无聊纳闷死了。
- 起劲来**:情绪高得很,劲头大得很。
- 一塌糊涂**:(1)糟得很。(2)很,极了。
- 勿谈**:没话说了。
- 野**:很。
- 邪气**:很。
- 海威**:不得了。
- 贼逼兮兮**:有点嬉皮笑脸的样子。
- 下作兮兮**:有点下流的样子。
- 笃定头势**:省“勿谈”。心中踏实不慌得很。
- 结棍头势**:省“勿谈”。(1)厉害得很。(2)身体壮实得很。
- 猛门**:蛮不讲理。
- 横对**:不讲道理,蛮横作对。
- 两样**:不一样。
- 肉麻**:(1)舍不得。(2)由轻佻、虚伪言行引起的不舒服感。
- 蛮**:颇,相当;很。
- 写意**:舒适。
- 老**:很。
- 领笨**:服帖。
- 赫**:非常,极。
- 懂经**:(1)在行。(2)谙熟门径,识时务。
- 大兴**:假,冒牌,非正宗。
- 灵**:(1)事物的好。(2)灵验。
- 刮皮**:(1)会占人便宜。(2)吝啬。
- 硬伤**:(1)遗憾。(2)本来不该搞

坏而搞坏了。

横绷:蛮横,倔强。

浮里浮惹:很不稳当,很不牢靠。

着着实实:(1)结结实实。(2)完

第七章 数词和量词

么三:接龙牌中的一张牌,一边

一点,一边三点。

么二角落:(1)冷僻角落。(2)很差的地方。

打折头:打折扣。

头胎:第一胎。

头股:第一股。

头潜:(1)第一煎。(2)第一道水。

头浪:头上。

一只鼎:(1)最优秀的,最好的。

(2)拿手极了。(3)程度最高的。

一贴药:(1)顺从得很;佩服得很。(2)克星;使人言听计从、服帖的人。

一包气:一肚子气。

一天世界:见第一章注。

一声勿响:一言不发。

一句闲话:没二话。

一塌刮子:统统,全部。

一生一世:一辈子。

一日到夜:一天到晚。

一似一式:一模一样。

全落实。(3)实事求是,踏踏实实,一丝不苟。(4)远远。

木觉:(1)麻木。常因寒冷所致。(2)头脑迟钝。

一拓馋唾:很看不起,不屑一顾。

一脚落手:一口气,不停歇。

一刮两响:(1)咀嚼食物感到很脆。(2)说话直爽痛快,干脆有力。

一搭一档:两人互相配合、呼应得手。

死蟹一只:(1)事情一筹莫展或无可挽回。(2)疲惫不堪,不能动弹。

一粟里货色:一路货。

一只袜统管:(1)穿一条裤子。(2)一路货。

一对搭落苏:一对“宝贝”。

一记头:一下子。

一搨头:一丢。

三番四复:反复多变。

瞎三话四:瞎说,胡诌。

五虚六肿:东肿西肿,肿得厉害。

七荤八素:头昏脑胀,晕头转向,胡里胡涂。

七支八搭:(1)乱搭腔;胡扯。(2)乱攀乱挂。

七手八脚:人多事杂,手忙脚乱。

七丁八倒:(1)说话颠三倒四。(2)不整齐。

七歪八牵:不整齐,不端正。

夹七夹八:(1)乱夹乱插。(2)东家闯闯,西家遛遛。

搞七廿三:(1)乱搞一气。(2)胡缠。

半半日日:见第一章注。

三朝四日:三日两头;常常。

四处八路:到处。

远七长八:相差很远或很久。

千嫌百比:百般嫌厌找岔。

十步九回头:喻舍不得离开。

半半六十日:见第三章注。

三勿败 四勿休:无休无止。

五分头:喻五个手指,引申为一个巴掌。

第十六章 短语

长大:身材高大。

后生:年轻。

登样:像样;合适;入眼。

讨饶:求饶。

外加:加上。

黄牛肩胛:喻不负责任、靠不住。

考究:讲究。

弹硬:硬气;不懦弱。

十一路电车:喻步行。

十一点八刻:“十三点”的戏谑语。

六点〇五分:喻头经常歪向一边的人。

五六七保密厂:借音乐简谱中“5、6、7”谐音“扫、垃、圾”,代指环卫所或清洁管理站。

百搭:见第四章注。

百有份:见第三章注。

万金油:(1)什么病都能医,什么病都治不好的药。(2)什么都懂一点但什么都不精深的人。

百衲衣:担心孩子长不大而集许多人家的布缝制成的给他穿的衣服。

十样景:(1)十种景色。(2)花样多杂。

万宝全书:百科全书。

关照:(1)吩咐。(2)照应。

蹩脚:差;差劲。

吃头塔:掌打头顶。

劝相打:劝架。

看相:看中。

排头硬:靠山硬。

外甥皇帝:对外甥的宠称。

闯穷祸:闯祸。

老虎灶:卖开水的店铺或泡开水的地方。

倒脱:倒掉。

蠢大:傻子。

毛毛虫:毛辣子。

牛皮糖:(1)一种含有芝麻的饴糖块儿。(2)喻做事慢、作风拖拉。

着港:到手。

能介个:那样的。

揩藤摸瓜:牵藤摸瓜,常喻顺着线索追究根底。

屋里:家;家里。

打圆场:调和矛盾解决纠纷。

做人家:节俭。

牵头皮:提起或数落别人一个旧的过失、把柄或已改正的缺点。

讲斤头:各不相让地讲条件。

捉扳头:找茬儿。

做手脚:制造假象改变事物的原来面貌。

咬耳朵:贴着耳朵说悄悄话。

敲木鱼:再三告诫。

吊胃口:引逗而不予或不说不说。

装胡羊:装糊涂,装作不懂。

豁翎子:给暗示。

跳黄浦:投河自杀,原指跳黄浦江。

触霉头:(1)倒霉。(2)挖苦。(3)用不吉利的话损人。

吃鸭蛋:得零分。

扳鼓丝:找小岔子。

照排头:(1)依靠别人的力量。(2)按理。(3)总归。

掏浆糊:(1)做事不认真,敷衍塞责。(2)不分青红皂白、高低真假,搅和一口气,添麻烦。(3)滥竽充数,浑水摸鱼,蒙混过关。(4)凑热闹,开玩笑,胡说一气。

十样景:多而杂,样样东西都有。

小乐惠:自得其乐。

好白话:好说话,好商量。

喇叭腔:事情办得很不像样。

软脚蟹: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

轻骨头:卖弄风骚或不稳重的人。

烂屁股:赖在那儿不走或指这样的人。

软耳朵:一听别人的话马上会改变主意。

遛剑牌:挡风牌。

天火烧:无故发生的大火。

窠里反:内讧。

好吃饭:容易做,容易对付。

恶死做:做死做绝,做得别人走投无路。

硬出头:不顾一切敢于出头或指这样的人。

勿识头:(1)倒霉,晦气。(2)不知好歹。

头头转:团团转。

扣掐扣:刚巧正好符合规定的标准、数量、尺寸或容量。

明打明:摊开,放明白。

勿二勿三:(1)不正经。(2)不伦不类,不正派,不规范。

狠三狠四:蛮横;跋扈。

搞五搞六:乱搞一气。

七曲八弯:弯弯曲曲。

七折八裂:(1)东西不平贴。(2)人与人之间不和睦。

三等四样:几种样子。

三头六面:与事有关的各方面。

老三老四:(1)卖老。(2)学大人的模样或说话。

十画百搭:画得乱七八糟。

七勿老三:(1)不正规,没有样子。(2)不像样。

十日八夜:许多天;很长时间。

远七长八:相差很远或很久。

一手一脚:中途不停顿,善始善终,一人包下。

一点一划:认真死板,不越轨。

千算万计:算来算去,想尽办法。

千年难拔:偶尔。

另有一功:有与众不同的工夫或能耐。

斯文一脉:很斯文的样子。

派头一六:气派很大。

老茄三千:好卖老。

诸精百怪:(1)神妖鬼怪。(2)做出各种鬼样子。

老吃老做:(1)一贯这样干。贬义。(2)非常熟练。褒义。

滑头滑脑:油滑得很。

自说自话:(1)自作主张。(2)自言自语。

多嘴多舌:(1)多口舌。(2)多管闲事。

落门落槛:说话、做事内行,恰到好处。

版手版脚:手脚摊开。

咤大咤小:小孩对大人或大人对小孩没分寸。

打小算盘:为自己的利益算计。

碰额角头:碰运气。

交桃花运:爱情方面碰上好运。

热大头昏:昏了头,白日作梦。

拆洋烂污:不负责任,搞得不可收拾。

炒冷饭头:重复。贬义。

嚼舌头根:瞎说。

一场呀结果:搞过一场,毫无结果。

小贼出外快:小丑乘机获得意外的好处。

狮子大开口:(1)说大话。(2)要求高,胃口大。

烂糊三鲜汤:做事胡来,不负责任,搞得乱七八糟。

横理十八条:蛮不讲理地找出很多歪理。

空口说白话:信口开河。

脚翘黄天宝:架起腿悠悠自得的样子。

闷声大发财:(1)不出声。(2)不声张而得利。

悬空八只脚:离得很远。

板板六十四:死板得很。

耳朵打八折:怪罪对方没有听清自己的话。

宝贝肉心肝:对小孩或亲爱者的亲热称呼。

七里缠辣八里:这个搞到那个去,把事情搞错。

三钿勿作两钿:不值钱了。

一动勿如一静:多做一事不如少做一事,指做了反而坏事。

吃素碰着月大:不凑巧。

崇明人拉阿爹:对质量差、事办

得差劲的感叹。

一遭生 两遭熟:一回生,二回熟。

扳节头 过日脚:节俭过日。

拆东墙 补西墙:顾了这儿,顾不了那儿。

到啥山 斫啥柴:到哪儿适应哪儿的环境做事。

锣鼓响 脚底痒:因外界喧闹而安坐不住。

刀切豆腐两面光:两面都讨好摆平。

小狗跌辣污坑里:可以尽吃尽享受。多用于对小孩言。

毛头姑娘十八变:姑娘长大越变越漂亮。

万宝全书缺只角:(1)样样都懂的人就这点不知道。(2)聪明人偶尔失误,意指人无十全。

拉到篮里就是菜:凑合;凑数。

夹忙头里膀牵筋:忙中不料又插入意外之事。

出门一里 勿如屋里:极言在家温暖有照顾。

大吵三六九 小吵日日有:形容吵架次数多。

天浪呀没跌杀鸟 地浪呀没饿杀人:人总能找到活路。

起花头: 出异样的点子; 想馊主意。

搭脚手: 帮忙。

看野眼: (1) 看不该看的东西。(2) 工作或学习时不专心, 东张西望。

撻木梢: 上当。

磕响头: (1) 虔诚地磕头。(2) 求情。

野头野脑: 见第六章注。

弹眼落睛: (1) 瞪着眼睛, 用于生气或与人争辩时, 模样难看。(2) 炫目耀眼。

开码头: 去外地闯荡。

避风头: (1) 逃避人为的灾祸。(2) 避过某事、某运动最剧烈的阶段。

陪排头: 依赖后台和靠山。

看脚路: 察看地势情形。

装棒头: (1) 无中生有, 硬加敲诈的借口。(2) 喻性交。

戳壁脚: 背后挑拨, 说别人的坏话。

打电报: 男女眉目传情。

轧苗头: 观察分析别人言谈、神情或事态的变化, 见机行事。

好户头: 老实人, 老好人, 易受人欺负的人。

洋装瘪三: 穿着仅有的一套西装, 装着有钱的穷人。

撬边: 从旁帮腔助阵, 怂恿买者。

关脱: (1) 闭嘴! 不谈了。(2) 作废。(3) 没通过。

吃药: 上当, 受骗做错事。

下只角: 边缘市区、原来较贫穷破落、居民层次素质较低的街区。

拎勿清: (1) 头脑愚笨, 不能领会。(2) 为人处世不得要领, 言行与习俗、时髦相悖。

矫路子: 矫正对方的思路、言行。

混腔水: 混过去算数; 蒙混过关。“腔水”借自英语 chance。

地方粮票: 限于地方小范围内认可的职称、职务和因此而得的待遇。

橡皮图章: 只起鼓掌通过作用的权力机构。

马路天使: 走外勤的供销员。

呀没戏唱: 到此告终, 无法继续下去。

现出怪样: (1) 想出怪花样。(2) 很怪样的, 怪里怪气。

神妖鬼怪: 装神弄鬼的样子。

小家败气: (1) 吝啬。(2) 没有气派。